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三八册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記抄九十一卷首一卷

〔明〕茅坤輯

首都圖書館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記鈔六十五卷》提要

刻史記抄引

予少好讀史記數見縉紳學士摹畫史記爲文辭往往專求之句字音響之間而不得其解譬之寫像者特於鬚眉顴頰耳目口鼻貌之外見者耳而其中之神與怒而裂背喜而解頤悲而疾首思而撫膺孝子慈孫之所睹而潸然涕洟騷人墨士之所憑而凄然吊且賦者或耗焉未之及也予獨疑而求之求之而不得數手其書而鐫注之三四過已而移官南省時予頗喜自得其解稍稍詮次輒爲好事者所携去遂失故本頃罷官歸徦以督訓兒輩爲文辭其所鐫注者如此予按太史公所爲史記百三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忠賢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

而折衷於六藝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風入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翱翔倏忽變化若一夫劒舞於曲旃之上而無不如意者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即如班掾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疎宕遒逸令人讀之杳然神游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

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竅也而況其下者乎唐以來獨韓昌黎爲文極力鑱畫不可不謂之同工也間按順宗皇帝實録與秦始皇紀讀之夐不相及抑可概見其微矣予嘗夢共太史公抽書石室中面爲指畫夢中若解已而夢醒則亦了無一言於眉睫之間者予媿今所鐫引殆亦說夢之餘者耳楊子雲嘗謂顔子苦孔之卓嗟乎予於公欲求其苦之卓也且不可得矣而敢他望乎予姑刻而存之齋中以俟後之好讀其書而能求其至者鈔凡若干卷校故本特什之七詳見凡例中故不贅

萬曆乙亥冬十月望日歸安茅坤書于白華樓中

史記抄凡例

凡一篇本末大旨則摯而鐫之本題之下

凡系一事之大體或提案或結案及文之一切緊關處則長抹或鐫于其旁其或數十字以上則分兩行註

凡書官爵書國書攻城邑書災異書年書一切喫緊字面則短抹

凡非史遷原文與褚先生輩所補者不録間録一二段有情事相關者耳

凡不及録全文而間有文旨雋永者亦爲摘録

凡攄愚見所及或與太史公相出入處亦必鐫之以質世之有識者

凡文之最佳處則圓圈○次則長圈○又次則點

按近代諸名家批點如楊升菴特句字與情事奇異者耳惟荊川鐫注處似得其解故不忍遺特加一小圈於其上以別之

附讀史記法

班掾所評太史公已爲百世定論然其上下數千年間大畧各有所本紀三皇五帝處去上古旣遠無文可攷故所載于篇者多不可讀僅録黃帝紀一首其紀唐虞三代處大都本尚書僅録周紀起后稷立國至武王定商處以存太史公紀帝王之概云○秦紀録始皇及二世由太史公去秦未遠而於漢爲勝國本無忌諱故得以恣情摹畫文最精悍項羽本草莽不當列之帝王紀其所載次並本楚漢春秋及當時故老所口傳者情曲而詳大都如畫○高祖紀按年而紀紀入秦滅項時文甚工卽帝位以後多疏濶矣○惠帝以後所次事多散逸諱忌獨呂后稱制與孝文代來初并文帝遺詔可觀故撮録之○景帝紀予按太史公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覧怒而

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下太史公蠶室此紀乃元成間褚先生補之非太史公本書也○漢武帝紀並本封禪書而已竊謂武帝多雄材大畧又太史所躬睹本末何漫至此愚意孔子修春秋而當時卿大夫猶有欲害之者豈腐刑以後太史公多戒心遂毀其書而不出耶卽如文景間亦毎年僅録所下明詔與系時事之大者而已朝廷之大政大議特條見于將相名臣傳記中不敢詳次如秦紀予竊謂太史公未定之書也故皆不録○三代世表予間按歐陽公所論帝王世系多訛已爲確論○十二諸侯年表○

六國年表○秦楚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高祖功臣年表○惠景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
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功臣年表予各錄其論一篇
所次當世得失可槩見矣○八書惟平準封禪爲最
河渠次之天官則本唐都故其次諸星緯處頗明而
律曆則以漢去占未遠疇人弟子及裨竈梓慎甘石
諸家所傳猶有存者故多精微之旨予故各錄論一
首至於禮書則本荀卿樂書則本樂記況漢興未遑
而禮崩樂壞特甚太史公之論著殊略矣姑撮錄
引之首者以存其槩云大較漢一天下後瘡痍未復

制度疏濶而太史公於當時南北軍兵制及丞相太
尉以下職官諸侯王刻符定封得失一切紀綱文章
之大者猶多遺佚殊爲可惜○世家諸世家大畧並
采世本左傳國語戰國策而吳衛晉越趙魏及田敬
仲內外多變故所載次燁然予故全錄別有齊世家
襄公下及莊公並以淫嬖相篡弑而其前後情事可
監故亦刪錄○孔子雖聖德本不當列世家而次孔
子本末處亦非知孔子者僅錄小論一首陳涉特草
昧鋤耰之夫而亂天下耳以之并系世家繆矣然亂
秦本末頗詳又齊悼惠○蕭相國○曹相國○留侯

○陳丞相○絳侯○三王諸世家文並可觀大畧太
史公去高祖特數十年所及考鏡開國功臣時事甚
詳故篇中點次如畫予並錄之○列傳七十凡太史
公所本戰國策者文特嫖姚跌宕如傳刺客則聶政
荊軻如傳公子則信陵平原孟嘗他如傳謀臣戰將
則商鞅伍胥蘇秦張儀范睢蔡澤呂不韋春中司馬
穰苴孫武吳起樂毅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田單白
起王翦李斯蒙恬雖不盡出戰國策而秦漢相間不
遠故文獻猶足章章著明太史公摹畫絕佳而伯夷屈
原則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慨者尤多故又別爲變調

也○其入漢以後太史公所最不滿當時情事者漢
開邊釁及酷吏殘民故次匈奴大宛并郅都以下文
特精悍太史公自以救李陵犯主上並無故人賓客
出救又貧不能贖卒下蠶室故於劇孟魯朱家之任
俠於猗頓卓氏輩之貨殖俱極摹畫諸將中所最憐
者李廣之死與衛霍以內寵益封故文多感慨淮陰
黥布之特將樊灌以下之偏裨詳畫以差他如張耳
陳餘則感其兩人以刎頸之交相賊殺竇嬰田蚡灌
夫則感其三人以賓客之結相傾危酈食其陸賈朱
建之客游劉敬叔孫通之献納季布欒布之節俠袁

盎鼂錯之刑名張釋之馮唐韓長孺之正議石奮衛綰直不疑之謹厚淮南衡山之悖亂汲黯鄭當時之伉聲此皆太史公所溉於心者言人人殊各得其解譬如善寫生者春華秋卉並中神理矣○他如老莊管晏輩列傳雖未盡其旨或姑錄之如樗里穰侯以下不能盡錄者閒或按其簡端有鐫注者別爲錄出以便觀覽○讀太史公傳記如與其人從游而深交之者此等處須痛自理會方能識得真景且太史公所擅秦漢以來文章之宗者何惟以獨得其解云耳每讀其二三千言之文如堪輿家之千里來龍到頭只求一穴讀其小論或斷言隻簡之文如蜉蝣蛾蠓之生種種形神無所不備讀前段便可識後段結案處讀後段便可追前段起案處於中欲損益一句一字處便如於匹練中抽一縷自難下手此皆太史公所獨得其至非後人所及風調之遒逸摹寫之玲瓏神髓之融液情事之悲憤則又千年以來所絕無者即如班掾便多崖塹矣魏晉唐宋以下獨歐陽永叔得其什之一二雖韓昌黎之雄亦由自開門戶到敘事變化處不能入其堂奧惟毛穎傳則幾幾耳予於此不能無感

凡例畢

史記抄卷之一

五帝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有服不氏掌教擾猛獸）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

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

五帝紀

史記抄卷之二

周本紀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弃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

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格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秖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

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
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
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
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
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
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
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
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
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
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
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
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祖
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
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
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曰遠矣西王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冢君司徒司馬司
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
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弃
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

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
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
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
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羆如豺
如離于商郊不禦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
其于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
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
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
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
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
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
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
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
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
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太
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
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
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
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
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

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禄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

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饗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周紀止

史記抄卷之三

秦始皇本紀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將言始皇誅六王一天下先提出此）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令將書）蒙驁王齮麃公等為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以後用編年體）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定反邑書）二年麃公將卒攻卷（力戰書）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暘有詭歲大飢（災異書）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內粟號）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兵兆書）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驁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毐封為長信侯（[illegible]）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毐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兵威書）發卒攻毐（攻定毐之亂如畫）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大政與下大議書）桓齮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

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
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
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
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漢高以黃金四十萬恣陳平本此）
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
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
目摯鳥膺豺聲（繚料兵先料敵如神）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
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
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
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十一
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楊皆
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
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
（天乙）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大荊罰書）
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
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
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
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
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
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

陽韓王請為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
取狼孟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
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
（書滅韓）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
陽太后卒民大飢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
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
翦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書滅趙）
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
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
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飢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荊軻刺秦王秦王
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
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
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書滅燕）
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罷名將書）
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
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書滅魏）
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荊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荊王（書滅楚）
秦王游至郢陳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於淮
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

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
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
郡五月天下大酺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
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
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
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
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
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
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
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
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
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
丹乃陰令荊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
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
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
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
大夫刼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
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
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
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

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
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
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
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
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
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
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
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
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
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
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
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
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
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
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
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
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
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
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
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

豈不難哉廷尉議是（罷侯置守書）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
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銷兵書）
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一（更制書）法度衡石丈尺車
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封域書）西至臨洮羌中南至
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豪書）徙天下豪富於咸
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
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
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
之二十七年始皇（巡幸書）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
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

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
馳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
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封泰山禪梁父刻石）
書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
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
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以下俱四字句）二十有六年（五字句）初并天下罔不賓服
親巡（閒以六字句）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
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
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
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

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
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
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
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
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以下並四字句）維二十六
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
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
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
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
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

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
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
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
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
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
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
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
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
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
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

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
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
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
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
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皇知教不同法度不
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
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
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
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既。（過文）已。齊人徐市等（神仙書）上書言海
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

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
僊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
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
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
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巻怒書）使刑徒三
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二十九
年始皇東游（逢盜書）至陽武博狼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
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
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
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

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
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
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
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三字句）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群
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天字句）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
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
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
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
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
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

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
治群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年無事（無事書）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
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微行（微行書）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
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
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
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
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
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
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

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群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鄣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

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斯之憸諛如此）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斯之罪通天矣）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

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説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僊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眞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眞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内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臣受决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僊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僊眞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謌弦之秋使者

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水神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異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按游徙是巡游爲火年出游張本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群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幷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細叙始皇之缺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本末特詳斯傳中故於此略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

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
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
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
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
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
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
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
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
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
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
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
匠爲機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畢已臧閉中羨下外
羨門盡閉工匠臧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爲郎中令任用事二世
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
始皇廟群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
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内皆獻貢
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
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

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
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
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見
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
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
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
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
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
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
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
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
公子必與我爭爲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
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
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
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
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
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
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
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
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

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劒自殺宗室振恐群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振恐二字疊上）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又提綱 刑伏亂）

秦七月戍卒陳勝等反（始反書）故荊地爲張楚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群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王田儋爲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群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以下並詳項羽紀陳涉世家及高帝紀中故撮數言以見其槩）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爲非進邪說（自古權臣必杜天下之口而後可以固寵）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群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丞相將軍所諫晚矣）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爾雅云觳盡也）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

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卻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

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鬭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

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
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
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
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
與其子（可惜）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
乃佯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
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
（可惜）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
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
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可惜）十六日楚將沛公

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紀得悲壯）降子嬰子嬰即係頸
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
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
（以下附項羽紀作秦結尾）之殺子（可惜）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
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
後各分其地爲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
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
下定於漢（一篇結尾）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
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

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
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以下錯述賈生過秦三論）
曰秦并兼（賈生第二論）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
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
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險不
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
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
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
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
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

宗廟之祀未當絶也（賈生第三論）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
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
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
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
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
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
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
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
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
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

患不得意於海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

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絶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

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

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

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隷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

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者是若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

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

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

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索隱曰此已下是漢孝明帝訪班固評賈馬贊中論秦亡之得失後人因取其說附此末）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殁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閒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眞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始皇紀畢

史記抄卷之四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
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
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
項梁怒之（籍紀中攙入項梁兩人事錯綜而序）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
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
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
獄掾曹咎書（伏後報兩掾案）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

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暗伏後案）
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
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
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序籍形軀才氣於此）才
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以後更不拔年月）七月陳涉
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
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
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
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
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

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
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
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
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
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
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
用公眾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廣
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
兵又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此召平不自了事乃能作此度外奇事所以為亡秦之端在此）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

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
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
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
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
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
為汝家婦未嘗聞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
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
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
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
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

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羽之初出即所下者阬）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

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

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應上）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

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卿子冠軍）（要語處着）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言猛狠貪彊）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又音）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

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軍中相與立猶準如掌攝）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此等敘有一唱三歎之味）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

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最得意之戰太史公最得意之文）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自古大將在外必危疑生叛如此）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

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
（伏陳餘書案）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
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
（陳餘書從此作）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
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
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
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
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揣入情事）故欲以法誅
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
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

之今將軍內不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
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
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
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兵機）項羽使蒲將軍日
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
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
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
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illegible]）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
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此羽之狐疑不足以定天下處）使長史欣為
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追）繇使

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
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
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
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
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
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羽之兵謀）
（若此豈漢王敵）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
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
有兵守關不得入（陡）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
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

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
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提）項羽大怒曰旦日
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
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
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
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
子氣也急擊勿失（一提）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以下序次情事）
（如描畫今梨園子弟亦本此為傳記如月之）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
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
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

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
公大驚曰爲之柰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沛公之閒
關豈其始不及與良本謀耶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
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
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
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
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
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
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
巵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

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爲謝項羽之言却好所以遣將守關者備
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
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
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
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
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
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
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
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
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

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
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
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
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
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
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
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
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
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
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

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
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
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
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
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
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
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
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
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
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

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
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
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
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前為西向侍於此良亦同噲坐羽之奪氣可見矣）
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
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
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
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
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
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
（閱應前為一了案）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
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
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
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
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
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
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
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
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
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

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
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
（與沛公入關時一一相反）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
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
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
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
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
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
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
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
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以下序次諸將所封與其定）
（封如畫而務恩優私愛憎壞亦種種分別）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
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
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
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
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
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
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
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
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

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
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内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
内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
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
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
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
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
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
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
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

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
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
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
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
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
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
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
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
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

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幷王
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
王乃大怒不肯遣
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
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
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幷王三齊榮與彭越
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説説齊王田榮曰
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群臣諸
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
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

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
縣兵與齊幷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
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
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幷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
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
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
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
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幷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
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
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

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覽羽之北定三田處如遂佩兎無用兵之畧）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横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

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横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此係楚漢興亡處）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城皐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

豹守榮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
魏豹楚下榮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
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
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出
榮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
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
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
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
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
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

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
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
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
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
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
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
則幸分我一桮羹（沛公心腸故為硬言）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
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秖益
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
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
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
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
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
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如畫）樓
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
人閒問之乃項王也（如畫）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
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
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項王聞淮陰侯
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
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

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
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
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
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
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
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
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
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
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
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

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
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
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
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
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
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
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絶漢遣陸賈說項王
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
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
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
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
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
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
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弗
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
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
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
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
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
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此一策遂定楚漢興亡之界）即不能
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
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
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
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
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
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
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
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
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
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
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
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
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
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
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
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
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
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
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
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

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覧羽本末特一彖精）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

侯平皐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絶佳）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項羽

史記抄卷之五

高祖本紀 讀高祖紀須參項羽紀俯相得失處一一入手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
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
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
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
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
試爲吏爲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
從王媼武負貰酒醉卧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
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
棄責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
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
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
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
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自古英雄如此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
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
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
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
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
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
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
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
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
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
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
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
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
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
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
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
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
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
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
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
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
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
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
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
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

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
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
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
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
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
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為張楚
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
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
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
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於

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
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
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
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
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
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
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
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
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
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

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祠黃帝祭蚩
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
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
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
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
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
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
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
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
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

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
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
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
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
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
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
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
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
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
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

王孫心爲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爲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高祖王天下之端）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僄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

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酈生雖心 漢高大度）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爲廣野君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絶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此一着［illegible］入關之始）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

下，死；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沛公得一助）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

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約二着），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桀（此便是湯武作用）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

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

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按世家是用張良計也）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淮陰侯信非韓王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相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

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沛公因張良之說燒絶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而項羽遂北擊齊且與彭越陳餘輩方爭衡沛公因得用韓信之計以定三秦及其鋒以東嚮天下之勢遂定矣譬之兩人對奕沛公已得勝局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以東鄉尚爭權者韓王信本桀也諸將漢王撫之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漢之收人心處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漢之收人心處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張耳失國而漢不之罪且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皆羽失著以為[illegible]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illegible]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羽之失著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太史公知兵畧故指畫楚漢兩爭如掌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是時楚兵慣而漢兵新合氣不一故敗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羽無大體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又挾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漢之得著處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漢之收人心處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又漢之得著處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閒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絶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

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
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定魏下趙及食
敖倉益漢之得着處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
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
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漢之得着處金四萬斤以閒疏
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
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
死漢軍絶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
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
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

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
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
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
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
走此又漢之一勝着處兵法曰多方以誤之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閒且得
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
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
必矣漢王從其計出兵宛葉閒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
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
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

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皐項與[illegible]兒不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
王復軍成皐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
王信遂圍成皐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
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
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
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脩武南欲復戰郎中
鄭忠乃說止漢王即袁生本指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
盧綰劉賈將漢之得着處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
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
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

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
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
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
軍殺龍且齊王廣奔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漢之
得着處往來苦楚兵絶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若漢
挑戰愼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
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
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氾水士卒半
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

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
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亦深溝高
壘以相拒之意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爲假王
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漢之所利者
爲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爲齊王項羽聞龍且軍
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
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漢王項羽相與臨廣
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
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
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

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刼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
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受其財物
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
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
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
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
夫爲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
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
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
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

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
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
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
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
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
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
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
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
用留侯陳平計留侯此着又是一勝筭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
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
計又漢之得著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
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
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
爲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
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
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
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
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

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
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爲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
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
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漢功臣人人自危始此)正月諸侯及
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
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
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爲王侯
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
已曰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
陽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都

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爲韓王
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
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
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
王驩爲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
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
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
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
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
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

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
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
失天下也高祖曰(高祖慣見)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
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
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
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
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
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
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
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

盧綰爲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
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爲陳
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
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
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
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
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
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
爲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上變

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
乃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
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
中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
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
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
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
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
可使王齊矣妃而以齊王同姓後三四叛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
後十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高祖曰將

軍劉賈數有功以爲荊王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
子肥爲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
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
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
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
日而後能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爲代王二月高祖自
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
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
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
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
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
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柏人趙相貫高等謀
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
廢以爲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爲宣平侯
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
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
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

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王劉賈
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
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
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
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爲列侯以
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
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
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聞豨將皆故賈人
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張春渡河擊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卽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爲代王都晉陽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幷荊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爲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以下敘得感慨淋漓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

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幷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爲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絶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爲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

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爲燕王高祖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卽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

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不了語）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四日不發喪則人危矣此或訛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感前歌沛時[illegible]）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高祖本紀終

呂后本紀

呂后稱制八年所以私殘劉氏諸王及王諸呂并呂氏女所嫂以及中宮者處

恩威如書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爲將長兄周呂侯死事封其子呂台爲鄜侯子産爲交侯次兄呂釋之爲建成侯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爲帝是時高祖八子次諸王以見呂后所殘劉氏本末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爲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爲趙王薄夫人子恒爲代王諸姬子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子長爲淮南王子建爲燕王高祖弟交爲楚王兄子濞爲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爲長沙王呂氏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犂明孝惠還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爲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爲令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爲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令酌兩巵酖置前令齊王起爲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巵欲俱爲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巵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爲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爲王

太后呂后喜許之廼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
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十月朝
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
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子房爲呂后畫計招四皓以安太子而其子爲呂后
畫計將諸呂居南壯軍以危劉可恨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
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
君等君今請拜禍根呂台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
諸呂告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
禍矣使平勃輩有國之忠豈得動丞相乃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乃
哀呂氏權由此起乃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
爲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
呂爲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
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
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
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
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
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
帝地下陳平絳侯不以此時逆折禍萌顧以諫劉氏之危而後安之何也陳平絳侯曰
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
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陳平然只是推呂后之崩而自爲功十一月太后
欲廢王陵乃拜爲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乃
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
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
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廼追尊酈侯父爲悼武王欲以
王諸呂爲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乃先封高祖之功臣
郎中令無擇爲博城侯丞相揣摩呂后而爲陪貢魯元公主薨賜謚
爲魯元太后子偃爲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
悼惠王子章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爲平
定侯少府延爲梧侯乃封呂種爲沛侯呂平爲扶柳侯
張買爲南宮侯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爲
淮陽王子不疑爲常山王子山爲襄城侯子朝爲軹侯
子武爲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爲呂
王陳平爲右丞相而行事却如此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
罪廢立其弟呂祿爲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
以其弟襄城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
謚爲肅王太子嘉代立爲王三年無事四年封呂嬃爲
臨光侯婦人無爵今有爵呂他爲俞侯呂更始爲贅其侯呂忿
爲呂城侯及諸侯丞相五人宣平侯女爲孝惠皇后時
無子濁亂宮中詳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
子孝惠崩太子立爲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眞皇后子

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卽爲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爲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爲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懽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懽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群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爲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爲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爲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爲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妒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可推)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群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詩可以群怨)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爲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爲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徙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嬃有女爲營陵侯劉澤妻澤爲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卽崩後劉將軍爲害乃以劉澤爲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

史記卷九呂后

六月卽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爲魯王敖賜謚爲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文帝不敢徙趙使有畏呂后而自遠識之)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上侯位次第一請立爲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爲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爲燕王封通弟莊爲東平侯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人心所懼如此)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爲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

赦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以輔魯元王偃
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呂榮為祝茲侯諸中宦
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七月中高后病甚迺
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
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
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
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
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
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
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

史記卷九 呂后 七

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
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
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令人告其兄
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
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
相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
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乃遺諸
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
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
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

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
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
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
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
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
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
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
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
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
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

史記卷九 呂后 八

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
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
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
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
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
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
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
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
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
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

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
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
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
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須須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
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
也左丞相食其免（呂氏先除內賊恐其與大臣合謀）八月庚申旦平陽
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
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
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趣產急入宮平陽
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

襄平侯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
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
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不
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
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襢（陳平設此以驗軍情所嚮）為劉氏左襢軍
中皆左襢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公使呂祿情事）亦已解上將印（[illegible]）
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
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
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恐其從中矯制為亂）
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

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
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
（須安宮中而後可制於外）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
門遂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
從官亂莫敢鬬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
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本入宮衛帝者故首迎得一通）朱虛侯欲
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
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
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
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須

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
丞相（此必平勃為深交故有此）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
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
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
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
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
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
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
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
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

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
以爲少母家又惡廼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
寛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
便廼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
乘六乘傳後九月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
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爲天子代王數讓群臣固
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廼
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
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
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

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
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
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
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
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
帝於邸代王立爲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爲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
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
出房戸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
滋殖

呂后紀畢

史記抄卷之七

孝文本紀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
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
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産等欲爲亂以危劉氏
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
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
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
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爾今已誅諸呂新
啑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

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
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
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絶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
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
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揺三矣夫
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
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
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
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内有朱虚東牟之親外畏呉楚淮
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 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

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群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列侯頃王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群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閒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

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産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覇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爲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稱説雖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内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郎中令武爲復土將軍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内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群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臣大經曰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總七日耳與漢人之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卑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黄老中來）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

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禮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爲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等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孝文畢

史記抄卷之八

三代世表第一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愼也余讀諜記黄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黄帝以訖共和爲世表陰陽末叔曾病世本之謬最詳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黄帝至紂四十六世周武王代殷從帝至武王十九世即此譜之謬矣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古雅可誦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孔子作春秋而太史公得因之以表十二諸侯本末盛衰之迹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

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六國表第三

予覽讀太史公所撰以五帝三王紀甚無經緯處而秦紀獨詳頗疑之乃讀六國表延知古史藏周室爲秦所滅而秦紀獨得不廢故太史公之非獲表六國而於秦

本末尤肇壹呵誦焉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

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月表之文甚跌宕適古可歸讀秦楚月表而海內土崩興滅之始末甚矣其可累欷而太息也而欲真人者興翔其間一切撥亂反之正若轉圜然豈非神武而聖者乎）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三句括何文）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畫次海內形勢如掌石五代史歐陽公所撰職方論可與之並雄千年絕調也）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

兆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
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
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
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
觀於上古用晁錯賈誼主父偃之策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
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
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
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
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
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

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
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已而哀平以後漢諸侯王以
並以削弱如帶而蕃得媚權以篡弒使漢有呂
后時齊楚趙諸國形錯其間安得不外懼乎 早明
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
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
為本

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原稱之文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
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
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
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
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
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
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
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
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
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
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
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
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

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
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
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
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
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
稱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
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竟無過為
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

訖孝景間五十載追脩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匈奴內附）歸義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太史公次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而天下一切擁鋒蹈敵之士並得封拜海內戶口耗矣太史公並不之及豈避忌重禍之故與）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大事記（謂誅伐封建薨殺）相位（置立丞相太尉三公）將位（命將興師）御史大夫位（丞相）

世表畢

史記抄卷之九

禮書（太史公於禮樂之旨原不十分見透故述荀卿論禮之言而作禮書述樂記之言而作樂書其所發明處多揣摩影響而成文然其深者亦儘微眇矣）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禮崩樂缺）或入河海豈不

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嘉秦皇服叔孫少孝文惜晁錯而嗤當世之儒者詳玩語意自見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

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叙禮制興廢有典有則中間嘆恨褒貶之義令人讀之慨然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禮由人起以下釆荀卿之言而成文於漢朝禮儀不相及矣

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笫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

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危情性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鑽如蠭蠆輕利剽遬卒如熛風然而兵殆

於垂涉唐昧死焉莊蹻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

俟之以刑則民知辜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辜人不尤其上知辜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

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侑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絻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

之歌一倡而三嘆縣一鍾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太一何爲禮之下）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太史公曰（太史公以下文多類子書中來而太史公所自為文往往跌宕道逸而此獨簡古豈太史公之才本變幻百出采荀卿言為禮書輒摹倣之耶）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嗛其貌誠

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
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
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
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
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
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
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
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
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
情欲損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
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
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
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
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
也高者禮之隆明者禮之盡也

史記抄卷之十

樂書

漢時古樂亡而高惠文景及武帝時已無可求矣故太史公作樂書特述樂記之言而成文而樂記者或曰公孫尼子所為也○中多精微之旨然亦間有蕪雜處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
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
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脩德
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
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
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
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
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
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
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
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
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
興起封君是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
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也
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
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
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

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皥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以下雜述樂記之文凡音之起云云

史記抄巻之十一

律書

天地之化聲與氣合故古之太史能吹律聽聲以占軍兵而史遷因採之以附律書發明六律之學也人之微妙存焉非特當時人弟子所習而已也○論十二律處甚佳而篇末多爲辯者當與通志律呂者詳而求之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兵書云夫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事張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

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
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
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
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
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
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
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内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
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
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内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
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

室共不羞恥誤居正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
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
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内侵軍吏無功邊民
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
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
故百姓無内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
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太史公曰文帝時會
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
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
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

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
者舒氣也本營之應律用說文體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
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
産之東至于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
中應鐘應鐘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
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
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
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
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
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

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
滋于下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
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
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
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于建星建星者
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于十二子爲丑丑
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
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于箕
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簇泰簇者言萬
物簇生也故曰泰簇其於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螾

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户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廁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於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

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呂中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於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

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鐘林鐘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于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于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于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

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爲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黃鐘長八寸十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泰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鐘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鐘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鐘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于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神生于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律書畢

史記抄卷之十二

曆書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先滜物乃歲具生於東海順四時卒于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薦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邪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邪于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于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爲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歷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

元史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歷書畢

史記抄卷之十三

天官書

太史公八書中當以天官書爲最楊升菴以爲甘石二家之遺予謂古者太史掌天官而史談以來世其官故于星術及風雲諸占並有經緯備也於漢高惠文景及武帝百餘年間災異變不見點竄以下參之後漢紫微刑繁辭忌耶當併漢書及晉書參看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音台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illegible]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illegible]

天王失計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
星曰羣(音轄)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
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
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
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
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尾爲九
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
房心王者惡之也　○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
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
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

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
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
皆群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
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
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
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
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
禍成井誅成質柳爲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
張素。爲廚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
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

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
及不具無處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
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爲
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昴曰髦頭胡星
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
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
陽陽國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
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
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
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

天苑三曰九斿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
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
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秋分之曙見于丙 春分之夕見于丁)附
耳入畢中兵起　○北宮玄武虛危危爲蓋屋虛爲哭泣
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旁有一
大星爲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
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
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
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
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

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
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
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
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
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
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
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
格歲歲陰[illegible]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
東方名曰監[illegible]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
[illegible]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
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
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于西方用昏單閼歲
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
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
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
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
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
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
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
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

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
有應見箕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
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
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作作有芒
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
民疾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
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
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
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
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
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
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
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
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
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
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丈末兌進而東
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長
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
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
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

勝。其色赤黃而沸，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鬬，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

○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為丈夫，北為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鬬，光相逮，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

○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三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搖。贏，為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鐘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為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為旱；金為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為焠，與金合為鑠，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閼，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為疾，為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為贏，贏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為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為合，相陵為鬬，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圜，為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為兵；青圜為憂水；黑圜為疾，多死；黃圜則吉。

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
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
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塡星出百二十日而逆
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
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　○察
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
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
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
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
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

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
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
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
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
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
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
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
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
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太
白柔高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

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
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
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
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
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
兵彊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
日方北金居其北曰嬴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
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
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
國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

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
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
乃復盛出是謂耎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
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
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
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音澤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
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
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
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
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

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
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毀
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彊暮食出小弱夜半出
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于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
陽兵之彊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
于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
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
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
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
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

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
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
國彊女主昌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
其他名殷星大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
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 ○察日辰之會以
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
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
東五舍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為楚
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為漢仲冬冬至晨出
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為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

未其蚤為月蝕晚為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為失追
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其
當效而出也色白為旱黃為五穀熟赤為兵黑為水出東
方大而白有兵于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
外國利無兵于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
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
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
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
下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
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

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
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
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
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
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槭劍
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
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
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攙安周
星細爽能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
不善矣免五色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

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
十八日其數二十日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
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
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
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
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
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　○角亢氐兗州房
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
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
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七星爲員官辰星廟蠻

夷星也　○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
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
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
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
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
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
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兊有者下大流血日暈
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
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
國也　○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

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
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月爲六
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
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凡星入月見月中爲星蝕月　月掩星星滅爲月蝕星也）其宿
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彊國以戰敗
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
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
者一而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
蝕爲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
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

君月蝕將相當之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
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
下所出國起兵多變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
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　○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
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　○司危星出正西西方
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　○獄漢星出正北
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
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填星所出四
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
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

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
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星者金之散氣本
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　○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
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
音在地而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奔
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
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
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類彗而
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狀

史記抄　卷之十三　十四

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鱉　○枉矢類大流星虵行而倉
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疋布著天此星見兵
起　○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　天精而見
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
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
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
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
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
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郤其氣平者其

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
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
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里見氣來高丈
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
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
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
摶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
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其見動
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
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南夷

史記抄　卷之十三　十五

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
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
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
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
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
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
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
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
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垘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
閭閨臬枯槁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

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廐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
就魚鼈鳥鼠觀其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誠然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
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
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
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
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
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
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
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

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
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
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
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
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
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
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
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
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
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

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
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
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
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
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
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
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
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

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
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眛趙尹皐魏石申夫天運
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
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
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
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
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
是之後衆暴寡大幷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
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
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

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皋唐甘石因時
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
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吳楚
之疆候在熒惑占于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虛危
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于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
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
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
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
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
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

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
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為孛外則理兵內則理
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菑異記
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
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
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閒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
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
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
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
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

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
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
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
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
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
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
月薄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
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
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
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

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
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
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
政其次修救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
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
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
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天官備矣
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黃帝行德
天矢為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
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

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天官書畢

史記抄卷之十四

封禪書　封禪本紀而秦皇漢武以紀終焉夫

○一部總序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　○封禪平準以年分叙河渠以事類叙　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　封禪之文不經見特昉于齊桓所見于秦始又再修于漢武齊公秦始皇特侈心生欲因之以告神明頌功德大非以求仙人不死之術也及秦皇漢遊海上接燕齊迂怪之士然亦求宮闕祠祀泰華編祠名山川亦非盡爲封禪也漢武初立黷好祠祀李少君輩倡之而少翁欒大公孫卿勇之屬互爲其說而漢武至死且不悟矣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群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于廷一暮大

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
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
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
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
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
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
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
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

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
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
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
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
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
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
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
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
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
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

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
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
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
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
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
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
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
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
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
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
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
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
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
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
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
寡人北伐山戎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
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
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
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

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所以爲盛者以祭祀）江淮之間一茅三
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
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
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
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後入此說以繆公嘗上天之言）其後三置晉國之君
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
述六藝傳畧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
矣其俎豆之禮不章盖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
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
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

（德不洽洽矣而日不暇給）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不詳…作有）
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
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
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
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
秦靈公作呉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
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
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以爲金瑞）自以爲得金
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
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

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幷天下秦始皇既幷天下而帝或
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此段正明…）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
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
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
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
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
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
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
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
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

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
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
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
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
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不得諸
儒生之譏而強爲封禪及聞諸儒生之譏而又轉而循祠
名山川以及神仙之說神仙者又從封禪而乖其所之者
也）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
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
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
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

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

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訛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

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灞、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

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嵴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于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時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于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于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于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禮儀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于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

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于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于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于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

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于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

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元光元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于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

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

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
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
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
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
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
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
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
巫醫無所不至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
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
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

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
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
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
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
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
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
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
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
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
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
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
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
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
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
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
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
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
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
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
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

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為人長
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
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
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
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
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
耳按洞冥記云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半青半黑如馬肝舂以和九轉之丹用拭髮白者皆黑帝坐群臣十其有白髮者以拭皆黑然不雜用砂不可近矣常人李少翁以神仙惑帝帝乃以馬肝石和九轉丹賜少翁少翁死即文成也今人見馬肝有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之語遂謂文成食馬之肝而死非也子誠
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

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皐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于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于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曣溫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于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于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于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

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

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

之屬殺一貍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群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

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

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
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
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
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
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
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
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
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
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
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
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
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
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
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
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
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
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
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
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
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

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
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
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
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
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
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
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
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
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
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
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
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
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
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
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
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
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
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有光
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
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

游不明于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于怪
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
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
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
下如乙卯故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
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
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
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
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
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

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
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
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
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
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
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
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
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
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
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

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
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
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
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
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
可為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
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
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
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
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

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
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
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
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
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
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
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
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
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祠

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
則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
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
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
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
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
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
毋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
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
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

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
以柏梁災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
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
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
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于是作建章宮
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
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
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
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
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

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
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
上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
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
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
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
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
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
封泰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
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

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
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
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
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
(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
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
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
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
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于五岳四瀆
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

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文幾三千言而前後血脈貫穿如一句總歸一幻字）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于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封禪書畢

史記抄卷之十五

河渠書（首河渠并以天下名川文辭經緯可睹）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旁及諸川）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門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

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猶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窴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

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
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
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
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
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
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
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
乎何以禦水穨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于是卒
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
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

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
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
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
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
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
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
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河渠書畢

史記抄卷之十六

平準書

太史公之文當以平準為最漢武承文景之後耗廢殆盡故興利之謀凡十數變而太史公舉寫妙工。正宗叙自今上始以前皆容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
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
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
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
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
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
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

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
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
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
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
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
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
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
能輸及轉粟于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
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
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

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幷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于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

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于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于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于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

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

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期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

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令伐棘

上叅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
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
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
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
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
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
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
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
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
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擧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

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
變多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
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
賦而民不齊出于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
官異時筭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諸賈人末作
貰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
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
筭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筭商賈人軺車二
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
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

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
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
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
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
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
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
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
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
何故見寃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

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
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
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
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
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
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
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
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
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
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

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于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

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

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于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于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

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産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

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
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
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
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
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
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閒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
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
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
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
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

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
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
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
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
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
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
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
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
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
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

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
亭有畜牸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
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
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
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
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
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
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
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
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 漢連兵三

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
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
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
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
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
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
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
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illegible]
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
[illegible]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

而以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
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
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
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
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
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
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
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
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
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

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
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
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
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
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
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
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
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
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
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
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
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
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
滅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
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二等
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
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
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
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

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
焉

平準書畢

史記抄巻之十七

呉太伯世家（太伯世家始末皆略而呉越 擒兵應不如勾踐傳有神）

呉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勾呉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呉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呉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呉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虚

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呉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呉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呉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呉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

自晉使呉教呉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呉行人呉於是始通於中國呉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呉至衡山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呉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呉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

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呉呉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呉使季札聘於魯（以下並季札使聘列國之事而餘附於此者以季札呉公子也）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

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
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
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
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
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
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
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
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
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
護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
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曰德至矣哉
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
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
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
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
以免於欒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
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

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
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鍾聲曰
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
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
晉說趙文子(名武)韓宣子(名起)魏獻子(名舒)曰晉國其萃於三家
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
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
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
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

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
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弒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
王(吳與楚始終爲敵國後兩國相次虜其君)。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伐吳之
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吳
至雩婁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楚師敗走十七年王
餘祭卒弟餘眛立王餘眛二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
代立焉四年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
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
餘眛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眛之子僚為王王僚
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
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
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
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
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
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
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
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
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爲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
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喜
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
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
庸以兵圍楚之六潛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
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
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
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
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
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
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
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窟

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
交於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闔
廬乃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
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
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
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弒王
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
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吳
以爲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
吳亡將二公子光欲謀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非孫武不能爲此言）
四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
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九年
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
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分其敵）王必欲大伐必
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
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
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尚可待焉遂以其部五
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
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鄖公弟欲弒昭王昭王
與鄖公奔隨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

父餘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
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
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爲吳王闔
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
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十一年吳王使太
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十五年孔子相魯十（容 后有伐魯事）
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越死士挑戰三行
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
廬指軍卻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
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王夫差元

年以大夫伯嚭爲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爲志二年吳王
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
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
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
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
康爲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
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
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
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
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爲人能辛

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
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
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
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
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
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
以周禮說大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
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
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
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

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
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子胥處君驕臣讒之間而屬其子於他國非明哲之道也）還
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將死曰樹
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
吳也齊鮑氏殺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
海上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
君會於橐皋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
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
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
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吳

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爲長吳王爭長周而諱越云
吳驕爲翻諂也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
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大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
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
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
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
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
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
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
此遂自剄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太史公叙

虛留餘波

太史公曰孔子言大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
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
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
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史記抄吳太伯世家卷之十七

史記抄卷之十八

齊太公世家

刪錄。齊世家序太公始爲陰謀處兵家者言也非是。序管仲始末及桓公之子五公子爭立處有生色。序崔杼之亂處亦可觀。鮑牧之殺悼公以下少神理矣

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嘗與無知鬬及立絀無知秋服
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叙公以淫覆亡
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爲魯桓公婦
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
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
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爲讓而
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十二年

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
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
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
使之閒襄公曰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
游姑棼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
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茀出
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
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
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戶
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

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弒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無知以集弒亡）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

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於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

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齊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

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代復宋）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

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弒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絶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齊師進次于陘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歲

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

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
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
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
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
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
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
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刀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
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
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刀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
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

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
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
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
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
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
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
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
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
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
齊也宋襄公方入孝公于齊而孝公即惡其求霸而伐之非人情也夏宋襄公卒七年

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
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
公元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
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
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
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
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
孤弱即與衆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
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
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

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五
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
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
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
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
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
攻殺之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弒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
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
偪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
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齊使夫

人帷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報不復
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
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
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
克以車八百乘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
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陳于
鞌逢丑父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
郤克流血至屨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
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即漢高中流矢戰傷胸捫足之意戰齊
急丑父恐齊王得乃易處頃公為右即紀信乘黃屋之意車絓於

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
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
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
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齊
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令齊東畝
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
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
地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鞌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
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
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

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初靈
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
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
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
耳遂東太子光徙之東垂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
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
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
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
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
使欒盈閒入晉曲沃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

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
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
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閒莊公
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為崔杼閒公以報怨五月莒
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
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
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
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
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爭
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弒之

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弒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

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成彊怒告慶封慶封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嫳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爲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

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僇崔杼尸於市以說衆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齊太公世家畢

史記抄卷之十九

衛康叔世家（篇中次宣公奪太子伋妻因聽子朔讒而殺之而子壽及子伋爭死處可悲〻轉入懿公戴公文公處令人流涕太息矣）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冄季冄季
最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
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
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
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
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
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
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
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
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
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
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
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器
以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
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庚伯立庚伯卒子靖伯立靖伯
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
命衛為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

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
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
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
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為
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位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
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
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
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蚤死
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
齊女子之立為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
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
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
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
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同惡相比）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
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
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
弒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
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
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宣公七
年魯弒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弒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

晉曲沃莊伯殺其君哀侯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
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
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
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
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
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
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
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
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
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

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
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
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
壽又過之 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
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
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
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
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誅左右公子
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
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

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奔溫衛燕立惠王弟穨爲王
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
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
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
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
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戴公
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
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奔齊齊
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

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
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
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
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
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
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
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
度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
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
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二歲如周求入

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鴆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鴆令薄
得不死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
瑕出犇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
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邴歇弒其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
卒子穆公遬立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
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
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衎
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敎宮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
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
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

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
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
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
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犇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
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殤公秋
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
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犇晉復求入故衛獻公
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爲伐衛
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
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

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鰌曰衛多君子
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
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
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
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
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
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
子於是乃立元爲嗣是爲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
年楚公子弃疾弒靈王自立爲平王十一年公三十八
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

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
徒戲陽遬謀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
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犇宋
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郢僕郢
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犇謂郢曰我將立
若爲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
夫人命子郢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
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
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
衰絰歸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不得入入

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
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
問兵于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十二
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
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
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
免子三死毋所與與之盟許以悝母爲妻閏月良夫
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宦者羅御
如孔氏孔氏之老欒甯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
氏既食悝母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猳從之伯姬

劫悝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欒甯將飲酒炙未熟
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輒奔魯
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
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
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爲也子路曰是公
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
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
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
黶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
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

悝竟立太子蒯聵是爲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
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
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群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
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曰戎虜何爲是戎州病之十月
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衛人立公
子斑師爲衛君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爲衛君衛
君起元年衛石曼尃逐其君起奔齊　衛出公輒自齊
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
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
自立是爲悼公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

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昭公六年
公子亹弑之代立是爲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頹[illegible]
公而代立是爲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illegible]
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遬立
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
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
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
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爲元君
元君爲魏壻故魏立之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
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爲東郡二十五年元

君卒子君角立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爲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絶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伋申生無後天之報善如此）

衛康叔世家終

史記抄卷之二十

晉世家

晉本大國而史遷次晉武公以及獻公之立世系甚明而獻公惑於驪姬五公子相繼爭立而晉不絶者如帶矣文公末年得復國而以伯天下襄景厲中才之主然因遺業又多彊輔故得與秦楚並雄中原悼公再伯未幾而死國遂分於六卿以亡悲夫○史遷大略多本左氏傳國語故文多可觀覧云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武侯子服人是爲成侯成侯子福是爲厲侯厲侯子宜臼是爲靖侯靖侯巳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

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
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
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
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
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
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
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曲沃亂晉之始
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
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
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

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
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
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爲曲
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
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爲君是
爲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
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
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哀侯二年曲
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爲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
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

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
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
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
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
侯弟緡爲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爲鄭君晉侯
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
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
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
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總前例年
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

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
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
代晉爲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
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
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
幸之八年士蔿說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
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羣公
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蔿
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
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之

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伐滅霍滅魏滅耿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太子不

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獻公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

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取其下陽以歸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

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

諫其傳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入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居保其城二十一

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還襲滅虞虜虞

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屈潰夷吾欲奔翟冀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馬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

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慚爲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於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殺悼子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爲禍

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重耳知國難方殺故不欲入）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郤芮曰内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内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爲晉君是爲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

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夷吾背義内失功臣外倍與國能無亡乎）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惠公非人情也）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秋狐突之下國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以晉與秦

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絶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夷吾背秦秦焉得不怨故許邳鄭入重耳也）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禮

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晉大夫）謀之慶鄭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奈何鄭曰秦内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

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爲右進兵九月壬戌秦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驇不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爲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爲右輅秦穆公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爲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爲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曰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

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卽

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爲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

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鯈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

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
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
爲可用興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
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
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
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栢大矣雖
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
過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
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
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

會豎刁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
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
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
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
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
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
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
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此則重耳無晉志）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
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
欲觀重耳駢脅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

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
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
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
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
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
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
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
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
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
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

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
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
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
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
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
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
月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
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
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
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

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
飲趙衰歌黍苗詩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
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
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
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
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
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
臣呂郤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
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
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

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
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
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
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二月辛
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
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即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皆往
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
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
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
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

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
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
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
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
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
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己乃爲微行會秦
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
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郤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
郤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
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文公

脩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
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
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
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
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
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
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
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
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
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

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
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
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
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入綿上山中於是文
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
且旌善人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
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
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
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
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

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
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
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
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
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
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趙衰舉郤縠
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爲卿
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往伐冬十
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五年春晉文公欲伐
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

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
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公子買
守衛楚救衛不卒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
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
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
楚爲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
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
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
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
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

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請復衛侯而
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
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
毋禮不許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退
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
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己巳與楚兵合戰
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衛雍作王宮于踐

丑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
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
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
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
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慎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維時上
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於是晉文
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晉焚楚軍火數日不
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
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
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

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
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
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
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
功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
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
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
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
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
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

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荀林父將
中行先縠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
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
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
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
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
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
或賣其國於秦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
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
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

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眾心此可擊欒枝曰
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
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絰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
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
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
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
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
歸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晉
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報王官役也六年
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趙盾代趙衰執政

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
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
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
（賈季立者）如其弟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
賤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
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
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
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十月葬襄公十一
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
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
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
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
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
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
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皐是為靈公發兵以
距秦送公子雍者（盾執國而迎公子雍矣復為穆嬴所劫而以兵拒秦之送公子雍者可乎）趙
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
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
少梁秦亦取晉之郩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
趙盾趙穿郤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

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
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
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
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
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靈公
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
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
使鉏麑刺趙盾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麑退歎曰殺忠臣弃
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
餓人示眯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
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
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
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
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
狗名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弃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
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
靈公之伏士伏士不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
餓人問其名弗告。（淮南子曰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明亦因亡
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
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

弑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爲公族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弃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先縠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縠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渡河鄭之背晉而附楚過矣楚已服鄭欲飲馬於河爲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先縠始計之誤晉遂敗而奔其族宜矣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縠縠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紿爲救宋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紿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爲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爲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爲邢大夫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

爲卿智罃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晉晉伐鄭取氾十四年梁山崩問伯宗伯宗以爲不足怪也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爲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柰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閒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爲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以一乘車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夫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

人自以疎遠毋幾爲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
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祭祀豈敢不戰戰乎
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循舊功施德惠
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
諸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
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
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
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
一月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
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十四年晉使六卿

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悼公
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爲本冬悼公卒子平公
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師敗走晏嬰
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
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
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
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不
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
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其入絳與
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

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
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
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
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
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
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
卒六卿彊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
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
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
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

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
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
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
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
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
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
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
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
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
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

趙鞅時從卒長吳三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哀公大夫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弑其

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晉世家第九

史記抄卷之二十一

越王勾踐世家

越王本末以平約發憤於以亡吳而伯諸侯情事多悽惋其還不足道而范蠡事乎屢三易名候時逐利者妄也殆功成而身退大約子房者流托赤松以自逃耳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越不通上國故不能詳其世系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柰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illegible]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illegible]

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新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illegible]

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
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
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
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
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
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
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
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
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
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
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
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
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
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
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
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
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
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
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
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

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
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
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
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
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
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
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
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
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
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
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
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
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
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
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
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
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
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
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illegible]吳王謝曰吾老矣不[illegible]
[illegible]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illegible]面以見子胥[illegible]

所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
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
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
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
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
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
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
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
用其三用其三是遺好美以熒其志也吳受越寶器是已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也賂吳太宰嚭是已
堅甲利兵以承其弊也謂兵二十年而後伐吳是已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

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
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
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王無彊時越興
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
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
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
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
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
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
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
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
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
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
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
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柰
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
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
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
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
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柰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

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
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鬬晉
楚也晉楚不鬬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
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楚之
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
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
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
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
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
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

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祭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

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以下千年來獨班固歐陽脩能如是摹寫）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

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愼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

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

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

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乂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

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越王勾踐世家終

史記抄卷二十二

趙世家 趙世家以趙衰所由始及所由中絶與簡子所由興如晝而武靈王胡服以招騎其所北翟林胡樓煩併中山以西通雲中九原於以窺秦可謂英武矣惜也不幸中覺而沮至於兩立公子分王其地遂亡沙丘宮悲夫。約從以攻秦及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并平原君之事各見本傳故於世家不及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其命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當魯閔公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諡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皐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 盾以晉多難而欲立雍非襄公之命不可及其自奔迎之秦已而因太子母所請後自為拒之秦太子衰卑雍得立焉知其不與盾相為黨而異日之貌其由來遠矣以臣之益尊驕君之益驕而以驟諫焉悲夫 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胹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

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盾亡不越境可也反不討賊遁矣而又作國政弑其君而儼然於群卿大夫士之上可乎哉屠岸賈之所以得藉口而為亂也）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諡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伏后案）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此）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

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朔當亡）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

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

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旣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殺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爲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

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

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
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
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
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
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
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
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范氏中行氏之祖也趙之后徽傳本末一皆俱
了了異哉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
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
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

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
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
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
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
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
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
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
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
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
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

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
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
魯而以毋卹爲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
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
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
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
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
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
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
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皋

繹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
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
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
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
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
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
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
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
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
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

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於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訽然亦慍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髯大膺大胸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

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趙襄子舍其子而立兄之子浣亦猶吳壽夢宋宣公之風也已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爲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

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譔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

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公仲止歌者田而進三子有古大臣風而烈侯能用其言趙之興也宜已賜相國衣二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

中山又戰於中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爲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藺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鄄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我長子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

封晉君以端氏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燕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肅侯爭立緤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兵家以水灌城未聞決水灌軍也豈即韓信囊沙遺乎）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

與韓會于區鼠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

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
利爲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
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
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
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
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
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
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
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
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
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
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
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
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
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
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
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
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
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
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

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
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
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
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
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
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
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
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
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
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
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
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
也黑齒雕題卻冠秫絀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
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
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
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
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
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
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

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
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
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
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了稱李武靈王之胡
服其所明告庭臣者曰將以此伐中山併林胡樓煩也
然其雄心不獨爾觀其異日胡服西北略胡地欲從雲
中九原直襲秦不幸而詐為使者入秦卒為秦所弃耳
不然武靈王因而招胡地遠近引弓之國於以長驅秦
中未可知也）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
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
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
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
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國之俗
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
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
世俗之聞臣之辠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
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
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止王毋胡
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
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及
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
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

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
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
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
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
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
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
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
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
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
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
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
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
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
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
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
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
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
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傅王是為惠文王惠
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
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

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太史公到此抑然出武靈王雄心之所以故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illegible]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illegible]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

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

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
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
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初
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
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
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而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
不痛乎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鄚易八年城南
行唐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秦
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
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
主死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
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
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
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
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
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孰民不疾疫衆人善之
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
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
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
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

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
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
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
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
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
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
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
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
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
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
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
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
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
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
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
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
魏反巠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佼而今乃抵辠
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
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
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

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己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

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

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

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

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
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
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
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
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
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
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
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
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
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

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
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
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
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
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
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
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
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
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
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

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
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
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
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
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
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
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
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
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
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

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
聽秦秦圍邯鄲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
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
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
昌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太子
死而秦攻西周拔之徙父祺出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
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廥燒十四年平
原君趙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燕
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歸報燕王
曰趙氏壯者皆卒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

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

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妒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韓皋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不拔（是時縱已解而龐煖何以能率趙楚魏燕之師以攻秦）移攻齊取饒安

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

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為秦（大國之威豈有此哉）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太史公論趙世家獨及王遷者以遷信讒殺將趙宗以覆蓋罪之太史公凡于美刺但揭其要者此始一端耳）

趙世家終

史記抄卷之二十三

魏世家 佐晉文公之伯者魏武佐晉悼公之伯者魏絳也及文侯則浸浸乎賢君矣然師事卜子夏及段干木孔伋與吳起輩何以故非眞無聞已而末造得一公子無忌然卒爲讒言所間不得任國政而魏隨以亡悲夫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爲畢姓其後絶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爲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爲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爲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爲晉卿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籍子周威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

生子貢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
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
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
河内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
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
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
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
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
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
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

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
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
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君内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
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
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子李克曰
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
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
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
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
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
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
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
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
弟子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
于注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三
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
爲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爲亂不勝奔魏
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七年伐齊至桑
丘九年翟敗我于澮使吳起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初立十一
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

年敗趙北藺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䓨立是爲惠
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䓨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
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䓨與公中緩爭爲
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䓨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
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
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
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
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於宋衛則
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
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

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
于馬陵敗趙于懐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
武堵爲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伐敗韓于澮與
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
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
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
杜平侵宋黄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
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
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
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

彤趙成侯卒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
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
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黄外黄徐
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
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
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
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
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欲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
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
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

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
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
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爲
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
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
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
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虚以羞先君
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
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
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

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三十六年復與齊王
會甄是歳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
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
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
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
郡于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
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
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
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
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

走犀首岸門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晉
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
耳見衛君曰請罷衛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
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
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
爲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衛
不如以魏醳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
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
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醳衛
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

言醳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
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
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
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
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
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
曰柰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柰何對曰
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
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
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

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
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
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
魏之彊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
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
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
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
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
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二
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爲和哀王卒子昭王立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
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與秦河東
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
八年秦昭王爲西帝齊湣王爲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
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
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
獨入臨淄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
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
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
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

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郪丘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強對曰不如始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

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

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

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唐雎之說中情事）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

王曰（千年以來絕調之文絕世之算）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

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以下指秦之亡韓后兵不敢伐楚與趙）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以下專指秦之首伐魏）

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

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以下追論韓未亡而魏且困於秦兵如此）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又[illegible]）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以下直論韓亡則秦之禍必烈）

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以下總欲縱韓及楚趙而韓可以為利）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

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
則魏之縣也魏德韓以爲縣衞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
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衞齊甚畏天下西鄉而
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
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
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
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因魏太子增或
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
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
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
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
是爲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
城以爲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衞徙野王三年秦拔
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
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
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
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
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
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魏世家畢

史記抄卷之二十四

田敬仲完世家

予覽田齊世家太史公奇其繇仲之卜也然觀田常寵客舍人出入宮中者不禁卒有七十餘男而田氏之宗亂矣○威王彊齊威可觀○湣王以驕亡而君王后之入也母子蔽於秦之賄而閔以四十年不被兵而秦且併天下矣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
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
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
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
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
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佗
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
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
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
爲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
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爲
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
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覊旅之臣幸得
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
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嬀之後
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

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爲敬仲仲
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古人禮改姓合此田氏田穉孟夷生湣
孟莊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
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
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
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
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
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衆
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以晏嬰之
賢又得君之專而景公賢君也卒不能損田氏之權此可見天心所移人未如之何也已已而使於

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
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
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
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同惡相比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
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
以子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
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
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
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先怒衆使相亂孺子既立君相之大
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

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
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
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
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
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奇詭橐中
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
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
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
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己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
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

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
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郄
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
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
弗能去於是田常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
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
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
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子我欲誅田而泄
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
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

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己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

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曹操之挾桓靈司馬昭父子之於魏劉裕之於晉以下並本此）至琅琊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沒獻而田氏之宗失纂矣）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常諡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繁其枝固其黨與如世而后滅姜齊而田齊因以立）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

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

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如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

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
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
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
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
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
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
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
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
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
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

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
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
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
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
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
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
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
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
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
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

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
相也攫之深而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
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
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
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
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
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
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髡之善爲諷忌之善爲恪而許也）淳于髡曰
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
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

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
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
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
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
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
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
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
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
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寶威王之論寶其誠遠矣所以能伯梁）
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

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朌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巧僞之言。近代宰相往往以怨士大夫薦投諸無而殺之即此）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

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犇（戰國策所載騶忌田忌戰功不得入齊當有齊）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孫臏之謀巧於借魏脅韓而因自爲功矣即桓公五年田臣思所不救韓於以聽楚趙之起兵救而已因得以襲燕之虛）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

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人孟軻

氏且鑑而不用宣王所好者聲名耳而非其實也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

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

嬰于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

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

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蘇代此論

以韓魏齊秦楚五國為掌上丸

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

張儀曰煑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

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

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

也田軫曰柰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

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

因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

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

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

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

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

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

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

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

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

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

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

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

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

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

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

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

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

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

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

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

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

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

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

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

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

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

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

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

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

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自齊湣王以後齊多難而太史公本戰國策詳次如此）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齊之彊所以燕能令五國之師而東擊之以走齊王者）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患難中猶以亢自困）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之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

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

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
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
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強秦之兵不務為此
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周子之言甚確惜也君王后深入秦
人之賄卒不救趙而下系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其
年王建朝秦其年秦滅其國匕匕匕匕而其年秦虜齊王
建遷之共松栢之歌於今猶可褎歎而太息也悲夫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
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illegible]二十三年秦置東郡
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
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
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

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
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
秦虜王建遷之共遂共齊亡本末遂滅齊為郡天下一併於秦秦王政
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
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
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
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
秦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亡
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
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

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
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
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
二君專齊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田敬仲完世家終

史記抄卷之二十五

陳涉世家（二人同起并為一傳○看此篇專在陳涉亂秦處）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
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
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
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秦亂道）發閭左適戍
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
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陳勝首亂處[illegible]有意色）
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
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

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
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
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
（此一句是陳涉一言注在下）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
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
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
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草亂之物大率僕此機能煩動人耳）卒買魚烹
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閒令吳廣之次近所旁
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
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

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
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
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
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
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傳前）
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
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
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
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
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

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
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
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是時諸郡
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
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
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
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嬰後聞陳王（只為是陳涉首亂故自此以下系書諸將略）
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
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
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

為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

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耳子張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

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

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郯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

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陳
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
謚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爲倉頭軍起新陽攻
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
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
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過秦軍宋留以軍降
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
走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
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幷力俱進齊王曰聞陳不戰敗不
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
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
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
聚鄱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
波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
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宮
門曰吾欲見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爲通
陳王出遮道而呼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
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
夥故天下傳之夥渉爲王由陳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
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
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
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令之
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
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
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渉首事
也高祖時爲陳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爲治
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爲本而以固塞文法爲
枝葉豈不然哉

陳涉世家終

史記抄卷之二十六

齊悼惠王世家

漢書本此篇全文其叙七王處與此有次第而生色少不如史記

烟波可愛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爲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爲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

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呂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先奪后眼目）於漢呂太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琊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應前）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既聞此計乃

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齊王詐琅邪王一着甚孟浪已而與大臣謀立代王爲天子而齊遂不得立者以此）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

孝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幷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幷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

待約（朱虛所以首斬呂產在傳）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自灌嬰在滎陽起至重於齊相止魏勃始末非齊所以興亡之故也宜刪之）使

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為孝

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爲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爲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爲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爲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王子卬爲膠西王子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於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爲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

故以燕處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潯不得
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
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
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
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
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
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
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
誅乃飲藥自殺絶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
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
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
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毋後國入於
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
齊爲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
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以前齊始末已完以後分注城陽王章濟北王興
郡志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西王卬膠東王雄七王興次弟矣城陽景王章齊悼惠
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
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
斤孝文帝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立二年
卒子喜立是爲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

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延立是爲頃王頃王二十八
年卒子義立是爲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爲惠王
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爲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
恢立是爲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
歲卒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
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
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
郡立興居爲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
誅呂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
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
故絀其功朱虛東牟二侯有功王室安得以紛欲立齊之故絀其功是自起亂階也及二年
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
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
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
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
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於漢爲郡後十二年文
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十一
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
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帝十六年
爲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爲

郡地入於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爲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毋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爲懿王子建代立是爲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爲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爲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爲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於漢爲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於漢爲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塡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齊悼惠王世家終

史記抄卷之二十七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塡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漢書載蕭何勸漢王王漢中一段甚善 蕭何相業只此數句已盡之）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

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
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
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
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
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
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
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
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
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
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
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
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
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
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
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
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
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
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
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

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
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
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
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
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
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
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
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
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
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
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
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
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
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
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
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
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
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
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

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
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
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
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
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
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
收稾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
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
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
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
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
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
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
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
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
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
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
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
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
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
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
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
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爲文終侯後嗣以
罪失侯者四世絶天子輙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
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
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
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
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蕭相國世家終

史記抄卷之二十八

曹參世家 曹參功名與蕭何爲終始故首尾世家猶蕭何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
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
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
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
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取
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
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
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

李由虜秦侯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
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
參爲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
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
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
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
人遷爲執珪從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絶河津還擊趙賁
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
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
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
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斄擊章平軍於好
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
圍章平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内史保軍破之東取
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
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
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内下脩
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
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黄
程虜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

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
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
歳高祖三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
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遬軍東張大
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
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
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説軍於鄔東
大破之斬夏説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
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
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爲

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以上一節）韓信爲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以上詳次戰功以下詳相齊及代蕭何爲相）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何之公參之明而絕世者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蕭曹之微時雅善而及爲將相有郤豈論功行封之日歟）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評）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蕭何之臨歿而獨薦參參之所以獨知蕭何而必以爲者以兩人同得黃老之旨故也）日夜飲醇酒（[illegible]）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閒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

百日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通鑑叙曹參野戰之功略今御史紀功冊事貴詳數而言參所以代蕭何爲相國處並言清淨之化加損）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姓（詩案）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謚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此篇專言參之所以守蕭何法処故於飲酒自頹放処皆有本指而寫其抽業清靜寧一四字一篇之命題也）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淨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曹參世家終

史記抄卷之二十九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盧大經曰張子房欲爲韓報仇乃捐金結死士于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誰從起之幟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

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
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
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illegible]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
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
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
沛公拜良為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
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
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
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

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
為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
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
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
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
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
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留壁者罷我陣也為五萬人具食者以脩不時於擊之餉也張旗幟諸山亂其耳目而分其兵也以重寶冒秦將者餌之使懈也懈則擊而勝）
也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
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

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
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
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
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
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
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
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
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illegible]沛公乃還軍霸上
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
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

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
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illegible]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
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
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
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
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
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
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
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
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

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是時諸侯王初各分地而王良獨策天下之勢方如此出而楚之所首忌者漢王也故一則燒棧道以堅其不爲西顧之心一則故遺田榮反書以促其北嚮之役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子房自此以前種種爲韓以後死心於漢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漢王所以王捐之所以在此者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楚漢之分只在此數言子房滅帝者師而三代以下罕有此等人物須千古隻眼纔能識之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太史公見得分明故說得如此斬絕非後世史官所及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張良一生得力在此太史公一篇纂構在此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

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

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
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
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
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
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據愚
見立六國後一節陳涉始亂時分兵徇秦敵可也至是時則諸侯王已各裂土而守而漢且定三秦東下矣所
兩爭者獨楚耳撓楚權而假六國後是以盡虎豹而欲噉人也可乎哉子房八難亦非透頭論）漢王輟
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
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
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

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
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一在淮陰事一在項羽事此兩著漢之所以王天下而楚
之所以亡其國盡之矣）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鬭功高
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
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
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
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
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
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
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

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
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
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
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
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
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
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
則人人自堅矣（愚竊論沙中偶語未必謀反也謀反適族滅事豈野而謀者當漢之剖符行封
諸侯王時雖多出高帝獨見未必非蕭曹從中上下而瞷有失諸將心者子房於此不言之恐有後患言之又
恐與蕭曹生隙故特假此恐動高帝及急封雍齒以釋群疑亢矣此等皆子房呼吸風雲處）於是上乃

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
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
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
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
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
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
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illegible]）阻三面而守獨以一
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
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

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道引者子房於功成之後爲說骨法）杜門
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
諫爭（叙曰嗣帝未定）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
曰留侯善用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
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
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
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
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
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
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

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
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
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
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
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
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
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
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
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
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

君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
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
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
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
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
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泣
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
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
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
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

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
少傅事（以太子監兵關中樹國本也我朝成祖北征胡以太子監國即做此）漢十二年
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
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
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
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
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
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
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
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

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可見史所載若少而所遺者多矣)(此數句特總一篇大指)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

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托而逃也非故從也)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沒此一段則篇首圯下老人一段多戚鬼話沒合撒矣)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

老父予書亦可怪矣(圯上老人出太公兵書一節或子房既知兵欲自神以聳當世者予半信半疑)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筴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瀉諸之詞)

留侯世家畢

史記抄卷之三十

陳丞相世家

陳丞相平者陽武戸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産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戸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柰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内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羽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乃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絳侯始讒平而卒結懽同誅諸呂安社稷）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

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

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資

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

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

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
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
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
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
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
陛下危之上曰爲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奇計）
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
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
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
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
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卽執縛之載
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
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
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
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
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
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
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奇計）卒至平城爲
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
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

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
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
萬餘戶閒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
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
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
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太史總將平六出奇計此其彰彰著明之大者）
（以計觀之平足智多謀無往非計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
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
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
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
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
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嬃之夫有親且
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
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載檻車傳
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
崩平恐呂太后及呂嬃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
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
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
得宿衞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後呂嬃
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

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須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也呂太后

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帝立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爲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

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而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陳丞相世家終

絳侯周勃世家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定魏地攻爰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

城下為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破西丞擊盜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轉

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
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
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
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絶食
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
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
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
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
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
勃遷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
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
圂因轉攻得雲中守遬丞相箕肆將勳定鴈門郡十七
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
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
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
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蘭復擊破綰軍沮
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
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
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
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

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
之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
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
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爲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
平爲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
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爲右丞
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
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
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
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
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
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
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
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
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
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
引爲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
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
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

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

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

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
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
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
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
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
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
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
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
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
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

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
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
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
悉封徐盧等為列侯（景帝悉封徐盧）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
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
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景帝視而笑曰此
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
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
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
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

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
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
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
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
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
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
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
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條侯果餓死死後
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

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
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
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
以窮困悲夫

絳侯周勃世家終

史記抄卷之三十二

三王世家 漢之紛議公狡如此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

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大常臣充太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太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

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

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傅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酇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

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

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繈緥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振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身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

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

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壃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三王世家終

伯夷傳（以議論叙事傳之變体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于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于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以下上下千古無限悲歎感慨之情）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伯夷傳畢

史記抄卷之三十四

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于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于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

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太史公作春秋戰國人列傳傾其淵畧蓋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老莊申韓列傳（太史公合老莊申韓爲一傳而惟老子爲深遠大較得之然其說不它）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illegible]）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以其所見速能逃于物之外）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史遷去孔子未五百年而老聃與孔子遊已不能定其本末如此）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

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
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
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
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太史公於莊子之學未必知而其文自瀟宕可愛名周周嘗爲蒙
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
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
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
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
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

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
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
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
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
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
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序事廉少獨述非之說難一篇可覽故鄭之賤臣學術以
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脩政敎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
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
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
老非爲人口吃吃音訖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
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
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
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
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
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
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
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

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
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
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
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
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
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
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
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
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
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

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廼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

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廼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待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

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于衛公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于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于主則知當而加親見

憎于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斯以[illegible]殺非一時異不可度矣）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

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
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
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
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
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
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老莊申韓畢

史記抄卷之三十六

司馬穰苴傳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
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
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
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
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
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
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
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

為將己之軍而己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
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
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
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
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
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
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
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
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
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

求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
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
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
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
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
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
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
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
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
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

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
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
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
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
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
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
穰苴之列傳焉

穰苴畢

史記抄卷之三十七

孫吳列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
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
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
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
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
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
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
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

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
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
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
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
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
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
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吳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
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
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
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

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且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對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三駟之說可以逐射而不可以治軍旅蘇老泉引之以論將畧非也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金在此一着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陝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

龐涓果夜至斫木下神算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孫臏減竈與韓信背水陣同韓信以孤軍深入趙危地也非爲背水陣則不可誘之空壁而出逐空壁而出逐則夜半所遣二千人間道而伏萆壁之旁者可以拔趙幟而立漢幟矣孫臏度其走大梁且敵知龐涓之輕之而以齊兵爲怯也日爲減竈則可以誘其輕且快我之心而倍日并行以逐倍日并行以逐則旁多阻隘彼且不及覺而吾可爲伏以襲之矣此等處並是將畧中所稱藏于九天之上動于九地之下蓋不必矢石之鬬而勝者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

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
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
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
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
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
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
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
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
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
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

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
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
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
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
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
流顧而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
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
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

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
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
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
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
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
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
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
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
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

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
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
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
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
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
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
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
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
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
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

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幷陳蔡郤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孫吳畢

史記抄巻之三十八

伍子胥傳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

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

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于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于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太子建之奔晉而歸以謀鄭可謂寡謀矣而胥自與之俱不能無罪）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于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

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

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
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
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
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
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
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
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
鄖(音云)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
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
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己自爲王

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
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
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
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
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
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
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
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
秦不許包胥立于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
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

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
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
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
封夫概於堂谿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
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
去郢徙於鄀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
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
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將死謂
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
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

越敗越於夫湫(音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
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
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
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
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
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
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
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于艾陵
遂威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
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

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於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illegible]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illegible]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大有功子胥恥其計

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illegible]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illegible]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

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誅伍（以下並係吳所以中太宰嚭之[illegible]）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以為伍子胥[illegible]）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皐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

（又以太子建之子勝[illegible]）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為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葉公

閉口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員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子胥畢

史記抄卷之三十九

商君傳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夫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

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鞅首以帝王二道說孝公適讀其意實欲行霸論也）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

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茍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

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律）受上爵為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

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

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
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
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于馬陵虜其太
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
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
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
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
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
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
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

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
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
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
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
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
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
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
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
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

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
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
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
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
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
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
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
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
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
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

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
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
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
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
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
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
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
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
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
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

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以嚴刑教事則以五般施德翻反）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出游車從則與五般行于國中相反）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

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庶南）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朱濟商法有此一著辭了）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以前良未見如此）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商君畢

原缺第一葉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粟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燕以趙爲捍蔽故秦全燕于趙以爲蔽之始）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燕所患者趙親趙以擯秦）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說燕趙合從）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

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此言韓折於秦則禍入趙）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言魏折於秦則禍入趙）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

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
蠶食之傅（傅音附）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此所患者韓魏不支而入秦故親韓魏以蔽秦）
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
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
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
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
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
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
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
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

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
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
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
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
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
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
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
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
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
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

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
其後韓守城皋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
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
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
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
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
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
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
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
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

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
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此是蘇秦使[illegible]說[illegible]）
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
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
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
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
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
棠谿墨陽合賻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
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
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

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
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
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
韓所患者割地
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
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
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
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
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
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
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

史記抄蘇秦 說魏 卷之四十 六

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
都新郪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
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
芻牧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
三軍之眾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
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
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
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
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
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

卒眾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
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
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
魏所患者秦以割地
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
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
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
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
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
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
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

史記抄蘇秦 卷之四十 七

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
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
說齊
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
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
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
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
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
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鬭
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
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

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齊無虞於秦故待以事秦爲大）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

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楚與秦爲兩大故以抗秦激怒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

患不顧其禍夫外挾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幷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幷力焉蘇秦爲

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

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

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

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郤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

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擧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音佯)僵(一作偃也)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

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爲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

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

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擧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擧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

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毋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

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

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

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

諸侯賛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
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
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
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
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
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
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蘇代說燕大略祖蘇秦以破六國之事秦人而其縱論不逮蘇秦遠矣）
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
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
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

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
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
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
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
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地名）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
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
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
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
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
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

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
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
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
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
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
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
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魏重楚則
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音盲）阸
苟利於楚寡人如自得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
阸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

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
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
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贏則兼欺舅與母
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者責也）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
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
用兵如刺蜚毋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
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
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
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
事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閒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固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蘇秦畢

史記抄卷之四十一

張儀傳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音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

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

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
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
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
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
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
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
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
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
城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
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

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
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
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
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
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
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
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眾不
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
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
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

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
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
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
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
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
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
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
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
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
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

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
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
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
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
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
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
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
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
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
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

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
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
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
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
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
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
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
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
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
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

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
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
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
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
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
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
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
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
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
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

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
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
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
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
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
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群輕折
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
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
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
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

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
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
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
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
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
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
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
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
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

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絶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絶齊未晩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絶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絶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幷兵

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

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此前張儀蝕以相親與楚劫之以事秦而未始訟言從人者之失也蘇秦死而儀之說遂㩴躍於世矣）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

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捲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擧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

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
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
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
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
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
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
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
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
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
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

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
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
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
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
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
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
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
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
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
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

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
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
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
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
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
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
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亨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
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
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
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

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
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
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
匹虎賁之士跿跔（音徒俱，跳躍也）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
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
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
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
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
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
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

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
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
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
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
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
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
欲莫如弱楚[illegible]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
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
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
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

天下彊國莫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
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
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
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
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
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
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
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
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
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

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
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
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
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
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
[illegible]
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
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
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
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

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
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
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
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
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
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
斷右臂而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
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
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
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

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
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
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
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
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
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
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
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
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
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反斗以擊之於
是酒酣樂進熱歠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
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
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
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
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閒以事秦今大王
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
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
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
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
處雖大男子裁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

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
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
及即位群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
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
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柰何對曰爲
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
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
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
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
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
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
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
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
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
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
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
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
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
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

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侍御之官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鬭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鬭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

國亡秦興兵而伐大梁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

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蘇秦張儀二傳并戰國縱橫游說之詞竟以傾亂人國本不足觀特其言利害則辯其害言得處則故其失亦自有辯辯人處要之同自陰符中出

畢

史記抄卷之四十二

白起王翦傳

白起者郿人也太史公次白起戰功始末如掌然讀之半而知其與死所矣豈必杜郵哉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爲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

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

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齕以下非起本傳而附載者以秦陰使白起將故也）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内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

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此一段說辭總白起之心不能不起矣）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此武安君與應侯有隙如此）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

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

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荊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荊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

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音麁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

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聞王
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
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
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
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懈然後擊之）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
出乃引兵而東王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
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
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
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
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

史記抄卷之四十三

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
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
（於傳不叙其後世之事以故日本日閒各發明之叙事中兼識沿革例也）
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
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
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
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
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建德固其根本
偷合取容以至圽（音沒）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
彼各有所短也

起翦畢

史記抄卷之四十三

孟嘗君傳（孟嘗有言曰讀孟嘗君傳能令人好士而俯躬誠然誠然）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
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
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
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
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
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
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
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

史記抄卷之四十三

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
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
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
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
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
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
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
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
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
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

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

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臧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

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
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
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
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
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
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
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
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
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
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

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
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故欲必出之
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
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
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
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
孟嘗君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
君不作亂（義士之效也至於此）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
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
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

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
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
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
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
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
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
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
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
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
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

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
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
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
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
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走莒
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小結）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
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諸子
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以下食客之事與前所序不相屬故別爲一段之於後）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孟嘗君曰先生
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

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
生甚貧猶有一劒耳又蒯緱彈其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
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
曰客復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
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
生又嘗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
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
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
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
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
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
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
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
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
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
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
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
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
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
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

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
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
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
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
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
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
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
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
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
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
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
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
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
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
弱齊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
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
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
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
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
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哉君急使使載幣陰迎

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
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
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
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靷西入秦者
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
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
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
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
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
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

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
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
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
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
太息嘆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
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
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
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
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
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

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
不見夫朝趣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
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
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
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
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
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可見好士而無所擇其禍至于身沒百餘年而不衰

孟嘗君畢

史記抄卷之四十四

平原君虞卿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蓋
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
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
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
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
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平原君好士可記者衆獨擧斬美人一節此得要領法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
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
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
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
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
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
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
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
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
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
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
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
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
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
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
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
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
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
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
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
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
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
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
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
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
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
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
之衆也王之命縣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
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
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
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
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

燒夷陵二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
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
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
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
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
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
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
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
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
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

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
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
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
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
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
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
數婢妾被綺穀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
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
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
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

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
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
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
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
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
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
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
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
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
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

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
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
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
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檐簦(虞卿可見者只合從楚齊以擯秦一事)說趙
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
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
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
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
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

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

室傅婦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
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
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
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
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
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
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昚音愼勿予樓緩聞之往
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
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
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
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
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
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
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
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
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
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
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
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
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

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
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
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
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
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
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
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復上文
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
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
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
從虞卿旣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
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
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
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
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見白起傳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
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
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
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平原傳畢

信陵君傳

（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傳亦太史公得意文）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太史公品信陵君養士處）

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

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今人能盡否）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皆長後來）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

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

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
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
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
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
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
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
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
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
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
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

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音閑）語曰嬴聞晉
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
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illegible]）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
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
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
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
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
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
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
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

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
子曰晉鄙嚄唶（[illegible]）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
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
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
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
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
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
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
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
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

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
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太史公許處在信陵所以得士在秦軍所以[illegible]）
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
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
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
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
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
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
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
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

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有本複）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伏從案）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

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有流從）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

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

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閒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以魏亡係本傳見公子繫魏之存亡）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

布漢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
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
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
令民奉祠不絕也

信陵傳

史記抄卷之四十六

春申君傳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
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
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
共伐楚（從前事發案）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
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
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
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
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

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鬭兩虎相與鬭而駑犬受其弊不
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
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
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
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
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
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
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
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
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

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
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
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
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
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
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
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
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
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妒楚

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
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
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
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
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
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
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
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
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
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

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
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
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
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
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
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
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
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
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
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

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
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
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
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
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
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
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
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
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
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

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

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

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春申君相

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

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閒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不望而忽至者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春申君畢

史記抄卷之四十七

范雎蔡澤傳 兩人爲一傳○冩范雎恩怨處州波千里冩蔡澤一言而奪之相處勢如轉丸於掌上矣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

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

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于有功而刑必斷于有罪今臣

之質不足以當椹質（腰斬者以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失謂不識），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睢。於是范睢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宮中獄也）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閔，病也），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觀范睢之見者，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間，

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言如此者凡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睢曰：非敢然也。（三跽請而不言，以嘗試其意爾）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何畏之有）。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睢為欲言不言，臥昭王之情，以深入而圖要之，可謂破天關手，而太史公與戰國策俱能摹寫）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何答動），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槖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

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張一簡曰何患一簡臣何憂一簡臣何恥而末係以臣之所恐云云此王所不感發）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

仰（到此不言內事又須先言外事所以深）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附猶言和好之也始而親韓魏者將以為聲屬楚趙之地因以招齊也楚趙齊既已內附與兵入韓魏而收二國者不我敵此亦破秦之術也未幾而拔魏收韓等未嘗及讓之也已）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

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至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

孰於相君者哉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
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折軸非大車駟馬吾固
不出范睢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
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
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
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
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
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
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
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

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
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
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却吳
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荊
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
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
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
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
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
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

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
且屠大梁須賈歸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
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
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
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塡溝壑是事之不可
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
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塡溝壑君雖
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
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
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

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
王以爲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
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專要寫睢之辱於魏齊醜于秦因以報復于魏故于恩
怨處儘力寫）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
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睢必報其
讎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
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
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
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
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

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
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
友也在固不出也（平原君不出魏齊此所以得士）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
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
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
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
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
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
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
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

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
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
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
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
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
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
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
侯謀縱反閒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
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
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

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
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
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
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
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
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
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
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
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
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

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如此結束如此過脉驟龍手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
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
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
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
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
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
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
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
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

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
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
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
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
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
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
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
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
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
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

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
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
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
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
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
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謬曰何
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
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
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
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

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
為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
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
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
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
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
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
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
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
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

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
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
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
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
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
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
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
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
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
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

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
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
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
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
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
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故舊不若
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
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
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
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

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
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
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
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
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
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
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
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
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

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
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
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
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
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
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
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
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
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
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

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
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劒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
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
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
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
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
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
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
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
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

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
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
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
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
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
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
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
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
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
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

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
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
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
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
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於是乃（蔡澤雖以辯督責范雎之位失其實與范子雖其有茲乎范亦大矣）
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
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
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
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
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

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蔡澤傳不詳它事葉以了范雎案）東收周室
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
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
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穰侯傾于范雎范雎奪于蔡澤智乃相危而不相借猶謂之智士乎）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
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
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取卿相
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
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
乎

范雎蔡澤畢

樂毅傳 讀樂毅傳令人頓生肝膽爲之憤咽而流涕云。戰國策本文好而太史公儘力摹寫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 樂毅仕魏爲魏使于燕以燕客遇之不及報命而遂留燕委質焉可乎

[illegible] 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說秦以伐齊之利 惜乎毅所說趙及楚魏之說不傳 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 毅能以羇旅入燕而連五國之兵本以破齊者爲其計審而以齊故嘗以兵凌五國而乘勝踏襲故也 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 [illegible] 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

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亡軍失將破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

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
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
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
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
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
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
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
故敢以書對（太史公前叙樂毅入燕本末甚詳故于毅之書如對鏡）臣聞賢聖之君
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
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

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之心故假節于魏以身得察於燕先
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
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
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
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
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
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
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
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
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

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
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丘
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
爲慊于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
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
君功立而不廢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
于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
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
愼庶孼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
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于闔閭而吳王遠

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
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
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
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
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
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
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
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毅留齊五年而莒即墨不下似失之迂且遲矣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恐毅亦不能無失矣而反侯玄之言所謂耳無故也）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
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

趙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

寡人不為君取也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漢高帝心所嚴事孔子而下信陵樂毅兩人而已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臣一作巨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樂臣公以下太史公以文為獻盧於樂氏特明其世系而已然亦太史公故好黃老本旨

樂毅畢

史記抄卷之四十九

廉頗藺相如傳（兩人爲一傳中復附趙奢已而復綴以李牧爲四人傳。須詳太史公以四人綫索穩知趙之興亡矣）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

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到此時非相如不能爲此光景非太史公不能描寫此神色）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

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
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
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
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
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
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
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
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
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
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

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
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
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
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
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
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
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
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
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
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

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
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
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
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
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
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
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
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
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
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

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
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
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
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
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
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
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
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
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
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

刎頸之交以下附趙奢傳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
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
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
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
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
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
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
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
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

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
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
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
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
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
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
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
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
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
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

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
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
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厚集其陣者嚴肅其部伍）
（使敵不得乘也戒當卷甲而趨之後也）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
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
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據高以臨下勢順而便利也）
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
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
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
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

藺相如病篤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
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
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
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
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
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
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
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
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
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

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
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
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
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
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
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
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
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
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
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
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
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
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
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
相國以下廉頗本末當入廉頗傳而硬入此者以趙將自余而下次復廉頗廢用括括既復廉頗去復樂
乘乘與頗走復任李牧此趙始末次第而又以前廉頗藺相如者兩人為一傳故不及併入也廉頗之免
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
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晩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
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
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

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
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
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
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不廉頗之
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
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
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
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
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
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
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
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
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
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
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
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
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
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
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

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張左右翼兵法之最也）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胡名）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

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

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小論中不及牧何也）

廉藺畢

史記抄卷之五十

田單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

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田單將兵起自市伍故必為計以自神與陳涉吳勝之意同）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

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
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
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
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
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
城上望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
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
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
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
即墨即降願毋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

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
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
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
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
盡皆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
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
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
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
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
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
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
距其田單之謂邪太史公作列傳七十傳節義者僅伯夷耳若豫讓則以入刺客若王蠋則以附見齊田單傳後豈數千百年之間義士忠臣僅至此耶太史公所謂慕者在彼而不在此故遂零落也悲夫初
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敫之
家為人灌園敫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
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
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
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
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

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
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
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
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
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田單畢

魯仲連鄒陽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
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
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
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
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
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
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
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
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
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
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
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
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
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
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
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
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
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
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
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
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周時隱者）為
無從頌（音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
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
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
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
之將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
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
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
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
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
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
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謂寢苫居廬也）東藩之臣因
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
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
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
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
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

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
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
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
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
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
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
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
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
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
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

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
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
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
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
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
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
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
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
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
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

何以得故寵乎（到此纔折服新垣衍之心）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
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
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
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
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
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
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
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
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
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

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仲連遺燕將書不如陳餘遺章邯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
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
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
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
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
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
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
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

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指燕敗將之失），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能之謂也）。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亦捐燕棄

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簒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枝，拒也）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

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鄒陽本不足傳，太史公特愛其文辭，故采入為傳。然亦首尾按之，並隻言辭簡而其旨多鳴咽，故愛之者易也。○此文如[illegible]鑿翦翠）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

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音決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髕（音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聽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

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

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

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言委曲盤戾也而為萬

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餘本故無因至前雖出隨

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

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

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

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

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

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

於卑亂之語不奪於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

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

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

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

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

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

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

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

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

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肯

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

為上客

太史公曰太史公以鄒陽附魯連而並傳亦其草草處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

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

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

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魯鄒傳

屈原賈生傳（以議論行敘事體。變格）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以上並太史公變調）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以議論入敘事中）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

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上推離騷本旨）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音蓋）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

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推到本意）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

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忽又轉離騷本旨)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

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即漁父篇中語)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溫蠖猶惛憒也)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莽音姥)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窕孔(甚也)靜幽墨(無聲)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在笯兮雞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

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千年以來風騷之祭)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
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
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
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
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
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
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
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
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

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
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
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
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
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
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
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
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
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
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
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音榻戌不才人尊顯兮讒
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
莫邪爲頓兮鉛刀爲銛音纖利也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棄
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
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
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遰音逝兮夫
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
以隱處兮夫豈從螘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
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

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
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
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螻蟻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
有鴞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服賈生既以適
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
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
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
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
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

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
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沕穆無窮兮
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
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
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
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
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
坱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
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天地以下並用莊子）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

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
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
權兮品庶馮（貪也）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
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眾
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
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
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
淵之靜汎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
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音段介鯁刺也）兮何足以疑後歲
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

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
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
生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
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
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詳見漢書）諸侯或連數郡非古
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
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
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
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

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
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
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屈賈傳

史記抄卷之五十三

呂不韋傳（不韋雖衣鉢而太史公文詞甚美當以本傳戰國策云）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毋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然為之柰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

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
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
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
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
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
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
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呂
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
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
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

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
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
各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
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
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
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
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
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
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
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

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
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
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
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
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
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始（此事類樗里子）
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
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
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
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

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
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
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
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
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
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
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
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
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

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疑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呂不韋傳

史記抄卷之五十四

刺客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强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與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也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

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潜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

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襄子斯言也其有君人之度矣）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

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以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

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應上）足矣子其自為計（襄子又不誅使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以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讀至此令人斷腸）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

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兩因字有生色）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兩然字轉摺）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須收此一段見政心事）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

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此處要滅自家跡）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

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

從同蹤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衞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

荊軻者衞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衞衞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衞元君衞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衞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怯處與藺相如韓信略相似此皆古人文章烟波處）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

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

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
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
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救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
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
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
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
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
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
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
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于

史記抄刺客　卷之五十四　八

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
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荊卿引入田光）
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
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
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
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
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
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田光引入荊卿）
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
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

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
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
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
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
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
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
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且叙語言并見叙事）
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
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
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

史記抄刺客　卷之五十四　九

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
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與前田光坐定句相應）
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
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
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
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
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
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
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
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

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
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
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燕太子之計拙矣而謀荊軻荊軻無一言爲太子謀國知荊軻荊軻非國
士也所可取者斷秦舞陽一笑猶有志士輕生之風耳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
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
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
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荊軻不逮聶政遠甚聶政之辭仲子
也以百金荊卿則恣於車騎美女之間矣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
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
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

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
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
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
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
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請樊於期頭一節思竊謂非人情也當時必軻與太子陰取之而好
事者飾奇成戰國恭俠節者爲之也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
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
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
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
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

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
左手把其袖兩疑八走做一規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
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
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
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
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
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
遣荊卿裝遣裝也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
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
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

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
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指舞陽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
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
祖取道高漸離擊筑何等景象何等氣神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
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
去終已[illegible]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
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
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

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一時倉卒之變摹寫殆盡顧虎頭王摩詰畫手）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

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含笑入死地）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不見秦舞陽下落）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末後附高漸離一著以為曲終之奏）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

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以馬屎熏令失明也）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傳內蓋[illegible]魯句踐）

（高漸離田光鞠武樊於期宋嘉夏無且[illegible]凡八人[illegible]俊威有脉絡不可缺一）魯句踐已聞荊軻

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甚矣吾
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
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
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
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
也哉

刺客列傳畢

史記抄卷之五十五

李斯傳

按李斯傳傳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變法諸事僅十之一二傳高所以亂天下而亡秦特十之七八太史公恁地看得亡秦者高所以讎高之亂者並由斯爲之此是太史公極用意文極得大體處學者讀李斯傳不必讀秦紀矣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

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斯之本謀故筆而提之於此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劒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閒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斯文之千古未所絕少者臣聞吏議逐客竊

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此四君皆秦之先更不煩引切實動聽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

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一結好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又二轉輪韻不窮矣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

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閒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發明前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

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又摯前議作結尾）夫物不産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産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内自虚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斯之佐秦功業數言總書於此）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真西山摘秦失處是一段本末此此數條詳）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

有海内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説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虚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黒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此處入讀視貴盛為三川守及荀卿之語以照後事）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

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群臣皆莫知也（始皇病且篤當召大臣顧命而秘令趙高為書授太子此其所以醸亂也天之亡秦）[illegible]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轀

轀輬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輙從轀輬車中可諸
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
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爲皇帝而
子無尺寸之地爲之柰何 從李斯所以議罷分封中來 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
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
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
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
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
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 ○高其人面而鹿食邪 三者逆德天
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

史記抄李斯　卷之五十五　六

天下稱其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
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
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
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
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
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閒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
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
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
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
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

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
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 高擧蒙恬者肇斯所忌也
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 斯之禍身與禍秦根在此
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
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
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
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
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
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
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

史記抄李斯　卷之五十五　七

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
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
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
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 ○斯豈有逆心哉 上幸擢爲丞相封爲
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
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
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
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 高爲此言便欲切斯心膽
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縣於胡
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

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而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到此一點持祿固寵之心爲高所亂）斯乃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〇歎鼠之情於此畢露）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

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

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少蒙恬死一節）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郡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以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

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大抵古來權臣新執國做[illegible]）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更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

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音磔）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眾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皮也）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

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縱放）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

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以尊
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
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強悍）
黴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
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
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
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
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
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

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
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
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
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
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
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
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斯指操異術何二世於此說而族滅之因也）
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
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
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

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
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
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
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
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
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
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言斯學帝王之術于荀卿而用申商之說于秦何也）
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
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
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

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
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
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
不能加也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
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
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
（以斯辭人大臣之）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
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太史公十分詳趙高奸惡摠來奉寫）
（李斯本末）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
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

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
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
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
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
决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
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
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
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
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
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

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
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
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
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
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
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
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
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
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
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

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
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
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
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
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
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
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
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
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
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

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
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知識不習治
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
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
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
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
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
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
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
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逄

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
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
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
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
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
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
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
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
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
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

史記抄李斯　卷之五十五　十六

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
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自古以讒賊之言誅功臣未有不誣以謀反者也）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
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
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
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
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
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
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
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

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
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
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
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
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
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
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
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
復榜之（自古權臣以私憾誅大臣大略做此而成獄）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
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

史記抄李斯　卷之五十五　十七

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
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篇中三圈處皆然）
（身世之感古云貧賤必慕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信哉）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
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
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
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
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
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
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與本紀參互）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
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

齋（深名望夷宮）戒日遊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與本紀不合）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本紀以為二世兄子）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群臣百官皆畔不適敵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傍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斯之結局）

太史公曰（確論）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從前物事）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李斯畢

史記抄卷之五十六

蒙恬傳（通篇以客形主）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秦法以吏為師名臣往往從書獄出）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

大破之拜為內史（以上敘蒙氏世將兵之功○以下略點蒙恬蒙毅兄弟罪案）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讀蒙恬傳首尾詳趙高所以賊殺蒙氏本末此是太史公極力着意處）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

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
當（蒙氏禍始此）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敏也）於事也赦之復其
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
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
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
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時丞相
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
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己也因有賊心迺與
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
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

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
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
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
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
不可若知賢而俞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
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
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
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
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
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

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
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
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
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鬭士之意
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
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
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
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
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
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

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大夫指使者御史曲宮[illegible]）非敢飾辭以避
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
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
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
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
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
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
於無辜惟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
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
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

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蒙恬分明知道趙高所為而不敢說特曰參而伍之無限哽咽）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絕秦）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責恬有大体）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蒙恬畢

史記抄卷之五十七

張耳陳餘傳 漢書更工。此篇於張耳陳餘之交為精神眼目故其始為刎頸交其後瑕釁相殺處甚工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桀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 酈其於漢三年亦說漢王立六國後以撓楚權而子房以為不可細思之陳涉始亂可也而漢三年則秦已滅矣而兩爭天下者特劉項耳故不可天下之勢如奕局然一着先後之間便異也

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

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
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鬭各報其怨而攻其讎
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
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
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
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
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
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
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
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

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
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音截以物插地）刃
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
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
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
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
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
然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
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
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

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通說范陽令開其
所畏說武信君中其所欲）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
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
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
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
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
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
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
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又聞諸將
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

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
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
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
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
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
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
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
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
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
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

餘說武臣曰（兩人之計工矣非涉始相與起斬意）陳王王趙非楚意特以
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
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
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畧燕李良
畧常山張黶畧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
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閒出為燕軍所得
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
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
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
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

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
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
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
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
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
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
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
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
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
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

還報趙王復使良畧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
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
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
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
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
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
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
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
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
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

得數萬人（李良之躁險若此而耳餘方佐武臣畧地常山太原哉）何客有
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
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
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
其民河內夷其城郭（以上摹寫兩人之交以下指懸其相殺本末）張耳與趙
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
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
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
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
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覆前案）曰始吾與公為刎

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
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
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
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
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
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
澤先嘗秦軍至皆沒○鉅鹿之戰詳項羽本紀而此處獨詳餘所以不救爲前救鉅鹿處以
通篇只欲摹寫兩人之交故詳寫之於此 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
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
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

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
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
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
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
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
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怨也臣深也
豈以臣爲重惜也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
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説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今陳將[illegible]陳餘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
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怨張耳不讓遂趨
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
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或問張耳之出鉅鹿也所詰責陳餘以無
救可乎予應之曰兵必得算勝而動秦兵之振撼天下也久矣當是時章邯王離以兩軍相爲犄角其勢張而
諸侯之兵壁其旁者衆並不敢前且張敖以予起父之難亦從代來始遂掣望其鬪觜非項羽之擁兵數
十萬而破釜沉舟以督戰鉅鹿之下則其解趙之圍與否未知何如也而遽欲以責過餘可乎哉○餘惟攜張
敖流涕而告之耳未必不釋也怏怏不勝起而推印解綬則過矣兩人者刎頸之交卒以相殺悲夫趙土
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
立諸侯王張耳雅游辯解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
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
楚之王諸侯不平豈特張耳一人哉陳餘之客及陳餘自怒獨指及張耳以兩人素深於生平之交故也此是

太史公點綴精神處陳餘客多説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
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
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代郡代縣也張耳之國陳餘愈益
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
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説説田榮曰項羽爲天
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
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
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
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應前而項
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

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
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
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
趙王趙王德陳餘立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
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陳餘將 [illegible])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
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
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
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
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
(一音 [illegible])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漢五年張耳

薨諡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
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
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
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
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
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
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
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
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
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爲乎令事

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
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
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
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
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
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
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
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
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
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

公主故不宜有此(貫高之義不背君高之仁不戮忠皆難事)上怒曰使張
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
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
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
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
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
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
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
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
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

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絶肮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

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太史公一篇本意

張耳陳餘傳畢

史記抄卷之五十八

黥布傳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群盜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迺以兵屬

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增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 羽之敗秦

（兵出布先渡河嘗之故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伏隨何說案）郴縣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此三句先挈布之情下面一一破之）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為士卒先（破其與楚）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應北鄉而臣事句）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應可以託國句）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以下破楚之不得為強）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折倒布心）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

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
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
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
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
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
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搆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
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
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
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
恐楚王殺之故閒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踞牀
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
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
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
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
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
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
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
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
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
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
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
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
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
子之功乃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
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
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
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
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
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
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乃厚餽遺從姬飲醫
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
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
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
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
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
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
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為將
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
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
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

原缺

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
信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
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
計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
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
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
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
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
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
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

卧漢無事矣愚以布假令傳檄燕趙當是時盧綰王燕張敖王趙漢方定天下而同姓諸侯王之
劉荊濟以北豺犬牙結也布豈能爲功乎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
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
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
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廼立皇子長爲
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
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
皆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
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
二縣名也閒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昔吳之肆楚以三軍丑山有功今楚之抗布來

史記抄卷之五十九

淮陰侯傳太史公傳淮陰不詳其兵術所授世失着處○首叙其貧困者以其狀剸封侯
王而裂土千里及報漂母與忘辱巳少年故云云文緣波瀾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
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
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
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絶去信
釣於城下諸母漂綿絮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
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

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
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
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
音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
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
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
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
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
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
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

何聞信(上)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上)上
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
何曰若(上)何也何曰臣不敢(上)也臣追(上)者上曰若所
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上)者以十數公無
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
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
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
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
終(上)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
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

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
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
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
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
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
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
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
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
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
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

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
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
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
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
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
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
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
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
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
王詐坑秦降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

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
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
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
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
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論漢王項王兩人得失處甚確○孔
明之初見昭烈論三國亦不能過予故曰淮陰者非特將略也 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
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
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
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
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

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奇。兵法曰多方以誤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廣武之策絕工而韓卻能反其策以為功）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或問信之下趙也以背水陣乎予應之曰非也善行兵必不示人以機此信所以特詳諸將之說也蓋信乘閼與而東下趙趙之隘曰井陘使當時成安君能用李左車之計而以奇兵絕井陘之口而親為深溝高壘以困之信特投虎於匪矣信始問視知成安君之不用故敢入焉如兵入之後成安君或以識之少利雖不悔悟乎故兵法薄人於險利在速非為水上軍則不可以致趙人之空壁逐利非拔趙幟成安君兵失利而還壁則信與趙相持之勢成而其事未可知也故信之此舉誠定而後動誠入虎口一舉而擒之矣○信奇處全在拔趙壁旗幟上○摹寫信戰井陘情狀殆盡○亂其耳目奪其巢穴）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音蔽）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背而擊之）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

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
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
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
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
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
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
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
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
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
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

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
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
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
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
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
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
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
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
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
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

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此中真景唯信與廣武知之諸將不知也夫
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
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
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
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
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
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
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
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

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
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
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
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
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
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
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
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
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信之急於請王張耳爲己地也漢即遣使約之曰定齊後即王其地可也而顧令信請焉何哉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

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
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
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
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
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
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
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
兵未發者擊齊（漢王之間入張耳韓信壁而奪其軍何也豈寠身出成皐後兵已散一則欲收耳信兵以南抗楚一則恐耳信睥其兵折於楚而生異心故為此計易置諸將以示武耶）信引兵東
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

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
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
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
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
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
信因襲齊歷下軍（聽蒯通一說破既下之齊復追至高密信平生用兵此為失策）遂至
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
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
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
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鬭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
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齊為主）
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漢為客）
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此策亦工與前廣武相似）
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
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
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
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
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
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如畫）軍散走齊王廣亡去
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

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
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
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
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
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如畫）王乎不如因而立善
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
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
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
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
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

使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輙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武涉之說為楚也而蒯通何為哉其言甚工假令韓信聽之而欲鼎分天下海內矢石之鬭何時而已乎大略

通特傾危之士徒以口舌縱橫當世耳非深識者也。然韓信前不能推轂廣武君後不能推轂蒯通亦可惜此兩人者漢所當收而用之者也

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陰揚楚）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暗折漢）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

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
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
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
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
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
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
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
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
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
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
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
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
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
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
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
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主者
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
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
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
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

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
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
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
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
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
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
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
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
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
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
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
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
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
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
說不聽已詳狂為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
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
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
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
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
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

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
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
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
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
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
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
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
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
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
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
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
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
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
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
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
為伍信於此能如脅逆之辭脅而逃海上則善矣而猶怏怏稱病不朝耻列絳灌及噲等是所以自取滅
亡也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
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
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
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

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
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
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
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
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
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
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
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
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此情似詭稱漢信幸臣也偶過
辭非淮陰何以遽行謀反及豨反後亦無往來跡且豨之反由周昌所言倉卒激之安得與淮陰有成謀此
皆忌以辭陽侯雖說之不然漢廷群臣詐以此論殺之耳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
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
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
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
蕭相國之謀[illegible]
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之
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
夷信三族[illegible]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
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
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
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

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予覽觀古今兵家者流當以韓信為最破魏以木罌破趙以立漢赤幟破齊以囊沙彼皆從天而下而未嘗與敵人血戰者予故曰古今來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詩仙也屈原詞賦仙也劉阮酒仙也而韓信兵仙也然哉

淮陰韓信畢

史記抄卷之六十

韓王信盧綰列傳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 漢王以韓王信略韓以彭越略梁所謂拿雲手 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更以為列侯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乃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

陽以韓王信王太原備胡可也治馬邑是棄之於胡也信失策而漢亦失著矣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illegible]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其與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請令強弩傅兩矢外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城生子因名曰穨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穨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穨當為弓高侯嬰為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穨當孽孫韓嫣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為龍頟侯續說後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

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乃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群臣觖怨也望及虜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以前但諸次綰之見幸於漢以後幾以綰

之倍漢以取滅亡也然親愛如綰而猶為臧衍張勝所詿誤至于亡入匈奴亦由漢待功臣太薄數以猜忌誅之故反者什而七入耳悲夫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

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封為亞谷侯

陳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為列侯以趙相國

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 讀淮陰侯傳太史公謂淮拜鉅鹿守也過辭淮陰淮陰方怨漢之削其爵而與絳灌等也故即挈手而陰說之反於代竊疑淮陰縱怨漢不當如是輕起又劉心及觀豨傳以周昌疑其賓客過盛漢且遣人覆案之豨故懼而反然則有之也不見淮陰與豨之通豈當時呂后與蕭何等自以高帝之出而將兵於外恐信起不測故詐令人告言之而遂給斬之耶或曰太史公謹乎于曰古今之史以流言汚蔑功臣與斬者衆矣高后時功臣被誅而非其罪亦不特信一人也

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乃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詿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 漢平陳豨之易有四故赦代吏人為豨所詿誤劫略者則代之士卒悅矣赦常山守尉則凡趙代之郡縣城邑所為豨下者皆可望風而反矣封趙四人則趙代之壯士人人思奮矣以千金購王黃曼丘臣等則豨麾下去矣以此攻豨何有也

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於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乃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為代王都中都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韓盧陳列傳畢

史記抄卷之六十一

田儋傳 田氏兄弟相賊殺而頭緒如絲之棼也然詳次如指畫予嘗愛韓昌黎畫記人馬作者多而文不亂此傳略相似
○田氏兄弟精神凡十五轉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
橫皆豪宗彊能得人 桂子○此文串叙世家體 陳涉之初起王楚也
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
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
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
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畧
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
齊王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
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 一轉○ 齊人聞王田
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
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
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 二轉○
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
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
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
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 三轉
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肯出

兵 田榮於假猶同宗也何至若此 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
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
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
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
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 齮齕側齒齧也 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
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
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 四轉 項羽既存趙
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 五轉 齊王田市
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
為齊王治臨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

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
博陽 六轉 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
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
侯各就國 七轉 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
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 八轉 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
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
市懼迺亡就國 九轉 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
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
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
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

之榮弟横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
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而歸擊漢於
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横復得收齊城邑
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横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
於相横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
國横横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
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廼罷守
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
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横怒以
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横走博陽守
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
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
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横聞齊王死自
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横之軍於嬴下田横亡走梁歸
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
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
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漢因
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
王田横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
聞之以為田横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
中不收後恐為亂廼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因謝
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
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廼
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横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
族夷廼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横來大者王
小者廼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横廼與其客二人
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横謝使者曰人
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横始與漢王俱南面
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横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
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
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
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
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
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
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
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横既葬二
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廼大驚以田
横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
則聞田横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

（謂信横也）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儁永書名）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安期生仙夫矣而蒯通終不可識）田横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横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田儋傳畢

史記抄卷之六十二

樊酈滕灌列傳（樊酈滕灌以下並從高帝畧城邑非專將也。其間書法如曰攻曰下曰破曰定曰屠曰殘曰先登曰卻敵曰陷陣曰最曰疾戰曰斬首曰虜曰得或各有法又如曰身生虜曰身虜曰所將卒斬曰別將此以各書其戰陣之蹟有不可紊所受也）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𡰱戰碭東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從攻城陽（傳內凡言從者從沛公行軍也別者分軍專攻也）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閒爵（漢書上閒爵註曰從自上聞）從攻圍（漢書從攻圉圉縣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閒守軍於杠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傳內序軍功各以從守冠首併附因功加爵益祿不編年月又是一體格）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轘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犨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漢書斬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

騎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
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
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
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
之以上前紀噲戰陳之功具略及此噲救鴻門之急獨詳如此時獨沛公與張良得
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
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
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
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
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
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
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
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
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
微樊噲奔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
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
為郎中真西山續錄漢王賜爵起至三百石十一人止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
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斄城先
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
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卻敵

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
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
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
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
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
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
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
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
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
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
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
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
十七縣殘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
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
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
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僕解福等十人
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
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
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
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

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戸者無得入群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婘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絶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籍中以守乃一節冠兕）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絶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此傳與前傳體格又別將各以以字起頭懸官名於上附戰功別下節節相承亦不用編年）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周類軍栒邑蘇駔軍於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戸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眛戰疾鬬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戸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邑涿五千戸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戸除前所食凡

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此總數)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爲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欒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爲繆侯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此篇大畧與樊噲諸傳相似而精神摹寫或不及故真西山黜不錄)爲沛廄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此傳亦用以字冠一節事與酈商傳法同)上降沛一日高祖爲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公(嬰爲太僕始終故傳中每段稱奉車亦每云兵車趣攻戰疾本職事而言也)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縣名)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

得過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
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
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
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以太僕擊陳
豨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
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
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
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
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
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
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為文侯子夷侯竈立
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
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
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
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
軍於杠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
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
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
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
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
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
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
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
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
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
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
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
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
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
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
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
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
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
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
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
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
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

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傅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譙音樵）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

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至平城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此特將也）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從上）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爲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旣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

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除國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樊酈滕灌終畢

史記抄卷之六十三

酈生陸賈傳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傑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

從横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内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

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内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

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廼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

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並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

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廼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己廼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酈生於此時只合以義止韓信兵）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寫生意態）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廼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廼蹶然起坐（尉他與陸生較量本沒緊要待瀟宕）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廼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廼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非橐中物）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為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非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扶風縣名)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

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有底文)不鮮無久慁(慁厭)公爲也(發索)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刼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閒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朱建性本義而廉特爲辟陽侯畫策一節可恨)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辠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

君義不知君以其毋故今其毋死君誠厚送葬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税（同襚）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税凡五百金（朱建何不引初謂鄙辟陽稅金辟陽豈其爲毋死無以葬而遂屈耶）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廼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廼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平勃等誅諸呂而辟陽侯於此獨得脫何也豈平原君從平勃開說曰呂后且崩而今且被法誅之是所以汚穢宮闈故中止耶不然迎代王時辟陽侯抑嘗與謀故耶）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絶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廼罵單于遂死匈奴中（文帝惜平原之自殺而又官其子必有一說）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復出附）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廼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

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
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
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
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
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
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
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
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
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
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
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
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
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
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
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
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
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
善是以得具論之

酈陸朱傳畢

史記抄卷之六十四

傅靳蒯成列傳 [illegible] 傅靳以下俱裨將凡次戰功必係以從字爲案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從攻
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
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漢王賜寬封
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
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
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
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
絕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戸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
齊五歲爲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
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二歲爲代丞相將屯
孝惠五年卒謚爲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
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
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
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首五十七級捕虜
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
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
立爲漢王賜歙建武侯遷爲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

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菑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郯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歆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緤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以緤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緤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緤以壽終謚為貞侯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傅靳蒯事

劉敬叔孫通傳。此等傳似不爲李人但爲漢叙事耳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
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
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
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
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
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
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杖馬箠
居岐國人爭隨之。此傳只叙四事皆古今大事也及文王爲西伯斷

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
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
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
下之中也。輓輅子有許大見識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
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
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
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
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
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
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

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
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
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
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
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
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
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肮拊其背未
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
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
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

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
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
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
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
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
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
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
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
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
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

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
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
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
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
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
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
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
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
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
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人。說士夫開得口要兒女亦任術去
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
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
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
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
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
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
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
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
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備胡都關中兩事結狀在此夫諸侯初起時

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
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
高枕而臥矣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
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
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
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薛人也小論中希世兩字一篇精神所注處秦時以文學徵待
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
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
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
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
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
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
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閒郡守尉今捕
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
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
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尊華焉叔孫希世免禍與時變化處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
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有此一著叔孫非苟從者
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

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
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
從漢（希世得所擇）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
王喜（希世）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
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希世）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
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
聞之迺謂曰（希世）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
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
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
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

法爲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
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
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
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希世令旅嚴）
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
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
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應前）
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
面諛以得親貴（以兩生不肯者摹寫希世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
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

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
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
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
吾能爲此迺令群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
侯群臣皆朝十月儀（以下次如畫）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
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幟作）傳言趨殿下郎
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
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此儀自行至今日大略皆秦故尊君抑臣之舊也而三
代以前上下同體處淸歡矣此可見爲國以禮直自有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
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
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
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
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
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
通因進曰（應前諸生化希世）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
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
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希世）漢九
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

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廼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廼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閒往來數蹕煩人廼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柰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廼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亦其文主之過希世餘波孝惠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廼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劉敬叔孫通畢

史記抄卷之六十六

季布欒布列傳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
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
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
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廼髡
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
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廼買而置之田誡其子
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廼乘軺車之洛陽見汝
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
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
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
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
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
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
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
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
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
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
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

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
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
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
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
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
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
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
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
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
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
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
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
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
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
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
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
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
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
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illegible]不

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史記抄卷之六十七

袁盎鼂錯列傳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群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伉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君與鬭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
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
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
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
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
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
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
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
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
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

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
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
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何時說王曰毋反而
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
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
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
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
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
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
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

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
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
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
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
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
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
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
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
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
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

鼂錯謂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
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
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鼂錯猶與未
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
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
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
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
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
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
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
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盎知之弗
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
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
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
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
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
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
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
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

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
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
里浮沈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
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
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
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不
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
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illegible]）弗與通諸公聞之皆
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

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
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
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
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illegible] 善占術者）
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
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陗直刻
深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
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
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

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
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
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
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
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
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
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丞
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
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
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

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

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袁盎畢

史記抄卷之六十八

張釋之馮唐列傳 張廿之 大農 黄老 中州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貲為
騎郎事孝文帝十歳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
仲之産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
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
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
事秦所以失累而該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
為謁者僕射釋之從以屬官次行事行登虎圏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
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圏嗇夫從旁代尉對上
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
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頼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
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
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
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
豈斆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
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
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
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
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

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
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
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
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
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
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
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高也 邊也是時慎夫人從上
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
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
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音 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
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使
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後文帝竟薄葬以 有感釋之之言
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
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
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
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
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頼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
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
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
上使立誅之則已上亦不得立誅有罪者須下廷尉 今既下廷尉廷尉

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

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史記抄卷之六十九

萬石張叔列傳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

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
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
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
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
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
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
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
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
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
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

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
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
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
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
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
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
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
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
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
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為傅者慶自沛

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
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
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
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
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
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
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
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
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
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

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
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
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
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
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
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
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
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
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
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

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期為不絜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

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于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為其近于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者矣

萬石張傳

史記抄卷之七十

田叔傳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貫高不自立傳附張敖世家以見而田叔頗得立傳而孟舒附之以見）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

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
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
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
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
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
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
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
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
忍出言士卒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
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

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
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
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
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
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
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
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
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
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
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

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
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
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
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
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數從
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
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
拜為京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
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
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
在中山國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
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
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為小吏
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
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刻道近山安以
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後為
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
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

平有智畧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至少卿曰某子甲
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舉
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
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
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
齧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
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
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
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
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

具劒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
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
習事有智畧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
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
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
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
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
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
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
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

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
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
能畧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
死戰鬭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
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
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
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相長史田仁上書
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
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
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

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
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
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
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
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
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
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
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
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
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

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
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不傅
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
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
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
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
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
乘富貴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
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愼戒之

田叔畢

史記抄卷之七十一

吳王濞傳。（序一事到底只）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
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閒行
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
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幷荊地劫其國
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
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音錘地名）布走荊王
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塡之
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

印高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
拊其背告曰漢後（此必占家言）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
同姓為一家也愼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
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
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
賦國用富饒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
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
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
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
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

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
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
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
夫察見淵中魚不祥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
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
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
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
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
訟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鼂錯
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
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
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
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
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
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
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
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
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
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
舍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

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以賣爵
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
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
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
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
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
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
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吳
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
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
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
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
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
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
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
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
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
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
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
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

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予按吳王檄所云不如蘇秦六國遠甚何則其所指七國共為劇擊漢之勝將虛聲相猶耳而互為將角厥不得背指相使之實此其所以一出兵而即敗也）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

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笇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煑海水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為太常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劇孟鄧都尉恆特軍田祿伯周丘皆奇士○鄧都尉不知何許人其破吳之策所欲委梁以飢吳之銳而以輕兵抄吳之後可謂射鵰手矣而條侯不以聞於天子不復見其為世用何哉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

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
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
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
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
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
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鄧展曰夫能用之策則
戚吳不用田祿伯桓將軍之策則敗存亡安危在所與謀信哉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
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
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
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

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
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
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濞將駭漢耳爭天下非收天下豪桀不可以有功所謂諸
將士使有田桓二子而不能用即如周丘僅與一節得以一夜收兵三萬而旅身徇地以至滅城皆所謂爪牙
之士也彼皆不能用之則其所與謀者可知之矣聚兵數十萬而不及與漢爲一矢之鬬悲夫吳王
專幷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
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
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
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
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

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
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
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
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
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
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
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
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
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
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

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辠人亂天下幣稱病不
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
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
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
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
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
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
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
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
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

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
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
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
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
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
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
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
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
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吳王之保東越 時滾家之夜南昌耳）漢使
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鏦
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
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
戊軍敗自殺（以下說七國之）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
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
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
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
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弓高侯頹
當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
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
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
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
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
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
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
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
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
訖曰王其自圖膠西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
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
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
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
破滅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
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爲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
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
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
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
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吳王傳畢

魏其武安侯列傳 二篇俱以賓客相傾爲精神。世系詳竇后外戚世家中故略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

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梁孝王者

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

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

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

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

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

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

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

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

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

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

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

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

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

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

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

遂門下客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

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

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

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

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

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

自喜耳 沾沾自喜四字切中魏其病 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

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

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

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

盂諸書王太后賢之 此一句專伏魏其所以郎武安而相起案領袖 孝景崩即

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

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

武安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

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

太尉籍福門下客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

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

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

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

武安侯爲太尉籍福門下客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

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
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
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
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
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
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
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
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
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
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

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
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
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
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
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
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
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
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
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
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

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
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
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
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
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
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
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
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
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

潁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
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
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
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
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
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
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
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
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
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

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

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

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

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

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
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
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
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
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
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
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
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
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
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
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
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
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
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
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
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
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
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
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
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

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
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
時魏其發武安受淮南金錢事為第一策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
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
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
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
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
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
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
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
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
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
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
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
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
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
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
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
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
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

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石建所分別不載大略右武安者）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時有本作）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欺（武安執政）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此必大行時皇急不及謙之尚書而後下耳武安輒以此按論悲夫）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自古權臣以危陷中傷人必以讒譖）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武安以私怨殺二人朝野所不平者二人卒爲厲于恬鬼事未必真以此爲天下後世擅權作威者之戒）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

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太史公小論言簡而情慘可爲實錄）

魏其武安傳畢

史記抄卷之七十三

韓長孺傳 直叙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

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召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

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

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不許和親則戰既和則宜守約翁壹邊鄙細夫其謀不足用王恢喜功之上并爲首難自不信於單于然則匈奴屢背約誰啓之哉）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爲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

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
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禔取辱耳臣固知還而
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
橈當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
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
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
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
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
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畧智
足以當世取合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所推舉皆
廉士賢於己者也 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
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 貪人也而能推廉盖依之以名相高耳 唯天
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
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
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
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 天子欲相一人而不可得一
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蘢城將軍李
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爲庶
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畧數
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

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
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
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畧千
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
益東屯右北平 安國不及相而卒以東屯右北平終命也 是時匈奴虜言當
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
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旣疏遠默默也將
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
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
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
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
君子也

韓長孺畢

史記抄卷之七十四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戸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安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

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

之終不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

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

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南人之不習乎北圖也而漢猶以丹陽五千人教射酒泉居李以橫既彊弱何哉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一名白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甘州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

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矣

史記抄卷之七十五

匈奴列傳（傳記紀綱太史公傳匈奴其次匈奴之俗尚及其彊弱以世與如畫其所吹漢與匈奴戰功虞尚草草）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贏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襃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匈奴破中國而因以立天子此亦古來所少也）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陸渾之戎）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爲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

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朔州即林胡鴈門即樓煩今嵐山后之戎即鮮卑東胡地)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五百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幷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戎而築城郭以自守警則虎豹而蠶食鮮得志者)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陰山)及下至高闕為塞(高闕并在燕北晉東今宣大之界是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

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盗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

頓問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
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
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
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
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
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
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
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
臣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
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

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兵法曰守如處女距若脫兔）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
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
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
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
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
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
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
世傳不可得而次云（回顧收戢太史筆也）（至此總約數語是）然至冒頓而
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
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以下總次匈奴官制什伍之大并祠會法律占候喪葬賞罰之）

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
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官號）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
爲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
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
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
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
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
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
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
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

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
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
家有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
數人（以下俱冒頓軍伍中所行科條而其胡俗大略如是）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
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
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
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
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
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
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

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新
犂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是時
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
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
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
者十二三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追擊冒頓冒
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
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
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
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

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
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
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
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
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
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
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
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
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
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

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
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
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
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
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
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
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
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
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
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

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
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
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
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
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
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
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
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
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
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

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單于自稱背大稱稱人馬）
（又強欲以威漢天子）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
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駞一匹
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
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
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
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本匈奴所言最好）漢許之孝文
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
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
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

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
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
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
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
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指其非）已在赦前（其事已在赦令前）單于勿
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
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
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
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
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

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
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
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
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
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
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
奴盡歸於漢矣（說為胡謀誠忠於漢負多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
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
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湩乳汁也）於是說教單于左
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

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及言語云云中
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
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
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
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
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
然中行說曰（中行說敍匈奴事）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鬭故以
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
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
而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

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革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

十二

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

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

十三

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

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
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
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
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
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
臣立爲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
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
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
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

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
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
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
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
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
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
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
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
翁壹（武帝與匈奴第一合無功）奸蘭出物（犯禁私出物也）與匈奴交詳爲賣
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
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
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
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
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
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
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
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
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
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
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

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古制虜須假關市為餌）自馬
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第二合得失）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
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
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
鴈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
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
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第三合得勝多）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
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
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
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

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
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
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第四合 勝多）於是漢遂
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
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
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
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
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
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
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
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
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
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
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第五合 大勝）右賢王
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
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
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
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
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
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

軍三千餘騎（第六合 相當）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
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
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
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
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此信之為漢也或其詐漢之詞）
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
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
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第七合 大勝）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
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
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
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
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
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
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
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
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
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
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
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
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

秦中以實之（不知今何故行也。河南今河套是也。秦將蒙恬斥逐得此後失之今復奪[illegible]）
臧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
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為單
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
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第八 大將）合 令大將軍青驃
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
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
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
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
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
[illegible]
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追胡至闐顏山趙信城漢）
（威[illegible]矣）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
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
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
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
賢王接戰（即前合與大將軍各道故各有戰功）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
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
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
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
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

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
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
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
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
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
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
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
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
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
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
[illegible]
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
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九 而遣將出絕塞不見匈奴一人漢）
（威[illegible]矣）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
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第九 無功）合 是時天子
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
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
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
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
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
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

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靁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

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
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閒捕生得浞
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相與謀曰
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
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
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
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
賢王呴犂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犂湖單于立
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
築城鄣列亭至廬朐光祿塞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

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
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
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
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
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
城會單于病死呴犂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
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
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
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
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

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
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
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
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
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第十一合相當得胡首虜萬餘級而
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
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
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
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
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

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
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
軍韓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
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
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第十二合沒處貳師乃
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
滅因并衆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
得因杅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
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
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擊

有評辯當議貸今降匈奴漢之咎也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隱諱）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讇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太史公甚不滿武帝窮兵匈奴而不敢深論特托言擇將相）

匈奴傳畢

史記抄卷之七十六

衛將軍驃騎列傳

（兩將軍為一傳太史公用意專寫衛青傳大將軍也所當戰功盖封由姊子夫為皇后及姊子去病之從大將軍而為驃騎也驃騎將累殊無可摘驃衛特以子夫姊子遂從大將軍勒戰而有成功并附公孫賀篇末尤可即避）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姓鄭字仲）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奪劫）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詳次非擇之禍也而構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之禍可憐可深悲幸並至）召貴掌（以通少兒賤）公孫敖由此益貴（以篡取青亦貴）子夫為夫人

青為太中大夫（以上俱詳青之所以得通籍於后宮）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蘢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書立為皇后以繫衛太史一篇語脈。凡衛子夫得幸上無與衛青寵任顯相弗而進）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青戰功不世矣）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校尉每冠以青有恩）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

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此言大將軍得力甚多）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

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
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
軍傳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說從
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以
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
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
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
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青三從再從及從俱
係青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
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
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
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
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
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
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
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
將軍信并軍趙信降胡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
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
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
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

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
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
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
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
當斬大將軍不斬蘇建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
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
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
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
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
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
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
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此以下入霍去病總無痕跡盖此手也去病年十八
從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
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
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
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
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
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大
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插入王夫人一段所以綿
衛子夫后宮之寵也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

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此等皆是太史公着色處）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遫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

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遫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太史公一篇精神注此）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

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鷹庇為煇渠侯禽棃為河綦侯大當戶銅離為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人（今年渾邪王降衆數萬而明年即係以匈奴殺略數千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青與去病兩將軍同出塞擊胡而去病有功益封諸吏卒皆侯青獨無將有利不利哉）郎中令為前將軍

太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大將軍此戰極為奇絕以不得並驃騎封故太史公儘力寫之寫有生色令人讀）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驘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挐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太史公無限悲憤）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

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

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一句剪其暴 詳見詔中）軍旣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言深入有功也）以五

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靬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大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illegible]

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旣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太史公所[illegible]）

（不滿驃騎驃騎種種可見古人之大將能成功者多幸而會）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去病死天子旌功 如此諸將享不盛哉）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陰符將家無嗣）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謚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illegible]

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太史公無限深情）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總上）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以下附諸將小傳刪之）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子孫皆奪）奪衛氏無為侯者（將之後多衰）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自古君臣之際以此）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衛霍傳畢

史記抄卷之七十七

平津侯主父列傳

（篡寫平津侯嗜以曲學阿世則字為精神故其巧為特正而外不拂參望內不忤以節儉砥行以分佯養士其所交遊則陽善陰排仲舒至於主父偃則設言疾之此皆深中鉅論數年間位致三公末後上書乞骸骨又成完名）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辜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此段隱括一傳大旨）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阿世中特正處）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此二句亦弘所見處）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平生受用處）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平津一生行事）令（阿世）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

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阿世）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善自歸於主上）（據此兩言便是巧詐）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阿世中上之指正處）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阿世）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

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巧）布被，此詐也。（與前棄廢敘）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弘自比晏折汲黯，詳語意是非管而是晏，因以晏自況，讀謙讓者似也）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

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數言乃平津小像，而近時親政亦有似之者）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又討一結果）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

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襃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

不已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
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
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子度嗣爲
平津侯度爲山陽太守十餘歳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叙事無可觀而三言可誦與鄒陽傳相似）學長短縱橫
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
[illegible]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
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
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
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
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
令一事諫伐匈奴（惜乎八事不及傳而伐匈奴一事千年以來艶議矣）其辭曰臣
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
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
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
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
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
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
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

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
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
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
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
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
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
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
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
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腄琅邪負海之郡轉
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
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
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
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
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
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
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
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
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
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

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
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
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
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
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
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
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
下詳察之少加意而孰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
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
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

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
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
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
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
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
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
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
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
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
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

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
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有傚上最明雖布衣窮處之士或
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
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
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爲亂乎
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
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
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
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
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

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以上似識治體之大而以下復導之游樂以自媚于上故
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
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于耳
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于前而天下無宿憂名
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
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
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
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
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
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

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

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illegible]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

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

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是時主父偃採晁錯分削諸侯王之說尚未行而嚴安所指論亦未深中情事）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

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幷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

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我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以下與褚先生）

（以班固所稱刪之）

平津主父畢

史記抄卷之七十八

南越尉佗列傳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幷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

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幷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

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得幷蠻夷体。此孝文得黃老之旨處）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事詳陸賈傳中故畧）乃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

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與上文帝即位置守邑諸事相反豈偏聽訛聞邪）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

王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
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
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
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
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
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
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
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
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
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
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爲
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其入宿衛在長
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
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
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
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
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
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
魏臣等輔其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

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
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
及群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
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
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
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
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
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
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
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
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
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
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
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
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
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
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
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
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
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

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樛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爲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爲臨蔡侯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諭甌駱屬漢皆得爲侯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爲將梁侯

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爲諸侯隆

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
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
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
之轉譬若糾墨 獨此小論與他篇不同似後人錄体

南越畢

史記抄卷之七十九

東越列傳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
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
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
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
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
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
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
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
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
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
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
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
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
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
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
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
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

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
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
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
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
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
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
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即幸
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
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
鏦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

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
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
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
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
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
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
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
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
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
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

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
梅嶺待命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
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
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
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
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
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
溫舒出梅嶺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
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　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
林敗樓船軍數校尉　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

斬徇北將軍爲御兒侯　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
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
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
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
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
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戶
成侯敖爲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爲北石侯封
軍說爲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爲繚嫈侯福者
王子故爲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
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兵至

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閒東越地遂虛按漢徙東越及閩越之民於江淮是時浙以東甫及福建盡空地也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東越畢

史記抄卷之八十

朝鮮列傳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眞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

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

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自古兩將異指鮮不敗亡者）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郤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

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與唐將說及備光沭國之也畧相似）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

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定朝鮮爲四郡封參爲澅清侯陰爲荻苴侯唊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溫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爲兵發首樓船將狹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朝鮮傳

史記抄卷之八十一

西南夷傳 真西山所摘錄篇首纔能以下並序次通西南諸夷本末亦可概見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嶲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冄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冄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莊蹻之王楚與尉佗之王南粵相似）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相如再關邛筰）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三關夜郎稍未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

東南身毒國張騫之求身毒不得要領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八校尉擊南越後始得誅定西南諸夷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筰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嶲郡筰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為七郡

西南夷畢

史記抄卷之八十二

司馬相如傳 太史公序次相如特褒其文賦而已尋覽之多為䰍嘯青蠅然顧之再變夫特喩蜀父老與諫獵書絶倫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

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耻之為杜門不出此時邛令獨不能為相如開說王孫耶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

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

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
大說賦不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
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
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删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爲
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
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
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
意檄曰文告巴蜀大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
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
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

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
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
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
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
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
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
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
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

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
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
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
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
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
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
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
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
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
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

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
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
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
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
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
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
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
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
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
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

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暗應前身自着 馬牘畀禪等事）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

史記 司馬相如　卷之八十三　五

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此篇多衍詞）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illegible]

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隁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

史記 司馬相如　卷之八十三　六

決江疏河灑沈贍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illegible]

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
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纍
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
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
盭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
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
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柯鏤零山梁孫原
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
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
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
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
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
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
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
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
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
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
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
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
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

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
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
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
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
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
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
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
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
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
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
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
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
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
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
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
賦以哀二世行失也賦不載相如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既
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
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
爲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

乃遂就大人賦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
有淩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閒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
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
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
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
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
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
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
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也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

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
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
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
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
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跡夷易易遵也
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
是以業隆於繈緥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
未有殊尤絕跡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
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

雲專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
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陜游原迥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
昭晢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
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
珍收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
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
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
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
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
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

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
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
之儀群生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若然
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
世而屈說者尚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
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
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
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
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
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

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
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
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
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
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
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
濡之氾專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
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
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
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
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
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
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
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
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
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
省厥遺此之謂也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
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泰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
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

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
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
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
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
篇

司馬相如傳畢

淮南衡山傳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納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内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伏後案)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横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之漸伏後案)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此事似)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謀反事不詳見叙事中但於劾奏内詳之)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黄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禄田宅爵或至關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以下次淮南王罪狀條貫嚴密)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蕳忌謀殺以

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

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

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

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

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
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
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
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
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
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
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
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
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
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

王濟北所以襃之及薨遂
賜謚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
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
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
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
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
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
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
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
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
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
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
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畧者妄作
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
陵彗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約結
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
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
孫脩成君女為妃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
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

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
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
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
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
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
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
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
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
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
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

人上書告楫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
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
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
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晩是時上不許
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中尉殷宏可謂危疑而不亂者入王
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
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
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
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
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

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
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
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耻之
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
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
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
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
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
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
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

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
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
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
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
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
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
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内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
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
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絶先王之
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

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
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
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
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
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
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
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
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
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
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

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

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

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

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

得其理上之舉錯遷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
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
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
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
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
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
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
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
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
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

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
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
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
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
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
遺類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
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
成皐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皐之口周被下
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
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

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皐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山
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
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
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
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
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
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
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鐖鑿棘矜也公何以言
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
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

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
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
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
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
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
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
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
異心(後世反者多用此術)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
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
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

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
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
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隨而說之儻可徼
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
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
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有
冠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
發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
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
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曲臺謀獄火至即殺之計

未央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
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
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
何○其謀比之田祿伯桓將軍不遠遂矣此謀淺臣之計也能無為人擒乎被曰南收衡山
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
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
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接前
以易此急則走越耳遲前淮南君臣之謀本如此是可一笑於是廷尉以王
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
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

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
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
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
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
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
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
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
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
上下張湯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
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

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
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
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
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
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
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
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
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
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
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

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
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
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
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謀被
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衡山王父子兄弟相逆亂罪狀不忍讀特其文字摹畫甚詳取之）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孝
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
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一篇領袖）
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
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
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
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
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
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
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王
后乘舒死（衡山王諸后妃男女或名或不名後有覆案）立徐來爲王后厥姬
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
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
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

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
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
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
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王
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
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
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婦人之惡如是）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
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
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
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
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
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
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
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
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
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
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
赫陳喜作輣車鍭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
壯士如周丘（見前本註）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
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

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
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
東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
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
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
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
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
爲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
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
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

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
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
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
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
大行還以聞（通前結一案）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
王王聞即自到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
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
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
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也淮
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
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
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
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
矣

淮南衡山畢

汲黯鄭當時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通篇以伉直摹寫汲黯爲精
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
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
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
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
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
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
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
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
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
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
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
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
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
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
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
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
行此皆欲爲後張本耳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

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
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
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
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
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
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
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
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
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
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
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
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
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
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
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
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
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
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
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
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

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
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
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
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
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
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
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上言曰右內
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
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
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
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

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所以不可及）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
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
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
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
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
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
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
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
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

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
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
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
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
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
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
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
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
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
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
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

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
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
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
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
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
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
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
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
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

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每每告是）（好邪誤國）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附）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附）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特以憚黯附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鄭莊與汲長孺性行不相似獨其好黃老處同鄭君昔豈其節俠義之士邪惜乎太史公不能自勒爲一傳）其先鄭君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不背言）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尼聲聞梁楚之閒孝景時爲太子舍人

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好士好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農令莊爲大吏誡門下（好客）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閒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推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好揚士顏亦其生平得力處）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與汲黯反）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與汲黯反所短）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僦人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司馬安與黯爲姑姊兄弟偏不爲鄭莊地何耶）頃之守長史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見主之賢）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豈其好客之餘澤耶）（鄭汲）

二人行旨不同而[illegible]氣誼相合其廢也賓客並落故太史公合爲一傳以華寫之○兩人為一傳以此而小論見之

矣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太史公感慨之言從朋友不救腐刑中來

汲鄭畢

史記抄卷之八十五

儒林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直叙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

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學。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

丞相御史言：自此已下皆弘奏請之辭 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

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太史公傳儒林不採道德之士及其說經者之旨獨疏六藝門戶此其不知學之故也古人云漢儒傳經而經亡斯言此亦可槩見矣）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

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

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圏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圏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徴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徴也薛人公孫弘亦徴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寛兒寛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寛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寛寛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寛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寛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寛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徴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以容為禮禮之也 太史綱摯而著之）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資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儒林傳畢

史記抄卷之八十六

酷吏列傳　一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次武帝一時任用及其濫酷滋多之弊故詳叙吏本傳或略而他傳反詳或兩三人錯附判傳而海內横被刑殺之慘如指掌矣。酷吏十一人行皆相類而叙各不同筆力極其變化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甯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

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
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
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
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
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
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
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
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
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
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
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寧成傳以髡鉗既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
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
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
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
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
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
嘗敢均茵伏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
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

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
由等矣周陽由棄市

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
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
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
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
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
自此始趙禹傳終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
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

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
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
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
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
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
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
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
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
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
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

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隨勢浮沉）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纂寫趙禹張湯兩人共事而兩人各自結局處極工○此下湯爲合叙）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平也）疑法（請博士弟子補廷尉史是湯巧于緣飾處）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法○（此下章皆譬）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已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

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
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
以後群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
吏時與錢通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
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
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
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
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
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
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

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嘗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
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
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
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
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
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
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
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
不謝 荊云湯爲御史大夫七年敗中云劾見其事未奏末云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此三節者皆叙事起
伏血 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如是心丞相

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
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下叙三長史甚有條理
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
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
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
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
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
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
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
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

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
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史有湯計言之與前又相照 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
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
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
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
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
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
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
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 禹責湯是使湯自裁 湯乃爲書謝曰

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
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
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
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
椁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
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
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
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
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
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湯自殺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群
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
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爲
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爲第
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
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
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
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爲
郡守 寧成事不入本傳而以附入縱傳以客形主也 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
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

治民。挿此一段最奇先說寧成之威然後說縱能上制成猶先說郅都之威然後說成能陵都也
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
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
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
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
之屬皆犇亡 寧成爲酷吏而縱破寧成之家可爲一笑 南陽吏民重足一
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
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
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
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
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
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
而縱以鷹擊毛鷙爲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
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
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
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
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
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
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
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

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縱棄市附見同事歲月也）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

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道不拾遺變文）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溫舒殘暴所不能盡載本傳者後見之楊僕傳中）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楊僕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收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

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
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
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
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
告温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温舒自殺）自殺其時兩弟及
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温舒獨酷故其受禍亦獨慘）光祿徐自
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敘酷吏死事皆詳）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
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
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尹齊得病死而仇家燒其尸）自温舒等以

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
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酷吏爲患而盜賊起於畏繇）
（衣直指之使出矣）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
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
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
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
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
乃使光祿（直指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
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
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

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
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
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
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
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
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廄丞官事辦稍遷
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
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
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

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
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
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
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
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
杜周任用（減宣自殺）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
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
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
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

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
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
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
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
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
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
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
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
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
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

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
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
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
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
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
數巨萬矣杜周傳以當厚終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
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
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
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
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
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汚者足以爲戒
以此叙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
廉汚獨詳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
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河東褚廣妄
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
數哉何足數哉予讀酷吏傳諸所刻轢吏民蓋不戒其
木之災與秦特一關耳而諸酷吏十餘
人惟趙禹杜周以善終餘皆誅死甚且
族而仇家爲燒其尸今之吏可不戒哉

酷吏傳畢

大宛列傳 大宛以西始末如書而漢武窮兵貫錄猶可攬涕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凡十餘年而始舉遂特惡騫始倡故通絲精神歸窮一人而諸國中惟通大宛一節得善馬幾國下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為結句。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奴一國而大宛諸國諸國則錯綜也

大宛之跡。。突然起須見自張騫。。。。如此妙妙

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騫既以大宛為歸所指書旁諸國而下以次分別如畫）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國關六）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

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
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
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
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
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
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
敦煌祁連閒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
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
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
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
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
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
行以為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
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
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
嘗見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
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
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
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
毒國。以上如基據以下如看其暮 大夏烏孫事皆出騫言叙之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
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
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
同而卑溼暑熱云 此以下叙張騫通大夏西北諸國始末 其人民乘象以
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
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
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

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
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
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
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
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
發閒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
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嶲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
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
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

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
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
乃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爲衛尉
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
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
域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
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
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
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

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
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
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
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
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
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
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
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
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
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

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
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
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
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
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
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
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
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
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
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

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
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
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
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
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
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
寘扞罙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
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
爲大行列于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
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

國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
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
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
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
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群臣議
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
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
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
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
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

史記抄大宛　卷之八十七

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
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
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
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嶲
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
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
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
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
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
其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

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
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
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
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
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
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
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
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
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
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

史記抄大宛　卷之八十七

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
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
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
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
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
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
為浞野侯王恢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
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
門矣（此烏孫一節以結上文諸婚血脈）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
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

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
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
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
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
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
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
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
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
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
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

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
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
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
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
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
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
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
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
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
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

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
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
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
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頾善市賈爭分銖俗貴
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
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
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
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
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
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

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
此輩自巳下敘宛背漢
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
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
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
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
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
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
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
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

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古樂府中塞上曲從軍樂并少年行皆漢曲也須本此事作方有原委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

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古樂府出塞入塞二曲入詞哀苦勇怯不同皆有所本若伐宛之後道遠乏食將吏又貪多侵決往者六萬人入關僅萬人馬往三萬匹得入者止千餘匹此安得不怨耶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所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

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漢兵降宛）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漢窮兵數十年所得不過如此）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宛已破又使攻破郁成滅康居功成計遂此從軍樂也）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劒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上邽騎士趙弟以少[illegible]能斬郁成王頭後論功封新時侯此豪俠輩也）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伐宛封賞）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喻昌漢不能以力定大宛處）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太史公信不誣）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大宛平

史記抄卷之八十八

游俠列傳之一（近代以來俠脉絶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此是游俠本領）羞伐其德蓋亦

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鄙人以下並謊言）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太史公下腐時更無一人出死力救之所以傳游俠蜀蘊義結胎在此）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於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

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淩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有此一着）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

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摘寫如生）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閒是時濟南瞯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一篇主意先提於此）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敘得曲折）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此上一段已了郭解下特詳其事）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應前後）解姊子負解之勢（俠客多長者之指耳）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俠而容）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以德報怨）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俠而又能）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以德報怨）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

此閒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俠而不伐）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閒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

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
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
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
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
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
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絶久之乃得
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
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
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絶
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

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
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
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
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
孺雖爲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
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
盜跖居民閒者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
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
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戯惜哉　畢

史記抄卷之八十九

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道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
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
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
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
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

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
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
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
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
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
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
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
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
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
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

萬乘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吹酒醉千年以來獨也）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跽（音忌）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

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極意事也）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緊要）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遇得使）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

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

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
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
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
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
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
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絶
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
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
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

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太呼曰陛楯郎
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
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
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
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
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
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
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
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
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
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
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可以覽觀揚
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
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
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
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
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

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
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
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
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
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
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
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
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
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
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漢書詳方朔本末可觀）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方朔本志）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

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方朔本志）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

視之間左右群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
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
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
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
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
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
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
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
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
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
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
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
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
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
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
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
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

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
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
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
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
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緺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
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
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
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
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
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

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
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
死號曰齊王太后薨
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淳于髡事誤入于此）
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
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
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
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
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
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遥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西門豹治鄴補史傳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

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

老吏旁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

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

滑稽傳畢

史記抄卷之九十

貨殖列傳

太史公爲貨殖甚卑不足觀覧特文有可采處而其紀五方州郡物産及其習尚如畫。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摸而中藏執法固森然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貨殖論不如漢書）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

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

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
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
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
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
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
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
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
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
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
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

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
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
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
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
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
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
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
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
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
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
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
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
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
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
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
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
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
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

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
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
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
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
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
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
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

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
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
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太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
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
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
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
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
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
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
已也

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
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
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
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
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
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
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
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
徙豪桀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

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
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
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
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
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
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
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
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
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
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
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
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
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
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
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
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
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
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
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僳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
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

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
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
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
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
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
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
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
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
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
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河南東賈齊魯南賈梁楚

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
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
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
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
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
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
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
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
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
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

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
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
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
二縣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
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
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
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
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即今江西湖廣其俗大類西楚郢之
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
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

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
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
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廣東一都會也珠璣
犀瑇瑁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
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
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
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
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
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
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音窳蠃蛤不

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古今不同情）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

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劒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虎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

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

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

歲千釀醯醬千瓨醬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
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也。此消肆帳簿一經太史公
之筆便是絕好文字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髹音休漆也
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
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
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糱麴鹽豉千荅鮐鮐音胎鮆
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
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
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
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
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卓程而下數之計然白圭衛盃下夫兒挈瓶之智哉用鐵
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
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
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
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
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
君匹夫而豪。此下敘富逐段換文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
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
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
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
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
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
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
刀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
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言其
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
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
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
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
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
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
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

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
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
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
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
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
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
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
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
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

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
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
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
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
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
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
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
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
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邪也

貨殖傳畢

史記抄卷之九十一

太史公自叙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
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
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
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
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
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
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

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
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
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爲武信君將（太史公既自以系出司馬錯之後而蒯聵以後當略[illegible]伸入司馬卬一段以其類不欲遺也）
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
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
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
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
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
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
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

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
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
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
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
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
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
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
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於道家獨

有褒無刺譏處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
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
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
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以下所云又復夫陰
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
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
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
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
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別君臣父子之禮序
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
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
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
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
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
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
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
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
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

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
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
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
本以因循為用太史公於黃道然予未詳其說家無成埶無常形故能
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
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
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
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
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
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
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
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
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旣掌天官不
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
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
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
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
征巴蜀以南南略卭筰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
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

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
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
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
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
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
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
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
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

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
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
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
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
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
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
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
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

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
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
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
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
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
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
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
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

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
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
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
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
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誅死罪之

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
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
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
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
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
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
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

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
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
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
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
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
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
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
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
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

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
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
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
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
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
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
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
自黃帝始

太史公自序傳畢

史記鈔六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茅坤編坤有徐海本末已著錄是編刪削史記之文亦略施評點然坤雖好講古文恐未必能刊正司馬遷也

史要編十卷

〔明〕梁夢龍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要編十卷》提要

刻史要編叙

史學自太史公而後無論數十百家義例各殊卷編浩瀚余生北方爲諸生時未嘗睹全史自入翰林作養爲給舍至府丞幾十年始獲涉獵十之三周流藩臬又十年到處借觀涉獵稍遍更得諸雜史涉獵之史雖數十百家其爲表爲序爲記爲考冠諸卷

端者各燦然有大凡因手録成帙余爲給舍領三邊之役左右吏多涇陽人于時好讀律周流藩臬歷覽河山邉腹都會阨塞兵馬錢穀風俗人才古今之變于時好讀史近年好讀五經尤喜易程傳常恐手録諸史表序記考久而散逸俾二十年涉獵茫無形影可惜也公餘遂加編次爲正史

三卷編年三卷雜史三卷史評一卷將貽諸北方之學者既成同志者覽之曰全史罕睹豈惟北方是編也上下數千載盛衰得失之跡大凡具在乃考索之筌蹄獻納之關鍵也或可備史學一種余拊巡山東託學憲周君督儒學師生雜校之未竟有河南之

命攜至會省宗正西亭先生見而異之曰余昔刻經序録不圖今見茲編殆可並傳因終校之繡諸梓標其名曰史要編工竣示余曰盍叙之因漫題如左云

隆慶六年仲冬望日

欽差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陞戶部右侍郎真定鳴泉梁夢龍書于會省之壯猷堂

史記自序

真定鳴泉梁夢龍選

司馬遷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卭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

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

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

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

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

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

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
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〇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
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〇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
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
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〇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
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
不祀作周本紀第四〇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
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
紀第五〇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

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
紀第六〇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
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
紀第七〇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
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〇
惠之早霣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
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〇漢既初
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
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〇諸侯驕
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

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〇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
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
第十二〇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
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〇幽厲之後
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
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
第二〇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
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〇秦既暴
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
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〇漢

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
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
五〇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
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〇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
第七〇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〇諸侯既彊七國為從子
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
王子侯者年表第九〇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
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

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〇維三代
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
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〇樂者
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
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
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〇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
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
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
律書第三〇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
相治間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

歷書第四〇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
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
五〇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
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〇維禹浚川
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〇維
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
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〇太伯避歷江
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荊楚夫
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太伯之讓作
吳世家第一〇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

是師功冠群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
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
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〇依之違之周
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
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
周公世家第三〇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
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
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
第四〇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
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

作管蔡世家第五〇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
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
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〇收殷餘民叔封始邑
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頃不寧南子惡蒯
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
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〇嗟箕子乎嗟箕子乎
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
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
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〇武王既崩叔虞
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

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
鬯作晉世家第九〇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
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
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
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〇少康之子
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既守南禺奉禹之祀
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
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〇桓公之東太
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
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

王作鄭世家第十二〇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
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
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
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〇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
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
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厮之嘉武
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〇韓厥陰德趙武
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
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
第十五〇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

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
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〇周室
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
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
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〇桀紂失其
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
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
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〇成皐之臺薄氏始基詘
意適代厥宗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
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〇漢既譎謀

禽信於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
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〇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
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
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
族爲漢藩輔作荊燕世家第二十一〇天下已平親
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
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〇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
年蕭何鎮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

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〇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〇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〇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〇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〇七國叛逆蕃屛京師唯梁爲扞偩愛矜功幾獲于禍嘉

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〇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〇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〇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〇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〇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〇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〇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劒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

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〇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〇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〇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〇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〇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〇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〇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〇南拔鄢郢北摧長

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〇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〇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〇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〇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〇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〇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

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讐雪其先君之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刼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説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内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楡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塡趙塞常山以廣河内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陔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塡潁川盧綰絶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脱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

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顔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

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塡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

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无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塡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

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

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

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
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黄老而
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
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
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
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
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
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
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

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
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
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
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
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
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
君子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歷黄帝以來至太初而
訖百三十篇

史記正義序

張守節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
陽南遊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
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摭楚漢春秋貫
紬經傳旁搜史子上起軒轅下既天漢作十二本紀
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
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
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以經邦裴駰服其善序
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
隱惡故謂之實録自劉向揚雄皆稱良史之才況墳
典湮滅簡冊闕遺比之春秋言辭古質方之兩漢文
省理幽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鋭

心觀採評史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
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
音解注引致傍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發揮
膏肓之辭思濟滄溟之海未敢侔諸秘府冀訓詁而
齊流庶貽厥子孫世疇茲史于時歲次丙子開元二
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

史記索隱序

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
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襃貶覈實頗亞於丘明
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

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屬稿先據左氏國語系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古今錯綜檃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難究詳矣比於班書微爲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所以魏文侯聽古樂則唯恐臥良有以也逮至晉末有中散大夫東莞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十三卷宋外兵叅軍裴駰又取經傳訓釋作集解合爲八十卷雖粗見微意而未窮討論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作音義三卷音則微殊

義乃更略爾後其學中廢貞觀中諫議大夫崇賢館學士劉伯莊達學宏才鉤深探賾又作音義二十卷比於徐鄒音則具矣殘文錯節異音微義雖知獨善不見傍通欲使後人從何准的貞讀聞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不敢失墜初欲改更舛錯裨補疎遺義有未通兼重註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爲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註又爲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謀云

補史記序

小司馬氏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人當五百之運兼以代爲史官親掌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囊括記錄本皇王之遺事採人臣之故實爰自黃帝遠于漢武歷載悠邈舊章罕補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然其敘勸褒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爲功因循者易爲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爲書表題目莫不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

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炯誡事廣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有未盡善者具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蓋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敘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邾許春秋次國略而不書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並編錄有闕竊所未安又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即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不闕何爲蓋

闕伯陽清虛爲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舛今宜柱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可不善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或篇章倒錯或贊論麤疎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録無書是也然其網絡古今叙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有南史之典實所以揚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後褚少孫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貞業謝顔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輒黜陟陞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並採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篇之贊記非周悉並更

申而述之附于衆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改更具條于後至如徐廣唯略出音訓兼記異同未能考覈是非解釋文句其裴駰實亦後進名家博採群書專取經傳訓釋以爲集解然則時有冗長至於盤根錯節殘缺紕繆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謂通學也今輒按今古仍以裴爲本兼自見愚管重爲之註號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顔師古止註漢史今並謂之顔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顔公既補史舊兼下新意亦何讓焉

史記集解序

裴駰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駰以爲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

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眞僞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嘒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爲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

謂疏略抵捂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
産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闡諸畜德庶
賢無所用心而已

史要編卷之一

史要編卷之二

漢書序

真定鳴泉梁夢龍選

班　固

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
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
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
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
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録故探
篹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
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

上下洽通爲春秋考記表志傳凡百篇其叙曰皇矣
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
于楚爰兹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迺舉粤蹈
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
同晷項氏畔换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怒乘釁
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
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
紀第一○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
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
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辠不收孥宮不新館陵

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
文紀第四○孝景涖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
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
第五○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熈載髦俊並作厥
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
迪斯文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祭百神協
律改正饗茲永年述武紀第六○孝昭幼冲冢宰惟
忠燕盖譸張實叡實聰辠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
第七○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傅納聽斷惟精柔
遠能邇燀燿威靈龍荒幕朔莫不來庭丕顯祖烈尚

於有成述宣紀第八○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
老優繇亮直外割禁囿内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
邑閹尹之呰穢我明德述元紀第九○孝成煌煌臨
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壼閫恣趙朝政在王炎
炎燎火亦允不陽述成紀第十○孝哀彬彬克攬威
神彫落洪支底劉咢臣婉孌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
困實誮實凶述哀紀第十一○孝平不造新都作宰
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第十二○漢初受命諸
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太祖元勲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

王表第二○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
茂述王子侯表第三○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
爵土迺昭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景征
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述景武昭宣元
成哀功臣侯表第五○亡德不報爰存二代宰相外
戚昭顯見戒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漢迪于秦有
革有因觕舉僚職並列其人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叙述古今人
表第八○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産氣黄鍾造計秒忽
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歴筭逌出官失學微

六家分乖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歴志第一○上
天下澤春靁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
衛荒淫風流民化湎湎紛紛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
禮樂志第二○靁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
是效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祥背本爭末吳孫
狙詐申商酷烈漢章九法太宗改作輕重之差世有
定籍述刑法志第三○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
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遷有
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搉古今監世盈虚述食貨
志第四○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

明德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大夫臚岱侯伯僭時放誕之徒緣間而起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室混成降應王政景以燭形三季之後厥事放紛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叙三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坤作墜執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

志第八○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爲艱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兹距漢北亡八支文陻棗野武作瓠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虙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篹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上嫚下暴惟盜是伐勝廣熛起梁籍扇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以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張陳之交斿如

父子攜手遂秦拊翼俱起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耳謀甘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三枿之起本根既朽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橫雖雄才伏于海隝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襄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綰自同閈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吳克忠信胤嗣迺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賈廑從旅爲鎮淮楚澤王琅邪權激諸呂濞之受吳疆土踰矩雖戒東南終用齊斧述荊燕吳傳第五○太上四子伯兮早夭

仲氏王代斿宅于楚戊實淫洪平陸迺紹其在于京奕世宗正劬勞王室用侯陽成子政博學三世成名述楚元王傳第六○季氏之詘辱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欒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述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赳赳景王匡漢社稷述高五王傳第八○猗與元勳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

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華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
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参傳第九〇留侯韓秦
作漢腹心圖折武關斛阸鴻門推齊銷印毆致越信
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漢迺安斃范亡項
走狄擒韓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安國廷爭致仕杜門
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述張陳王
周傳第十〇舞陽鼓刀滕公廄騶潁陰商販曲周庸
夫攀龍附鳳竝乘天衢述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
一〇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
質直犯上干色廣阿之壓食厥舊德故安執節責通

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
二〇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留進收敖倉塞臨杜
津王基以張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以
文敬繇役夫遷京定都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
常與時抑揚稅介免冑禮義是創或悊或謀觀國之
光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〇淮南僭狂二子受
殃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述淮南
衡山濟北傳第十四〇蒯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酈驕
韓田橫顛沛被之拘係迺成患害充躬罔極交亂弘
大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〇萬石溫溫幼寤聖君

宜爾子孫夭夭伸伸慶社于齊不言動民衛直周張
淑慎其身述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〇孝文三王
代孝二梁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內爲毋弟外扞吳楚
怙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霿牛旤告妖帝庸親親
厥國五分德不堪寵四支不傳述文三王傳第十七
〇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
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強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
慮述賈誼傳第十八〇子絲慷慨激辭納說攬轡正
席顯陳成敗錯之瑣材智小謀大旤如發機先寇受
害述爰盎晁錯傳第十九〇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

公矯魏增主之明長孺剛直義形于色下折淮南上
正元服莊之推賢於茲爲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〇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隅賴依忠
正君子采諸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〇魏其翩翩
好節慕聲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挻旤敗用成
安國壯趾王恢兵首彼若天命此近人咎述竇田灌
韓傳第二十二〇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
都訬輕趙敬險詖中山淫醟長沙寂漢廣川亡聲膠
東不亮常山驕盈四國絕祀河間賢明禮樂是修爲
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〇李廣恂恂實獲

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隣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
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決忝世滅姓蘇武信節不詘
王命述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長平桓桓上將之
元薄伐獫允恢我朔邊戎車七征衝輣閑閑合圍單
于北犇闐顏票騎冠軍猋勇紛紜長驅六舉電擊雷
震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述衛青
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抑抑仲舒冊相諸侯身修國
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爲世純
儒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
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

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平津斤斤晚躋
金門既登爵位祿賜頤賢布衾疏食用儉飭身卜式
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迺爵迺試兒生亹亹束髮
修學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
二十八○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媢茲一人日旰忘食
既成寵祿亦罹咎慝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子孫遵業
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杜周治文唯上淺
深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欽用材
謀有異厥倫述杜周傳第三十○博望杖節收功大
夏貳師秉鉞身釁胡社致死爲福每生作慝述張騫

李廣利傳第三十一○烏呼史遷薰胥以刑幽而發
憤迺思迺精錯綜群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
明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孝武六子昭齊亡嗣燕
剌誅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宣
承天序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六世耽耽其欲浟浟
文武方作是庸四克助偃淮南數子之德不忠其身
善謀於國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
四○東方贍辭詼諧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懷肉
汙殿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葛繹內寵
屈氂王子千秋時發宜春舊仕敞義依霍庶幾云已

弘惟政事萬年容已咸曬厥誨孰爲不子述公孫劉
田楊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王孫贏葬建迺斬將
雲廷訐禹福逾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衷述楊胡朱
梅云傳第三十七○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
末命導揚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
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秺侯狄孥
虔恭忠信弈世載德貤于子孫述霍光金日磾傳第
三十八○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
以不濟可上諭其信武賢父子虎臣之俊述趙充國
辛慶忌傳第三十九○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

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垂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〇不疑膺斂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逡遁致仕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恥述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〇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吉困于賀涅而不緇禹既黃髮以德來仕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遯之好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〇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漢之宗廟叔孫是謨韋自孝元諸儒變度國之誕章博載其路述韋賢傳第四十三〇高平師師惟

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〇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微術眛或見仿佛疑殆匪闕違衆迕世淺爲尤悔深作敦害述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〇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訐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敞亦平平文雅自贊尊實赳赳邦家之彥章死非辠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〇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繄好剛輔亦慕直皆陷狂狷不典不式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寶曲定陵並有立

志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第四十七〇長倩懙懙覿霍不舉遇宣廼拔傅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躓石許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〇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〇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蘧蒢幾陷大理楚孝惡疾東平失軌中山凶短母歸戎里元之二王孫後大宗昭而不穆大命更登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〇樂安褏褏古之文學民具爾瞻困于二司安昌貨殖朱雲作娸博山惇慎受莽之疚述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〇樂昌篤實不撓不詘遘閔既多是用廢黜武陽殷勤輔導副

君既忠且謀饗茲舊勳高武守正因用濟身述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〇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作述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〇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進不跬步宗爲鯨鯢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〇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傅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〇哀平之卹丁傅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〇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

黃門輟而覃思草法篡玄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
篇籍以章厥身述揚雄傳第五十七〇猗猗亡秦滅
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
徒彌散著其終始述儒林傳第五十八〇誰毀誰譽
譽其有試泯泯群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時同功異
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〇上替下
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強圉掊克爲
雄報虐以威殃亦凶終述酷吏傳第六十〇四民食
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
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偪上并下荒殖其貨侯服玉

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第六十一〇開國承家有法
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
不匡禮法是謂述游俠傳第六十二〇彼何人斯竊
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述佞幸傳第六十三〇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既昏
淫于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酆鄗大漢初定匈奴強盛
圍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
霆擊朔野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
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爲世典式述匈奴傳
第六十四〇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

禺佊佊外寓閩越東甌爰洎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
遠與爾剖符皆恃其岨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
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〇西戎即序夏
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
師驒驒致誅大宛姼姼公主迺女烏孫使命迺通條
支之瀕昭宣乘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
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〇詭矣禍福
刑于外戚高后首命呂宗顛覆薄姬碌魏宗文產德
竇后違意考盤于代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既興
扇而不終鉤弋憂傷孝昭以登上官幼尊類禡厥宗

史娣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
天而不遂邛成乘序履尊三世飛燕之妖禍成厥妹
丁傅僭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惠張景薄
武陳宣霍成許哀傳平王之作事雖歆美非天所度
怨咎若茲如何不恪述外戚傳第六十七〇元后娠
母月精見表遭成之逸政自諸舅陽平作威誅加郷
宰成都煌煌假我明光曲陽歊歊亦朱其堂新都亢
極作亂以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〇咨爾賊臣篡漢
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僞稽黃虞繆稱典文衆怨
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

十九〇凡漢書序帝皇列官司進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述序傳第七十

漢書叙例　顔師古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爲服應曩說疎紊尚多蘇晉衆家剖斷蓋尠蔡氏纂集尤爲抵捂自兹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顧召幽仄俾竭芻蕘匡正睽違激揚

鬱滯將以博喻胄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啓導青衿曲稟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筲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足終慙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恥狂簡輒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搉

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厠其末舉駮前説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録並題云然斯不審耳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乖舛錯亂實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兩三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弘益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説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遯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

諸表列位雖有科條文字繁多遂致舛雜前後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參差名實虧廢今則尋文究例普更刊整澄蕩愆違審定阡陌就其區域更爲局界非止尋讀易曉庶令轉寫無疑

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修短有節不可格以恒例

讀者茫昧無復識其斷章鮮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
遂使一代文采空韞精奇累莫鑽求罕能通習今並
隨其曲折剖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
開心順耳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
隱其有指趣略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
於詭文僻見越理亂真佳而矯之以袪惑蔽若汎說
非當蕪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爲煩冗秪穢篇籍蓋無
取焉舊所闕漏未嘗解說普更詳釋無不洽通上考
典蕢旁究蒼雅非苟臆說皆有援據六埶殘缺莫覩
全文各自名家揚鑣分路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

所引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
駁前賢妄指瑕纇曲從後說苟會局塗今則各依本
文敷暢厥指非不考練理固宜然亦猶康成注禮與
其書易相偕元凱解傳無係毛鄭詩文以類而言其
意可了爰自陳項以訖哀平年載既多綜緝斯廣所
以紀傳表志時有不同當由筆削未休尚遺秕稗亦
爲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皆窮
波討源搆會甄釋
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
別卷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即翻音至如

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
近代注史競爲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
言辭掎摭利病顯前修之紕僻騁己識之優長乃效
矛盾之仇讐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之注解翼贊舊書
一遵軌轍閉絶歧路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
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
荀悅字仲豫頴川人後漢祕書監○服虔字子慎滎
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應劭字仲
瑗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營令泰山太守○伏
儼字景宏琅邪人○劉德北海人○鄭氏晉灼音義

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既無所據今
依晉灼但稱鄭氏耳○李斐不詳所出郡縣○李奇
南陽人○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爲奮威將軍封高
樂鄉侯○文頴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
建安中爲甘陵府丞○張揖字稚讓清河人魏太和
中爲博士○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
祕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
士封安成亭侯○張晏字子博中山人○如淳馮翊
人魏陳郡丞○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
郎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

侍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項昭不詳何郡縣人○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秘書監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謚文穆公○崔浩字伯

深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司徒封東郡公

後漢書序　余靖

景祐元年九月秘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譌恐誤後學臣謹參括衆本旁據他書列而辯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聞奏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讐對謹按後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異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尤雜作建武已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幷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寔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嘉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續爲東觀漢紀吳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記一百卷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爲漢後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秘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宣城太守范曄益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剡令劉昭者補成之唐

章懷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右庶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華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註范曄後漢書儀鳳初上之詔付秘書省傳之至今靖洙悉取館閣諸本參校二年九月校畢凡增五百一十二字損一百四十三字改正四百一十一字

後漢書注補志序　劉昭

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奥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秘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繫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

平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以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騑冠章車服贍列於是應譙續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曆之篇仍乎蔡邕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次濟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備可得而知矣既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

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華轍亂亡典則偕泯雅言遂義於是俱絕沈松因循尤解功創時改見句非更搜求加藝文以矯前棄流書品採自近録初平永嘉圖籍焚喪塵消煙滅焉識者恨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史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悔猶俟改具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邪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寔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間成父述者夫何易哉況曄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員就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覈求見事必應寫襲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八志頗褒其美雖出拔前群歸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曆郡國必依往式曄遺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臺雲構所缺過乎榱桷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簣鬱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續緝理慙鈎遠迺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分

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求於齊工軌曰文類比茲闕根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筆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先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隅未覿燕鍾律之妙素揖校讐參曆筭之微有慙證辨星候祕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毋用疑略時或有見頗邀傍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審今令行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漏諒不足誚

進三國志表　裴松之

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

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按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必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訖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績事以衆色成文蜜蠭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

晉書考　　晁補之

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羯氐羌鮮卑割據中原爲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播天文律曆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爲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按歷代之史唯晉叢冗最甚可以無譏至於取沈約誕誣之說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亦不可不辨

晉書載紀序　　不著作者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餐羶飲湩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窴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邉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邉場既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

紀地脉苞玄菟敛黄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寛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爲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燕齊地曬之馳旆西踰隴山覆没两京蒸徙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廻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

或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効尤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凉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健後一年也儁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抱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凉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廉川稱南凉段業據張夜稱北凉後三年

李玄盛據敦煌稱西凉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凉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内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爲之禍首云

晉書音義序

楊齊宣

晉書音義余内弟東京處士何超字令升之所纂也令升即仲舅商州府君之子惟我仲舅實蘊多才疆

學懿文紹興門範剖符行節弘闡帝猷雖位望蕪崇大名猶欝而增修益振餘慶方鍾確爾專精深期克復時之未與衣冠之嗣邑沉道在則闇儒素之風自遠不隕其業斯爲得與處士弟約以優閑溺於墳史嘗評晉室之典未昭其音思欲發揮前人啓迪後進田是博考諸傳綜覽群言研覈異同撰成音義亦足以暢先皇旨趣爲學者司南式叙其由勸成其美三都尚隱思旋澶洛之文五等廻封遂愧平吳之績

史要編卷之二

真定鳴泉梁夢龍選

進宋書表

沈約

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世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勳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永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

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竝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跼蹐靦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

南齊書序

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

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
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
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
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
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
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
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
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
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

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
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
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
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
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歿數千載
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絶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
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
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
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
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

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
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
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
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
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
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
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
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
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
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

其事迹曖眛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
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
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
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
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
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梁書考　晁補之

梁書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唐貞觀三年詔
思廉同魏徵撰思廉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採
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徵唯著總論而已筆削次序

皆出思廉思廉名簡以字行

陳書序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譔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祕書內省十

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旣成與宋魏梁齊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化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已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自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

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槪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旣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魏書序

范祖禹

魏書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凡一百一十四篇舊分爲一百三十卷北齊尚書右僕射魏收撰初魏史官鄧淵崔浩高允皆作編年書遺落時事三不存一

太和中李彪崔光始分紀傳表志之目宣武時邢巒撰高祖起居注崔鴻王遵業補續下逮明帝其後溫子昇作莊帝紀三卷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録三十卷魏末山偉以代人諂附元天穆尒朱世隆與綦儁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萬不記一北齊文宣天保二年詔魏收修魏史博訪百家譜狀搜采遺軼包舉一代始終頗爲詳悉收所取史官本欲才不逮已故房延祐辛元植睦仲刀柔裴昂之高孝幹皆不工篡述其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咸出於收五年表上之悉焚崔李舊書收黨齊

毀魏褒貶肆情時論以爲不平文宣命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訴訟者百餘人評論收始亦辨荅後不能抗范陽盧斐頓丘李庶太原王松年並坐謗史受鞭配甲坊有致死者衆口沸騰號爲穢史時僕射楊愔高正德用事收皆爲其家作傳二人深黨助之抑塞訴辭不復重論亦未頒行孝昭皇建中命收更加審覈收請寫二本一送并省一付鄴下欲傳録者聽之郡臣競攻其失武成復敕收更易刊正收既以魏史招衆怨咎齊亡之歲盜發其冢棄骨于外隋文帝以收書不實平繪中興書叙事不倫命魏澹顔之推

辛德源更撰魏書九十二卷以西魏爲正東魏爲僞義例簡要大矯收繪之失文帝善之煬帝以澹書猶未盡善更敕楊素及潘徽褚亮歐陽詢別修魏書未成而素卒唐高祖武德五年詔侍中陳叔達等十七人分撰後魏北齊周隋梁陳六代史歷年不成太宗初從秘書奏罷修魏書止撰五代史高宗時魏澹孫同州刺史克已續十志十五卷魏之本系附焉唐書藝文志又有張大素後魏書一百卷裴安時元魏書三十卷今皆不傳稱魏史者惟以魏收書爲主焉孔子稱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三代文章莫盛於周

東周秦漢雖戰爭喪亂前古遺風餘烈流而未絕賢君忠臣蹈道之徒功業行誼彰灼顯布高才秀士詞章論議諫諍辯說嘉謀奇策皆可以驚聽動俗爲後世軌範而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以良史之才博學善叙事不虛美隱惡故傳之簡牘千餘年而不磨滅東漢魏晉去聖人稍遠史官才益淺薄永興失政戎狄亂華先王之澤掃地盡矣拓跋氏乘後燕之衰蠶食幷冀暴師喋血三十餘年而中國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鎮皆故部落酋大雖參用趙魏舊族往往以猜忌夷滅爵而無祿故吏多貪墨刑法峻急故人相殘賊

不貴禮義故士無風節貨賂大行故俗尚傾奪遷洛之後稍用夏禮宣武柔弱孝明沖幼政刑弛緩風俗媮惡上下相蒙紀綱大壞母后亂於內群盜撓其外禍始於六鎮釁成於尒朱國分爲二而亡矣雖享國百餘年典章制度內外風俗大抵與劉石慕容苻姚略同道武太武暴戾甚於聰虎孝文之彊不及苻堅其文章儒學之流既無足紀述謀臣辯士將帥功名又不可希望前世而修史者言詞質俚取捨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終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號雜以冗委瑣曲之事覽之厭而遺忘學者陋而不習故數

百年間其書亡逸不完者無慮三十卷今各疏于逐篇之末然上繼魏晉下傳周齊隋唐六十年廢興大略不可闕也

北齊書考　　晁補之

北齊書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諸史稱帝號百藥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例既不一議者少之書今亡闕不完

周書序　　王安國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刼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卧予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并晝夜諮詠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已以聽之考於書推府兵之設歛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

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皷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言又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已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

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為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內不欺其心則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已哉能無已始可以得已而足以撥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廋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為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能者馳騖於下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怫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

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俯仰廟堂無為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為王者事君臣一也而君之勢則異焉世獨須堯舜之無為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為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作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別不能為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為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効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為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

進南北史表　李延壽

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舊執簡記言必資良直是以典謨載述唐虞之風尤著誥誓斯陳殷周之烈彌顯魯書有作鹿門貽鑒於臧孫晉乘無隱桃園取譏於趙孟斯蓋哲王經國通賢垂範懲誡之方率由茲義逮秦書既燬周籍俱湮子長創制五三畢紀條流且異綱目咸張自斯以後皆所取則雖左史筆削無乏於時徵婉所傳唯稱班范次有陳壽國志亦曰名家

並已見重前修無俟揚搉洎紫氣南浮黃旗東徙時更五代年且三百元熈以前則總歸諸晉著述之士家數雖多泛而商略未聞盡善太宗文皇帝神資睿聖天縱英靈爰動冲襟用紆玄覽深嗟蕪穢大存刊勒既懸諸日星方傳不朽然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行迭變時俗污隆代有載筆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說短書易為湮落脫或殘滅求勘無所一則王道得喪朝市貿遷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則至人高跡達士弘規因此無聞可為傷歎三則敗俗巨蠹滔天桀惡書法

不記孰爲勸奬臣輕生多𡚁運泰千齡從貞觀以來屢叨史局不揆愚固私爲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爲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爲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爲二書一百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就此八代而梁陳齊周隋五書是貞觀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猶未出然其書及志始末是臣所修臣既夙懷慕尚又備得尋聞私爲抄錄一十

六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止資一手故淹時序迄今方就唯鳩聚遺逸以廣異聞編次別代共爲部秩除其冗長捃其菁華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見雖則疎野遠慙先哲於披求所得竊謂詳盡其南史刊勒已定北史勘校粗了既撰自私門不敢寢嘿又未經聞奏亦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深戰越

隋書考　鄭樵

按隋志極有倫理而本末兼明可以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也正爲班馬只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迹所以三代紀綱至遷八書固十志幾於絶緒雖其文彩灝然可喜求其實用則無有也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淆亂豈易貫穿而讀其書則了然如在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顔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紀傳而以十志付之志寧淳風輩所以粲然具舉也

唐書序　文徵明

吳郡重刊唐書成書凡二百卷本紀卷二十志三十列傳百有五十石晉宰相涿人劉昫撰初御史紹興聞人公詮視學南畿以是書世無梓本他日按吳遂

命郡學訓導沈桐刊置學宮工未竟而公以憂去及是書成以書來屬徵明爲敘按唐興令狐德棻等始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至吳兢合前後爲書百卷而柳芳韋述嗣緝之起義寧訖開元僅僅百餘年而于休烈令狐峘以次增緝訖於建中而止而大曆元和以後則成於崔龜從厥後韋澳諸人又增緝之凡爲書百四十有六卷而芳等又有唐曆四十卷續曆二十二篇皆當時紀載之言非成書也晉華唐命昫等始因舊史續成此書然五代史昫傳不載此事豈其書出一時史館而昫特以宰相領其事邪然

不可考已或謂五代搶攘文氣卑弱而是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不足傳遠宋慶曆中詔翰林儒臣刊修之自慶曆甲申至嘉祐庚子歷十有七年成新書二百二十五卷視舊史削六十一傳增傳三百三十有一續撰儀衛選舉及兵及藝文四志別撰宰相方鎮及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所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寔當時表奏之語而弟賞制詞亦謂閎慱精覈度越諸子良以宋景文歐陽文忠皆當時大手筆而是書寔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則以用字竒澁為失體刊削詔令為

太略固不若舊書之為愈也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而於新書無取焉惟周益公稱其刪繁為簡變今以古有合於所謂文省於舊之論而劉元城顧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極言舊書之佳其所引決海救焚引鴆止渴之語豈直工儷而已自是一代名言也然則是書也其可以無傳乎雖然不能無可議者段秀實請辭郭晞有吾戴吾頭之語新書省一吾字議者以為失實是矣而舊史秀實傳乃都不書夫秀實大節固不以此而此事亦卓詭可喜柳宗元敘事尤號奇警且鄭重致詞上於史館若

是而不得登載則其所遺亦多矣甚者詆韓愈文章為紕謬謂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拙於取舍異哉豈晁氏所謂多所闕漏是非失實者邪甚矣作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詞理有工拙識見有淺深而史隨以異要在傳信傳著不失其實而已今二書具在其工拙繁簡是非得失莫之有揜焉彼斥新書為亂道誠為過論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可哉此閩人公所為梓行之意也是書嘗刻於越州卷後有教授朱倬名倬忤秦檜出為越州教授當是紹興初年今四百年矣其書復行而公又出於越其事豈偶然哉先是書

久不行世無善本沈君僅得舊刻數冊較全書才十之六七於是徧訪藏書之家殘章斷簡悉取以從事校閱惟審一字或數易歷三暑寒乃克就緒其勤誠有足嘉者因附著之

進新唐書表　曾公亮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美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深補緝闕亡黜正偽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世之傳成之

至難理若有待臣公亮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體
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
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
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
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
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
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
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
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
所閔於是刊修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

知制誥臣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
圖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與編修官禮部郎
中知制誥臣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
士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
臣劉義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
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
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
傳記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
載別録

五代史序

陳師錫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自生民以來一治一亂旋相消長未有去仁而興積
仁而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極也其禍敗之復殄滅
剥喪之威亦其效耳夫國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
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時上之人以慘烈自任刑戮
相高兵革不休夷滅構禍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
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骼暴原隰君民相昧如髦蠻草
木幾何其不胥爲夷也逮皇天悔禍眞人出寧易暴
以仁轉禍以德民咸保其首領收其族屬各正性命
豈非天邪方夷夏相蹂兵連亂結非無忠良豪傑之

士竭謀畢智以綏民之死乃堙沒而無聞奚否閉極
而泰道升聖人作而萬物覩指揮中原兵不頓刃向
之滔天巨猾摧毒煽禍以害斯人者蹈鼎鑊斧鑕之
不暇豈非人邪天與人相爲表裏和同於無間聖人
知天之所助人之所歸國之所恃以爲固者仁而已
非特三代然也堯舜之盛漢唐之興秦隋之暴魏晉
之亡南北之亂莫不由此也五代距今百有餘年故
老遺俗往往垂絕無能道說者史官秉筆之士或文采
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十有餘年
間廢興存亡之迹姦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

傳於後世來者無所攷焉惟廬陵歐陽公慨然以自任盖潛心累年而後成書其事迹實録詳於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至於論朋黨宦女忠孝两全義子降服豈小補哉豈小補哉

進宋史表　　阿魯圖

竊惟周公念先業之艱難七月之詩是作孔子論前王之文獻二代之禮可言故觀趙氏隆替之由足見皇元混一之績欽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初由宗邸親總大軍龍旂出指於離方羽葆歸登於乾御櫛風沐雨詎辭跋履之勞略地攻城咸遵稟授之筭

揚舲而平江漢卷甲而克襄樊龔行吊伐之師昭受寵綏之寄及夫收圖書於勝國輯黼冔於神京拔宋臣而列政塗載宋史而歸祕府然後告成郊廟錫慶臣民推大賚以惟均示一統之無外樞庭偃武既編戡定之勳翰苑摛文尋奉纂修之旨事機有待歲月易遷累朝每切於繼承多務未遑於制作臣阿魯圖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恢弘至道紹述丕謨往行前言樂討論于古訓祖功宗德思揚厲于耿光惟我朝大啓基圖彼吳會後歸版籍視金源其未遠紬石室以具存及玆累洽之時成此彌文之

典命臣阿魯圖左丞相臣別兒怯不花領史事前右丞相臣脫脫爲都總裁平章政事臣帖睦爾達世御史大夫臣惟一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臣玄治書侍御史臣好文禮部尚書臣沂崇文太監臣宗瑞爲總裁官平章政事臣納麟臣伯顏前中書右丞臣達世貼睦邇左丞臣守簡參議臣岳柱臣拜住臣㬂思謙郎中臣斡欒臣孔思立等協恭董治史官工部侍郎臣斡王倫徒秘書卿臣泰不華太常僉院臣杜秉彝翰林直學士臣宋褧國子司業臣王思誠臣汪澤民集賢待制臣干文傳翰林待制臣張瑾臣貢師道宣

文閣鑒書博士臣麥文貴監察御史臣余闕太常博士臣李齊翰林修撰臣劉聞太醫院都事臣賈魯國子助教臣馮福可太廟署令臣陳祖仁西臺御史臣趙中翰林應奉臣王儀臣余貞秘書著作佐郎臣譚慥翰林編修臣張翥國子助教臣吳當經筵檢討臣危素編劘分局彙粹爲書起自東都迄于南渡紀載餘三百載始終纔一冊期考夫建隆淳化之經營景定咸平之潤色慶曆皇祐以忠厚美風化元豐熙寧以聰明紊憲章馴致紹聖紛紜崇寧荒亂治忽昭陳於方冊操存實本於宮庭若乃建炎紹興之圖回乾

道淳熙之保乂正直用則人存政舉邪佞進則臣壓
主憂光寧之朝僅守宗社理度之世日蹙封疆顧乃
拘信使以渝盟納叛臣而侵境由姦權之擅命啓事
釁以召兵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蠋
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載惟
真元之會合屬當泰道之熙明衆言殽亂於當時大
誼昭宣於今日矧先儒性命之說資聖代表章之功
先理致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
式彝倫賴是而匡扶雖微董狐直筆之可稱庶逃司
馬寡識而輕信至若論其有弊亦惟斷以至公大槩

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且辭之煩簡以
事而文之今古以時舊史之傳述既多雜記之蒐羅
又廣於是參是非而去取權豐約以損增事嚴敢計
於疾徐日積亦虞於玩愒臣阿魯圖等忝司當擇實
預提綱周詢在局之言靡不究心乃職第述作之才
有限而報效之志無窮儻垂清燕之觀尚助緝熙之
益曰若帝堯曰若帝舜惟聖心稽古之功監于有夏
監于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謹撰述本紀四十七卷
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
五卷

進遼史表　脫脫

竊惟天文莫驗於璣衡人文莫證於簡策人主監天
象之休咎則必察乎璣衡之精監人事之得失則必
考乎簡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有大史之稱然天
道幽而難知人情顯而易見動靜者吉凶之兆敬怠
者興亡之機史臣雖述前代之設施大意有助人君
之鑑戒遼自唐季基于朔方造邦本席於干戈致治
能資於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善鄰而和
戰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省斂吏
課每嚴於芻牧歲饑屢賜乎田租至若觀市赦罪則

朐合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遵三歲之制享國二
百一十九載政刑日舉品式備具蓋有足尚者焉迨
夫子孫失御上下離心驕盈盛而釁隙生讒賊興而
根本蹙變強為弱易於反掌吁可畏哉天祚自絕大
石苟延國既丘墟史亦蕪茀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
任辭乏精詳五代史繫之終篇宋舊史埒諸載記予
奪各徇其主傳聞況失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視同仁
深加愍惻嘗勑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
歲月因循造物有待臣脫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欽
惟皇帝陛下如堯稽古而簡寬容衆若舜好問而濬

哲冠倫講經兼誦乎祖謨訪治旁求乎往牒玆修史事斷自宸衷睿旨下而徵聘行朝士賀而遺逸起於是命臣脫脫以中書右丞相領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臣鐵睦爾達世中書右丞今平章政事臣賀惟一御史中丞今翰林學士承旨臣張起巖翰林學士臣歐陽玄侍御史今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臣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臣揭傒斯奉命爲總裁官中書遴選儒臣宗文太監今兵部尚書臣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學士臣王沂祕書著作佐郎臣徐昺國史院編修官臣陳繹曾分撰遼史起至正三年四月迄四年

三月發故府之櫝藏集遐方之匭獻蒐羅剔抉刪潤研劘紀志表傳備成一代之書臧否是非不迷千載之實臣脫脫叨承隆寄幸覩成功載宣日月之光華願效涓埃之補報我朝之論議歸正氣之直則辭之昌遼國之君臣有知善者喜而惡者懼所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各著論贊具存體裁

進金史表　阿魯圖

竊惟漢高帝入關任蕭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徵以作隋書蓋歷數歸真主之朝而簡編載前代之事國可滅史不可滅善吾師惡亦吾師矧夫典故之源流章程之沿革不拔往牒曷蓄前聞維此金源起於海裔以滿萬之衆橫行天下不十年之久專制域中其用兵也如縱燎而乘風其得國也若置郵而傳令及熠典於禮樂乃煥有乎聲明嘗循初而迄終因考功而論德非武元之英略不足以開九帝之業非大定之仁政不足以固百年之基天會有吞四海之勢而未有壹四海之規明昌能成一代之制而亦能壞一代之法海陵無道自取覆敗宣宗輕動曷濟中興追夫浚郊多壘之秋汝水飛煙之日天人屬望

久有在矣君臣守義蓋足取焉我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以有名之師而釋奕世之憾以無敵之仁而收兆民之心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搤其吭指顧可成於儁功操縱莫窺於廟筭懲彼取遼之暴容其涉河以遷太宗英文皇帝席卷雲朔而徇地并營襄括趙代而傳檄齊魯滅夏國以蹴秦鞏通宋人以偪河淮睿宗仁聖景襄皇帝冒萬險出饒風長驅平陸戰三峯乘大雪遂定中原太陽出而爝火熸正音作而衆樂廢爰及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恢弘至化勞來遺黎燕地定都撒武靈之舊

址遼陽建省撫肅慎之故墟于時張彙歸金史於其先王鶚輯金事於其後是以纂修之命見諸敷遺之謀延祐申舉而未遑天曆推行而弗竟臣阿魯圖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緝熙聖學紹述先猷當邦家閒暇之時治經史討論之務念彼泰和以來之事蹟涉我聖代初興之歲年太祖受帝號於丙寅先五載而朱鳳應世皇毓聖質於乙亥蚤一歲而黃河清若此真符昭然成命第以變故多而舊史闕耆艾没而新說訛弗折衷於大朝恐失真於他日於是聖心獨斷盛事力行申命臣阿魯圖以中書右丞相臣別兒怯不花以中書左丞相領三史事臣脫脫以前中書右丞相仍都總裁臣御史大夫帖睦爾達世臣中書平章政事賀惟一臣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臣翰林學士歐陽玄臣治書侍御史李好文臣禮部尚書王沂臣崇文太監楊宗瑞爲總裁官臣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沙剌班臣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副使王理臣翰林待制伯顏臣國子博士費著臣祕書監著作郎趙時敏臣太常博士商企翁爲史官集衆技以責成書佇奏篇以覽近監臣阿魯圖仰承隆委俯竭微勞紬石室之文誠乏司馬遷之作獻金鏡之錄願攄張相國之忠謹撰述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目錄二卷

進元史表

宋濂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用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事兵戈而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而爲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聚會幹難河之上方尊位號始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亦號隆平豈期豫大之言壹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徒玩細娛浸忘遠慮權姦蒙蔽於外嬖倖蠱惑於中周綱遽致於陵遲漢網實因於疏闊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真主臣善長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銷鴻音斯播

載念盛衰之故乃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論議之公文辭勿致於艱深事跡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足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協恭刊裁儒士臣汪克寛臣胡翰臣宋僖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壎臣曾魯臣趙汸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篪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啓分科修纂上自太祖下迄寧宗據十三朝實録之文成百餘卷粗完之史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靡存已遣

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送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善長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譔元史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目録二卷通計一百六十一卷凡一百三十萬六千餘字

史要編卷之三

史要編卷之四　編年

真定鳴泉梁夢龍選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臣光言元奉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毎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

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知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御書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内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群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毎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甚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

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它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詳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捂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中謝

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通鑑歷年圖記

司馬光

光頃歲讀史患其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又諸國分列歲時先後參差不齊乃上采共和以來下訖五代略記國家興衰大迹集爲五圖每圖爲五重每重爲六十行每行紀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國爲主而以朱書佗國元年綴於其下蓋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五則從可知矣凡一千八百年命曰歷年圖其書雜亂無法聊以私便於討論不敢廣布於佗人也不意趙君摹刻於板傳之蜀人梁山令孟君得其一通以相示始光率意爲此書苟天下非一統則漫以一國主其年固不能辨其正閏而趙君乃易其名曰帝

統非光志也趙君頗有所增損仍變其卷帙又所爲多脫誤今此淺陋之書既不可掩因刊正使復其舊而歸之

稽古錄序

司馬光

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觀史善者可以爲法不善者可以爲戒自生民以來帝王之盛者無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古然則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師古哉伏見皇帝陛下初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寶訓述 祖宗之聖謨誠爲從學之要然國家未有

天下以前帝王之事臣愚以為亦不可不知也顧以
年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徧閲而周知
所宜提其綱目撮其精英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
大略也臣先於英宗皇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周威
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大
事編次為圖年為一行六十行為一重五重為一卷
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謂之歷年圖上之
以省煩文便觀覽臣又於神宗皇帝時受詔修國朝
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
年各記大事於上方書成上之有詔附於國史臣今

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
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為二十卷名曰稽古録欲
繕寫奏御而私家少得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
先有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就本省校定臣
所編修資治通鑑見有筆吏及紙劄等物伏望聖慈
特降指揮許臣并上件稽古録送祖禹等令就本局
繕寫校對訖先次上進候將來讀祖宗寶訓了日若
別未有書可讀欲乞且取臣此書進讀仍令侍讀官
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槩見庶幾足以資稽古
之萬一輔聖性之聰明取進止

通鑑外紀序　劉恕

夫計億兆者始於一總衆異者歸於同古今兼載則
竹帛不能紀撮其機會則事盡於終卷六經具而諸
子興文籍煩而譜諜作太史公云黄帝以來皆有年
數咸不同乖異歷漢魏晉去古益遠衆言不本於經
夸者務為詭誕包犧前後逮周厲王競列年紀更相
違背遼邈無據安能考質存其一說備列于下與刪
棄不取者莫知孰得孰失焉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
以紀之共和以後則用歲陽歲名而著於上示相別
也班固謂三統曆最密杜元凱推春秋當時之曆凡

二百五十五年晦朔閏及日食而云三統歷術比諸
家表疏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也

進續通鑑長編表　李燾

臣燾言臣先於去年八月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依敷文閣直學士汪應辰奏取臣所著續資治
通鑑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繕寫校勘藏之秘閣臣
尋於十四日蒙恩賜對面奉聖旨令臣早投進遂除
臣即省燕職史局續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臨
安府給札臣今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
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年計一百八卷内建隆元

年至太平興國元年太祖一朝事迹雖曾於隆興元
年臣知榮州日具表投進已蒙降付史館後來稍有
增益謹重別抄録投進外餘治平以後文字增多兼
見修四朝正史未畢欲望聖慈特賜寬假臣更加整
齊節次修寫投進踈遠微賤僭爲此書罪當誅絶聖
主不即麾斥乃過聽而兼收之臣死且不朽矣臣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鑑也
先使其僚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爲叢目叢目既成乃
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
失於繁無失於畧當時祖禹所修長編蓋六百餘卷

光細刪之止八十卷今資治通鑑唐紀自一百八十
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故神宗皇帝序其書以
爲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臣誠不自揆度妄意纂
集雖義列悉用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其間
抵捂要亦不敢自保區區小忠前表蓋嘗具之仰惟
祖宗之豐功盛德當與唐虞三代比隆乾坤之容日
月之光繪畫臻極詎弗能近刻令拙工疆施丹墨臣
誠愚闇豈不知罪然而統會衆説掊擊僞辯使姦欺
訛訕不能乘隙亂真祖宗之豐功盛德益以昭明譬
諸海嶽或取涓埃之助顧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

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庶幾可也其篇帙或相
倍蓰則長編之體當然寧失於繁猶光志云爾伏惟
皇帝陛下煥乎文章固已經緯兩儀黼黻萬化如臣
薄技又安足陳陛下徒以祖宗之孫謀彝憲往往在
是委曲加惠之使前承命距躍冥冐來獻會緣幸會
得御燕閑千百有一儻符神指更擇耆儒正直若光
者屬以刪削之任遂勒成我宋大典垂億萬年如神
宗皇帝所謂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者則將與六
經俱傳是固非臣所能而臣之區區小忠因是亦獲
自盡誠死且不朽矣所有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

卷今寫成一百七十五冊并目録一冊謹隨表上進

通鑑紀事本末序　楊萬里

初予與子袁子同爲太學官子袁子録也予博士也
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
後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
楙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予讀
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
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窕而檄其究遐而
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予竊讀通鑑
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

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
如山之峩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
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
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歎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
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
夷狄曰藩鎮國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
史之亂則林甫之為也藩鎮之亂則令孜之為也其
源不一哉得其病之之源則得其醫之方矣此書是
也有國者不可以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
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

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覩人之病戚人
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於身之病不懵焉不諱
焉不醫之距焉不醫而謬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闇而
此昭宜也切於人紓於身可哀也夫

通鑑音注序　胡三省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
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
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
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
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

太史公因春秋以為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為六
國年表三代則為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諜記猶存
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
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
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
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
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
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為
記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
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

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
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
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
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
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
部書以遷固等書為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
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朝英宗皇
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為編年一書神宗
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
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

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書局爲事其忠憤感槩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於黄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甚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

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薈粹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迄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群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揚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咡之教詔劉范諸公群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

忌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
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
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
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携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
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
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壖
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讐校通鑑
以授其子弟爲著讐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
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輙不用既而軍潰間道歸鄉
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

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
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録所書
而附註焉迄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
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
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
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
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
服應之疏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尠嘗臣瓚以差爽
詆蔡謨以抵捂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
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
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
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
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
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

通鑑總類序　樓鑰

資治通鑑不刊之書也司馬公自言精力盡於此書
而士夫鮮有能徧讀者始則習科舉而求簡便世所
傳節本自謂得此足矣名宦既成則又多汩於利名
之場益視爲長物矣貳卿袁公樞集爲紀事本末孝
宗一見以爲精要至取嚴陵官本以備乙覽盛矣故

詹事光禄沈憲敏公少而耆學晚益不倦敭歷中外
入從出藩年登九袠神明不衰素無聲色之奉形清
氣和望之如神僊然既挂衣冠向來功名政事付之
昨夢而筆力勁敏不減少年書生取司馬公所著各
以事類編之爲二百七十一門首曰治世曰知人終
曰辯士曰烈婦而後自戰國以迄五代一千三百餘
年之事彙聚卯分粲然易見繁詞細故悉刪去之古
所謂耄期稱道不勌者其公之謂乎公之季子守潮
陽欲鋟版以廣其傳以承先公之志俾鑰序之鑰晚
出試郡永嘉實守蕭規以自免于戾荷公忘年定交

知乎甚厚又與公之子都官洎永州昆仲游爲書卷首以示後之君子使知則輩之學問云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右通鑑前編起帝堯元載甲辰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凡一千九百五十五年通爲十八卷二帝三王之事粗見首尾大抵出於尚書諸經者爲可攷信其出於子史雜書者不失之誕妄則失之淺陋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流俗傳聞其高者旣以聖人絶世拔出而太道必絶出於事物常情之表故其說失之誕妄其下者則又以世俗之腹量聖人之心故其

說又失之淺陋惟尚書之僅存者於今爲帝王全書劉道原外紀之作尚書不入雖曰尊經避聖然帝王之事捨尚書則諸家真稗官小說之流耳今不敢從外紀之例而從胡氏大紀之例焉顧尚書一經諸儒解者雖已精詳但似未嘗潛泳反覆以推篇章之全意而句解字釋意或不屬履祥因爲之注釋章指隨意所到雖不能詳然聖經之篇章與聖人之體用似或得之至於子史雜書之不棄者則以古今共傳不可盡廢帝王世遠談者日稀禮失求諸野此不猶愈於野乎故存其近似削其誕謬淺或加之辨釋焉但惟

此編本名表年惟當於書史上闌之外表著其年而附證於章後爾旣編年表例須表題或嫌於春秋綱目之例然所用者旣史記年表之法而所表題又書經本語之文雖間成增損君子監其非僭可也周平王以後春秋自有全書但左氏收拾國史以翼經事於隱公之篇多誤於莊公之篇多缺其間亦多有所遺如楚隨所以爭起於請爵管仲所以霸本於內政皆略不書甚而孔子出處述作亦俱不書焉以其書主於解經而其事或具於外傳諸史秦誓之作在於封殽尸之後傳旣不及而書序又謬其時衛輒父子

爭國夫子自楚反陳久之至衛明年即反魯而記者多謂夫子久於在衛履祥所編欲止平王而諸若此類不可不辨獲麟以後事多亡逸欲備古今以接通鑑則於春秋所不能避亦不敢盡入也春秋一書固聖人晚年哀痛之意然孔子周遊無位典冊不備未必盡得周史因見宗魯一國之策多遺舊章就加筆削以示大法其餘多因舊史不盡改也則其歲月名號改以從周未必謬聖人之意況又自有皇極經世之例遂併論次以接通鑑焉嗚呼荀悅漢紀申監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

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復祥末學非二公比而其生不辰罹此百憂其所以拳拳綴緝者特不爲憂悴廢業耳覆醬瓿固可知也劉道原外紀後序傷於廢疾愚嘗三復其辭而深悲之孰知吾之所悲又有大於道原者邪幸而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聖賢有作必有復興三代唐虞之治於千載之下者區區此編之所望也上章執徐之歲冬之長至日序

通鑑節要序　江鎔

通鑑一書易紀傳而爲編年上下數千百載興亡治亂瞭然在目誠史學之綱領也然編帙甚繁未易周覽後之君子固嘗節其繁而取其要矣其間詳者猶失之泛畧者又失之疎學者病焉少微先生江氏家塾有通鑑節要詳畧適宜於兩漢隋唐則菁華畢備於六朝五代則首末具存點抹以舉其綱標題以撮其要識者寶之其後建寧公默游晦菴先生門嘗以此書質之先生深加賞嘆自是士友爭相傳録益增重焉今南山主人淵力學清修有光前烈復取此書附益而潤色之增入諸史表志序賛恭以名公議論音注簡嚴明白得失曉然以爲庭下訓客有過之曰善則善矣與其襲珍以私於家孰若鋟梓以公於世主人笑曰少微先生養高林泉名動京闕帝三使人聘之終不能移其囂囂樂道之志凡著書立言亦惟自明其心非欲求知於人也先世有書惟恐人知余得其書顧乃恐人不知耶客固請余嘉其言以贊其請主人曰諾於是乎書

通鑑詳節序　元好問

中州百年有經學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通鑑則不能如江表之盛唯蔡内翰伯正甫珪蕭戶部真卿貢

宗室密國公子瑜璹之等十數公號稱專門而已近歲此學頗行河朔武臣宿將講說記誦有爲日課者故人稍稍效之卷帙既多艱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其餘願見而不可得者多矣温公修此書十五餘年雖相業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以與左丘明氏並傳立功立言皆聖哲之能事在公爲無憾特其傳與否繫學者幸不幸耳歷亭州將張侯進卿晉亨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紀及諸儒精義附益之公所載大政事大善惡備見於此盖有不可勝學者矣以爲得之易則學者衆

因録木以傳從是而徃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軍之長若見而有所得愛而知所恭衆而措之施爲之間免於面墻之蔽張侯與有力焉侯官偏將軍佩金符食大縣萬家千頭木奴足供指使何至乾楮墨工營什一耶予惜其私淑之意不白故爲道其所以然

通鑑續編序　陳　桱

余讀歷代史輯事之大者爲筆記百卷或謂之曰子之志勤矣然周威烈王而下至于宋興其取舍之審有逾于司馬公資治通鑑者乎况朱子綱目筆削之愼耶沂而至于唐堯則金先生前編方爲世所重子

書無乃複乎余曰吾備吾繙閱而已豈覬與諸書並傳哉雖然盤古至高辛傳疑之言近理有徵者不可不知也契丹因俗慕華其國所志者不可不存也宋三百年之治亂興亡新史緐而寡要觀者思約而未得也吾不易舊文直書見義彷彿通鑑而規模綱目述近理而删緐辭使志學之士開卷而上下數千年之事得以槩見可乎曰此則是也乃取筆記盤古至高辛爲通鑑世編一卷唐兵後至周亡遼夏初事爲通鑑外編一卷宋有國至歸于大元爲通鑑新編廿二卷總之爲廿四卷合名曰通鑑續編惟其及敢取前編綱目二書以入其中故於世編之末則舉歷代有國之先後以見意焉其謂之續者取連續之義耳若曰續先儒之筆竊褒貶之旨則非知我者矣

通鑑節要續編序　劉弘毅

宋司馬公之修治鑑也斷自周威烈王迄于五代其旨微矣少微先生因其舊文纂爲通鑑節要之書以正百王之大統千三百餘年之理亂興衰得失至是昭然可考矣吁其嘉惠後學之心何其溥哉吾族叔祖仁齋先生剡深病夫是書止於五代而宋遼金元四史之事實未有爲之纂録者乃取四明陳氏及會

稽胡氏所著之宋元續編删其煩而撮其要名之曰通鑑節要續編于以繼夫通鑑節要之末學者開卷一覽自開闢至今上下數千百載之世運盛衰君臣得失洞徹無間如岷江之流達于東海崑崙之氣貫乎五嶽也則扶陽抑陰之道陳善閑邪之義皆隱然於書法之間其於名教豈小補哉若夫考覈之精取舍之審固非區區謏聞者所能盡識然舉其一而其餘者可以類見也昔司馬遷論太史公所次舊聞後世稱爲良史而吾叔祖之著此編豈非師古人而明先志乎傳之學者當與前編並行而不悖也惜乎板

行既久而字畫甚訛於是不揆謭陋著成釋義參附
其中以續夫松塢王氏之志三復校讐一字不苟乃
命門生鄧子英輩錄而梓之廣播海宇而推善與人
同之意是亦升高自卑之一助云耳

宋元通鑑序　薛應旂

旂少讀二十一史嘗其浩瀚既取荀悅袁宏前後漢
紀范祖禹唐鑑歐陽修五代史讀之各成一書咸可
法戒然會而觀之猶若未備及讀司馬光資治通鑑
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先後貫穿而一千三百六十二
年之事迹燦若指掌矣自宋以下雖有李燾之長篇

劉時舉陳桱之續編而紀載失次筆削未當仍爲缺
典于時不自揆量妄意刪述以紹司馬氏之事而馳
騖場屋勉就聲律將作復止既而奔走仕途毋携宋
遼金元四史以行而簿書碌碌竟未遑也迺後視學
浙中校士之暇雖嘗編次未有專功歲丙辰自鄜延
放歸居閒無事得以研精竭慮熟復四史於凡宋元
名人文籍家記野史罔不抉擿幽隱究悉顛末日夜
手書五六年間積草綴稿堆几盈篋暮年衰力旋覺
倦勤幾於棄置值王兵使道行朱郡守移遺書史謄
出旂乃復爲刪潤可疑可信校訂毫釐如是者又四
五年乃始就緒追惟司馬氏振古鉅儒又助以劉恕
范祖禹趙君錫之博雅歷十九年而其書始成猶謂
中間抵捂不敢自保矧旂孤陋獨學無朋可以語此
也哉但旂平生迂愚不敢隨人談笑蘇洵氏謂經以
道法勝史以事詞勝而世儒相沿動謂經以載道史
以載事不知道見於事事寓乎道經亦載事史亦載
道要之不可以殊觀也故旂於是編凡有關於身心
性命之微禮樂刑政之大姦良邪正之辨治亂安危
之機災祥休咎之徵可以爲法可以爲戒者皆直書
備錄其義自見君臣士庶咸可鑒觀隨其所居各求

盡分匪直可以資治而已至論其大可鑑戒者則宋
初立國君子小人並用而君子多至擯斥小人多至
顯融迨建中靖康間曾蔡之徒更迭爲相而南渡以
後則汪黃秦湯韓史賈諸人相繼擅權内小人外君
子遂致善類銷亡而士人無賴陳亮所謂舉國之人
皆風痺不知痛癢竟忘君父之大讐以是遼金雖滅
元遂起而乘之而宋因以亡王通氏有言曰戎狄之
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噫此元之所以有天下而
中國盡爲夷狄也既而天心厭亂篤生我
太祖高皇帝驅元漠北復我中夏然　聖度涵宏上

契天心下究時事不以滅宋爲元忽必烈之罪而曰
天命真人於沙漠即位之明年遂詔修元史仰窺
淵衷豈但曰國可滅史不可滅亦以見元之亂華皆
本於宋之用匪其人所致而千萬世之永鑑莫有大
於是也故旂於宋元之際蓋重有感焉而叅附遼金
以爲是編誠有不能自已者矣及觀元儒揭傒斯有
言曰修史在於得人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
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旂
俛思忝歲涉獵子史則溺意詞章依傍經典則高談
性命俱無裨實用晚雖稍知反約庶幾會歸于一而

不能附麗未及一二見諸行事竟罹沮尼遹幸泰道
旋復優游於學稼灌園之暇而無所用心冉冉老矣
不忍以藐焉之身終爲天地間之贅物以負覆載生
成之德且回視宋元世代不遠人情物態大都相類
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宋元
固今之夏殷也所宜爲監者蓋莫切於此矣是用黽
勉以畢初志其於學問文章知史事雖未可妄議而
心術則不敢不正但一得之愚上下於宋元四百八
十二年之間成茲一百五十七卷之書僭踰之罪知
不能免矣倘假我數年尚當冊加叅校獻之　闕下
以舒芹曝之忱茲懼辛易姑以藏之家塾未敢上瀆
也

重刊續資治通鑑序

梁夢龍

史載事經載道彰往訓來表裏爲用六經自尼父刪
後夫道如日中天乃歷代史體裁義例詳略激揚互
存得失緣世有升降治有汙隆立言之士人品異科
意表殊致由千載之下探千載之上疑信并傳取舍
不一事有得失固宜然矣褚少孫裴駰而下姑未暇
論事核文直不華不俚號命世宏才者是非猶謬于
聖人信乎史學之難也歷代史體例爲紀表書志世

家列傳載記至溫公作資治通鑑更爲編年隨時繫
事易於考見蓋史學之一變也顧有宋而後尚虛筆
削寔爲缺典山東左轄臨海王君宗沐學術宏鉅經
濟爲心歷中外三領岳牧先遭忌構中值猜疑浩
然歸去杜門十載生平雖若未酧著述因之益力採
摭宋遼金元全史作續資治通鑑書成刋之家塾值
朝廷清明求賢圖治特起君于草野之中保釐東土
既至政餘出是書以諗同寀余因得而讀之見其兼
錄衆長條理明備至或得或失關係盛衰之際未嘗
不三致意焉意深詞省事覈文徵因竊嘆曰世史名

家乏書專釋豈不時有究長至盈根錯節紕繆殘缺咸歛手不言是編也獨不然櫛比等冠于群籍擬斷足以經邦誠胥臣之多聞溫公之善述也故宋遼金元史成而歷代之史備續通鑑成而歷代之通鑑備彰往訓來茲焉籍矣右轄徐君杕大叅劉君孝少叅宋君守約憲使吴君文華憲副周君鑑潘君允端劉君庠董君世彥何君子壽李君汶王君宗舜憲僉葉君憲甄君敬高君克謙謝君東陽署都指揮僉事李君希周張君承業僉謂可傳時代巡濠濱張公按部至歷下覽而嘉之謂不翅陳詩宜廣其傳備叅校獻納

共屬鋟梓工竣諸大夫謂余宜有言識歲月不敢以固陋辭云

史要編卷之四

史要編卷之五

真定鳴泉梁夢龍選

資治通鑑綱目序　朱熹

先正温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録三十卷幷上之晩病本書太詳目録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

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閲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

以俟後之君子云

綱目發明序

尹起莘

先正朱文公先生修通鑑綱目觀其自序有曰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大綱槩舉而監戒昭萬目畢張而幾微著則知先正致力是書者其有補於世教甚不淺也又曰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又曰因述其指意條例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則知先正注意是書其有望於後人發揮而講明之者亦甚不淺也且夫先正書法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則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

令征伐殺生除拜之類義固可見若其變例則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皆特筆書之如張良在秦而書曰韓人陶潛在宋而書曰晉處士揚雄在漢而書曰莽大夫呂后在一統之時而以分注紀其年武氏改號光宅而止書中宗嗣聖之類是皆變文見意者也至於其間微詞奧義又有不可得而徧舉如陶侃以藩鎮入擊賊而必書溫嶠以陶侃討峻褚淵以舊臣爲司空而必書於齊王道成稱帝之下唐宇文士及邪佞之臣也而卒書其爵五代馮道失節之人也而卒具其官凡若此類殆未易察儻徒習其句讀而不究其指歸則先正書法之義隱矣此固鯫生所以妄意發明有不容自已者況是書之作其大經大法如尊君父而討亂賊崇正統而抑僭僞褒名節而黜佞邪貴中國而賤夷狄莫不有繫於三綱五常之大眞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先聖繼絕學爲後世開太平者也昔孟軻氏以孔子作春秋與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者與事而同功切謂綱目之作其有補於世教殆亦有得於春秋之旨皆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泯是烏可不講究而發揚之哉今玆所述止欲發明書法指意使之顯著而已其

間亦有先儒已嘗議論者則不復述或雖已有議論而指意不同者則自以己意附見又有雖嘗發明而先後義例相類如一者亦不重舉求其大要不過如是雖未能貫通奧旨然於其大義亦或略見萬分之一世之君子儻因瞽言而不徒以史學視之亦足以無負於先正之志矣管見之愚如此幸毋誚其僭謹序

綱目書法序

揭傒斯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爲萬世之法朱子因司馬氏通鑑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此天地之經君臣之義

而聖賢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穀梁左氏以下無慮數十家而義猶有所未明疑猶有所未解者魯史不可復見且聖人之制作也後之羽翼六經者宜莫如朱子猶不敢言春秋然綱目之作非深得聖人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如朱子世之言綱目者亦無慮數十家既有春秋為之義例又有諸史可以究其始末且去朱子之世為未遠而又有親及其門者然言愈煩而義愈寄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能言未有若廬陵劉氏綱目書法者其辭則公羊穀梁其義

則春秋而其志則朱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若舜禹湯武然湯有慚德武未盡善舜禹之後得天下者莫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奪諸葛孔明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此萬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猶或易之此綱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而書法不得不為綱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劉氏諱友益字益友遭宋訖録門讀書既深於經復長於史其為此書幾三十年寸寸而較銖銖而積微辭隱義髙見特識既足以啓發千載而中有無窮之憂余故曰非深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劉氏綱目書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烏乎後之覧是書者尚求其志哉

綱目集覧序　王幼學

余嘗自恨賦性魯鈍學不迨人歷代陳迹懵懵無知用是伏讀文公通鑑綱目志在涉獵冀可粗通奈其中有假字古文有援引幽遠或句投疑難讀而值之訓故弗明理辭彌蹟未免澄凝繹味鄭重覃思甚至移日通宵竟不會其指要迺重尋古史申請老師雖舉南榮之宿滯氷釋於一旦復苦華子之忘病尤劇

於中年以故不揆荒雖妄擬闕指煩牆間之筆札勤窓下之編抄紬繹經傳群書采剌儒先衆說事必窮其波源而隨加演註字必究其巢穴而即便翻音凡載綱目文辭靡不鋭心覈實至如山河形勝動植飛潛南北方言荒裔殊俗亦無放失悉用旁搜舊書之解者見有不同說或相戾茲皆兼録務廣異聞其有所引根據未詳鑽研未至不肯鑿空決臆寧如夏五郭公句投若涉疑昧則必剖判義理而註曰句絕或備録一句全文而註曰為句庶爾後讀之脱復迷忘賴有此編矣猶患屬輯無倫浸然難檢遂本綱目篇

章揭以帝王載祀雖然案綱目義例以得統之國大
字特書無統之國兩行分註且無統之作動輙二三
多至十數若皆小字分註似覺要領支離今從變例
以閏秦呂后新莽劉玄南朝五季不得統者與晩周
漢晉隋唐正統之國一體特書如七雄西楚曹魏孫
吳北朝君國及諸竊號借名倶不枚標顯列大槩欲
端緒同歸便於披閱而已非敢別為義例而故相牴
牾也編始於大德己亥迄于延祐戊午積二十年七
易槀而編甫成以其脅蕞叢集頗可省覽因題之曰
通鑑綱目集覽既成六年三復讐正毎一過目輙見

外遺先哲有云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噫誠哉
言也彼且云然況謏聞陋識者乎其盤根錯節尚有
望於蓄德醇儒云

綱目考異序　汪克寛

謹按前綱目凡例與綱目之書皆子朱子手筆褒善
貶惡明著義例悉用春秋書法一字不苟然學者鈔
録書肆傳刊久而滿誤者多尹氏發明乃或曲為之
說噫朱子論春秋變例謂門人曰此烏可信聖人作
春秋正欲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
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
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
至正之道而如此乎竊詳此言則綱目之與凡例時
或異同皆鈔録傳刊之失也況尹氏所紀綱目如秦
王遷太后誤作秦人隋主堅弑介公闕誤作殺慕容
泓敗死作貶死徵士陶潛作處士之類訛舛尤甚克
寛自幼受讀嘗有所疑而未敢決其必然今僭踰謹
摭刊本綱目與子朱子凡例相戾者敬録如左以俟
有識者考焉

進續資治通鑑綱目表　商輅

伏以經以載道闡萬世之文明史以輔經昭累朝之

鑒戒東魯大聖刪述於前考亭大儒祖述於後此春
秋為經中之史而綱目寔史中之經嗣是以來諸家
並作著宋史者訖無定論撰元書者罔有折衷或雜
於遼金而昧正統之歸或成於草率而失繁簡之制
或善善惡惡之靡實或是是非非之弗公況其前後
牴牾予奪乖謬衆說紛紜卒未有能會于一者是誠
有待於今日也　天啓　皇明誕膺景運我
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既表章乎經書獨
未遑於史鑑恭惟
皇帝陛下睿知聰明聖神文武重華協　帝於昭不

顯之誠五福錫民建用惟　皇之極咨詢治道日御
經筵講經史彝訓雖殊道並行而不悖綱目傳舊而
作詞愈約而益精爰因書法同異之疑嘗有儒臣校
讐之命銓之文梓賜諸廷臣嘉惠及于萬年文教敷
于四海乃者載發九重之詔俾續二代之編跡宋元
之盛衰法儒先之衮鉞大開兩局筆札給自尚方務
備一家史官公於遴選搜羅捌抉存其信而傳其疑
討論研磨詳其大而略其細惟趙宋自建隆之創業
積而爲慶曆之昇平迨熙豐之紛更馴以致靖康之
禍亂比偏安於江左竟訖籙於海南其中命令之施

紀綱之布國體安危之係民生休戚之關大書特書
咸據往牒正例變例悉本成規彼契丹出自鮮卑女
眞起于渤海皆以桀黠之虜割據於鄰壤亦爲釆摭
其事附見於當時若胡元之主中華尤世運之丁極
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綱既淪九法亦斁第已成
混一之勢矧復延七八之傳故不得已大書其年亦
未嘗無外夷之意未紀　天兵之征討實彰帝業之
輝煌汛掃腥羶之風復還禮樂之俗誕遡三年鬼方
之伐威加六月玁狁之師此我
太祖高皇帝再闢乾坤肇修人紀巍巍功德高五帝
而冠百王者也臣輅等才不足以達經權之宜學不
足以盡古今之變仰承隆命愧乏良史之三長俯竭
微勞已見星霜之再易總以四百餘年之事稡成二
十七卷之書上徹經幃少塵睿覽伏願正大綱舉萬
目隆世道於亨嘉興教化淑人心保鴻圖於悠久謹
奉表隨進以
聞

綱目前編序　　許誥

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因行事善惡以示勸戒以明道
義是史亦載道也唐虞三代之史爲書書之後孔子

作春秋以正王道明大法斷自聖筆故亦謂之經說
者謂春秋絕筆綱目繼作予考春秋終周敬王三十
九年庚申爲魯哀公十四年温公通鑑朱子綱目始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中間尚有元貞定考三王夫
以五王二十國諸侯七十餘年之事廢絕不紀信史
氏之缺典也仁山金氏履祥作通鑑前編雖嘗補繼
斷缺第書法未立勸戒不明歲時間有錯誤統系亦
未詳列觀者病焉如晉侯午卒而曰晉定公卒趙鞅
卒而曰趙簡子卒陳恒弒君而曰陳成子卒之類甚
衆誥病居之餘不揣寡陋妄自稽考參酌史傳編纂

戊書始於敬王癸亥終于威烈戊寅大書天王之統分繫諸侯之國事據實而直陳義因文而自見匪敢上繼春秋之後特欲下補綱目之前中間書法立例悉與弟讚訂議可否務俾不背聖經或者乃謂温去朱子必鈌此者避續經之嫌恐後學不當妄有所述乎謂孔子作春秋主于明道非禁後學之著述也温公始戊寅蓋因趙韓魏事頗重大或以此後載籍稽考可據朱子因而不改恐無避嫌之意且著述所以明道今之大嫌在問學寡昧不足明道耳使著述而能明道固孔子所不罪温公朱子所與進庸何害焉

前有春秋後有綱目中間乃獨鈌此凡有識者咸以爲憾矧編中亦有義可言歟書甲子者明天運也書周王者大一統也書列國者臣諸侯也書春者行夏時重歲首也書侵者兵非義也書取者非其有也諸侯而生名討其罪也諸侯而書卒不請命也大夫而書卒譏世卿也或不書大夫以著其擅興師旅或特書大夫以著其擅滅鄰國或原始以正其誅或要終以昭其亂或與而進之或抑而退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善善惡惡之義存焉匪敢自謂能載道也

進續資治通鑑綱目書法表　金　江

伏以天啓文明百代闡圖書之秘聖宏述作萬年昭龜鑑之垂雖執中之傳載諸經而致治之蹟存乎史必知要乃能守約非稽古何以右文蓋六經之有春秋是爲經中之史諸史之有綱目寔乃史中之經故綱目追春秋而並觀斯治法與心法而胥顯藝文失紀風會漸漓宋史雜於遼金元書成於管蠡善惡靡定觀省奚裨洪惟我

憲宗純皇帝慨宋元二史之蕪昧春秋一統之義微言既絕大道斯湮遂　勅諸臣續修綱目是非必録鳳麟與魑魍而雜陳予奪攸分華衮洎斧鉞而兼著

正例變例大書特書植世道之巨防界限獨嚴夷夏守王朝之定律分名尤重君臣真萬古儀刑爲諸經斷例也顧彜倫之要揭提既獨訂於淵衷而曲暢之辭發揮或蔓蕪於末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神凝聖域識際道真訟記欽天已得百王之心法箴隆敬一肇開千古之洪猷豊年屢兆於多魚鴻業重光於八葉以　天子而議禮適當制作之時惟王者自得師雅意綱常之治觀史必求其體要尊經不事乎彌文臣江葑菲下材蓬茅賤士涵濡治化素懷芹曝之私沐浴　皇恩未效涓埃之報幸棘

闈之濫入愧花樣之不符需次家居益奮駑駘之策
研窮史學冀輸犬馬之勤嘗讀綱目至宋元深慨蠻
夷猾夏逮閱終卷歸
聖祖喜覩日月中天欲端二代之典刑必嚴五始之
義例苟義例既隱則史學不明惟廣義病於弗周即
發明亦爲未盡使書法昧於闡著定論罔從折衷輒
不自量少攄膚見凡例悉遵乎劉氏訓釋一循乎宏
綱參史冊之外書創通大義倣春秋之內傳揚摧微
言先後有倫類例罔缺人事之紀或略定矣軍國之
政庶幾備焉繕寫甫完謹用上進乾坤宏度尚寬書

蠹之魚日月貞明不廢夜螢之火儻獲取長而捨短
庶幾補一於萬分伏願　君道與師道而並行文運
與　國運而同泰立言立功立德千年貽不朽之訏
謨多富多壽多男萬世頌無疆之盛治

進續通鑑綱目正義疏　　張時泰

臣聞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孔子因魯史以修春秋朱
子法春秋以作綱目皆所以正名分扶世教蓋勸善
懲惡之大法所存也臣竊觀趙宋自太祖以至幼主
凡三百有餘年胡元自世祖以至順帝凡八十有餘
年宋有宋史而謬於是非元有元書而昧於得失國
多僭僞之雜朝無正統之歸孝子忠臣有善而弗表
亂臣賊子有惡而弗誅褒貶予奪卒無定論比之孔
子之春秋朱子之綱目大相懸絕矣所以綱目之續
不能無待於今日也恭惟我
憲宗純皇帝深知其然遂命儒臣纂修續資治通鑑
綱目以頒示天下一洗前人之陋習允成昭代之全
書其所以嘉惠臣民者至矣盡矣臣嘗再拜而伏讀
之先味其綱次詳其目雖無三長之實願効一得之
愚謹摘要條發揮與旨理有合于經書者證之以經
書事有符于前史者質之以前史間附已意惟理是

從或爲君子而一行有虧則不隱其惡或爲小人而
一事可取則不没其善顯者微之幽者闡之亦猶尹
起莘發明朱子綱目之意也臣於此書研精覃思十
有餘年而始克成編總廿七卷名之曰續資治通鑑
綱目廣義今已繕寫完備謹用進呈伏念臣本草莽
側微之士幸沐菁莪樂育之恩不愧麤疎欲圖補報
蓋以集輕塵於泰山納涓滴於滄海多見臣不知量
也然臣一念忠愛之誠則有非言語文字之所能盡
者況是書雖曰掇拾見聞之一二不無少補　聖覽
之萬一伏望

皇上弘天地之量寬妄作之誅萬幾之暇時賜清覽
察善惡之幾監興衰之蹟因事以檢是書因書以酌
是事善者取以爲法惡者用以爲戒則臣之心爲少
盡而臣之學爲不負矣

進續通鑑綱目發明表　　　周　禮

伏以四海熙熙身際文明之嘉運乾坤蕩蕩躬逢制
作之良時六合同春華夷均戴蓋春秋寓予奪之公
乃經世之典綱目寔傳心之要誠諸史之尊用續尹
氏之發明竊附宋元之綱目極知僭踰無所逃誅昔
我

太宗文皇帝稟出類拔萃之資任繼天出治之責德
威誕布文教聿興於六經旣嘗表章獨二史乃未暇
及是蓋有待於
憲宗純皇帝也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知中正齋莊離照旁通乾剛獨運
作之君作之師爲群生之共主繼其志述其事纘
列聖之洪圖待士允邁於漢唐興學遠迢乎三代恭
惟求善以如渴更羨立賢之無方臣念作養之及十
年荷　洪恩之廣博惜犬馬之庚三紀恥一藝之無
成然挾策屢聆棘闈才謭終遭擯棄追思至德難報
涓埃雖甲科乏緣以登進則沒齒豈甘於無聞即五
年披閱之勤劬明二代興亡之大略自慚側陋詎足
敷揚臣待罪黌宮潛心有日考綱目四百餘年之事
玩編年二十七卷之書探賾其義詳訂其文遵類例
而有予有奪定字義而或貶或褒幽者顯微者彰遂
法文公之筆削善可法惡可戒近循尹氏之準繩詳
略相因巨細畢擧人倫不至錯亂是誠正名分以植
綱常華夷不容混淆實乃扶天理而遏人欲此皆悉
遵於凡例何敢少贅乎已私雖文辭之欠謹嚴亦綱
要之可採取敬進九重之上仰祈乙夜之觀伏願法

其安戒其危而永保
列聖萬年之業取所長棄所短而俯鑒微臣一得之
愚

宋元綱目愚管序　　　江　淵

綱目愚管集成客有見而讀者未終卷作曰杜元凱
稱春秋詞約而義微子何詞之繁也曰何敢當此本
有幾而識以俟知已竊比先儒綱目之作且不敢況
春秋乎其繁其簡亦時也勢也孟子七篇之辯欲比
洙泗論議之簡可乎程子補格致五章之缺已不可
並曾子九章之文矣世降至宋小人迭用夷狄横行

冠履倒植時變人情千態萬狀雖欲數句成文未必能推見至隱諸家論斷多潤色之文且甲是乙非又不止如單伯請子叔姬于齊左氏穀梁公羊之說之類作者未必皆是而無非讀者不能皆信而無惑使非即其行事觀其用心合始終而通論之後世將無所警勉矣初豈若莊周荀卿之詞欲浩乎若無窮哉方遜志先生曰學者之患在慕古而不知道聞其出乎古則以爲善雖有未至不察也聞其出于今則以爲不善雖有至者不察也管中之天小則小矣其耿耿之明亦或有可觀者子惟求其是古與今繁與簡不

必拘也且篤信者信乎道人之知不知不敢必今而後當謹藏之庶免僭竊之譏客笑曰且徐讀而思之未必不知子之用心也

史要編卷之五

史要編卷之六

眞定鳴泉梁夢龍選

吳越春秋序

徐天祜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彊往往抗衡上國黄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勾踐大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周其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録而書之而况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爲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

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於世曄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邯鄲李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爲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爲之傳註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爲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曄本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註豈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

耶曄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曄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爲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聯若著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已君臣反復上下其論議種蠡諸大夫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則亡皆鑿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爲是邦二千年故實哉曄書越舊嘗鋟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侯來治越獎厲學校蒐遺文修墜典乃輟義田廩羨財重刻于學不鄙謏聞屬以考訂且命序其左端夫越人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於所闕不爲無補遂不得辭厥旣刊正疑訛過

不自量復爲之音註併考其與傳記同異者附見于下而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滯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甫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前漢紀序

荀悅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値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遲莽遂簒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凰集麒麟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凡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石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氾濫爲人害十河氾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氷二天雨血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子枯木更生大石自立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鎭萬國外命亢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秘書監荀悅抄撰漢書略舉其要假以不直

尚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悅于是約集舊書撮序表志總爲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功勳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奇策善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粗舉其經傳所遺闕者差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繁重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略其文凡爲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爲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旨云爾會悅遷爲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

今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瞻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群后之盛勳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爾故君子可觀之矣

後漢紀序　袁宏

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腄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其所綴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略多不次叙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遷無所甄明荀悅才智經綸足為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叙今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闕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異言行趣舍各以類書故觀其名迹想見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揚寄其高懷末吏區區注疏而已其所稱美止於事義疏外之意殁而不傳其遺風餘趣蔑如也今之史書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載之外所誣者多所以悵快躊躇操筆悢然者也

蜀漢本末序　方希直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于後世者時之人以為貴後之論者或賤之私娟者之所毀大賢君子或尊之蓋愛惡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汨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為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憸人卑陋嵬瑣之說譬如白日出而魑魅亡嚴霜降而虫虺蟄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僞粲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為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

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頰蟲之智陰戕國命而竊其權然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穢其爲跡至暴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絶之緒而續之有汛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巍乎軼出百王之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子朱子出而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尊而僭亂詘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都趙氏復因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干年之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別爲一書曰蜀漢本末賢君良輔之謀謨忠臣孝子之氣節斷斷乎其可徵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于後世蜀王殿下撫國之暇覽而悦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希直序其意夫昭烈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爲君臣師表而蔣琬費禕董允之治國關張趙雲之用兵與夫諸葛氏之有瞻尚關氏之有彛張氏趙氏之有遵暨廣推其所由來昭烈孔明之事蓋有出乎區區功業之外成敗之表者非王之信古知道樂善不倦其孰能知之深而愛之篤也哉然則是書之刻王非爲一國計也其爲天下計也夫非爲一時計也其爲萬世計也夫

元經傳序　薛收

元經始晉惠帝終陳亡凡三百年蓋聞夫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故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又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以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然帝衰於太熙故元經首此振起之也中國盛乎皇始故元經挈名以正其實嗚呼天下無賞罰三百載聖人在下則追書褒貶以代其賞罰斯周公典禮使後王常存而行焉仲尼筆削使後儒常職而述焉收授經於夫子何足以究其潭奥輒爲傳觧發明師訓之一二云

大事記序　呂祖謙

司馬子長年表大事記蓋古策書遺法獲麟以上既見於春秋經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今采左氏傳歷代史邵康節先生皇極經世司馬文正公稽古録資治通鑑目録舉要曆輯而廣之意所未安參稽百氏

頗爲增損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云起春秋後訖于五代分爲若干卷通釋若干卷解題若干卷合若干卷

大事記續編跋　張紞

忠文公跋涉長途猶拳拳以續大事記爲念夫大事記乃尚論古人賢否得失之書也書法精審炳炳如丹然則公之自處又豈有不審者哉

元史續編序　胡粹中

皇朝纂修元史既成惟執事近臣得賜墨本版藏中秘人間得見者甚少其後江西張美和梁寅讃元史

畧行于世二公蓋當時與纂修者家有今書惜其辭約而事簡無以見一代典故觀者未能無憾焉余仕楚之明年始閱此書終編又惜其詳於世祖以前攻戰之事於成宗而下治平之跡畧而靡悉順帝之時史官失職紀載闕然不能有所增益要亦未得爲一代之完書也於是取其所詳闕其所畧凡可以備一朝之制作者則弗之敢遺起自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上接宋德祐元年迄于順帝至正二十八年爲大明洪武元年戊申通九十三年凡十六卷大書以提其綱分註以備其目雖竊取子朱子編年之法而於褒貶之義則不敢僭一辭焉書成質諸紀善貝君季翔命曰元史綱目余何敢直曰續編云

世史正綱序　丘濬

世史正綱曷爲而作也著世變也紀事始也其事則記乎其大者其義則明夫統之正而已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道非義功利雖大弗取也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大事有呂氏之記續之可也正統有朱子之筆遵之可也奚用此爲哉曰呂氏之記記其大而或兼其細也朱子之筆筆其正而或專其統也愚惟錄其大而已細小不屑及也

取其正而已統否不暇計也然則有所見乎曰有聖賢之書婉而正學者之書顯而直婉而正所以待後世之賢人君子也顯而直所以曉當世之學生小子也何則人之生也稟賦不齊賢者知者恒少而愚者不肖者恒多聖賢之書用意深而立例嚴非賢人君子不能知也是以知之者恒鮮愚爲此書直述其事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不待論明思索皆可與知也苟或因是而馴致夫賢人君子之地則夫聖賢婉而正之書亦可由此而得之矣愚所以作書之意有在於是非敢立異

以犯不韙之罪也然則其宏綱大旨果何在哉曰在
嚴華夷之分在立君臣之義在原父子之心夫華夷
之分其界限在疆域華華夷夷正也華不華夷不夷
則人類淆世不可以不正也君臣之義其體統在朝
廷君君臣臣正也君不君臣不臣則人紀廢國不可
以不正也父子之心其傳序在世及父父子子正也
父不父子不子則人道乖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
立國正國以持世而一歸於人心道義之正則人極
以立天地以位夷狄不敢以亂華禽獸不敢以侵人
上天所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之心或其在此

乎請言其詳天位乎上者也地位乎下者也天地之
所以生生者物也物之動者有三焉人也夷狄也禽
獸也天生人而於人生中命一人以爲君以爲人類
主闡教以立人極修政以安人生然必其生安然後
其極可立也彼其所以爲生人害而使之不得安者
誰歟夷狄也禽獸也爲生人主必攘夷狄驅猛獸使
吾一世之民各遂其生而不罹其害焉於是乎吾政
行而教施而世底乎雍熙泰和矣是則君人者之責
也雖然君之所以爲此者非君之自爲也承天之意
也能承天之意則能受天之命矣受天命者必奉天

焉奉天者必大報天焉君秉誠以事天天垂象以示
君必致夫精禋感格之誠必謹夫象緯災祥之故如
是則天人合一天不在天而在君矣天之心則仁愛
人君君之心則仁愛生民民之生也性天之理以爲
其心形天之氣以爲其身心有不明君必明之俾天
之理不爲物所蔽身有不安君必安之俾天之氣不
爲物所戕故凡其號令之頒政事之施教條之布禮
樂制度之具刑賞征討之舉無非以爲民而已爲乎
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君於此豈
能以其獨力爲之哉亦由夫小大内外之臣以爲之

腹心股肱耳目爪牙焉耳君總於上臣分於下彼此
相資遠近相維階級相承氣脉相通各盡職以釐務
畢同心以奉上君必死其社稷臣必死其職事本乎
是以持世由一世而十世十世而百世百世而千萬
世華必統夫夷夷決不可干中國之統君必統夫臣
臣決不可萌非分之望男必統夫女女決不可當陽
剛之位臣非有舜禹之聖決不可以言禪君非有桀
紂之暴決不可以言伐君雖不及太甲臣非有伊尹
之志決不可以言放非爲天吏決不可興問罪之師
非奉天討決不可清君側之惡事雖至於無可柰何

非濟天經決不可用權宜之策天冠地履之分必嚴水木本源之心必篤如是則大義立矣雖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必正而後國定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是故父有天下必授之於子子居大位必受之於父父非真堯舜子非真朱均必不可以與舜禹子非真武王父非真西伯必不可以舍伯邑考隱攝桓位不可也宣傳繆位不可也父之所予必子心之所安子之所承必父心之所願非的見夫大義之決不可以行權非真有夫必歸之誠不可以言假授受取與必原其心原其本心之初於序必順於理必

正於心必安以此正名以此定位既定其位必端其本本之所以端者身也身不可以不修身之所以修者心也心不可以不正知其身心之所以必當修而正者學也學不可以不講講學以正心正心以修身修身以端其本則夫婦于焉以有別昆弟于焉以有序諸父子焉以有善諸舅子焉以有義族人戚屬莫不于焉以有禮將見身正而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上而效于下篤其近而舉諸遠矣是則大而一世所以綱維之者國也中而一國所以根本之者家也家則內和而外順國則上令而下從極乎一世之大則

華夏安乎中夷狄衛乎邊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凌則人之所以為人者相生相養各盡其性各全其命而一順於道義之正而不徇於功利之私是則所謂雍熈泰和之世也人既得其所以為人物亦得其所以為物天由是而得以為天地由是而得以為地則人君中天地而立為人物之主者其責盡矣上天立君之意於是乎為無負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言諄諄乎垂世立教者亦於是乎不徒託之空言矣區區一得之愚偶有所見而妄為此書始龢泰庚辰之歲滅國訖于齊世道之始變也終

皇明戊申之春彗出掃于昴天道之終定也首尾凡一千五百八十有九年書成用僭書卷端以示夫當世之學生小子而後世之賢人君子容或有以取之否乎不敢必也於是乎書以俟

人代紀要序

顧應祥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人生其間人也者天地之心也欲知天地之終始者必以人君也者人之主也欲知人代之興替者必以君上古之時茫乎遠矣不可得而知矣自夫書契既立人文日開於是乎始有簡策以紀之唐虞有典三代有書以其載道而言則謂

之經以其紀事而言則謂之史其實一也春秋者魯國之史也孔子取而筆削之遂得與經並傳其餘弗傳者多矣漢司馬遷氏始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諸書上自黃唐迄于秦漢立帝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共爲一書謂之史記班氏父子繼之爲西漢書自是而後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皆宗其製襲而莫能尚之至宋司馬温公又取諸家之史萃而爲一以爲編年是謂資治通鑑不曰史而曰鑑者蓋欲人君以古爲鑑之義也朱子因之而作綱目大書以提其要分註以紀其實約文隱義而褒貶寓焉作

史之法無踰於此矣應祥幼好讀史而苦於浩瀚嘗效皇極經世起自唐堯甲辰畫爲編年圖專紀人代以便觀覽既而病其太簡未及改也乃今謝事家居閉門杜客每嘆餘生無幾不敢愒玩復取前書重複增定秦漢以前則證之於子由古史秦漢以後則證之於二十一史通鑑纂要世史正綱諸家雜史僞史至於稗官小説釋老之書咸取而參訂之大率以紀人代爲主故於人君之創業繼統簒弑之事必求其實而詳書之雖僭僞之主夷狄之君亦必具其顛末而政事之有關於治亂興亡之大者則隱括其語而明白書之使善者知其爲善惡者知其爲惡簒弑者知其爲簒弑中國知其爲中國夷狄知其爲夷狄窮鄉下邑之士無書可考者一覽而得其槩矣祥也學不足以博古又無鄴侯三萬軸之蓄掛一漏萬之誚知不能免豈敢附于作者之末聊以便初學云爾

人代紀略序

顧應祥

人代紀紀人代也紀人代者所以紀天地之始終也天地亦氣也氣之聚者必有散也天地既有其始安得不有其終乎曷從而知之也以人心之靈而知之也夫天地之生物物固物也人亦物也其冥然而無

覺者草木也有覺而得其氣之偏且駁者禽獸也有覺而得其氣之全且純者人也惟夫人之生也指其覆於上者曰天指其載於下者曰地指其禽獸草木而曰禽獸草木是則天地萬物皆以人而得名也是故紀天地必以人也然而人不能盡紀也君者所以治人者也人之首也世道泰則統天下而一君世道否則四分五裂而互相雄長否之極也則夷狄之人亦得以其力而僭爲中國之主泰者陽也否者陰也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一治一亂陰陽消長之機也然陽一而陰二也故治日常

少而亂日常多混一之時常少而分裂之時常多中國陽也夷狄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然極盛之世而不能無夷狄之患極治之朝而不能無小人之患治得其道則陽足以制陰治失其道則陰反制乎陽矣是故紀人者必以君也上古之時天地初闢純陽之氣未散在上者標枝在下者野鹿渾渾噩噩無事可紀及乎人文漸開而治亂相尋於是乎始有征伐戰爭之事而日益繁矣譬如人焉其始也惟赤子之心已耳及其壯也則利欲交攻而百慮生矣故紀之者紀其略也紀其略而治亂興亡之迹可見矣觀其

治亂興亡之迹而天地之始終可見矣故曰紀人代者紀天地之始終也由是言之則人也者天地萬物之靈也盡人之道則與天地並立而爲三矣並立而爲三者非謂以耿然之身與天地伍也天地之理即吾之理天地之性即吾之性以天地萬物之理會於吾心則與天地相爲流通所謂知天地之化育者是已若徒以血肉之軀而貿貿焉惟欲是狥則與禽獸草木同一物也奚貴於人哉故紀之者又將以覺夫人也此人代紀之所爲作也

史要編卷之六

史要編卷之七　雜史

真定鳴泉梁夢龍選

國語解序

韋昭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爲經藝並陳

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註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憭矣然於文閒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閒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

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袪過切不自料復為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唐虞之信善亦所以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為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汲冢周書序　　楊慎

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音處）準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爾雅論語又似禮記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諸國夢卜妖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徼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生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名題漆書皆科斗文字多燼簡斷扎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詔荀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著作郎束皙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此晉書武帝紀荀勗及束皙傳文也又杜預

春秋集解後序亦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同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合此視之汲冢所得書雖不可見而其目悉具於此曾無一語及所謂周書者也按漢藝文志有逸周書七十一篇以今所謂汲冢周書校之止缺四篇蓋漢以來元有此書不因發塚始得也李善注文選日月遠在晉後而其所引亦稱逸周書不曰汲冢書也惟宋太宗時修太平御覽首卷引目始有汲冢周書之名蓋當時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逸周書七十一篇充之矣晁氏公武陳氏振孫洪氏适高氏似孫黃氏震李氏燾吳氏澄周氏洪謨號通知古今者皆未暇深攷予故錄晉書及左傳後序文于此則此書也當復其舊名題曰逸周書可也

戰國策序

鮑彪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考本也自漢稱為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為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讋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或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疎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為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闕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正

一史之謬備七畧之闕於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

越絕書序

田汝成

越絕書一十五卷凡十有九篇為內經者二內傳者四外傳者十有三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胥豈其然哉內經內傳辭義奧衍究達天人明為先秦文字外傳猥駁無倫而記地兩篇雜以秦漢殆多後人附益無疑也本事篇序則又依託春秋引證獲麟歸於符應若何休之徒為公羊之學者故知是書成非一手習其可信而畧其所疑亦可以互埤史氏之闕脫矣其曰越絕義含兩端或曰奇絕或曰斷絕句踐困德餘魂弱身強志轉敗為功得非夷裔雄材曠世奇事乎故解者曰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誠積於中而威發於外內能約己外能絕人故曰越絕齊將伐魯仲尼耻之子貢一出而動四國遂以興越滅吳亂齊伯晉魯恃以無恐而春秋所紀二百二十四年諸侯之事適以於越入吳終焉故解者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此辯士絕於彼故曰越絕愚謂二說殊科咸從臆決折衷確貫則前說為優夫吳越保界遐陬勢同唇齒持信義以相恤則敗亡之禍安從

生哉而互爲寇竊日尋戈矛隙劇仇深一施一復興廢之際天人昭矣方吳之初伐越也歲在牽牛史墨占之以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咎越人迎擊闔廬殲焉蓋吳之違天也是以有檇李之辱夫差畜憤父讐冀於必報人謀定矣越雖得天未可遑也句踐不納范蠡之諫而先事襲之訖用大敗蓋越之違人也是以有會稽之辱越王卑詞厚禮請成於吳吳人許之殆天意焉而越王苦身焦思約己阜民折節賢豪繕飾備利范伯治外大夫種治内計然畫策明於陰陽天人合矣夫差方且恣其淫心窮黷奢靡疏子

胥而昵宰嚭忠佞倒植當是時人有言宰嚭死者仲尼曰否否天生宰嚭以亡吳也吳不亡嚭將無死嗟乎天人之度不更昭乎終以勤兵遠畧而越乘虛擣之吳是以有姑蘇之辱其時越猶未能即有吳也而與之平夫差苟有志焉或能以一旅自奮而斂觖跧安餘身無幾越且假仁徼譽取舍循方人事備矣天眷殷矣吳是以有甬東之辱嗣是越勢益張威振上國會諸侯於徐州主歸侵地天王致胙比跡桓文鴻烈徽名彈壓宇内謂之越絕不亦宜乎夫吳越比壤而封吳之視越也猶攖虎也跳梁不出楯檻之間其大小強弱不敵明甚然吳以強大而敗越以弱小而興形勢非偶安所論哉善乎范蠡有言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夫差拙於持盈而句踐工於定傾則其興廢之際又何疑焉文谷孔子提學兩浙得是書而悦之曰入其疆而不習其故非學也校其訛舛而付梓焉以予爲吳越之遺黎也屬序於予爲之引端若此而歸之天人之度焉嗚呼順天者祥逆天者殃修人者昌怠人者荒豈惟吳越爲然持以考百代之推遷其故可立睹也

晉文春秋跋　吾衍

晉文春秋於劉向校讐未之聞余於近年與楚檮杌併得之誠奇書也不著作者名氏觀其篇目次第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雖桓文之事仲尼之徒不道而晉乘楚杌孔子修春秋多取之余嘉其書因鈔寫以備三史之目

楚史檮杌序　王衜

孟軻氏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春秋魯史爾聖人修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左氏公穀俱爲註釋我　朝永樂間纂修春秋大全　經筵以進講庠序以設官貢舉以取士雖閭里小子亦莫

不知有春秋也自檮杌見於孟子後世無聞焉雖老師宿儒亦未之見也成化戊戌春二月余以御史出守淞郡因政暇時與少叅葉公廷茂論及春秋公出楚史檮杌一帙示余披閱冊四所志者莊王一君未敢遽信以為檮杌也其間克鄭問鼎合於左氏伐鄭圍宋同於公羊隱戚絕纓之屬古人辭多引用若可信矣但申叔時所云教之春秋而聳善抑惡為可疑焉雖然夏五郭公春秋尚爾又何怪乎檮杌而有是哉按楚本芉姓子爵莊王名旅五伯之一立於魯文公十三年卒於宣公十八年二十三年之間僭王問

鼎憑陵諸夏春秋惡之似無足道者然而為國不敢驕士爭過而還晉師虞丘子之薦賢孫叔敖之相國與夫士慶杜子諸御已之諫申公子培泊絕纓者之忠之類亦有足取焉者故以伯者之功效計之則莊亦得為春秋之賢君以王道之軌轍範之則莊不免為三王之罪人所謂功之首罪之魁矣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又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其以是與余嘉其詞義高古信為史筆遂命工鋟梓傳之四方與凡好古君子共之未必不為勸善懲惡博物洽聞之一助云

蜀鑑序

李學

蜀在禹貢一梁州爾文王興於岐西而從武王牧野之師者乃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說者謂文王化行江漢之所被信矣三代以來秦得蜀以并諸侯漢高由蜀漢以定三秦諸葛孔明三分天下僅有其一而伸大義於季漢非以其地西接崤函南連荊吳扼關河之勝則為右府之固合吳蜀之長則據上流之重險要雖控於一隅而形勝實關於天下歟中興南渡首吳尾蜀有常山之勢前襃後劒得金城之險乃眷西顧護蜀如頭目保蜀如元氣世歷百年歲經三卯

外有虎噬之虞內懷鵝勞之憂而蜀之為蜀非全盛時比矣文子久仕於蜀身履目擊而動心焉燕居深念細繹前聞因俾資中郭允蹈緝為一編起自秦取南鄭迄于王師平孟昶凡地形之阨塞山川之險阻邇疏而隣荊者稽之舊史按之圖志悉紀于篇西南夷為蜀後戶未形之憂難忽而已事之鑒可師則又條其本末而附之間又論其得失之要者定為十卷凡千三百年蜀事之大凡亦可以概見于此意蜀在宇內九之一爾得之則安失之則危竊之則亡覽是書者可以鑒焉因名曰蜀鑑云

两漢文鑑序

邵寶

或有問於余曰子之馳騁古今貫穿史傳而謂史可節乎它史猶可而謂漢唐三史可節乎今子之纂節三史固矣又何爲摘出三史之文而別爲一編試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漢唐正史萬代取信奚庸一字加損特以科舉之習不容不纂取其要余白首場屋深知其然漢唐三史連編累牘寸晷之間何能遍覽書肆節本十不一二無可搜閲余是以冐然爲之葢有得夫先正採取史集要言之義至若名公鉅卿忠言嘉謨見之史傳不可槩擧何敢一字妄加節略惟

其不容節略是以別爲一編故不摘出無以表一時言論之切不繫諸朝無以知當時聽從之美觀一代之奏言則知一代興衰之故觀一篇之首末則知一篇奏述之由史有不足則旁搜傳書如平子之賦二京張說之頌封禪韓子之原道柳氏之饒歌要亦吾儒之不可闕者或取之選或取之粹或取之集中皆此類也漢唐史節積十餘年而功始竟三史之文編纂告成姑以述其大槩云爾妄將末學破裂舊史知我者其以是乎罪我者其以是乎

两漢書疏序

邵寶

文之高下或繫于世或繫于人世曰以降而人有能反之力君子不謂世焉故有諸葛而後有表裏訓命之表有昌黎而後有追配典雅之碑文之繫於人者如此若以世論戰國之文不逮春秋春秋不逮西周周不逮商商不逮夏夏之文視唐虞又何如哉大賢淑世其次表世其次同世以一勝衆宜難爲力也故夫人之同世者多矣故曰或繫于世或繫于人此之謂也周以後之文惟漢近古而西京爲盛其間優劣雖以人異要之後世葢莫加焉漢文之製其大者爲詔爲令爲書疏詔令以代言固典于者事然其用弗恒

惟書疏用於事君輔德弼違非是莫宣陳悃建明非是莫達故於學者尤爲切近諷之不預其可乎哉今之論策固將爲書疏地而諸生師法太近考業之餘實竊病焉乃謂萬載教諭朱憲録自董子迄程朱數君子奏對大作集爲一篇刻畀諸生俾之讀之繼而憲使周公文化復出是編乃其先大夫怡菊先生所集葢两漢之作皆萃於此遂并刻而通畀焉夫漢之人固有不局於漢者況吾前所集亦不淺於文矣今求之體裁則此集所載又近古之世也以人訓焉積欲其厚以世訓焉取欲其謹則於道也可以進矣而

何有於文乎由是益懋厥修涵泳六經步趨三代視力所至淑則淑表則表而不丼於同世將自我重焉則其所繫獨文也哉文之所用獨書疏也哉書刻於九江藏於南昌分司工費取諸學役餘錢治其事者兩學職張輅邵清而李守哲實乎書先生以憲使貫封監察御史平生好古文類其志序校精容類其政秘不自露以遺其後人類其德欲知先生者于是編亦可少見矣

西漢會要序

徐天麟

臣聞與一代之治者必有憑籍扶持之法傳千古之信者必有會粹總括之書仰惟國家稽古右文歷世一軌聖經賢史均務討論凡帝王心傳默畀之旨修身體道之要聖性高明固已融會於精神念慮之表至於本數末度宏綱懿摹大關於治道細極於彌文莫不蒐羅掎摭以備參攷所以廣帝學之緝熙監舊章之粹駁而集治功於大成者也自建隆初司空平章事王溥因唐蘇冕崔鉉會要增爲百卷以獻太祖皇帝詔藏史閣溥又採梁開平至周顯德事爲五代會要亦獻之迨仁宗皇帝在御始詔史臣王洙章得象等修纂國朝會要自建隆迄于慶曆爲書百五十

卷熙寧以後設官置局繼續修纂英規茂矩罔不登載藏之金鐀副在有司真足以貽萬世之典則張聖世之宏休矣竊惟三代而下言治者必首漢唐今唐有會要而漢獨未備是謂闕典臣究心班史垂二十年嘗觀漢接殷周而興承秦滅籍之餘先王制作漫不可見高皇帝以寬仁英武統一函夏干戈甫定疇賢柬能協濟康功或次律令或申軍法或定章程或制禮儀或造新語以至王同姓封功臣彬彬然有三代之遺意當時號爲規摹弘遠其後惠帝蠲苛法文帝除肉刑武帝表章六經改正易服昭宣而隆藩飾愈備皆所以昭一王之不忒垂百世之令猷然紀傳表志第存史法而典章沿革本末難見是用不量謭薄輒倣唐及國朝會要彪分卯析輯成西漢惠要七十卷專以班固漢書本文編次其或與史記互有發明間取一二以附益之其餘如荀悅漢紀范曄後漢書與夫漢官儀漢舊儀官解詁漢官典儀三輔黃圖之類雖合採用止附注於班史本文之下井井繩繩不錯不紊窮以歲月顛末粗備於是西都一代之制燦如日星與唐之制度紀綱皆得媲聖朝高文大冊同垂不朽誠非小補意文獻不足證而夏商之禮幾

於無考太平之書存而成周之法度可舉而行遡流尋源循末推本則由西都之制可以求三代禮樂之遺因漢唐之粗可以彰聖朝文物之盛斯亦列聖垂謨之本意也故序所爲作之意以冠於篇首庶其有補於聖治之萬一爾

東漢會要序

徐天麟

臣頃於嘉定四年九月表進臣所編西漢會要七十卷際遇寧宗仁文哲武恭孝皇帝稽古右文日新聖學既塵蠖濩之覽乃十一月丁卯有旨付尚書省藏之秘閣竊自惟念臣猥以庸愚妄傚前賢纂輯遭逢

聖明不棄芻菲俾得晉聯廣內之儲豈意書生有此榮遇當時三館之士被命看詳聞謂臣言兩漢治効上軋殷周制度文物炳耀青史今詳於西劉而略於東都豈不猶爲缺典臣退而自忖所幸精力未疲迺因公退之暇緒閱范史旁貫諸書復加裒次成東漢會要若干卷竊惟炎運中興禮樂庶事視西都爲加詳建官置兵以節約而鄉簡雖建武攷制事歸臺閣中世失權政移戚官然猶足以綿延二百年之祚比隆於高文武宣者以紀綱法度猶有可以憑藉扶持者也自蔡邕作十意補續前志其文既已湮沒范曄亦欲徧作諸志依準前書然徒懷著述莫究厥功雖又嘗以十志託於謝儼搜撰垂畢值曄傾敗委棄弗存其後劉昭因曄遺緒以注補之今八志所述綱目粗備然食貨兵刑學校選舉之類皆缺弗著學者病焉臣不量跡謬復茲編綴以備一朝之典庶聖當極酌古御今庶有裨於乙覽之萬分凡八志已詳者今特撮其綱要志所未備者則詳著本末又間以己見爲之論述使議禮者參兩漢之沿革以求三代之遺範則是非得失粲然在目孰爲可法孰爲可鑒於是攷而證諸其於世教詎云無補乎

西漢詔令序

蘇天爵

先王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何其義理精微忠厚惻怛感人之深能若是歟蓋情之發于中者實則言之著于外者切德澤之及于人者深遠也三代而降文辭近古者莫兩漢若一時典冊詔令混于紀傳有能取司馬班氏書離其說次其先後俾讀者見其愛民憂世恤刑薄賦遣使求賢乞言圖治詞氣溫雅制作森嚴甚有古之風烈夫明君賢臣訏謨于嚴廊之上既務合乎典禮發號施令敷布于海宇之內必能格于人心斯其上下之交乎治忽之所關豈偶然哉有虞

之朝龍作納言夙夜出納帝命惟允鄭伯爵也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産潤色之況後世有天下者渙汗大號鼓舞兆民皆出治之本經國之要豈可以私智獨見而爲之乎我國家累聖相承興崇治化凡議大政皆命文學老臣共之故詔令之頒渾厚質實及貢舉試士詔誥亦用古體其軫念黎元追古制作誠非近代所能及焉然則帝王之制固本於五十八篇之書而两漢詔令亦不可忽也是編吾家所藏西漢十二卷吳郡林處録東漢十一卷四明樓昉録及官淛省與憲使王公議

刋行之向聞於潜洪咨夔亦嘗纂次成書事著其略帝繫之說惜乎不傳獨得其總論刻置卷首又命進士高明輯其目文學掾許益考正其訛或謂两漢季年權姦柄用擅政稱制文宜刋削夫命令雖出于當時而善惡悉著于史策録之以示訓不亦可乎

東漢詔令序　　樓　昉

河汾王仲淹續書以存古欲取两漢制詔接虞夏商周之緒君子議其僭雖然世有華質道有汙隆則一代之號令文章亦與之爲升降若周之委曲繁重固已不如商之明白峻絜而所謂灝噩云者視渾渾之風則已漓矣然謂書之後不復有書是誣天下後世也走幼嗜西漢書每得一詔輙諷味不忍釋噫一何其沈浸醲郁雍容雅裕入人之深也暇日常欲掇其散在志傳者附之本紀攷其歲月以類相從粹爲一編因循未果而吳郡林君德祖之書傳焉走可以無述也然東都二百年間王言帝制雖乏西京渾厚之氣若光武與隗囂公孫述竇融等書則有以見心事之磊落焉勑鄧禹馮異岑彭等書則有以見機神之英晤焉頭鬢爲白之言平定安輯之訓與夫責劉尚以斬將弔人之義有以見不得已之心焉驚河西慼

市掾不待識者而占其中興矣明章二帝雖不逮前烈然永平即位之詔有曰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元和擇吏之詔有曰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小心畏忌忠厚惻怛藹然見於言外而所與東平王酬答者讀之使人流涕也和安以降政出房闥權歸宦孺陋矣而勞來勤恤之意猶時有前人之遺風焉是未可槩以爲華不副實而併棄之也或者又曰帝王之言出於其心而發於其口故言即其心两漢以來率付詞臣之手亦何足録邪嗚呼此又未深攷者爾武帝以淮南王善文辭每爲報書輙召司馬相如

視草天水多文學掾光武有所辭荅特加意焉未必無儒生學士相與彌縫於其間也至觀文帝與尉佗書自謂高皇帝側室之子光武以司徒比堯必非代言者之所敢道矣由此觀之漢之制詔非若後世一委之詞臣也竊不自揆倣林君前書之體纂次成之目曰東漢詔令非敢傳之他人亦聊以備遺忘與我同志者幸訂正而刋削之毋以河汾譏我

史漢異同跋

楊士奇

右史漢異同近從鄒侍講借録凡三冊此書吾郡前輩家有之相傳作於須溪而編内不載觀其評論批

點臻極精妙信非須溪不能然文獻通考云倪思撰班馬異同三十五卷思以班史仍史記之舊而多删改務趨簡嚴或删而遺其事實或改而失其本意因其異可以知其優劣所論政與今所録者合而卷數亦同豈非書作於倪而評論批點出於須溪邪

西京雜記序

黄省曾

漢之西京惟固書爲該練非固之能爾亦其所資者繕也仲尼約之寶書馬遷摭諸國史因本而成在古皆然也暇得葛洪氏西京雜記讀之云爲劉子駿所撰以甲乙第次百卷考比固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洪又抄集固所不録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予於是始知固之漢書蓋根起於子駿也乃遡憶其所不録之故大約有四則猥瑣可略閑漫無歸與夫杳昧而難憑觸忌而須諱者也其猥瑣者則霍妻遺衍之類是也其閑漫者則上林異植之類是也其杳昧者則宣獄佩鏡秦庫玉燈之類是也而其觸忌者則慶郎趙后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披金簡沙法所删棄矣至於乘輿大駕儀在典章鮑董問對言關理奥亦皆擯落而無採宜書而不書者何也豈不幸

存於雜記歟但今所傳且失其半又非洪之故簡矣嗚呼後之代儒安得如子駿者遐收彙集以待班固者出歟誠爲史家之一嘅也

史要編卷之七

真定鳴泉梁夢龍選

進順宗實録表

韓愈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古可以傳必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録則名氏年代不聞于兹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推功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

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録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撿詔勑修成順宗皇帝實録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録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録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謹隨表獻上

貞觀政要序

吳兢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以時逢聖明位居宰輔寅亮帝道弼諧王政恐一物之乖所慮四維之不張每克己勵精緬懷故實未嘗有乏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備加甄録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

于左

開天傳信記

鄭棨

余何為者也累忝臺郎思勤墳典用自修勵竊以國朝故事莫盛於開元天寶之際服膺簡策管窺王業參於聞聽或有闕焉承平之盛不可殞墜輒因歩領之暇搜求遺逸傳於必信名曰開天傳信記斗筲微器周鼎不節之咎何已遐乎好事者觀其志寬其愚是其心也

東觀奏記序

裴庭裕

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自壽邸即位二年監修國

史丞相晉國公杜讓能以宣宗懿宗三朝實録未修
歲月漸遠慮聖績湮墜乃奏上選中朝鴻儒碩學之
士十五人分修三聖實録以吏部侍郎柳玭右補闕
裴庭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鄭
光庭專修宣宗實録庭裕奉詔之日惕不敢易思摭
實無隱以成一朝之書踰歲修例竟未立國朝故事
以左右史修起居注逐季送史館史館別設修撰官
起居注外又置日曆至修實録之日取信於日曆起
居注參而成之伏自宣宗皇帝宮車晏駕垂四十載
中原大亂日曆與起居注不存一字致儒學之士閣

筆未就非曠職官無憑起凡例也庭裕自為兒時已
多記憶誰采宣宗朝耳目聞覩撰成三卷非編年之
史未敢聞於縣官且奏記於監國史晉國公藏之於
閣以備討論

南唐書序　馬令

傳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唐季五代大盜割
據各亦有史而太熙之風往往有之南唐寖滅史官
高遠慮貽後悔悉取史草焚之而死徐鉉湯悅奉太
宗皇帝勑追録所聞而忘遠取近率皆疎略先祖太
愽元康世家金陵知多南唐故事旁搜舊史遺文并集
諸朝野之道其事者未及撰次遽捐館舍今輒不自
料纂先志而成之列為三十卷雖有愧於筆削而誅
亂尊王亦庶幾焉

五代史闕文序　王禹偁

臣讀五代史總三百六十卷記五十三年行事其書
固亦多矣然自梁至周君臣事迹傳于人口而不載
史筆者往往有之或史氏避嫌或簡牘漏略不有紀
述漸成泯滅善惡鑑誡豈不廢乎因補一十七篇集
為一卷皆聞於耆老者也孔子曰吾述而不作又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義也

聖宋遵堯録序　羅從彦

堯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訖五代千
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道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然皆雜以覇道而已有宋龍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
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
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規模亦無所愧焉在太
平興國初太宗嘗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
萬機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仁廟見東封
西祀及修玉清宮等過侈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若
二聖者其知所以紹述者邪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

張終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不然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蓋其源流非一日也今皇帝受禪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剗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議者猶謂金陵之熖勢未能熄天下皆其徒是抱薪而救之者也臣懼其然也竊語諸心曰昔唐吳兢作貞觀政要録本朝石介亦有聖政録豈苟然哉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闓今傳後者以　相比類纂録之歷三季而書成名曰聖宋遵堯録其間事之

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行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少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共十人擇其言行之可考者附于其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盡公忠則於其臣見之爰及熙豐之弊卒歸于道分七卷添別録一卷合四萬餘言欲進之黼座力未暇及而秋毫之問已爽忽矣然事固有始睽而終合失之於前而得之於後者古人有之若周成王楚文王秦穆公是也不久朝廷清明金人竄伏且當有以來天下之言輒紀歲月以俟採擇

進東都事略表　　王稱

伏奉告命除臣直秘閣者謬述一經冒徹宸旒之邃誤膺再命躐陞芸閣之華省已兢惶荷恩深厚臣稱伏念賦才冗瑣受學空疎蚤結髪於薦紳粗服膺於簡策未聞儒者之六藝安有史官之三長念昔先臣少登雋甲忝耳泉之侍從陪南度之衣冠曾與編摩肆堂書命臣猥名牛馬之下走敢謂箕裘之故家聞詩禮以僅傳撫簞瓢而無恙冥搜故實坐閱歲時亹

亹記録之多寖寖編帙之廣念食芹而甚美亟抱璞以直前上祈以折衷於聖人下將以俟命於君子曲荷帝心之善貸驟加儒館之清名幸則已多報於何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睿謨天錫聖學日新事深鑒於本朝政若稽於先烈宏遠之度同符於藝祖忠厚之澤合德於仁宗前事誠後事之師家法乃治法所出致茲管蒯亦與甄陶臣敢不慱采舊聞仰副洪造不與校讐之列要長到於石渠遠瞻咫尺之威心自懸於魏闕謹奉表陳謝以聞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序　　李心傳

心傳年十四五時侍先君子官行都頗得竊窺玉牒所藏金匱石室之副退而過庭則獲剽聞名卿才大夫之議論每念渡江以來紀載未備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將之行事猶鬱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間兵戎財賦之源流禮樂制度之因革有司之傳往往失墜甚可惜也乃緝建炎至今朝野所聞之事凡不涉一時之利害與諸人之得失者分門著録起丁未迄壬戌以類相從凡六百有五事勒爲二十卷或謂心傳曰子之是書固學者之所宜究也況言人之善而不及其惡記人之功而不録其過是書之行於世也則宜

雖然子以論著之餘而紀見聞之故凡有所取則未及乎取者必以爲見遺凡有所揚則不足乎揚者必疑其見抑吾懼夫兩端之怨詈將不得免子安用此其以賈禍也可不慮哉心傳謝曰下國山野之人上而名卿才大夫下而巖穴幽棲之士其未之識者衆矣遠而朝廷四方久而二萬七千八百四十有八旬之事其未聞與未知者亦不少矣事苟有所畧人苟有所遺蓋孤陋寡聞之罪非敢去取乎其間也孚有所得屢書不一書而后已可乎哉既以告人遂筆其辭于編首

三朝北盟會編序

徐夢莘

鳴呼靖康之禍古未有也夷狄爲中國患久矣昔在虞周猶不免有苗玁狁之征漢唐以來如冒頓之圍平城佛狸之臨瓜步頡利之盟渭上此其盛者又其甚則屠各陷洛耶律入汴而已是皆乘草昧凌遲之時未聞以全治盛際遭此其易耳酷也揆厥造端誤國首惡罪有在矣迨至臨難無不恨焉當其兩河長驅而來使有以死捍敵青城變議之日使有以死拒命尚可挫兇焰而折其姦鋒惜乎伏節死義之士僅有一二而偷生嗜利之徒雖近臣名節俯首承順惟

恐其後文吏武將望風降走比比皆是使彼公肆凌籍如無人焉故也尚忍言之哉縉紳草茅傷時感事忠憤所激據所聞見筆而爲記録者無慮數百家然各有所同異事有疑信深懼日月浸久是非混并臣子大節邪正莫辨一介忠疑湮没不傳於是諸家所及詔勅制誥書疏奏議記傳行實碑志文集雜著事涉北盟者悉取詮次起政和七年登州航海通好之終紹興三十二年逆亮犯淮敗盟之日繫以日月以政宣爲上帙靖康爲中帙建炎紹興爲下帙三朝北盟集編盡四十有六年分二百五十卷其辭則因元

本之舊其事則集諸家之說不敢私為去取不敢妄立褒貶參考折衷其實自見使忠臣義士亂臣賊子善惡之迹萬世之下不得而掩自成一家之書以補史官之闕此集編之本志也若夫事不主此皆在所畧嗣有所得續繫于後如洪内翰邁國史李侍郎燾長編并四繫録已上太史氏兹不重録云

建炎時政記序　李綱

臣某伏被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臣省記編録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時政記繕寫成冊進御以侍制詔須降史舘臣仰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

撫中興之運方時多艱入繼大統龍飛宋都為天地神明萬物之主嗣位之五日即布大號考(孝宗嫌諱)其相首及微臣特達之知非常之遇古無與比顧如臣者所以報稱眷待之意宜如何哉然臣志廣材疎學識荒淺徒有愛君憂國之心初無用身防患之術備位宰相纔兩月餘功効無毫髮可稱罪戾有丘山之積奉身以退何補國家辜負明恩為罪大矣臣自去魏闕七更歲華薦致人言自取顛躓伏蒙皇帝陛下矜憐孤跡始終保全天地之恩何以論報今者又奉詔旨俾追記往事編録成書將以付之太史氏顧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心志不寧動輙廢失屢遭盜賊文籍散亡極意追思曾不能省記十之一二至於日侍清光親承訓勑則銘鏤心腑豈敢弭忘謹以省記到罪任宰相日所得聖語所行政事賞刑黜陟之大畧著于篇至于日辰有不能省記則闕之庶幾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意謹繕寫成上下兩冊冒昧投進以塵一夜之覽宣付史舘備採擇焉

靖康傳信録序　李綱

元正月三日差充行營司參謀官四日除尚書右丞充留守五日改充親征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

事罷職五日以士庶伏闕復舊職改充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金寇退師除知樞密院事六月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七月出師次懷州八月召赴闕議事九月還次封丘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十月以言者改差提舉亳州明道宮尋落職十一月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寧江以二年春行次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幾半年京師之圍未解四方盜賊蜂起余荷兩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旅以援王室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纔歲餘一身之進退

榮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其變耶然一歲之間再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源於崇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去冬致寇其病源於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以孤軍深入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威當是時不難於和而朝廷震懼其所邀求一切與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賊有以窺中國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既集數倍於賊將士氣銳而心齊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懲姚平仲刼寨之小衂而忘周亞夫困敵之大計使賊安然厚有所得

而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賊志益侈再舉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并吞華夏之心譬猶病者證候既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雖蹔得安疾必再來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侔何止相什百哉臣子之義惟當奮不顧死以狥國家之急及其成功則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内外大小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爲事掃去偷惰苟且之習娟疾諸愬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支吾哉故余於此錄記其實而無所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

金志序

葉隆禮

金國本名朱里真番語舌音訛爲女真或曰慮真避契丹興宗名又曰女直肅慎氏遺種渤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之役拏氏於此地中最微且賤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貞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下其山乃鴨綠水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離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深二十丈餘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者至百步居江之

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者謂之生女真亦臣服于契丹後有酋豪受宣命爲首領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守又云契丹乘唐衰併吞諸蕃三十六女真在其中契丹恐女真爲患誘豪右數千家處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款自咸州東北分界入宮口至束沫江中間所居之女真咸隸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抵麥而野居者謂之黃頭女真又居東沫江之北寧州江之東地方千餘里人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止是族帳散居

山谷間自推豪傑爲酋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戶盖
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北隅臣屬一百餘
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週而復始或又云其初酋
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妻之
以女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其自此傳三人以至阿
骨打以其國産金及有金水源故稱爲大金

遼志序

宇文懋

契丹之始也中國簡冊有所不載遠夷草昧復無書
可考其年代不可得而詳也本其風物地有二水曰
地也里没里復名陶猥思没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

自中京西馬盂山東北流華言所謂土河是也曰梟
羅箇没里復名女古没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饒州西
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所謂潢河是也至木葉山
合流爲一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
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於木
葉山顧合流之水與爲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
各居分地號八部落一曰祖皆利部二曰乙室語部
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没部六曰內會鷄
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立遺像于木葉山後人
祭之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後有一主

號曰迺呵此主特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氊人不
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
事已即入穹廬復爲髑髏因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
復有一主號曰喎呵戴野猪頭披野猪皮居穹廬中
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猪皮
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復又一主號曰晝里昏呵惟養羊
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復有二十口如之
是三主者皆有能治國之名餘無足稱焉異矣哉氊
中枯骨化形治事戴猪首服豕皮罔測所終當其隱
入穹廬之時不知其孰爲之主也孰爲之副貳也荒

唐怪誕訛以傳訛遂爲口實其詳亦不可得而詰也
自時厥後牛馬死損詞訟龐淹復遭風雨雪霜之害
中遂衰微八郡大人後復稍整兵三年一會於各部
內選雄勇有謀略者立之爲主舊主退位例以爲常
至阿保機爲衆所立後併七部而滅之契丹始立其
國大原興自阿保機至耶律德光而浸盛遭五季之
衰天未厭亂石晉胎釁産禍諸華毒痛四海飛揚跋
扈貪殘僭擬中國帝王名數盡盜有之冠履倒植薰
蕕共柒干戈之慘極矣迨宋真宗屈已和戎不復以
一矢相加含容覆護百有餘年聖典道三王以來天

誘其衷革心慕義貪婪歲幣頑借盟好銷鋒寢析號稱無事南北皆不知兵各保首領以没兹非以德懷遠之明效與祖宗列聖之德可謂至哉若遼之威服諸夷奄有全夔何其強也天祚昏孱女眞啓心深入一呼土崩瓦裂何其弱也且兵者不祥之器也天道好還盛極而微理固然也故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悲夫今摭舊聞裒其本末雖未能考其異而訂其同要之大畧其不相遠後之英主忠臣志欲溯今洄古可以爲鑒矣

庚申帝大事紀序

葛　權

庚申帝元統以來十五年之事余昔嘗聞之矣嘗時又得於學士大夫相傳者頗多於是總前後凡三十六年之事筆於書號曰庚申帝大事紀庶於上禆太史采覽然其地方人名歲月參徵出於一時傳聞紀億無文書可以檢尋恐多牴牾惟太史氏據天下圖籍之要祈必有以正之或曰子之爲史得無僭乎余曰予食官祿受命訪求史事既幸有所聞敢不從實紀録且報官府初非有欲上人之心也何僭之有故爲之序

史要編卷之八

史要編卷之九

眞定鳴泉梁夢龍選

通志畧序

鄭　樵

百川異趣必會于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于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爲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没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蹟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

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慱不足也凡著書者雖採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爲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檮杌無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

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儻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儻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

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厠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耻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胷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手修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鍾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柰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

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于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已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閫奥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善惡足爲鑒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況謂爲贊豈有

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剌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爲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范曄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爲信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

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一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爲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爲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曹魏指吳蜀爲寇北朝指東晉爲僭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齊史稱梁軍爲義軍謀人之國可以爲義乎隋書稱唐兵爲義兵伐人之君可以爲義乎房玄齡董史冊故房彥謙擅美名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寄有嘉傳甚者桀犬吠堯吠

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爲叛臣王凌諸葛誕毌丘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爲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遷法既失因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爲此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于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靳斯文而不傳與抑非其人而不祐之與自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專事褒

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惡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爲豈不知其兇逆夫史者國之大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鼓脣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恥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儒學之士皆以爲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爲紀傳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於

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餘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畧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畧凡二十畧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

路史序　羅泌

太史公作史記蘇子述古史自黃戲而上不道曰仲尼不道也予遠太史公藐千三百載矣又上訴之萬載之前非取盭於聖人也以學者猶欲言也神輸蹤雄之書輶軒黃車之籙充棟連牀曜聯而轂繫矣然

心術或蔽遺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故觸途而輒窒皇甫謐之世紀譙周之史攷張愔之系譜馬總之通歷諸葛耽之帝錄姚恭年之歷帝紀小司馬之補史劉恕之通鑑外紀亦粗詳矣而其學狹淺不足取信太史公丁孫巖威學之後首掇隊緒既足通遺而蘇子所述第發明索隱之舊茲罔未足爲全書而予之路史所爲起也嗟乎人者天地之英而聖人之道與天地並春生夏長天地有不至聖財成焉賞善罰惡天地有不及聖輔相焉其所以賛天地之化毓者至矣是故天地雖大非聖人有不立三皇五帝又聖之出類而人道之極摯者也然其猷爲制度反巷蕩而不昌得亡惜乎或曰今古異道古之不可施於今猶爝之不可用於旦也吁亦塵滅槩獲蒙蒙亡志者之屏見尒道一而已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自伏羲以來炎黃小顥顓嚳陶唐姚虞伯禹俱以是傳以今並之雖前乎千萬載稽符合節是旦莫之轍也風容皐夔之徒英靈猶在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特方其所表見可得而言矣曷古今之異哉雖然清穆之編詎宜厚於榫鉛之手邪式爲抄類而獲奇紀且太史公來百千賢之論話詳矣語留千載此其時也故予論世

天皇以還尼于有夏以綱太史公蘇子之亡其有所明則談之私屬疏之下方庚儁之論餂諸碩人亦徒以移衆云

十七史詳節序　李堅

建陽書坊重刻十七史詳節點畫偏傍之間有不任刑夭千歲之誤巡按侍御程公時言屬郡守張侯公瑞請堅校訂以行既因爲之序曰十七史者自有物之始迄五季之衰上下數千載間宇宙輿廢人物淑慝之故具在焉顧全書浩穰代自爲編窮鄉下邑有志博古者恒病於勢之弗能盡致也今是編也刪蕪

擷菁綜異歸同信古斂求之士殫其旬月紬繹之勤而千載之故可領會其梗槩矣抑卷帙簡約家致而人挾之無慮煩費也東萊先生嘉惠後學之賜其不可涯哉夫宇宙相尋日新而人性所習則固無甚遠者雖千古在前千古在後然正良之相求而邪惡之相濟其軌轍不殊而質劑脗契也士於考道博古時取是編而熟復之雌黃甲乙正良邪惡之涇渭中心嚮往正鵠已豫立矣一旦措之於用規爲從舍按往古以鏡方今是非順逆初志堅凝而英偉光發爲第一流人物者取善得師之地要自前時考道博古致

之則是編所裨豈直藉楛矢商羊之殫洽而已哉東萊先生編輯初心固以是屬之後學而侍御公與郡侯今日校訂以行要不出諸此也不佞之詞輒書以諗于同志者

古史序　　蘇轍

蘇子曰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爲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爲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猶將賴之以存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睎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晉臣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爲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億之儒者畱於度數而智

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爲人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辯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已也焚之畧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

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記伏犧神農訖秦始皇帝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也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為作也

皇宋類苑序　江少虞

古之史者載籍極博其所表見皆不虛書其軼多時時見於他說不可不知也太史公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至於分散數家之事則甚多疏略後世猶或非之然則自漢已來千有餘歲君臣善惡治亂之外紛紛籍籍日有日繁使論著之人隨世裒掇有所未盡況軼放他說者歷年浸久踈殘之餘不少槩見則史失甚矣史冊所無有學者不道也錯亂磨滅不可復知者可勝計耶我宋肇興聖神克繼垂二百年太平憲物容典蹟治古而增華未有緝熙炳煥可考如今者也不刊信史誠足以表裏萬代然而秘省邃嚴非外學所得見若其遺文逸說事美一時語流千載者縉紳先生尚能言之往往皆前世命世巨公名卿老師宿儒以其所接於耳目可以警悳於世者筆之載錄

傳紀無慮數十家常惜其畔散不屬難以稽考曩因餘暇備極討論自一話一言皆比附論類而整齊之去其文不雅馴或有牴牾者自餘據實條次不敢以一字增損總凡會目合為一書名曰皇宋事實類苑聖謨神訓朝事典物與夫勳名賢達前言往行藝術仙釋神怪之事夷狄風俗之殊纖悉備有釐為二十八門選義按部考詞就班如出一家語不待旁搜遠覽而太平逸遺之美麗具在足以覩見當時風政庶幾乎尚有典刑哉此學士大夫之所欲聞亦喜傳而樂道也深愧識見淺陋擇焉不精取焉不詳故於每門之末不敢斷意訖詞篇篇存之將有望於後之君子云

宋史略序　梁寅

宋遼金三史既纂修之後鄉里後進之士猶罕見李燾宋鑑既拙於叙事而首尾亦缺余老居草野偶得宋編年備要蓋倣朱文公通鑑綱目而為之然以其為宋之臣其書遼金事悉用漢世書匈奴之例亦非垂後一定之書也余因取其事為宋史略四卷其褒貶大過則更而正之昔嘗聞三史之方修也正統之論紛紜靡定或謂宋既失汴宜以金統宋或謂宋嘗

始終統遼金揭文安公時總裁史事斷之曰正統之
論姑置之莫若但謂之三史而各尊其所尊衆論乃
定余今所編既非本之全史亦姑備其要略以便學
者若夫偏有抑揚私爲予奪則吾奚敢觀之者當有
以見之也同邑友宋大寧金川鄒牧南俱肄業於予
將以是編刻而傳之余因序其槩如是

史纂左編序　唐順之

左編者爲治法而纂也非關於治者勿録也關於治
者則妃后外戚儲宗宦倖奸纂方鎮夷狄草莽之亂
而總之將將與相而總之君亦云備矣然周官治典

所職曰師曰儒師儒何與於治典也君與相與將行
之師儒講而明之故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
言師儒之係乎治者重也故纂前史儒林道學諸傳
爲諸儒傳經生訓詁文詞筆札儒之別也故次之諸
儒之後隱士不事王侯而志可則深處嚴壑而龍光
於朝英主亦往往尊禮其人以風世所謂以無用爲
用也故纂隱逸傳至於前史有方技傳蓋巫史宗祝
所以左右人君而星曆醫藥百工皆有國者之不可
鈌以漢一時論之東方之詼諧滑稽而要之引君於
正丘子明之卜毛延壽之畫與巫蠱之禍則其爲奸

不可窮詰其人所係殆若此故纂方技傳三代而下
儒術與二氏相晟衰亦世道之變也馬遷傳老子范
史始紀西域沙門夫二氏之書各五千餘卷其說侈
矣則其人宜不可以無紀也且以觀儒術之盛衰焉
纂二氏傳而總之爲左編附云

史纂右編序　唐順之

古今宇宙一大棊局也天時有從逆地理有險易人
情有愛惡機事有利害皆棊局中所載也古聖人經
天緯地畫野肇州設官分職正外位内幽明人鬼不
相瀆擾奸良淑慝鳥獸戎夷各止其所所以界棊局

也至於奕數之變縱横翻覆紛然不齊雖其紛然不
齊而至於千百億局則其變亦幾乎盡而其法亦畧
備矣自三代之末至於有元上下二千餘年所謂世
事理亂成敗愛惡利害情僞凶吉成敗之變雖不可
勝窮而亦幾乎盡經國之士研精畢智所以因勢而
曲爲之慮者雖不可爲典要而亦未嘗無典要也語
云人情世事古猶今也豈不然哉奏議者奕之譜也
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均也有見乎背立之
說則以病背水之軍有見乎死地之說則以置背水
之軍然而二說同出於十三篇中焉可泥也而焉可

廢也余之纂右編特以爲譜之不可廢而已而未及乎不泥譜之說也右編者古者右史記言也

通史補遺序　　邵寶

六籍皆古之史也據事直書未有予奪褒貶之義迨夫删述之筆加焉公彰善癉惡徵顯闡幽誅往者於前懼來者於後於是賢否以明心迹已判宏萬世不刊之典易史而爲經矣斯意也左莫備於春秋之筆削故特爲五經之斷例後世史家若遷之史記固之漢書歐陽之新唐書司馬之資治通鑑皆詳于述跡而略於誅心好惡之意微則勸懲之指晦惟朱子綱

目寔倣春秋而爲之誅心而不誅跡其義並顯而益彰矣吾邑儒者鄒君辰父宋忠公浩之十四世孫也明敏卓犖博綜群書嘗以習經餘力搜羅諸史剔抉隱微得其所遺百有餘事事繫之評評繼之詠援經抒史如執權衡以較輕重精而深切而當名之曰通史補遺蓋有得於史外傳心之要者也或曰是編論列史不闕文何以謂之遺也曰謂有遺義非遺文也義苟遺而文不遺則勸懲無補謂之闕文亦可也姑舉其一二言之武王滅商大封同姓而不知首及微子漢高滅楚大封功臣而不知追録紀信曹參守豊

一之法而挾書偶語之禁不除嚴光應世祖之徵而加足帝腹之非不免皆所謂遺義也此義一發雖武高參陵復作吾知其不能自解其失矣其餘失得是非豈不昭然黑白間有偏於深刻駭人觀聽然譬諭古人寧刻毋恕寧深毋淺固亦史家揆事之體當然也嗚呼自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何足以與於此哉蓋凡爲學之道貴有得於經綸之餘使徒入耳出口拘拘於章句之末剽竊糟粕簸揚糠粃如矮人觀場隨衆悲喜而不自覺其非是特陋儒之淺見不可與君同律語也

歷代帝王紀年纂要序　　程鉅夫

史莫信于書春秋莫博於遷史記後之稽古者舍此何以哉然孔子斷自唐虞信而足徵司馬乃上述黄帝以來文遠詳其世次先儒固嘗疑之至於諸家編紀沿襲舛訛莫相統一皆好博之流弊也後惟康節經世書以歷紀之始明白可信然好奇惑異猶不能據依著述紛然平章白雲翁以政事餘暇取諸家紀載而集正之一以經世書爲準名曰歷代帝王紀年纂要亦上及義農者備博覽而已於戲白雲之所去取哉白雲信道篤學博觀約取於天下之務莫不盡

然不獨是書也是書既經一覽復徵余序夫康節所以可信者以其信孔子也白雲所可信者以其信康節也然則可信者莫若孔子信孔子者莫若康節信康節者莫若白雲信白雲者端在此編矣

史要編卷之九

史要編卷之十　史評

真定鳴泉梁夢龍選

史通序　劉知幾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遷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

用職司其憂不遑啓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搉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曰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凡爲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

讀史管見序　胡大壯

讀史管見先伯父侍郎論史之書書名所自命也一氣分陰陽而爲天地萬物生值其間惟人爲靈號曰三才出類拔萃之謂聖參天地贊化育裁成輔相之

伏羲分陰陽爲竒耦畫卦以明理倉頡因物形製字書以記事後聖明理以爲經紀事以爲史史爲紀經爲斷史論者用經義以斷往事者也夫子生知大聖賛易定書記古之事斷自唐虞因魯史以作春秋垂法萬世與堯舜禹稷水土耕稼同功六聖生而知之常人則學而知之不學不知則不得爲靈而與物等耳先大父文定以經學受知於高宗皇帝奉詔纂修春秋傳弘綱大義日月著明二百四十二年之後至於五代司馬文正所述資治通鑑寧雖備而立義少伯父用春秋經旨尚論詳評是二非非治亂善惡如

白黑之可辨後人能法治而戒亂趨善而去惡人君則可以保天下安兆民而爲明君人臣則能致其身盡臣節而爲良臣士庶人則可以不陷於不義而保其家於天地間豈小補云乎哉苟不知著書之意從事玩詞采以資爲文以博聞記則失先賢之旨而無益於大用矣書成於紹興乙亥踰一甲子衡陽郡守孫侯德輿爲政之初即崇庠序之教與郡之廢墜次第修舉於是訪士求書得家藏讀史管見脫藁善本刻而傳之自春正月至冬十有一月告成可謂知所先後矣晚學小子輒不自揆謹序所以仰明先志以啓後人伯父名氏言行家有狀史有傳

唐鑑序　　范祖禹

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治亂之所由昔隋氏窮兵暴歛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寛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内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

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顯不可揜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商臣謹采唐得失之迹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爲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徧舉而其大略可睹矣

涉史隨筆序　　葛洪

凡今微官泊布衣求進謁於廟朝者懼其無因至前必託曰有已見以爲之先而覬倖一日之呼召廟朝不逆其情呼而前叩其所言自蘄進正憐外往往訖

無他説習常成俗上下恬不以爲怪是宜相與從事於欺而已而洪固不敢爲欺也比以憂居取歷代史温繹以自遣間有所見與夫或得於前修之説師友之傳則隨而筆之因擇其可裨廟論之萬一者二十六篇以獻名曰涉史隨筆特欲借是以蓋已見之欺非敢自詭有助涓塵云也雖然昔人有言郢人遺書燕相者以夜作書而命左右舉燭因誤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得書省之而喜曰夫燭在下則翳翳則不能以分白黑在上則顯顯則十步而見鬚眉賢士大夫固亦朝廷之燭也不可以不舉也是直教我

以舉賢也入言之王王以其言舉賢而用之燕國大治夫以舉賢而國治則固燕相之功以舉燭爲進賢則非郢人之意郢人略於筆而燕相精於説耳洪今所筆者誠略矣若夫因其略而精之則又惟融明是賴

上兩漢筆記劄　喬行簡

臣昨任國子司業日於延見諸生之次聞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嘗從故寶謨閣學士楊簡遊蓋其深所推許今寶章閣待制袁甫昨任徽州與故大府寺丞鄭之悌守嚴州日皆嘗一再禮聘泣講郡庠遠近士子翕然雲集已而得其講篇其於辨析義理參錯事物發明疑難有以起人臣是時心已屬之其後知紹興府汪綱亦嘗延請至郡臣始屬綱求其所著之書有論語孝經中庸大學四書管見及尚書啓蒙詩學管見周易釋傳兩漢筆記國朝編年等作益信其學之有所謂其作兩漢筆記類皆痛漢氏襲秦之弊而尤反覆致意於後世所以不敢望三代之盛又見其學之爲有用臣遂因綱以延其來與之相見而欵扣之見其夙負才識尤通世務自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孰知之靖

康間其大父嘗值睦寇陸梁兀朮入浙糾率扞禦幾著奇功朝廷嘗爲之立廟封爵而時亦人物魁岸慷慨激昂有乃祖風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每念此亦奇士而不使得爲世用私竊惜之比者伏讀國史至真宗皇帝於禁中壁間見穆修所作詩句深切歎賞即問侍臣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則士之遺逸者固大臣之所當言亦聖主之所樂聞者也時嘗請漕司文解比歲已該永免而場屋竟不足以得之其志方將玩聖經以自隱儻今不加收用使之終老山林則國家有遺而不舉之才大臣有知而不薦之

叙矣臣愚欲望聖慈且與錢時特補迪功郎畀以秘閣校勘仍乞下時本貫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乙覽如其果有可採則乞次第録用庶以究其所蘊有補斯世伏候勅旨貼黃臣洊有奏聞臣伏見成忠郎吳如愚隳身右列早歲兩爲筦庫尋即隱居宮簿當進亦不自言垂三十年矣雖居都城而杜門不出臣欲識之不可得多有爲臣言其人行醇而介氣直而温講道窮經膸有著述凡士大夫之仕于朝與三學之生員四方之士子苟有志於問學者莫不造門質疑皆充然有得而去今年踰七十略無倦容臣

竊伏思念輦轂之下有此佳士可謂蘭蕙衆根蕭韶群調者矣近在目睫儻不示以旌别則天下何觀焉臣愚欲望聖慈特與如愚換授從事郎併充秘閣校勘如此則陛下一日之間度越拘攣而得二士可以勸後學而厲人心可以抑奔趨而獎廉靖其於治道不爲小補取進止

史義拾遺序

陸淞

史以紀時事而其義斷自聖賢若孔子所謂竊取之者是非公于天下後世可懼也已嗚呼麟經絶筆作者何人惟朱子綱目詞嚴義正無容議者然揭其大而或遺其細嗣是會稽楊鐵崖先生有史義拾遺之作焉元泰定間先生以經學擢上第爲赤城令徙錢清海鹽咸不獲行其志輒棄官入天目山放于宛陵毗陵玉笥苕霅洞庭錢塘之間如司馬子長之遊者既而避地于松江九峯三泖之上作寄寄巢立言自况摘古史而直斷以義或觸與而於詩歌焉發之公是公非嚴如烈日秋霜亦可以誅奸雄于既死而昭懲勸于將來者也余嘗訪其故跡旁搜遺書有以考見先生之所養矣方少時築萬卷樓去梯藏修轆轤傳飡者垂五年用能充其警敏之才肆其宏博之學

百千萬言頃可立就卓然成一名家而况其正聲勁氣薄九霄而逸鑠一世至于今誦之凛然可畏可慕焉者李翰論其文如千兵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具瓊謂其天才似李白而學力過之其果誣人也哉

宋論序

吳琛

讀史非難評史爲難何者史雖浩瀚然能循行數墨口耳佔畢或可誦其文悉其事固不爲無得至若數百年政治得失數十帝心術邪正一展覽之餘瞭然於心鏡確然於筆談非見道分明識見高遠孰得而

容彖此予讀劉文安公所作宋論不能不爲之起敬而仰歎竊有以知公之史筆絶人也公江右永新世家尊甫艮齋先生以儒鳴世深於易學甞取永樂戊子鄉第經咫不樂仕進遂隱居教授公天資頴異日侍顏誨世有之書無不讀書載之理無不窮以致學問博洽文藻英特童年時即能肆意辭賦文不屬稿遂舉宣德乙卯鄉薦明年禮闈第一廷試第三賜進士及第拜翰林編修歷洗馬侍講學士再陞太常少卿　國史總裁尋進禮部侍郎知　制誥置諸內相光輔　聖君自始至終日處翰苑有密之地優游涵

泳德與年俱進學比前益富於製作之暇乃取宋史自太祖起至帝昺止節文以提要雄辭以立論微顯闡幽褒善貶惡輕重予奪不假毫髮誠三長之史筆一代之文鑑發前史所未發者也淺材末學不敢窺其涯涘公謝世後貽與稿於家主器稼集而繡梓公弟寅之少參湖藩政暇持而索予言引其端嗚呼予何敢言哉盖公之德望稱重天下文章黼黻　皇猷相業昭於汗簡製作式於後世如麒麟鳳凰人皆知其爲祥瑞如金玉錦繡人皆知其爲珎貴鄙俚之言奚敢輕重品藻雖然良賈深藏至寶莫窺必藉傍人指其粤道其實而後得以彰露曰此寶藏也此玉府也此珠櫝也此錦筒也予於公之文亦若云爾故敢以鄙辭託名於簡首而覺我形穢有所不顧也公名定之字主靜贈禮部尚書謚文安云

宋紀受終考序　　程敏政

傳疑史法所以示慎重于方來而不敢苟焉者也然亦有本無可疑之際不深考者遽生異論好事者從而和之不據其所可據而疑其所不當疑若宋太祖太宗受終之際豈非甚焉者哉宋事莫核于長編尤莫嚴于正史長編謂開寶九年十月壬子夜太祖召

晉王屬以後事癸丑夜四鼓太祖崩王繼恩召晉王自開封入宮甲寅晉王嗣位甲子之先後日夕之早晚人事之往來出入可據無疑而不深考者謂太祖崩于壬子夜出于太宗之簒弑譬如獄官不據人原發之案自出已意鍛致非辜偶有刻吏見而喜之相與逞臆筆而竟其獄言之可恚聽之可駭故歐陽玄諸公修正史者反覆長編知異論之不足據而筆之一言曰癸丑夕帝崩凡世所致疑于斧聲燭影及宋后德芳之事皆削之可謂有功于史矣柰何史出未幾而天下亂板燬于兵歐陽諸公之說未能盛行而

四明陳桱續編之書出刪節附會蓋有加焉由是太
祖太宗之事見于長編正史者反以爲可疑関于好
事之口者眞以爲可據桱蓋不能逭其責矣此者
詔編宋元二史綱目走不佞預事其間始克備考長
編諸書又得一二鉅公先見爲之主盟不自揆商諸
同志篇爲之辨序而藏之嗚呼歐陽文忠有言弑逆
大惡也固不可以輕加亦不可以末減意獨謂有疑
之可存焉者爾若太宗之事人徒見其不踰年改元
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遂直據其後來
之過而逆探其有今將之心焉是豈所謂傳疑者哉

夫千載不決之論可以懸斷者理與事耳以事言之
長編正史之文核且嚴矣以理言之凡古之篡弑者
多出於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
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刃爲萬一僥倖之圖於大內者
觀太祖於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
終無纖芥之隙非病狂喪心者其孰肯舍從容得位
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哉且宋三百年立國
仁厚號稱有道之世使其開基者取殺身之禍嗣統
者蒙首惡之名比而書之其何以昭天常植人極而
示大戒于天下後世哉此置辨之意也後之撫是編
者平心易氣而勿主以先入之言則凡捃拾小說強
爲之辭以滋無窮之惑者固當犁然以解渙然以釋
有無事乎多言者矣

讀史膚見序　　余鐸

粤自司馬遷作史紀之後歷代名儒假輯歷代史書
其於詳畧得失先儒巳有正論矣近代新安廷芳胡
先生作十七史纂其議論尤爲精密然世未嘗乏公
正之人亦豈無能言之士擧逸駕於前賢者乎南平
趙先生稟中正之德蘊卓越之才夙以明經修行擧
任師模屢典名邑之教年至古稀致政寓居晴川安

貧守道以著述爲娛嘗作雪舫膚見上自三皇以迄
於宋其於外紀之迂誕與夫褒貶之不公歷代名臣
之謬誤皆論辨於正以卓異之識超出人之意表足
以擴前賢之所未發也先正有曰作史無定法本之
春秋有定法考史無定論本之春秋則有定論惟文
公綱目本之於春秋誠萬世不刊之典也先生於是
編實祖綱目之意觀其崇賢善貶斥姦回所謂美
忠骨於九原黜邪屍於幽壤皎然如青天白日風雨
雷霆交作使人驚駭而思齊省也先生之文乃道之
所寓也況乎觀善鑒惡之美詎可不傳於後世也於

是與同寅建安陳公偕諸士夫捐資命工繡梓以廣其傳博雅君子必有所取焉先生名弼字輔之雪航廼隱號也

史衡序　　陳堯

往聞之揚子雲曰衆星紛錯縣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夫聖遠言湮是非倒植后生牽制文詞塗塞耳目安從著鏡以求其是正乎余來貴陽䇿中多暇稍習文史以永朝夕因念天下如此其大古今如此其遠凡國家興衰理亂之機君子小人用舍行藏之故具載簡編靡有遺闕辟諸碁譜變態錯出自善奕者觀之勝敗昭然自不善奕者觀之秪見其憒亂而已此有智無智所由分也余乃紬繹舊聞附以一時臆說雖不敢上儗作者之林庶幾微顯闡幽用訓蒙士焉耳矣但道遠無書未暇檢閱挂漏之失啇能免乎傳曰賓中其聲者謂之端賓不中其聲者謂之䫫䫫言不聽奸乃不生余小子何讓焉

史要編卷之十

史要編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梁夢龍編夢龍字乾吉真定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吏部侍書謚貞敏事迹具明史本傳其書雜採諸史之文爲正史三卷編年三卷雜史三卷史評一卷自序謂學者罕睹全史是編上下數千載盛衰得失之跡大凡具在蓋爲鄉塾無書者設也

左國腴詞八卷

〔明〕凌迪知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至五年吳興凌氏桂芝館刻文林綺繡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國腴詞八卷》提要

左國腴詞叙

嘗聞先輩論文有二焉山林野之文有廊廟臺閣之文枯槁憔悴者山林草野之文也澄淵豐縟雄偉婉麗者廊廟臺閣之文也夫言出於文悉自肺腑啟歧而二之者何其居史然也山林之士偃蹇困厄其志屈故其言雅故而若拘廟廊之士遭時操柄其志伸故其言奮揚而豪宕此其大較然也左國之文酬縱六雄縱馳原求來嘯遡其瞻

芳之遐邇其稱詞之能藻似謂
彩廊產閣者邑巳芳人乃謂左
氏富而艷吾失也李豈其然哉
宣尼父治鄭國之為命迺以潤
色稱之似無嫌於富艷為也至
於以言繫易又自名曰文惟文
彩美之新是傳而行於是乎遂
富艷也烏乎詎未讀左國嗜其
詞之腴也迺擴而録之彙編存
塾好事者請梓遂梓之吁良工
不示人以朴學文者其可弃棄
於華楮間乎所敘読者以質同

志
萬曆丙子冬十一月長至日吳
興凌迪知書于葛雪山齋

左國腴詞目錄

卷一

象緯類

八風篇

歲時類

艮月篇

災祥類

有蜚篇

邑里類

巖邑篇

山川類

澗溪篇

君道類

完聚篇

設官類

乃老篇　封人篇

臣道類

彊諫篇

人倫類

元妃篇　貳宗篇

性行類

純孝篇　驕奢篇

卷二

祭禱類

禋祀篇

宴饗類

大蒐篇

賞罰類

策勳篇　有寵篇

舉賢類

選親篇

兵戎類

歸明篇
音樂類
六羽篇
器皿類
筐筥篇

卷五　左集五

舟車類
挾輈篇

寶貨類
五瑴篇
蔬穀類
滋蔓篇
果木類
構木篇
羽族類
鶴乘篇

毛羣類
牲牷篇
發語類
覬覦篇　誰能篇
雙字類
融融篇

卷六　國集一

象緯類

天駟篇
歲時類
先時篇
山川類
墮山篇
邑里類
甸服篇
祭禱類

卷七　國集二

卷八　　國集三

左國腴詞目錄終

左國腴詞卷之一

吳興 凌廸知 稚哲
同郡 閔一霍 聲甫 校

象緯類

八風篇

八風（隱五 隱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融風）星隕如雨（莊七夏四月夜中星隕如雨如而也與雨偕也）龍見（莊二十九新作延廄 凡土功龍見而畢務九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又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又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枝幹而興作）日至（又日至而畢注日午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雲物（僖五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紀其氣色以驗災祥也）隕石（僖十六謂星隕化爲石 其數五也）隕霜（僖三十三冬十一月隕霜不殺草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木冰（成十六正月雨木冰記寒過節冰封着樹）南風不競（襄十八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仰膏（襄十九季武子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蛇乘龍（襄二

十六者菀乘龍玆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於虛危之下爲蛇所乘**玄枵**叙名又星**火中**昭三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雨雹**昭四春王正月大雨雹時常雪雨雹故以爲災**藏冰**者又占日出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淒風苦雨**又秋無苦雨春無淒風**六氣**昭六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辰不集于房**昭十七夏辰不集于房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天事恒象**又謂天不言而常以象類告示也**歲星淫**哀三謂行失次也又曰歲弃其次**赤烏夾日**哀六城父之戰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日始有謫**哀十一謫變氣也日食之候也**火伏**哀十二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歲時類

良月篇

良月莊十六公文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始於一終於十故以十月爲良月**日中**莊二十九凡物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若日之長短與夜中分謂春分秋分之**分至啓閉**僖五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冬至夏至啓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朝不及夕**僖七齊人伐鄭公曰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中宿**僖二十四晉文公讓寺人披曰命汝三宿汝中宿至言不待三宿次宿即至**終朝**僖二十七楚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謂旦至食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文元言日月運轉于天猶人之行步故推曆謂之步曆步曆之始以爲術之端首謂以十一月一日子初一刻冬至爲曆首日月之行又有遲速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冬日夏日**文七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日**文九日衛不睦謂往日也**假寐**宣二趙盾盛服將朝尚蚤坐而假寐不解衣服坐睡曰假寐**當夜**宣十二廬當其夜如今行夜之類**浹辰**成九浹辰十二日也**夕脩**又夕以脩令**一星終**襄九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是一星終也**詰朝**襄十四謂明旦也**日旰**又旰晏也音古旦反**其莫**襄十五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言其日之莫也**不及五稔**襄二十七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也熟也穀一熟故爲一年**降婁中而旦**襄三十降婁奎婁旦也五月之候**視蔭**昭元趙孟視蔭蔭日景也趙孟以日景自喻**窮陰沍寒**昭四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日月以冀**昭七薳啓彊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明月**又齊燕平之月云猶言明明年也**疾日**昭九屠蒯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以爲忌**一昔**哀四爲一昔之期一昔一夜也**庚癸**哀十三若

登首山以乎曰庚癸乎則諾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時吳子不恤士卒故不勝飢渴而呼庚癸冀得水穀也

翌歲 哀十六翌明也

有年 桓三五穀皆熟曰有年

有年數 僖二十三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言非一年

使之年 襄三十謂使言其年歲也

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 又絳縣老人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

望歲 哀十六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也

日日以幾 又日日以幾冀君來也

災祥類

有蜚篇

有蜚 隱元八月有蜚不爲災蜚負蠜也

妖由人興 莊十四申繻曰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

筮短龜長 僖四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也筮數也象在先數在後故以先爲長以後爲短是不如從龜象之長也

巫尪 僖二十一大旱公欲焚巫尪言女巫上祈禱請雨者尪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公以巫舞雩不雨尪上向致旱欲焚之

被髮而祭於野 又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曰不及十年此其戎乎

神姦 宣三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山林不逢不若謂圖畫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

魑魅魍魎 又魑魅山神魍魎水神

人天 宣十六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問繇 襄十姜氏問繇繇兆辭

桃茢 襄二十九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茢黍穰也音列

石言 昭八春石言于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則民聽濫也馮音憑

桃弧棘矢 昭四申繻曰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玄冥回祿 昭十八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

肅給 哀三桓僖災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爲備

龜焦 定九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謂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

卜不襲吉 哀十趙孟曰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襲重也謂不宜重卜也

聖人不煩卜筮 哀十八謂不疑故不卜也

邑里類

巖邑篇

巖邑 隱元叔段請制莊公曰制巖邑也巖險也

百雉 又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侯伯之城方五百徑三百雉故大都不得過百雉制也

收貳 又叔貳以爲巳邑貳兩屬也謂收鄭西鄙北鄙之地以爲己邑

不度 又鄭叔段請京祭仲曰度非制也鄭叔段請京不合法度非先生制

略地 隱五公曰吾將略地焉略者總攝巡行之義

固圉 隱十一鄭不入許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爲圉也圉邊垂也

汾隰 桓三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汾隰汾水邊

啓土 莊二十八

晉之啓上言大開土宇 逵市 又逵市謂城內九軌所通之市 地墳 僖四晉獻
公祭之地地墳言毒酒至地地爲墳起 還濘 僖十五晉戎馬還濘而止還便旋也
濘淖泥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 士宜 文六道之以禮使無失其土宜謂使民由之無
失其土地之所宜 勝國 文十五凡勝國滅之謂勝人之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
眢井 宣十二曰於眢井而極之眢烏丸反字林云井無水也 逵路 又塗方九
軌曰逵 不如捷之速 成五晉伯宗辟重重人曰不如捷之速捷邪經也
土風 成九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蓋謂其本土之風俗也 違淖 成十
六[illegible]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遠避也淖泥也淖音鬧 披地 成十八今將崇諸侯

之姦而披其地披分也 邊鄙不聳 襄四聳驚也謂邊境安寧也 郊保
襄八焚我郊保郊郭外也保守也 墊隘 襄二十五久將墊隘謂雨水而泥濘也
井堙木刊 又當陳隧者井堙木刊言有井則堙塞之有木則刊除之 京陵
又蔿掩書土田辨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 淳鹵 又淳鹵墝
薄之地表異之輕其賦稅也 疆潦 又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 偃豬
又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 原防 又廣平曰原防隄也地不方正不得爲井
田故別作小町 隰皐 又隰皐水厓下濕爲芻牧之地 衍沃 又衍沃平美之地
弁中 襄三十弁中謂狹路之中也 塞井夷竈 又謂塡塞軍中之井夷平

軍中之竈 辱在泥塗 又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 壑谷 又鄭伯耆酒公焉在
其人曰公在壑谷謂窟室也 興國 昭四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終南九州之險
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 經略 正封 昭七天子經略
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天子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諸侯封疆各有定分故曰正封
駘芮岐畢 昭九此周之西土也 蒲姑商奄 又此周之東土也 巴
濮楚鄧 又此周之南土也 肅愼燕亳 又此周之北土也 走集
昭二十三沈尹戌曰險其走集謂險其邊境之壁壘 疆場日駭 昭二十七謂邊
境不安也 里而栽 廣丈高倍 哀元子圍蔡里而栽廣丈高倍謂板

築爲壁壘周而去蔡城一里壘厚一丈高二丈 閉塗 哀六潛師閉塗謂閉塗不通外
使 石田 哀十二子胥曰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種者 隙
地 又宋鄭之間多隙地焉謂閒田也

山川類

澗溪篇

澗溪沼沚 隱三谿亦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 潢汙行潦 又潢汙停
水行潦流潦 宵濟 閔二謂夜渡河也 鮮濟 僖二十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
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表裏山河 僖二十八城濮之戰子犯

曰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言晉國外河內山

波及 又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

朝濟 僖三十燭之武見秦伯曰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言背秦之惠

土厚水深 成六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故也

山澤林鹽 又山澤林鹽國之寶也

跋履 成十三跋履山川草行為跋履猶行也

險阻 又踰越險阻難下曰險難上曰阻

上流 襄十四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納汙藏疾 宣十五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深山窮谷 昭四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

陂池 哀元陂障澤曰陂積水曰池

江漢睢漳 哀七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君道類

完聚篇

完聚 隱元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大叔即段也

無生民心 又公子呂曰請除之無生民心言叔段久不除則衆國之民當生他心

弗納于邪 隱三石碏諫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

鳩民 隱八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鳩集也

兩政耦國 桓十七子儀有寵於桓王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周公弗從故及於難

惠工 閔二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加惠於百工賞其利器

用

干時 文五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

事典 文六宣子為國政制事典因政制事典典常也

質要 又宣子為國政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券契也

秩禮 又宣子為國政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

出滯 宣子為國政出滯淹拔賢能也

常法 又宣子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樹之風聲 又穆公殉三良左氏曰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為立風教之法

分之采物 又穆公云旌旗衣服各有分制

著之話言 又訓善也為作善言遺戒

律度 又為之律度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

藝極 又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

法

表儀 又引之表儀表代引道也表儀猶威儀也

防利 又教之防利防惡與利

常秩 又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

訓典 又告之訓典訓典先王之訓典

遠方圖物 宣三楚子問鼎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

不愆于素 宣十一城沂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

七德 又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此武七德也

酌於民 成六謂樂武子曰子為大政將酌於民民心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

上讓下競 襄九君明臣忠上讓下競言晉國尊官相讓勞助力競

民柄 襄二十三桓子曰既有利權又執民柄汁賞罰為民柄

國常 又季孫曰毋或如叔孫僑

如欲廢周常滿羅公室

越思 襄二十五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

節宣 昭元子產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

守宇 昭四司馬侯曰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

作法於涼 又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民各有心 又渾罕曰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議事以制 昭六叔向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

不可沒振 昭十一叔向曰方盛而敝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

民知義所 昭十四子曰民知義所在也

布常無藝 昭二十晏子曰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

故府 定元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事也

徵人 又士伯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

泣政 又魏子泣政泣陪也

周索 定四子魚曰彊以周索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

擇不取費 哀元子胥曰闔廬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

城保於德 哀七子服景伯曰民保於城城保於德

事克政重 哀十一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事克政重繇役煩政重賦稅多

布德兆謀 哀元伍員曰少康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也

設官類

乃老篇

乃老 隱三石碏諫衛州吁不聽桓公立乃老言石碏告老而致仕也

朝衆 僖二十八衛侯以其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謂在朝之臣

胡耇 僖二十二宋子魚曰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謂元老也

夾輔 僖二十六展喜對齊侯曰昔周公太公相成王為左右故言夾輔

國老 僖二十七子文治兵於睽國老皆賀子文謂卿大夫之致仕者也

置善 文六趙孟曰欲立長君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

結舊 又見上

先職 成九范文子曰言稱先職不背本不忘舊也謂先父之職官

寡大夫 又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

諸侯之選 昭五城濮之後韓起薦趙成中行魏舒羊舌肹之下祁午籍談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

封人篇

封人 隱元穎考谷為穎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

卜士 桓六子同生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卜士官名

日官日御 桓十七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典歷數者

固位 莊六衛侯放公子黔牟乃即位君子以二公之立黔牟為不度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

大閽 莊十九楚人以為大閽若城門校尉之官閽音昏

高位 莊二十二齊使敬仲為卿辭曰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敢不敢也

筮仕 閔元

初畢萬筮仕於晉謂將仕而揲著以古其吉凶**監國撫軍**閔二太子守曰監國從曰撫軍古之制也**策名**僖二十三名書於所事之策謂之策名**委質**又質如字身體也屈膝而君事之謂之委質**刑臣**僖二十四寺人披對晉文公曰行者甚衆豈唯刑臣閹宦故稱刑臣**執秩**僖二十八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之官**環列之尹**文元穆王立以潘崇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益宮衛之官列兵而環衛王宮**官近**文十六司城宋蕩意諸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言官近君**良史**宣二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工正**宣四蔿賈爲工正謂掌百工之長**三吏**成二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公也天子之吏也

承乏成二攝官承乏言承人空乏之時也**銳司徒**又主銳兵者**纍臣**成三知罃曰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蓋知罃自稱爲纍纍之臣**撫封**成十一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謂各撫有其封內之地**贊政**成十八而收吾憎使贊其政贊助也**官不易方**成十八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又量德授爵**外嬖**成十七晉厲公侈多外嬖言嬖幸大夫**官箴**襄四命百官官箴王闕謂各以其官爲箴**司武**襄六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也**干掫**襄二十五陪臣干掫干掫行夜掫夜戒方所擊也**學而後入政**襄三十一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能業其官**昭元臺駘能業其官

■能纂父業務水官也**五大不在邊**昭十一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言五智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五細不在廷**又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細不在廷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執鐸**昭二十臣懼不任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朝夕與於燎鐸行夜以警衆者**承嗣大夫**又晏子曰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守官**昭二十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效官**昭二十六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效授也**攝贊**又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贊助也助之之意也**慮材量力**哀十一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

臣道類

彊諫篇

彊諫莊十九鬻拳彊楚子諫彊上聲**守命共時**僖九管仲曰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耦俱無猜**又荀息對獻公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愎諫**僖十五慶鄭曰愎諫違卜愎戾也**征繕**僖十五晉作爰田呂甥曰征繕以輔孺子謂賦車繕治甲兵也**勤王**僖二十五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謂興師以削平僭叛興復王業**彌縫**僖二十六彌縫其闕**糾逖**僖二十■策命晉侯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
王慝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握節文八
襄公之難大司馬公子卬握節以死故書
以官節屬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效
節又司馬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
人而出公以官逆之效猶致也弗敢失隊
文十八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
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名居
宣二翳桑之餓人也趙盾問其名居不應大臨宣十二楚子圍
鄭國人大臨義
無二信信無二命宣十五宋囚解揚獻諸楚楚子使反其言不許將殺
之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受命以出有死無
貢欲爲義者不行兩信欲行信不受二命箴
王闕襄四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
王闕王闕過也使百官各爲箴辭戒王過

左國腴詞　卷一　十四

補察襄十四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傳言襄十四士傳言
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灑濯其心襄二十一武仲曰在位者灑濯
其心壹以待人恪居官次襄二十三公鉏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注次舍也嗣
書襄二十五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嗣續也執簡
又崔杼弑其君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守不假器昭七謝息曰雖有挈
缾之知守不假知禮也小知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翼戴昭九叔向曰翼戴天
子而加之以共翼佐也君耳君目昭九屠蒯曰女爲君耳以司聰也女爲君
目以司明也奉初以還昭二十司馬督揚曰臣不佞不敢負貳奉初以還奉
初命以周旋獻可去否又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寘力昭三十一盡力爲之哀序昭三
十二魏獻子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
於諸侯遲速哀序於是焉在哀差也謂等差
次序也哀初危反勤戍又周天子曰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器
不二匱哀六齊悼公曰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不二匱君二無難

人倫類

元妃篇

元妃隱元惠公元妃孟子卒也嘉耦曰妃始嫡夫人也逆女又九月紀裂繻
來逆女逆迎也母弟莊八僖公之母弟謂同母弟也藐諸孤僖九獻公使荀
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懸藐內子僖二十四以叔
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爲內子外妹成十一嫁其外妹於施孝叔謂同母
異父妹也姨子襄二十三穆姜之姨子也謂兩姨兄弟貴介弟襄二十六
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寵子昭十三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謂寵妾之子也
餘子庶子宣二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內主昭三若惠顧敝
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臣實受其貺時晉求婚於楚故云內主昆孫
昭十六孔張君之昆孫也昆兄也謂君兄之孫也玄妻昭二十八有仍氏生女黰

左國腴詞　卷一　十五

罪而世美光可以鑑彌甥哀二十三以肥之
名曰玄妻以髮黑故彌甥得備彌甥也仍衣
煞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孫
可以稱旌繁乎父之舅氏故稱彌甥
哀二十五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
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從去聲

貳宗篇

貳宗 桓二晉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太夫有二宗適子爲小宗次者爲二宗以相輔貳

受室 桓六鄭大子忽曰今以君命受室于齊謂得妻也

以其族行 僖五宮之奇以其族行言挈其族去適他國以避禍又云盡室而行

懿親 僖二十四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

致美 文十五史佚曰

兄弟致美各盡其美義乃終

室其子 宣十四衛人以宋勞復室其子謂以女妻之

裔胄 襄十四四嶽之裔胄裔遠胄厚也

宗祊 襄二十三祊廟門

委禽 昭元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

亢宗 又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注亢蔽也

直鈞 昭元徐吾犯之妹子南先聘直也子南用戈子晳直也子產力末能討故曰直鈞

大司 又子產曰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游別也

枝葉 昭三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國家之有宗族如樹木之有枝葉也

曠宗 昭十昭子曰弃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謂空曠先人之宗

二物 昭二十五子產曰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也

天明 又子產曰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

家施不及國 昭二十六晏子曰家施不及國

性行類

純孝篇

純孝 隱元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不好弄 僖九夷吾弱不好弄弄戲也

樹德 僖十五姑樹德焉以待能者謂立德也

剪以賜諸侯 宣十二楚圍鄭鄭伯曰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剪削也

惠顧前好 又楚還鄭鄭伯曰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願要福于四君使社稷不滅

徼福 見上

儉而壹 襄二十六子展儉而壹居身儉而用心壹

年鈞擇賢 襄三十一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

美秀而文 襄三十二大子叔美秀而文

競爽 昭三晏子曰二惠競爽爽競強也爽明也

無瑕 昭四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言無瑕指可疵者

不以回待人 昭二十仲尼曰君子不以回待人回邪也

不蓋不義 昭二十仲尼曰君子不蓋不義

思純 昭二十八成鱄曰在約思純無濫心

樹德莫如滋 哀元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

驕奢篇

驕奢淫佚 隱三石碏諫衛州吁曰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六逆六順 又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謂六順也

長惡不悛 隱六五父諫陳侯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

日失其序 隱十一鄭伯入許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效尤 莊二十一鄭伯效尤尤言效學其過

凉德 莊三十二號多凉德謂多薄德

天奪之鑒 僖二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助益其疾也鑒所以自照驕則生疾

不穀 僖四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孤寡不穀皆諸侯謙稱

疵瑕 僖七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疵瑕罪釁也

狡憤 僖十五慶鄭曰亂氣狡憤狡戾也憤動也

不佞 又晉侯逆秦師公曰寡人不佞

聚慝 又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恐夷吾歸復相聚爲惡

收其良 文六秦穆殉三良左氏曰從無法以遺後嗣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

盈貫 宣六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貫猶習也

宣淫 宣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謂宣示淫亂于朝

不天 宣十二楚圍鄭鄭伯曰孤不天不爲天所祐

太

奪之魄 宣十五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魄

貪冒 成十二諸侯貪冒好財曰貪盡利曰冒冒音墨

無慧 成十八周子有兄而無慧言無慧性北世所爲癡

崇姦 又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

干大命 襄三晉侯既而出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

行媚 襄四況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言以巧詐取媚于君在內之宮人

專欲 襄十子產曰衆怒難紀專欲難成

留慝 襄十一亳之盟曰毋留慝速出惡

伐技 襄十三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曰伐

增淫發洩 襄十四厚成叔弔於衛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

昭惡 襄二十二無昭惡也謂不欲顯揚其先人之過也

不軌 襄二十三閔子馬告公鉏曰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言不循軌法

匿其暱 襄二十五鮮虞下閭丘嬰妻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而知匿其暱暱匿藏也暱親也

億逞 又晉人問陳之罪子產對曰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是億度也逞盡也

惡而婉美而很 襄二十六宋平公嬖生佐貌惡而心婉太子座貌美而心很

釁勇 又子產曰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釁動也嗇貪也

黷嫚 襄二十八晏子曰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黷嫚黷猶放也

幅利 又晏子曰利過則爲■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弱植 襄三十子產如陳告大夫曰其君弱植

布路 襄三十鄭伯嗜酒其臣曰吾公在壑■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也

宇而敬

昭元樂出鮒字而敬字夔忠不征凶人所以自夔敬包藏禍心又子羽曰無乃
包戎禍心以圖之悁憂昭二叔向曰君曰不悁以樂悁憂悁藏也楚辟我
昭六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故辟辟邪也衷正也徼幸又叔向曰並有爭心
以徼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偽薀利生孽昭十
薀利生孽姑使無薀乎可以滋長薀畜也買直昭十四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
賈怠昭十四穆子曰獲一邑而教民怠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德保守食姦
昭二十仲尼曰君子不食姦謂知其不善而受其祿食姦也蓋失數美又易
子曰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謂蓋覆過失數其休美猶云隱惡揚善也數音所貲私

左國腴詞　卷一　二十

昭二十六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言助其私意狡猾又王子朝曰獎順天法無
助狡猾穢德又晏子曰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穰焉若德之穢
穰之何損掩誣昭二十七沈尹戌曰仁者殺人以掩誣猶弗為也今君子殺人以興
誣而弗圖不亦異乎狼子野心昭二十八長叔姒生男姑視之曰是豺狼之聲
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惡直醜正昭二十八鄭書有之惡直醜正
實蕃有徒醜亦惡也言世哀逆微反以正直為醜惡徵怨昭三十二周天子曰俾我
一人無徵怨于百姓徵怨召誘也奸義定元處父曰大事奸義必有大咎啓
寵納侮又七伯曰啓寵納侮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卞急定三莊公卞急

而好絜卞躁急也怙富定四子太叔卒趙簡子曰夫子語我無始亂無怙富驕
能又無驕能以能驕人惎間又管蔡啓商惎間王室謂毒亂王室也偃蹇
哀六城父之戰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偃蹇驕傲銳敏哀十一孟孺子語人曰我
不顏羽而賢於■洩子羽銳敏言精銳敏疾隳黨崇讎哀十二子貞口隳黨
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言隳毀黨與崇獎仇讎也愎而好勝哀二十七
鄭駟弘曰智伯愎而好勝者

左國腴詞　卷一　二十一

左國腴詞卷之二　左集二

吳興　凌廸知　稺哲　輯

同郡　閔一霍　聲甫　校

祭禱類

禋祀篇

禋祀 隱十一鄭伯入許凡能禋祀許乎絜齊以享謂之禋祀謂許山川之祀 **啓蟄** 桓五秋大雩凡祀啓蟄而郊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閉蟄** 又始殺而嘗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 **矯舉** 季梁桓六季梁

諫隨侯祝史矯舉以祭許稱功德以欺鬼神 **嘉粟** 又季梁諫隨侯嘉粟旨酒嘉孝也粟謹敬也 **祝史正辭** 又謂不虛稱其君之美也 **血食** 莊六三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對曰若不從二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凡宗廟之祭必薦毛血故云 **有幣無牲** 莊二十八九天災有幣無牲謂日月食大水大火之類祈請而已 **歸胙** 僖四晉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 **神其吐之乎** 僖五宮之奇諫虞公不聽曰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不臘** 又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其族** 僖十 **改祀命** 僖三十一衛成公命祀相寗武子請改祀命即后世之祝

文也 **逆祀** 文二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嘗為閔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 **執膰　受脤** 成十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禮之大節也 **無隱情　無愧辭** 襄二十七趙孟曰夫子之家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昭信於鬼神無愧辭 **汜祭** 襄二十八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恭汜音芳劍反 **盛德必百世祀** 昭八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成矣 **薦信** 昭二十祝史薦信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 **貫瀆** 昭二十六子朝日貫瀆鬼神貫習也瀆易也 **備物典策** 定四子魚曰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 **徼**

福假靈 昭三十二周天子曰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言求其福祐借其威靈也 **祭不越望** 哀六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

宴饗類

大羹篇

大羹 桓二臧哀伯諫納鼎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粢食** 又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 **命之宥** 莊十八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宥助也命以幣物所以助歡敬之意 **三拜** 襄四晉侯享穆叔歌鹿鳴之詩三拜 **五善** 又穆叔曰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五善謂咨詢度諏謀也 **重拜** 又穆叔曰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旄**

夏襄十宋享晉侯舞師題以旌夏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賓榮襄二十七伯有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言誣則其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敬言公怨之以爲賓榮享頫昭五薳啓疆曰享頫有璋享也頫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

賞罰類

策勳篇

策勳桓二公至自唐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書勳勞於策循今之紀功也獻狀僖二十八晉侯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報宴文四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明報功宴樂親以聽命成十八相親以聽上命禮食襄三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獻捷襄二十五鄭子產獻捷于晉利淫襄二十六子木曰與其失善寧其利淫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又子木曰古之治民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沮勸襄二十七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德賞襄二十九公冶致其邑於季氏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爲有德野賜昭元伯州犂曰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加命昭二年太叔曰無加命矣命有常陪敦定四魯曰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

有寵篇

有寵隱四陳桓公方有寵於王不食吾餘莊六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爲人所殘二五耦莊二十八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言二人共黎傷晉室也暱之僖二荀息曰宮之奇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蕩公僖三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大〃蕩搖也始禍僖十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謂爲禍首也大捷僖三十二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言必大勝也亢寵宣三鄭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亢極也言極恃其寵愛賀遷成六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賀遷新都天誘其衷成十三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紓憂成十六我僞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得舉襄三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未得位故曰得舉國恤襄四羿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謂國家之憂恤也肆眚襄九肆眚圍鄭肆緩眚過也承天之休襄二十八子大叔曰宋之盟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令圖昭元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兆憂又齊衛陳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開憂兆焜燿昭三齊侯使晏嬰請

繼室於晉曰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焜明照燿也焜亮上聲 **寵嘉** 又叔向曰其白唐叔以下實寵嘉之謂寵齊而嘉美之也 **假寵** 昭四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言假借威寵 **降罰** 又楚丰方後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 **唯天所相** 昭四晉楚唯天所相相助也 **求昏** 昭五求昏而荐女 **結驩** 又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假助** 昭十一叔向曰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 **嘉聞** 昭三十二文姜始張而卜卜人曰生有嘉聞嘉名聞于世 **世爲婚姻** 哀三劉氏范氏世爲婚姻

舉賢類

選親篇

選親選舊 宣十二楚伐鄭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 **舉不失德** 宣十二楚伐鄭舉不失德賞不失勞 **與人之壹** 襄二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也 **三物成** 襄三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 **類能** 襄九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 **遷業** 又晉君類能而使之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 **民之望** 襄二十五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樹善** 襄三十一孟孝伯曰趙孟將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乎及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 **民譽** 成十八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下善齊肅** 昭十三叔向曰從善如流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 **尚年** 定四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言以德爲輕重而不以齒爲先後也 **選建明德** 又子魚曰選建明德以藩屏國

兵戎類

卒乘篇

卒乘 隱元大叔繕甲兵[illegible]卒乘步曰卒車曰[illegible] **驂絓** 桓三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驂騑馬 **魚麗之陳** 桓五鄭伐陳曼伯爲右拒祭仲爲左

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illegible]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illegible]而彌縫闕漏五人爲伍此魚麗陳[illegible]也 **旝動** 又鄭伐陳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鼓旝旃也大將之麾執爲號令 **金僕姑** 莊十乘兵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矢名 **州兵** 僖十五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鑄兵** 僖十八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蓋古者以銅爲兵器而楚金最利也 **駟介** 僖二十八丁未楚獻俘于王駟介百乘駟介四馬被甲 **旅弓矢千** 又王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弓一矢百矢千則弓十可知旅

黑色諸侯𩁹弓矢得專征伐旅音盧**左旃**又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步師**僖三十三弦高犒秦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步猶行也**四乘**又十一四人共乘**甲裳**宣十二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抽矢菆**又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房抽擢也菆好箭也菆音鄒**右轅**又楚伐鄭軍行右轅在車之者挾轅爲戰備**左追蓐**又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前茅慮無**又楚以茅爲旌識慮無爾慮有無也如今軍行前有斥候**中權後勁**又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游闕**又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游車補闕者**脫扃**又車上兵

闌**介冑**成二齊侯不介冑而馳之介甲也**寓乘**又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註寓寄也**賦輿**又賦輿猶兵車**戰器**成十六子反入見甲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組甲**襄三使鄧廖師組甲八十被練三百組甲漆甲成組也**被練**又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被練練袍**弓梏**襄十子湯怒以弓梏華弱於朝言張弓以貫於頸若梏之在手也**軘車**襄十一鄭人賂晉廣車軘車軘車兵車也**衿甲**襄十八皆衿甲面縛言皆不解甲**枕轡**襄二十五枕轡而寢恐失馬故枕轡而寢枕去聲**蒐乘**襄二十六雍子簡兵蒐乘簡擇蒐閱也**垂櫜**昭元伍擧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櫜弓衣也音高**繁弱**定四

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闕鞏**又甲名

軍實篇

軍實隱五臧伯僖諫觀魚曰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三覆**隱九公子突曰君爲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治兵**隱五臧僖伯諫觀魚曰出而治兵**振旅**又入而振旅**飲至**又歸而飲至**當寇**隱九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試敵之堅瑕**侵軼**又懼其侵軼我也懼爲步兵侵突軼音逸**衷戎師**又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謂伏兵衝擊戎師之中衷如字**左拒右拒**桓五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

謂爲左右軍結方陣**能軍**又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謂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云**羸師**又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謂藏其精兵示以羸弱**大閱**桓六秋大閱簡車馬也**師昏**桓六齊侯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曰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偏敗**桓八楚子伐陳陳侯禦之季梁曰偏敗衆必攜矣謂偏師敗**宵潰**桓九鄧師大敗鄖人宵潰宵夜也**銳師**桓十一鬬廉曰我以銳師宵加于鄖謂精銳之兵**成軍**又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謂全軍也**覆**桓十二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覆伏兵也浮去聲**諜之**又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諜伺也音牒**亂次**桓十三及鄢亂次以濟謂亂其前後行伍之次以濟鄢水**無扞采**

樵者桓十二楚伐絞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
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
徇於衆桓十三莫敖徇於衆曰諫者以刑狗宣令也無次又及鄢亂次以
濟遂無次將齊莊三楚荊工代隨將齊將授兵於朝故齊舍又九師一宿爲舍
信又九師再宿爲信次又九師過信爲次轍亂旗靡莊十齊師伐我
師劌請見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旗轍亂師怖懼討其
不然莊二十三曹劌諫公觀社征伐以討其不然不然謂不命用襲館
十八葉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謂討襲仇國漏師僖二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寺人閹官名貂多魚地名貂於此始檀貴寵漏洩桓公軍事失援僖十四秦飢乞

奩學詞　卷二　九

糴于晋慶鄭曰失援必斃征繕僖十五呂甥曰征繕以輔孺子謂賦車馬治甲兵也
聲氣僖二十二戰于弘子魚曰三軍以利用也命鼓以聲氣也謂鼓以佐士衆之氣
也勍敵僖二十二宋師敗績勍敵之人言強敵也辟三舍又僖二十三文
公對楚子曰晋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爲一舍其辟楚三舍之地以報楚
德辟去聲巡城僖二十五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謂中警守備告急僖二
十七朱公孫如晋告急猶言告難也獻俘授馘僖二十八城濮之戰獻俘授馘
言獻所獲俘因於廟也伐僖二十九凡師有鐘鼓曰伐侵又凡師無鐘鼓曰侵
襲又凡師掩其不備曰襲夜縋而出僖三十燭之武縋縣城而下夜縋出

使不欲令人見縋音墜勤而無所僖三十二秦伐鄭蹇叔曰勞師襲遠鄭必
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將害良民厲兵僖三十三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
秣馬矣謂磨厲兵器釁鼓僖三十三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累囚繫也
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鼓儳又戰于泓子魚曰聲盛致志鼓儳可也注儳巖言整
陣追逃文七逐寇如追逃言不了綏交綏文十二宣子曰秦以勝歸我何
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晋志未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未憖又秦行人
夜戒晋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憖缺也薄人於險又遡穿當軍門呼曰不待
期而薄於險無勇也薄迫也固軍又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謂堅固其軍

奩學詞　卷二　十

不在軍事又有寵而弱不在軍事謂年少未嘗涉知軍事坐甲又裹糧坐
甲固敵是求謂戰士被甲不得復臥坐而待敵也振廩同食文十六楚伐庸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救賦文十七將悉救賦
兵也古者以田出兵故謂兵爲賦巡功宣二宋城華元爲植巡功謂察視功役之
事觀兵宣三觀兵於周疆言楚子至雒觀兵不能軍宣十二晋之餘師不
能軍宵亦終夜有聲不能軍言不能復成營屯觀釁而動又隨武子曰會聞用
師觀釁而勤釁動也武之善經又楚伐鄭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
之善經也律竭又師出以律竭敗也候人又言敢厚候人謂伺候望敵人者

靡旌又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掉鞅又掉
鞅而還掉正也示閒暇挑戰又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
七覆又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席於軍
門之外又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布席坐示無所畏分謗又隨
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
戰為生民京觀宣十二楚人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擐甲
成二擐甲執兵擐貫也借一又齊侯對晉師曰請合餘燼背城借一謂借一戰
禁石又禁石以投人禁擔也賈余餘勇又齊高固入晉師曰欲勇者賈

余餘勇賈買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滅此而朝食又鞌之役齊侯曰余姑翦
滅此而朝食朱殷又張侯曰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解張也朱血色久則殷言
血多汚車輪師之耳目又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援枹
而鼓又晉逐齊師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越于車下又越隧也
餘燼又鞍之役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畏君之震又齊人對晉師曰畏
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也撓敗又鞍之役齊人對曰畏君之震師徒撓敗撓曲也
偏師成三次及於事而郤偏師言非全軍兩釋又兩釋纍囚謂皆釋之也闕
翦成十三又欲闕翦我公室闕猶掘也翦截斷也虔劉又輔氏之役虔劉我邊陲

虔劉皆殺也固壘成十六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持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
獲勝焉陳不違晦又晦月終陰盡兵家所忌今楚壓晉軍而陳不避晦日
離局又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趨風又免冑而趨風言趨走疾如風皆致
恭也諜輅之又欲遣諜以輕兵車迎擊鄭伯以距其車前輅音迓不儆又退
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言師不儆備整暇又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
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分良成十六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言請分晉精兵以擊楚
之左右三軍宵軍之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奸時以動
成十六不順時妨農業疲民以逞成十六刑不正邪而苟快意行首

又范匄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當陣前決開營壘為戰道加囂又郤至曰
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七札又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徹達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死藝又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文以射
自多必當以藝死也伏弢又養由基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師不陵正
旅不偪師成十八軍將也上下有禮不相陵偪稱兵襄八女何故稱兵於
蔡謂舉兵也馮陵又馮陵我城郭馮迫也親受矢石襄十晉荀偃士
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班師又請班師班還也牽師又牽
師老夫以至于此三駕又晉三駕而楚不能爭為三次興師也悉師襄十

一諸侯悉師要擊襄十四吳人自皐舟之以
以復伐鄭臨要而擊之要平聲
師襄十八收師而退疏陳襄十八晉人使司
猶言振旅班師也馬斥山澤之險雖
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所候旆先又晉人使
也疏建旆旆以爲陳示衆也乘車者左
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服夜縋納師襄十九
爲人形也建旆以先驅高唐人
弦緌工縷會胥突襄二十五鄭子產師車七
夜縋納師百乘伐陳胥突陳城突穿
也簡師又簡師陳以待我財用之蠹襄二十
言簡閱精兵也七韓宣
子曰兵民之殘也財衷甲襄二十八趙孟患
用之蠹ゞ害物之蠹楚衷甲以告叔向
衷甲甲在多鼓鈞聲又楚師輕窕易震蕩也
衣裏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弭兵又弭兵以召四萃又苗賁皇曰吾乃四
諸侯弭止也萃於其王族必大敗
之謂四面集寢戈又使執寢戈而先後徵役
而攻之也之謂親近兵仗也
襄三十子張怒退而往遺之禽昭五城濮之
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役使羣臣往
遺之禽以逞君心速寇又實無禮以速荒閱
言往遺之禽獲寇自招之也
昭七荒大也閱蒐也建而不旆昭十三叔向
有亾人當大蒐其衆也辛未治兵建
而不旆謂立旌禮新敘舊昭十四楚子簡
旗不曳不旆也兵禮新敘舊物
官又楚子簡兵任迭對昭十七三呼皆鼓譟
良物官物事也迭對迭更也
昭十九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大敦陳整
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

旅昭二十三吳伐楚後者敦陳整旅謂疾戰
敦厚陳法整齊行列也東與陣同
又楚恥無功而疾戰非伍候又沈尹戌曰明
吾刑也言快疾以戰其伍候使民有
部伍相胥燧定十衞侯伐邯鄲城其西夫屯
爲候望北而守之胥燧午衆宵散
哀元楚子圍蔡晝旌旗哀二鄭人擊簡子中
夜九日夫猶兵也肩斃于車中獲其蠭
旗蠭蜂名知牆而進哀四如牆而進言衆三踊
同進也弁行如牆俱進也
於幕庭哀七微虎欲宵攻王耀武哀二十三
舍三踊令士試躍之且齊人取
我英丘君命瑤非敢
耀武也治英丘也

交際類

辱貺篇

辱貺隱十一滕薛爭長公使羽父請賈害桓十
於薛侯曰君若辱貺寡人
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吾焉
用此其以賈害也行貨曰商坐肆曰賈賈者
坐以待價者也此言賈害蓋謂懷玉坐而歸
待禍害之至如賈之坐而待價賈音古
咎桓十八齊人告於齊曰寡拜命之辱莊十
君畏君之威無所歸咎一宋
大水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
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謝辱君命男贄莊二
十三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
物也以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
執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女贄又女贄不過
執雉章所執之物別貴賤榛栗棗脩以

告虔也虔敬也**展義**莊二十七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天子巡狩所以宣布德義**勤我**僖三楚伐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勤恤鄭難**助請**僖五陳宣仲勸申侯城賜邑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求多**僖七楚文王將死與申侯之璧曰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必不免謂以禮義大望責之**招攜**又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離也**受玉惰**僖十一晉侯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不可狃**僖十五晉惠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狃狃狀也**波及**僖二十三晉文對楚子曰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與君周旋**又重耳對楚子曰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

君周旋周旋相追逐也**遽見之**僖二十四晉頭須竊藏以逃及人求見曰國君而仇匹夫仇者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勿遽而見之**分謗**又吾以分謗不欲使韓氏獨受殺人之謗**保聚**僖二十六齊伐我北鄙齊侯曰魯人恐乎展喜曰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敢聚衆保守**亢讎**僖二十八子犯曰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彼直亢猶當也讎謂禁也**東道主**又若舍鄭以為東道主鄭在秦東故云**一日之積一夕之衛**僖三十二弦高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積芻米菜薪**登成拜**文三晉侯降辭登成拜謂賓主同登堂成拜禮**過數**文四楚人滅江秦伯

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隣國之禮有數今秦伯舉三者過之**敵惠敵怨**文六臾駢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遷怒**過求**又季文子將聘于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曰過求何害**瑞節**文十二晉襄仲辭玉賓答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繞朝贈策**文十三會歸自秦秦人繞朝贈之以策曰莫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馬箠也**德刑**宣十二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失辭**又趙括曰行人失辭言誤對**膳諸從者**又攝叔奉麇獻焉曰敢膳諸從者**獻功**又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

之功於牧伯**德類**成二晉欲蕭同子為質齊人對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錫同類**善視之**成三荀罃善視之知實出亡言以禮待**制義**成八季文子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重勤**成九穆姜出于房再拜曰敢拜大夫之重勤**如天之福**成十二郤至如楚聘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大造**成十三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秦也造成也猶言有功**暱就**又暱就寡人暱親也親就於我**密邇仇讎**成十六以衆之密邇仇讎**拜嘉**襄四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嘉拜**善之如初**襄六子罕善之如初**一介行李**襄八荀武子使行人對鄭君曰

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
君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
底告襄九所底告
底音旨
問對襄十一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謂以對王使之辭爲問
不也
重拜大貺襄十四大叔儀曰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
相能襄二十一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
族大夫而不相能言同
官而不相能下能如字
廷勞襄二十九范獻子來聘公使轉
莊叔廷勞之廷
王去聲勞去聲
如舊相識又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謝過襄三十召之而謝過焉
修成襄二十六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修會夷
報歲
之成
誅求無時襄三十一以敝邑褊小介以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

居言誅責需求無有常時
噡事展物又子產曰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
各展其物瞻視客所當得展陳
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
贏諸侯又趙文子
曰信我實不得而以隸人
之垣以贏諸侯是贏受也
好見之昭元我好見之不知
其有異志也
故傷而歸
郊勞昭二公叔聘於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
近郊君使卿往
勞之勞上聲
敢辱大館又叔弓聘晉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
來繼舊好好合使成
臣之祿也敢辱大館
惠顧昭三晏子曰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
賜之內主豈唯寡君
舉羣臣實受其貺
薦聞昭四敢不爲聞謂薦獻其所聞
麋至昭五城濮之役以求諸侯而麋至麋壘也
報志又城濮之召其報在郊今此行

也其肅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也
求貺昭六武子曰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
微加又武子曰下因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
私面又弃疾見
鄭伯以乘馬八匹
私面私見也
恩賓又弃疾在鄭舍不爲暴恩賓恩患也
事
大字小昭十六子產曰僑聞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國之患
告
寧昭二十衛侯告寧于齊言以安寧告也
厚酬之昭二十一公飲之酒厚酬
之
也
規求昭二十六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規取求索也
反賜昭三十二十二
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
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
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
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
以獎天衷定四

鄭公辛曰君若傾報周室施
及寡人以獎天衷獎成也
僞不見定八陽虎僞不
見猛者言
佯若不見
僞顛又猛逐之顛而無繼
偽顛顛謂詐跌仆也
豢吳哀十
一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
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
地主歸餼哀十
二子貢曰侯伯致禮地主歸餼
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也
告之故哀十六與
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
以劒不動勝曰云云
甚善之又楚太子建避華[illegible]亂
於鄭鄭人
展謝哀十七趙孟告於吳子
甚善之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

左國腴詞卷之二終

左國腴詞卷之三　　左集三

吳興　凌迪知　稺哲　輯
同郡　閔一寉　聲甫　校

盟要類

交質篇

交質隱三周鄭交質謂交質子以為信質音致
請成隱六鄭伯請成成十陳成猶請平也請與講好結成
渝盟桓元盟曰渝盟無饗國渝變也
行成莊四使行人求楚為人求楚為成
許賂僖十五晉侯許賂中大夫云云既而不與
承命又不敢承命

犒師僖二十六公使展喜犒師謂迎勞也犒音靠
盟府又載在盟府謂司盟之府
要言僖二十八載書要約之言要平聲
郊勞僖三十三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迎來曰郊勞勞去聲
來繼舊好文四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武子曰今陪臣來繼舊好也
盟主文六秦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謂主盟于中國
主盟文九無德何以主盟言主諸侯之盟
弗與成宣元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崇秦與國也
唯命宣十二敢不唯命是聽又亦唯命
匱盟成二齊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之也
兩釋成三兩釋纍囚謂皆釋之也
會所成十一所地也言約會之處
背成又秦伯歸而背晉成謂背約也背音佩
聽成成十二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謂受成
得請成十六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
借助襄四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杖信襄八杖莫如信言人可倚恃者莫如信
騂旄之盟襄十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騂旄牛也言得重盟不以犬雞
舉其契又王叔氏與伯輿合契王叔氏不能舉其契契要約之辭也
有如日襄二十三宣子曰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
有釁昭元吳濮有釁釁過也
徼命昭二叔弓聘於晉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徼命於執事徼達也言得達使命於晉
拜德昭十六子產拜宣子曰吾子靖難敢不拜德言拜請恩德也

矯命昭二十七矯子之命以滅三族謂詐稱命令也
尋盟昭三十二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
干盟定十俘不干盟謂干犯盟誓
寒盟哀十二子貢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

愛民類

告饑篇

告饑隱六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告糴莊二十八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
荐饑僖十三冬荐饑使乞糴于秦謂連年麥禾不熟荐千去聲

閉糴僖十五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代晉既食僖二十一夏大
旱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積勸分省儉也勸分有無相濟勸分僖二十二
謂勸富民分財粟以賑貧民重施文二孟明增修國攻重施於民饋詒文十
六宋饑公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材人又宋子公鮑賑
饑國之材人無不事也勸民宣十二晉救鄭聞鄭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
而勤民焉用之穀出不過藉宣十五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法民藉
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已責逮鰥成二子重曰無德以及遠
方豈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弃逋責施及老鰥溫年襄十一亳

之盟曰凡我同盟毋蘊年謂蘊積年穀而不郵災也使民不嚴襄二十五孟公
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不嚴不欲得民心也量入修賦又蔿
掩書土田量入修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賦車籍馬又爲掩書土田
賦車籍馬籍其毛邑歲齒以備軍用民參其力昭三晏子曰民參其力二
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矜無資定五王人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亟急也勤恤其民哀元闔廬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易種哀十一子
胥曰無俾邑種茲邑易種轉生種類

法制類

請囚篇

請囚莊九管仲請囚仲知鮑叔必薦已故請囚繫以畀齊批殺莊十二宋萬遇
仇牧于門批而殺之萬多力故以手批仇牧而殺之面縛僖六許男面縛銜璧言信
公自縛其手於後唯見其面伏劍僖十伏劍而死降服而囚僖二十三
言出以上服曰拘囚以謝罪深室僖二十八責諸深室盍囚室也橐饘又甯子職
納橐饘焉橐衣橐饘糜也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已職橐音託饘音旃逐寇
如追逃文七逐寇如追逃言不可緩搯其喉文十一富父終甥搯其喉
以戈殺之搯猶衝也謂以搯咽疾搯音吞賊之宣二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

賊陰害也彈人又晉靈公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謂以彈丸彈之而觀其能避與
否以資笑噱自拘宣四箴尹克黃自拘以司敗謂司寇也肉袒宣十二鄭
伯肉袒牽羊以逆言袒衣至肉示服爲臣僕也袒但去聲膊成二殺而膊諸城上膊磔
也普各反虔劉成十三虔劉我邊陲虔劉皆殺也僞訟成十七抽戈結衽而
僞訟者言僞若將訟曲直於郤氏者伏辜又郤氏既伏其辜矣執朴襄十六親
執朴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自後縛之襄十八乃弛弓而自後縛之謂反縛
之也逃死襄二十六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蔡昭元周公殺管叔而
蔡蔡叔蔡素葛反放也選治子有寵于桓如二君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

鯨適晉選數也數罪加戮也**加木**昭二尸諸周氏之鬮加木焉謂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履賤踊貴昭三齊之諸市履賤而踊貴言刖足者多故履不用而賤也

僕區昭七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僕區刑書名僕隱也區匿也作爲隱匿亡人之法區音謳又如字

蔽罪昭十四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刑侯

貪墨賊殺又夏書曰貪墨賊殺皆死刑也

鬻獄又鮒也鬻獄鬻賣也

末減又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末薄減輕也

賈罪昭十六晉韓子曰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賈音古買也

震曜昭二十五子產曰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

鼓鐵昭二十九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謂刑書焉以橐扇鞲謂之鼓

竹刑定九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謂改鄭所鑄刑鼎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謂之竹刑

屬劒於頸定十四屬劒於頸而辭曰云云屬音燭謂自以劒注頸也

生拘哀十六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謂因拘生之也

戟其手哀二十五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謂抵手屈肘如戟形

文學類

問名篇

問名莊六公問公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以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簡書閔元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說禮樂而敦詩書僖二十七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成十四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志記也晦亦微也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微

寓書襄二十四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

賦詩襄二十七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周禮在魯昭二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昭十二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三皇之書也五典五帝之書也八索八卦也九丘九州之圖籍也

學殖昭十八閔子馬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

撊然又言讓鄭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誅罪撊然勁忿貌

曲直以赴禮昭二十五子大叔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言語類

徵辭篇

徵辭隱十一不徵辭鄭伯入許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鬪

宣言桓二華督爲大宰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云云

裏言莊十四鄭厲公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

言甘僖十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明徵其辭僖二十八伐原民易資者不求豐焉重言信

其音云僖二十九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謂其聲如此也

言猶在耳文七穆嬴謂宣子曰今君雖終猶言在耳而弃之若何謂屬託之言猶在耳

目動言肆文十二史駢曰秦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蓋目動則心不安心不安則辭容失節

語偷文十七襄仲如齊曰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謂苟且也

口衆我寡宣二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謂一口不能敵役夫之衆

藉口成二苟有以藉口藉荐也去聲

視速言疾成十五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

言終襄三魏絳至言語方畢

要言襄九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

言虐襄十四臧紇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

言道又子展子鮮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理

語洩又善言漏洩則職女之由

遺言又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口實襄二十二若不恤其患而以口爲實其無乃不堪任命口實謂但有其言而已

侍言襄二十七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侍言謂侍坐代言

寬言又亦無寬言謂寬假之言

牀第之言又伯有賦

鶉之賁賁趙武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第簀也側里反

志以定言昭九屠蒯曰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在心爲志發心爲言

言淺昭二十五言若淺臣不獲歳謂所言泄露也

甚口昭二十六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言甚有口辯也

嘖有煩言定四謂敬子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煩言忿爭

效夷言哀十二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謂文子夷方言

好復言哀十六葉公曰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謂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好去聲

不洩人言又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能無肥乎哀二十五公謂郭重曰是謂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衛

言又是衞言也衞過也謂過謬不信之言衞音悔又于例反

動靜類

釋憾篇

釋憾 隱五邾人辭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謂解恨也 **弃常** 莊十四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焰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謂弃其常道 **相視而笑** 宣四子公食指動以示子家曰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意必驗也 **出入此行** 宣十二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謂出入往來於伐鄭之行 **投袂而起** 宣十四楚子聞之投袂而起謂振其

衣袖而起 **假寐** 又趙盾盛服將朝尚蚤坐而假寐不解衣而坐睡曰假寐 **起之** 宣十五登子反之牀起之謂自臥內推枕起之 **厚誣** 成三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重誣也 **固問之** 成九謂固問之 **必爭尋常** 成十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謂爭丈尺尋常之地 **跋履** 成十三跋履山川踰越險阻草行爲跋履行也 **三肅** 成十六三肅使者而退以肅手至地若今揖也三肅盡敬 **整暇** 又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 **在行** 襄九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言在于行役也 **遷延** 襄十四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怯退也 **詢** 襄十七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丘而詢之詢罵也 **騶如** 襄二十五騶如崔氏騶數也 **淹恤** 襄二十六衛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言淹留憂恤在外 **事集** 又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集成也 **蒙犯霜露** 襄二十八跋涉山川蒙犯霜露 **沮勸** 又賞罰無章何以沮勸言何以沮惡而勸善 **不閒** 襄三十一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閒音閒愚謂當作閒去聲 **翫歲愒日** 昭元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翫愒皆貪也愒音慨 **惡囂** 又賈而欲贏而惡囂乎惡去聲囂音枵謂諠囂之聲 **馮怒** 昭五吳子犒師曰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音憑盛也 **爭端** 昭六叔向曰民知爭端矣 **倡和** 昭十二子服曰外內倡和爲忠 **淹滯** 昭十四舉

淹滯 **忘寢與食** 昭十九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坐行** 昭二十七王使執羞者坐行而入謂膝行也 **震盪播越** 又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言播遷踰越也 **一夕三遷** 哀八吳子聞之一夕三遷三遷謂徙其次舍以避害也 **徐步** 哀十一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 **從事** 又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蚤從事焉

身體類

假手篇

假手 隱十一鄭伯奉許叔居許東偏曰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 **餬**

口又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謂寄食也 舉趾高桓十三莫敖必敗舉趾高凡人志氣揚揚則舉足高蹈謂人不已若也莫敖舉趾高蓋驕甚 心蕩莊四楚武王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 噬臍莊六三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蚤圖後君噬臍謂若噬腹臍喻不可及 甘心莊九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謂快意殺戮之 脣亡齒寒僖五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反首僖十五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謂散頭髮使下垂也 駢脅僖二十三曹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駢合也

脅肋也聞重耳駢脅也蓋腋下脅合比如一駢音玭 舉玉趾僖二十六齊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寡人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 距躍曲踊僖二十八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音陌猶厲也謂犯三次勉厲而行之 監其腦又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監其腦監唼也謂以口唼其腦監音古 寓目又得臣與寓目焉謂得寄目 降心又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言降下其心 捉髮走出又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 枕之股又枕之股而哭之謂以尸枕於股 蠭目豺聲文元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蠭目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義 豐下又叔服曰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面方也 生心文七宣子曰既不受矣而復緩秦師將生心謂將生心謀害 畏首畏尾文十七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食指動宣四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物第二指也 染指又染指於鼎嘗而出之 布腹心宣十二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師曰敢布腹心言宣布腹心之所欲 舟中之指可掬又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為聞有賞之令 藉口成二陘之役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藉薦也 屬耳目又先入必屬耳目焉言國人皆心屬耳目於我以為我功屬音燭 視流成六視流而行速謂不端諦也 解體成八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謂

有叛心 搏膺成十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膺胸也以手搏胸而躍也 膏肓又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 引領成十三我君景公引領西望猶所謂翹首也 痛心疾首又諸侯備聞此言斯用是痛心疾首謂惡之甚 逞志又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謂不快志 息肩襄二子駟請息肩于晉以負譬為擔也 藉手襄十一肖魚之會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 覦心襄十五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覦音俞謂無覬覦求幸之心也 布四體襄二十一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言布陳其四體無所隱也 授手襄二十五陳知其罪

授手于我言其男女自囚待命足授手于我心競襄二十六心競而力爭不居覩
躁而足高襄三十覩躁而足高心在他矣嘉容襄三十一居喪而不哀在
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童心又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人心如
面又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外心昭三其謂
寡君而固有外心心甚長又子雅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
可信也煥休又晏子曰民之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
無獲民將焉辟之煥休痛念之聲煥喻與憂郁四音咻噓去聲又如字精爽昭七
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足

不良又孟縶之足不良是謂足病發也視下昭十一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
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言其視過下惴惴然無守氣又無守氣矣言神氣
不守其體將死之徵也食色昭十五閏鼓三月鼓人或請洊使其民見曰猶有食
色始修而城有食色言未絕糧搖心昭二十三吳公子光曰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
心矣謂心以搖動白皙昭二十六冉豎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謂顏
色之潔白也鑿又苑子制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鑿音鑿一足行也獻
體昭二十七公子嘉宴王僚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獻體解衣也將防奸細坐行
又羞者坐行而入謂膝行也不颺昭二十八今子少不颺謂貌不揚也子若無言

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幾乎聲掩耳昭三十一荀躒掩耳而走曰寡
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掩耳示不忍聽展四體定四子魚辭曰臣展四體
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共二徵大罪也謂展布四肢之力又授手定八
涉佗捘衛侯手手又捥捘擠也屬之目定十四屬之目謂注目視之屬音燭將
指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謂大指將去聲寒心哀十五景伯曰寡
是以寒心奮心哀十六或謂葉公曰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
戟其手哀二十五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謂抵手屈肘如戟形

飲食類

肉食篇

肉食莊十齊師伐我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謂在位有祿食肉
者飲之酒莊十二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飲夫
聲南宮萬多力故設計先醉之以酒縮酒僖四無以縮酒九祭祀必束茅而灌之以
酒為縮楚貢包茅不入故云七牢僖十五改館晉侯饋七牢馬牛羊豕各一為一
牢薦羞僖十七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羞食味也雍巫善烹
飪故以滋味進雍巫易牙也九獻僖二十二上公之禮九獻而禮畢醉而
遣之僖二十三謂醉重耳以酒使從者載之而去橐饘僖二十八甯子職納

餘饘焉橐衣橐饘糜也以君在幽囹食其征
故親以衣食爲已職橐音託饘音旃
文十一宋公以門賞耏班
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 羞珍異 文十六年宋公子鮑
賑飢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
羞珍異言加進珍異之味羞進也 殽烝 宣十
七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
享之殽烝武子私問其故 體薦 析俎 王享
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
亨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奉觴 成二奉觴成壁以進 不
內酌飲 成十四見太子之不哀也
不內酌飲謂痛憤不能食 攝飲 六成十請
攝飲爲攝執持也請 成十九君冠必以
使人執飲往飲子重 祼享 祼享之禮行之以
金石之 襄二十二見於嘗酎酎重醸酒
樂節之 嘗酎 也酒之新熟嘗新飲酒爲嘗酎

酎直又反 新樽絜之 襄二十三謂酒樽既新復潔潔之也 餼賜 襄二十六
足以將賜爲之加膳加膳則餼賜餼饜也 加
膳之道則酒食之餘賜其臣下無不饜飫
陪鼎 昭五饔有陪鼎陪加也 食肉之祿 昭四申繻曰其出入也將食肉
之祿米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洮官食者 加籩 昭六晉侯有享之加
籩言加於常數 如澠如陵 昭十二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又有酒如澠有肉如坻
屬厭 昭十三閻沒女寬罷食之間三嘆魏獻子問之曰願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屬厭而已 猶有食色 昭十四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 旰食 昭二十
伍員不來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憂不得蚤食 稻醴粱糗 哀十一進

稻醴粱糗腶脯焉謂稻米所爲之酒粱米所爲之飯也 旨酒一盛 哀十三申
叔儀曰古酒一盛兮余爲褐之父
睨之一盛一器也音成如字 肉食無墨
又吳晉爭盟晉趙鞅呼司馬寅視曰肉食
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墨氣色下也 荐
食 定四申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

冠服類

衮冕篇

衮冕黻珽 桓二臧哀伯諫納郜鼎曰衮畫衣也冕
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
若今之 帶裳幅舄 又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
手版 若今之行縢者舄複履

音逼 衡紞紘綖 又衡所以維冠者紞冠之垂者
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
多敢反宇 藻率鞞鞛 又藻率以韋爲之所以
林丁坎反 藉玉者鞞佩刀削上飾
鞛下飾率音律鞞補頂反 鞛
布孔反藉在夜反削音笑 鞶厲游纓 又鞶紳帶
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
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 火龍黼黻 又火
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
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類 鞶鑑 莊二十一
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鞶帶而
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蓋古之遺制
尨服 閔二衣之尨服謂䘸
色之服尨莫江反 帛冠 又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
之冠 扉屨 僖四申侯曰若出於陳鄭之
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 瓊弁玉

纓僖二十八初楚子自爲瓊弁玉纓瓊美玉
弁皮弁纓所以結於頷下而垂者此蓋以
瓊飾弁而衵服宣九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玉飾纓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
於朝衵服女藍縷宣十二蓽路又師人
人近身衣藍縷敝衣也挾纊多寒王
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投
綿也如挾纊之綾言説以忘寒纊音曠
袂而起宣十四楚子聞之投袂強冠成二
而起謂振其衣袖而起君弱皆
強冠之謂欲使攝戎車左右故強南冠成九
冠之使若成人強上聲冠去聲南冠
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韎韋之跗注成
所獻楚囚也南冠楚冠也十
六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也結衽成十
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七抽

戈結衽而僞訟狐裘羔袖襄十四衛右宰穀
者言結裳際也曰余狐裘而羔袖
言一身盡善惟少有惡喻巾櫛又秦以巾櫛
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事先君而恭
妾子巾帨手者櫛重繭衣裘襄二十一叔豫
理髮者言爲夫人曰國多寵而王
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
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
曰瘠則甚矣拂衣襄二十六叔向拂縞帶紵
而血氣未動衣從之言褰裳也
衣襄二十九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吳地貴縞鄭地
貴盛飾昭元子皙盛飾游服昭八桓子聞子
紵入布幣而出旗至游服而迎
之游戲弁髦昭九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
之服也子垂髦加冠必以弁蓋緇布冠

也既冠冠則端委昭十晏平仲端委立於禮
弃之不復用虎門之外端委朝服
結昭十一衣有禬帶有結視不復陶昭十三
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雨雪王
皮冠秦復陶翠被晳幘貍製定九晳幘而衣
豹舄復陶羽衣也貍製晳白也幘
齒上下相值製袒裘哀十七紫衣狐裘至衣
卹裘也幘音策袒裘不釋劍而食
製杖戈哀二十七成子衣製杖戈
立於阪上衣製雨衣也

左國腴詞卷之四　左集四

吳興　凌迪知　稺哲　輯

同郡　閔一寉　聲甫　校

良賤類

義士篇

義士桓二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謂伯夷之屬**甲首**桓六鄭太子忽大敗戎獲甲首三百言被甲者二百首**羇旅之臣**莊二十二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羇旅之臣羇寄也旅客也**登僕**僖十孤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故使登車爲僕**二毛**僖二十二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謂頭黑白有二色者**紀綱之僕**僖二十四秦伯送衞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羈洩**又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洩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絡頭洩馬韁言臣供役**輿人**僖二十八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惡之聽輿人之謀言從衆計**牧圉**又不有行者誰扞牧圉養牛曰牧養馬曰圉**於是乎君子**文元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此子也才**文七穆嬴抱太子謂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世濟其美**文十八八元八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夫巳氏**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巳氏猶言某甲也**非夫**又所不此報者非夫也言非文夫也

三雋才宣十五酆舒有三雋才雋絕異也雋音俊**執斷執鍼**成三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鍼織紝皆百人執斷梓人執鍼縫人也**索客**成十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言蒐索外客譏備姦人索音色**姦軌**又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朱儒**襄四國人頌魯襄公曰吾君小子朱儒是使謂臧紇短小也**敢告僕夫**又虞人之箴辭敢告僕夫告僕夫不敢斥尊**若而人**襄十二天子求后於諸侯對曰天婦所生若而人不敢毀不敢譽故但云若如人也**難其人**襄十三晉侯難其人謂不輕用人也**神主**襄十八晉侯伐齊獻子曰齊好背盟凌虐神主神主民也**淺之爲丈夫**襄十九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自恨以私意待人**隸新**襄二十一州綽曰臣爲隸新言但爲僕隸尚新耳**皁牧**又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皁牧言從皁至牧凡八等之人皁輿隸僚僕臺圉牧也**僕賃**襄二十七僕賃於野貧無資爲人僕賃**博物君子**昭元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三老**昭三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者**里旅**又晏子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也不敢勞衆爲己宅**卜隣**又丑諺云非宅是卜唯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彊家**昭五羊舌四族皆彊家也**介特**昭十四楚子簡兵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收養不使離散**遺直**又仲尼曰叔向古之

遷直也言叔向之遷直有古人之遷風

庸次比耦 昭十六子產曰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

遺愛 昭二十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不颺 昭二十八今于少不揚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謂貌不揚

常隸 定四子魚曰祝社稷之常隸也隸賤臣也

舊德 定六公叔文子曰以小忿蒙舊德蒙覆也

不成丈夫 哀十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

不衷 又叔孫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衷善也謂不善之人

迹人 哀十四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迹人主迹禽獸者

涉人 哀十五非君與涉人之過也涉人謂度舟之人

優狡 哀二十五公使優狡盟拳彌本註俳優也

婦人類

美豔篇

美而豔 桓元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未亡人 莊二十八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夫人泣曰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

孕過期 僖十七梁嬴孕過期懷子曰孕過期過十月不產也過平聲

宦女 又妾為宦女焉妾與兄圉同時宦事秦宦音宦

如夫人 又齊侯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侍執巾櫛 僖二十二晉太子圉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氏歸乎對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

易內 襄二十八慶封嗜酒遷于盧蒲嫳氏易內飲酒謂交易其妻妾也

女而不婦 襄三十君子謂宋其姬女而不婦言其知為女之道而不知為婦之道也

助薳 昭十一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倅也薳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簉簉愁去聲

嫠婦 昭十九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嫠音釐寡婦

嫠不恤其緯 昭二十四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

通室 昭二十八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謂二人易妻也

尤物 又叔向之母曰夫有尤物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

鍾美 又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下豁盛夷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

玄妻 又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美髮為黰黰眞上聲

妃嬙嬪御 哀元宿有妃嬙嬪御焉嬙音牆

宮室類

考宮篇

考宮 隱五九月考仲子之宮考成也

菟裘 隱十一隱公將授桓公位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別邑之宮音能求

宗祏 莊十四鄭厲公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廟中藏主石室言世為宗廟守臣

闕西辟 莊二十一鄭伯享王于闕西辟闕象魏也古設享禮于象魏之西偏辟平入反

丹楹 莊二十三秋丹桓公之楹

刻桷莊二十四刻桓宮桷刻鏤也桷椽也外府僖二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
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觀臺僖五公既
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觀臺臺上架屋可以遠觀者也觀音貫縣罄僖二
十六室如縣罄言家資空虛也縣平聲及溜宣二溜屋霤即中霤也士會三進三
伏而諫公不省故又前及中溜之地溜去聲彫牆又宣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
畫也窒皇宣十四楚子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窒皇寢門闕地室成十二為
地室而縣焉為樂室於地下篳門圭竇襄十篳門圭竇之人篳門柴門圭竇
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其人微賤也尤其室襄十五宋向戌來聘

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闔廬襄十六某等小人皆有闔
廬以辟燥濕寒暑踰隱襄二十三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先人
之敝廬又齊侯弔杞梁之妻於郊辭曰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妾不得與
郊弔堞其宮襄二十七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也
窟室襄三十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illegible]酒擊鐘焉窟室掘地為室築室其中[illegible]坤
入聲閈閎襄三十一高其閈閎閈門也棟折榱崩又子於鄭國棟也棟
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牆以蔽惡昭元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
誰之咎也湫隘囂塵昭三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囂聲塵

土爽塏又請更之爽塏者爽明塏燥也里室又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
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糞除又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
廬謂掃除也幄幕昭十三具幄幕器用四合象宮室曰幄在上曰幕軍旅之帳也
今稱帳房也表著昭十一朝有著定會有表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
也宇下昭十三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屋宇之下諭近也閎中昭二
十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閎曲門也土方昭三十二士彌牟營成周物土方物
相也相取土之方面徒庸又士彌牟營成周計徒庸知用幾人功臺榭哀元
令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象魏哀三季桓子至御公

立于象魏之外謂門闕也當公哀元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籍圃哀十
七衛侯為虎幄於籍圃籍圃于籍田之圃

旅寓類

羈旅篇

羈旅莊二十二齊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羈寄也旅寓也謂為寄食客寓之臣
弛擔又弛於負擔弛去離也去其負擔奔走之勞而得息肩於此逆旅僖二
保於逆旅為客舍改館僖十五改館晉侯謂更其舍館加以禮貌館穀僖二
十八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遽僖三十三弦高犒秦師且使遽告于

鄭遽傳車猶今之驛遞也**行李之往來**又行李之往來而共其乏困謂使人也**乘驛**文十六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驛傳車也**完客所館**襄三十一士文伯讓子產曰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巾車脂轄**又巾車主車之官以轄使其堅牢也**致館**昭二叔弓聘于晉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乘遽**又乘遽而至遽傳車焉也乘遽欲速至也**轍馬跡**昭十二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除館**昭十三鮒也聞諸史將為子除館於西河除治也**舍**哀八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一宿為舍**次**又遂次于泗上二宿以上為次**傳遽**襄二十一羣予將傳遽以告寡君傳音轉猶今言馳驛也

凶喪類

歸賵篇

歸賵隱元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助喪之物賵方鳳反**會葬**又衞侯來會葬**求賻**隱三武氏子來求賻助喪物也音附**稱疾**隱五臧伯稱疾不從**得沒于地**隱十一若寡人得沒于地謂以壽終得葬地下**尸**桓十五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謂暴其尸于池以示戮也**轘**桓十八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車裂也**大去**莊四紀侯大去其國請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

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酖之**莊三十二使鍼季酖之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無不死者**酖毒**閔元宴安酖毒言酖羽畫酒飲之則殺人宴安之禍甚於酖毒酖沈去聲**輿櫬**僖六士輿櫬櫬棺也與櫬而從之櫬觀初反**伏劍**僖十伏劍而死**就木**僖二十三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也**棺而出之**僖二十八謂棺斂其尸而出之於外**收骨**又余收爾骨焉言必死也**墨衰**僖三十三秦伐晉文公未葬故襄公子墨衰絰以凶服從戎故墨染其衰而加絰衰音崔**死且不朽**又晉侯敗狄于箕謂身雖死心之感恩終不朽腐**面如生**又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言色不變**不瞑**文元王縊諡之

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謂不閉目**強死**文十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言皆不得以壽終強上聲**縊而縣絕**又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謂自縊繩偶絕縣音玄**哭而過市**文十八夫人姜氏大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云云**若敖氏之鬼**宣四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謂必絕祀**閔凶**宣十二寡君少遭閔凶謂少時遭國憂凶之難**暴骨**又今我使二國暴骨謂使民暴骨以戮暴以戰**治命**宣十五魏顆用先人之治命崇人疾病則亂是未亂時語為治命也**蜃炭**成二宋文公卒始用蜃炭蜃灰謂燒蛤為灰以瘞壙其堅固也**翰檜**又椁有四阿棺有翰檜翰棺旁飾檜棺上飾亦皆王禮**沈溺**

重腿成六於是乎有一頹重腿之疾重腿足踵一六疾腿音墜不食新成十不食新言其必死不得及食新麥即世成十三獻公即世猶去世卒也祈死成十七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言求死也居疾襄九居疾于虎牢言軍月疾病首思名於此窀穸襄十三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猶長夜謂葬埋也窀張倫徒門二反穸音夕卒而視不可含襄十九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言荀偃死而目開口禁不可受含猶今言口眼不閉也生死骨肉襄二十二吾見由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謂已死復生白骨更肉也姻喪又公有姻喪謂外親之喪也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

梲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敢與郊弔自刃襄二十五請自刃於廟自刃自殺也為祟昭元寔沈臺駘為祟人之疾病實沈臺駘為祟祟禍祟也道殣昭三道殣相望殣音近餓死為殣道路之間餓死相望天札昭四民不夭札短折為夭天死為札葬鮮昭五不以壽終強死昭七匹夫匹婦強死言不疾而強死強上聲藉死昭二十一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言可借其力使死難楄柎昭二十五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楄柎棺中苓牀也襄事定十五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謂葬事不慭遺哀十六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慭且也謂不且遺留也

音樂類

六羽篇

六羽隱五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佾而他公遂因仍僭用之今隱公為母氏仲子立廟問羽數於衆仲於是始獻六羽歌舞不倦莊二十王子頹歌舞不倦樂時也樂必歌舞協律故口歌舞樂備莊二十一謂燕享之時備歷代之樂與二十年樂及徧舞司義肄業文四衛甯武子來聘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持變及其文耳以為肄業及之也謂樂工肄習樂歌徹樂成五伯宗曰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

乘緩減膳徹樂南音成九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謂作楚聲也金奏作於下成十二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金鐘也言擊鐘奏樂也歌鐘二肆襄十一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鎛磬又及其鎛磬女樂二八金石之樂又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之踞轉襄二十四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也言箕踞衣裝而鼓琴示閒暇轉去聲觀優襄二十八且觀優至於魚里謂觀能優之戲觀樂襄二十九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五節昭元醫和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煩手淫聲又於是乎煩手淫聲言竹樂者五降不息則雜聲並

奏非彈之正故云 **撞鐘舞女** 昭二十撞鐘舞女言極聲色之美也 **窕槬** 昭二十一王將鑄無射令州鳩曰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窕謂纖細不滿也槬謂橫大不入也 **旣食又奏** 哀十謂作樂以修食也

器皿類

筐筥篇

筐筥錡釜 隱三方曰筐圓曰筥無足曰釜有足曰錡 **奉匜沃盥** 僖二十三匜沃盥器也奉匜以供沃盥 **丁寧** 宣三伯棼射王汏輈及鼓跗著于丁寧以貫於笠轂丁寧謂鉦也 **鼓跗** 宣四伯棼射王汏輈及鼓跗所以架鼓者 **抱鼓** 成二右援抱而鼓抱鼓越也抱音孚 **執榼** 成十六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榼飲器音世入聲 **綆缶** 襄九陳畚梮具綆缶綆汲索缶汲器 **舉棋** 襄二十五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 **五材** 襄二十七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金木水火土 **豆區釜鍾** 昭三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爲鍾區音歐 **登一** 又陳氏三量皆登一焉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 **家量公量** 又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言借多收少 **錐刀之末** 昭六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至細也喻細微之事 **挈缾** 昭七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缾喻小智 **鏚柲** 昭十二工尹路曰王命剝圭以爲鏚柲鏚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 **方鼎** 又賜子產莒之方鼎二 **罍壺** 昭十五樽以魯壺 **密須之鼓** 又密須姑姓國在安定陰密縣周文王伐之得其鼓因以爲號 **闕鞏之甲** 又闕鞏國所出之鎧 **鏚鉞秬鬯** 又鉞金鉞秬黑黍鬯香酒 **甲父之鼎** 昭十六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 **冠法** 昭二十三取其冠法而與之謂作冠模法猶今之帽盔頭書楦宇註云履法也以此類爲帽盔 **編菅秉杆** 昭二十七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菅音奸今人編茅以覆屋曰苫蓋杆古但反禾藁也謂以二物縱火 **鼓鐵** 昭二十九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以橐扇爲之鼓韛 **綪茷旃旌** 定四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 **胡簋** 哀十一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 **虎幄** 哀十七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謂幄幕以虎皮爲飾也 **旌繁** 哀二十三繁馬飾繁纓也

左國腴詞卷之四 終

左國腴詞卷之五　左集五

吳興　麥廸知　釋哲
同郡　閔一隺　聲甫　校

舟車類

挾輈篇

挾輈 隱十一穎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謂以手挾轅而走
錫鸞和鈴 桓元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聲錫音揚
魚軒 閔二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歸夫人魚軒夫人乘軒車以魚皮爲飾
蕩公 僖三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謂蕩搖桓公之舟也
韅靷鞅靽 僖二十八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韅音顯靷音寅去聲鞅上聲靽音半
濟河焚舟 文三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不復濟
夙駕載燧 文十宋田孟諸命夙駕載燧謂命諸侯從田者蚤駕馬於車載燧以備取火之用
汏輈 宣四伯棼射王汏輈及鼓跗著於丁寧以貫笠轂汏過也輈車轅前過車轅上也汏輈音太周
笠轂 又汏輈以貫笠轂兵車之無蓋者尊者在車則一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音立谷
南轅 宣十二令尹南轅反旆言不欲戰乃回軍南轅
篳路 又篳路藍縷柴車也
軘車 又使軘車逆之兵車也
望塵 又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謂當望其車塵起則將至也
樓車 宣十五鄭人囚解揚獻諸楚楚子使反其言二而許之登諸樓車謂車上望櫓也
繁纓 成三仲叔于奚請曲縣繁纓以朝繁纓諸侯馬飾也
轏 又丑父寢於轏中臥車也音棧
寓乘 又請寓乘謂寄寓于乘車
乘縵 成五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縵車無文者
巢車 成十六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者楚共王升其上也
輦重 襄十楚輦重如役言步挽重車
具舟 襄十四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
輓推 又臧孫說曰備若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前牽爲輓後送爲推輓音晚推吐雷反
超乘 襄二十三殺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殺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超踰上也
戕舟發梁 襄二十八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謂戕害其舟楫發壞其橋梁使不得救難也戕在羊反
澤可以鑑 又慶封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巽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亾也
驂車 昭二十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乘去聲
乘車 又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驅乘車也
貳車 又使華寅乘貳車謂副車也
焚衝 定八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衝說文作轒云陷陣車也
馬褐 又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馬衣也今俗云護衣
葱靈 定九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謂輜車有障蔽者
犀軒 又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犀軒卿車也
素車樸馬 哀二素車樸馬

無入于兆謂柩之枩車也

寶貨類

五穀篇

五穀莊十八晉侯朝王賜玉五穀雙玉爲穀言賜玉五雙也**庭實旅百**莊二十二庭實庭之所實也旅陳也百百品也言庭之所實陳有百品言物備也**重錦**閔二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細熟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疋也兩去聲**返璧**僖二十三僖負羈乃饋盤飧寘璧馬公子受飧返璧公子重耳也**國寶**成二晉之役子得其國寶獻磬**束錦**襄十九賂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酬幣昭元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酬幣酬酒幣也**瑤甕玉櫝**昭七燕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埋璧**昭十三楚共王無嫡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廷**厭紐**又楚平王幼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爲審識者**玉環**昭十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蓋玉環同工共璞自爲雙**瓘斝玉瓚**又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爵也瓚勺也用以禳火**幣錦二兩**昭二十六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疋也二兩卷二疋**龍輔**昭二十九龍輔玉名**束帛乘韋**哀七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云云束帛十端爲五疋作一束也乘韋熟韋四張也乘去聲

蔬穀類

滋蔓篇

滋蔓隱元鄭初段請京祭仲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蘋蘩薀藻**隱三蘋大萍也蘩皤蒿也薀藻聚藻也**芟夷蘊崇**隱六周任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勿使能殖芟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不蔇**隱六周桓公言於王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蔇至也其器反**嘉穀**莊七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謂黍稷**及瓜**莊八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薰蕕**僖四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

卜之不吉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履薪**僖十五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謂臺下荐之以柴使與臺連故履薪乃得通**昌歜**僖三十王使周公閱來聘享有昌歜謂菖蒲菹也歜在感反**白黑**又白熬稻黑熬黍**國香**宣三蘭有國香**麥麴山麴窮**宣十二問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麴窮乎曰無皆禦濕之藥也**結草**宣十五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後人言結草之報皆以此**不辨菽麥**成十八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大豆也且與麥殊形易別亦不能辨故以爲癡者候之菽音叔**班荊**襄二十六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

未及麥 襄二十九鄭飢而未及麥言二麥未熟

相與食而言復故贄子□□而□ 吾必復子班布也布斷鞮而□

穮蔉 昭元譬如農夫是穮是蔉必有豐年穮耘也壅苗爲蔉穮彼驕反蔉苦本反

芻牧採樵 昭六禁芻牧採樵樵

蓬蒿藜藿 昭十六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艾音刈除治荒穢也

藉稻 昭十八六月鄭人藉稻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

萑蒲新蒸 二昭十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

草莽 又衛侯衎曰臣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

栫棘 哀八四諸樓臺栫之以棘栫千去聲打散之也

果木類

樠木篇

樠木 莊四楚代隨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

榛栗 莊二十七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

墓木拱矣 僖三十二秦代鄭蹇叔哭而諫之公謂之曰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

尋斧 文七宋成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

翳桑 宣二靈徹舍于翳桑謂桑之多陰翳者

觸槐 宣四鉏麑觸槐而死

美檟 襄二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

部婁 襄二十四太叔曰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也言小阜無松柏大木喻小國不及大國

嘉樹 昭二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末大必折 昭十一申無宇曰尾大不掉末大必折其是之謂乎

樹檟 哀十一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

豫章 哀十六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豫章大木也

羽族類

鶴乘篇

鶴乘軒 閔二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余焉能戰

六鷁 僖十六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烏鳥之聲 襄十八晉師夜遁師曠曰烏鳥之聲樂蓋得空營故樂也

先鳴 襄二十一州綽曰巨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蓋比於雞鬬勝而先鳴先去聲

似鼠 襄二十三臧孫見齊侯言伐晉對曰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

鷹鸇逐鳥雀 襄二十五子產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雙雞 襄二十八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洎肉汁也

燕巢于幕 又燕巢于幕楚師將遁

爲鸛爲鵝 昭二十一衛公子朝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鸛鵝皆陳名

雞犧 又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孟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則異於是

鸜鵒來巢 昭二十五有鸜鵒來巢書

所無也此鳥穴居不在魯界

介雞 又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

白鴈 哀七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

擇木 哀十一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余翼而長之 哀十八子西曰勝也如卵余翼而長之

毛羣類

牲牷篇

牲牷 桓六公曰吾牲牷肥腯純色曰牲全體曰牷

博碩肥腯 又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

皐比 莊十齊師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皐比虎皮

瘯蠡 又不疾瘯蠡謂皮毛無疥癬說文云疥瘍

風馬牛 僖四齊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牝牡相誘亦不相及喻齊楚遠不相干也

六畜不相爲用 僖十九宋人執滕宣公云云欲以屬東夷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六畜牛馬羊犬豕雞也不相爲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之類

鹽虎形 僖三十王使周公閱來聘鹽形象虎郎形鹽也

脯資餼牽 僖三十三秦伐鄭鄭使皇武子辭焉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牛羊豕曰牽

熊蹯 文元楚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也

鹿死不擇音 文十七音所茠蔭庇古字聲同皆相假借喻國敗不擇所從

文馬 宣二文馬百駟言畫馬爲文者四百匹

嗾獒 又公嗾夫獒焉獒猛犬也懸嗾之爲與伏甲號或使嗾盾族素叟亙

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 宣四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狼子野心 又子文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射麋麗龜 宣十二楚樂伯追晉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心蓋射麋而著其心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宣十五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驂絓 成二驂絓於木而止言馬絓於樹不能進

不介馬 又鞍之役予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謂馬不被甲

馬逸 又馬逸不能止逸奔也

鼷鼠食郊牛角 成七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不在馬 成十六其御屢顧不在馬言心不在馬

六騶 成十八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六騶六閑之騶詳見周禮

馬首東 襄十四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

角掎 又范宣子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

班馬之聲 襄十八齊師之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謂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

食肉寢皮 襄二十一州綽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若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其未足以爲勇也

象有齒以焚其身 襄二十四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步馬 襄二十六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也

馬善驚 襄二十八慶氏之馬善驚

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蠆尾昭四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
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黃熊昭七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
實爲夏郊三代因之牛雖瘠僨於豚上昭十四牛雖瘠僨於豚上喻大
國雖弱小國不能當也賈馬昭二十八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
乾侯賈音古買馬也封豕昭二十九貪婪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封大也肅
爽定三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駿馬名弄馬又子常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
身燧象定五楚子使執燧象以奔吳師謂燒火燧繫之象尾也婁豬艾
豭定十四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

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豬子也得子則定瘈狗哀十二吳雖無道猶足以
患衛夫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瘈狂也瘈吉世反

魚龍類

觀魚篇

觀魚隱二公觀魚于常蜮莊十八秋有蜮蓋以含沙射人爲災蜮短狐也螽
蠆有毒僖二十二君其無謂邾小螽蠆有毒而況國乎解黿宣四子公食指
動以示子家曰必當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曰意必驗矣深山大澤
實生龍蛇襄二十一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
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生龍虵以禍女也吾其魚昭元微禹吾其魚乎
魚鹽蜃蛤昭三魚鹽蜃蛤弗加於海守龜昭五十以守龜謂守國之龜
龍鬭昭十九鄭大水龍鬭於洧淵國人請爲祟焉子產曰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
我乃止蟲莫知於龍昭二十九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
龍醢又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旣後一龍死潛醢之以食夏后
如魚竀尾哀十六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竀赤也魚勞則尾赤

發語類

覬覦篇

覬覦桓二取郜鼎于宋納于廟臧哀伯諫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謂不敢
冀望上位也音冀俞不韙又犯五不韙韙是也音偉疇昔宣二疇昔之年猶言
前日不悛成十三河曲之戰康猶不悛入我河曲謂不改於毆心厚誣成十
三賈人如晉曰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不道成十五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
執之則曰某人某侯不然則否執覘之成十七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使人覘
伺郤至於周覘音占不御襄四匠慶請木季孫曰畧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止
也不說初襄十四右宰穀逃歸衛人將發之辭曰子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
之不得已耳說音悅不朽襄二十四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

廢北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難未歇 襄二十九季札說之曰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難去 歇聲欲止也

充斥 襄三十一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充滿斥見言多也

匹也 昭元秦楚匹也言二國本匹敵也

彌縫 昭二季武子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 彌縫猶補合也

麇至 昭五求諸侯而麇至言麇羣而至也麇本上又音君

失圖 昭七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

馮依 又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馮音憑

相蒙 昭八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蒙欺也

撊然 又晉讓鄭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撊閒上聲勁忿貌

偪介 昭二十晏子曰偪介之關暴征其私註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

豐省 昭三十舊有豐有省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省所景反

多方 又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

拾瀋 哀三富父槐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瀋汁也北人呼汁爲瀋拾瀋言終不可得瀋音審

憚之 哀十四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謂畏憚其得君

懍然 哀十五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無乃懍然隕大夫之尸註懍然傾動貌

嗀之 哀二十五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嗀之是以不敢見嗀嘔吐也音壑

先道 又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必先道

爲

始衷終 哀二十七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言一事必三思也衷與中同

誰能篇

誰能間之 隱三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

無乃不可乎 隱四石碏諫寵州吁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乃可以逞 註逞解也

無寧茲 隱十一齊讓許日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無寧寧也茲此也言寧止此

有幾 僖二十三叔伯曰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能有幾人不多也

所 僖二十四晉文公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

有如白水誓辭也

請俟君間 文十六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曰請俟君間註間如字疾瘳也

惜也 宣二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又成二繁纓事亦云

三而許之 宣十五謂三强之而後許

誰居 成二居辭也猶言誰歟居音基

庶有豸乎 成十范武子請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註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

敢私布之 成十六敢私布之

不亦難乎 又已則不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職女之由 襄九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

君民者臣民者 襄二十五晏子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民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

將可乎哉 又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將可乎哉可哀也哉又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誰敢者

襄二十八誰敢者遂如公孅旃襄二十九吾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

也其將聚而孅旃殲盡也旃之也不寧唯是昭元下寧唯是有自來

矣又叔出季狄有自來矣寘旃又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州而寘旃蓋德

其致邑也弗可爲也又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爲治也言其疾不可治也

其何日之有昭三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不久而至不亦左乎

昭四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左不便也何適而可昭十三且遂上

何適而可也言不可也不亦銳乎昭十六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賈買銳細也

不可食已哀元伍員曰後雖悔之不可食已註食消也已止也兩失之

哀十六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告之故又與之言

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云云固其所也又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

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予勿言曰不言將亨乞曰此

事克則爲卿不克則亨固其所也何告也乃亨石乞固其所謂理宜然諾哉又大

子請殺員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宜哉襄二十黯

也進不見退無諺言王曰宜哉

雙字類

融融篇

融融洩洩隱元鄭武公迎母善歸公入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

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融融和樂也洩洩舒散也振振賁賁焞焞隱七

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振振盛貌賁賁鳥星之體也焞焞無光耀也每每僖五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

謀■每草盛貌區區襄十六宋國區區小也沒沒襄二十四何沒沒也泱

泱襄二十九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弘大之聲渢渢又美哉渢渢乎中庸之聲

馮凡沉三音譆譆出出襄三十或叫于太廟曰譆譆出出譆譆熱也出出戒

伯姬也庸庸祗祗又周書曰庸庸祗祗其此物也夫周書康誥也庸用也祗

敬也諄諄襄三十一穆叔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

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種種昭三余髮如此其種種上聲短也屑屑昭五

女叔齊曰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愔愔昭十二其招之愔愔

愔安和貌卹卹又卹卹乎湫乎攸卹卹憂患貌習習昭十六君幼弱六卿

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爲常能無卑乎蠢蠢昭二十四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国

懼矣蠢蠢動擾也跦跦遙遙昭二十五鸜鵒跦跦公在乾侯鸜鵒之巢遠哉

遙遙鸜鵒跳行貌遙遙遠也閔閔昭三十二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閔

閔憂貌

挺挺扃扃哀五周道挺挺我心扃扃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也

赫赫哀十五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煢煢哀十六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

緜緜哀十八緜緜生之瓜緜緜瓜初生也

左國腴詞卷之五終

左國腴詞卷之六　國策一

吳興　凌廸知　稺哲　輯
同郡　閔一寉　聲甫　校

象緯類

天駟篇

天駟四月在天駟天駟房星也 析木之津日在析木之津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尾十一度爲析木其間爲漢津 辰在斗柄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 星在天黿星辰星也天黿次名 北維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北星辰星辰星在須女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故皆在北維北維北方水位也

協風瞽告有協風至瞽樂大師知風聲協和也立春日融風 陰遁陰遁而不能蒸升也陰氣在下陽氣迫之使不能行也 恒象天事恒象恒常也事善象吉事惡象凶 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也雨畢者殺氣日盛而氣盡也 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也涸竭也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見水潦盡竭也 皇皇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皇皇者明也 明法微行明者以爲法微者則見行明謂日月盛滿時也微謂虧損薄食也法其明者以進取行其微時以隱遁 陰蔽陽察後無陰蔽先無陽察後動者太舒靜爲陰蔽也先動者太顯露爲陽察也

還形得時弗成天有還形還反也形待也

歲時類

先時篇

先時先時五日先耕時也初吉太史楊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也夕
亟朔駕則夕極於極象國極至也明而動晦而休無人以下用而動晦
而休無日以怠晦宜也周語夕月夕月以大史月以秋分虔天則夕月以秋分節
解木見而草木節解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墮解也隕露見隕
而隕露駟房星也隕落寒火見而清風戒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戒寒寒謂霜降之後

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爲寒備也除道雨畢而除道成梁水涸而成梁備
藏草木節解而備蕆藏備收藏也裘具隕霜而裘具齊語朝夕之急
以爲朝夕之急言晉無君朝夕之急也宿而至三日若宿而至命使三日一宿
而至言急也願由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悼公承寡殺之後嫌臣下不從
故以此約厲焉夕君告之平公怨將殺豎襄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夕至於朝晉
語日日已甚民之饑日日已甚言日日又甚鄭語日臣嘗下
於天也吳語鶉火昔日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鶉火次名周分野也歲季
年會其季年也季末也玄月九月爲玄越語

山川類

墮山篇

墮山不墮山墮毀也崇藪不崇藪崇高也藪澤無水曰藪也賓澤不賓澤澤
居水也賓塞也不爲此四者爲其反天性墮高堙庳墮防百川高謂山陵也堙庳塞
也高謂山陵卑謂地澤鍾水豐物鍾聚也畜水所以豐殖百物封崇
封崇九山封大也崇高也決汩決汩九川決通也豐殖豐殖也九藪
長汩越汩越揚也九原宅居宅居九隩也內可宅居也九
水無沈氣沈伏也無陰積之氣火無災燀燀厚延貌天火曰災人火曰火

軌儀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帥循也軌道也儀法也穀洛鬭穀洛將
毀王宮穀洛二水名鬭者兩水格有似于鬭周語規方千里先王之有天下
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印浦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印迎也言川有原因開
和迎之以然後大也品處庶類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單盡
也庶衆也品高下之品也禹除水災使萬物高下各得其所柔嘉材天地之光
明以生柔嘉材者也柔順也嘉善也善材五穀林木也豐長故能豐長而物生之
土氣和而物生之國家和而民附之鄭語導氣古之長民者不防川川氣之導也
汾海沂淮辛師汾海沂淮以絕吳路汾順也逆流而上曰沂

邑里類

甸服篇

甸服先王之制邦內甸服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自商以前并畿內爲凡服侯服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方五百里之外謂之侯服侯服侯圻也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賓服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常以服貢賓見于王要服蠻夷要服蠻蠻圻也夷夷圻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荒服戎翟荒服戎翟在九州之外故謂之荒裔民故在荒裔皆周語舉塊以與之塊墣也采衛采采服也去王城二千五百里甲衛衛服去王城三千里距險距距守之地險也小小國也鄭語四封一同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地方百里曰同方[illegible]矣之故尤小焉雲連徙洲楚有雲夢連屬也水中之可居曰洲徙其名也楚語

祭禱類

祇祓篇

祇祓王其祇祓祇敬也祓齋戒祓除也昭其馨香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惠愛也馨香芳香之升聞者執祀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太祝也執祀賓將有事于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周語不愛牲玉於神牲犧牲玉圭璧所以祭祀

也命祀周公太公之命祀周公爲太宰太公爲太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也酢不受徹俎不宴讀祭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不受敬姜不親受也祭畢徹俎又不與康子宴飲宗不具不繹宗宗主祭祀之禮不具謂宗臣不具在則敬姜不與繹也繹不盡飫則退飫燕安私飲也昭謂立曰飫坐曰要言宗具則與繹繹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也典祀國之典祀典法也魯語祭祀同福祭祀同福以齊同血齊語億寧億寧百神億安也歸福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祀而歸福齊姜申生母也福胙肉也晉語禋絜禋絜之服絜祀曰禋彝器彝器之量彝六彝器俎豆量大小也屛攝屛攝之位屛者并攝主人之位繭栗郊禘不過繭栗角如繭栗郊禘祭天也把握蒸嘗不過把握握長不出把者豐大求備物不求豐大備物體具而精潔者一純二精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一而潔二精玉帛也三牲四時牲犧牲也五色六律律音也七事八種七事天地民四時之務也八種八音也九祭十日十二辰九祭九州助祭也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子至亥也擇其吉日合辰以致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百姓百官受氏姓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也

接誠援取接誠援取以獻具爲齊敬也誠于人也援毛取血獻其備物也齊潔
也浹日自不過浹日浹日十日也舍日諸侯舍日有月享也舍月卿大
夫舍月有時祭也舍時士大夫舍時歲乃祭也龍豵日月合于龍豵龍
尾也舍收士氣舍收舍收收縮萬物舍藏也昌作天明昌作昌盛也作起也
謂天氣也百嘉備舍嘉善也時物畢成舍人室也弭其百苛弭止
也苛雹也妳其讒慝妳覆也止覆謂解怨除恨之辭合其嘉好台結
也結其親暱謂于此叓申因之億其上下億安也春粢
王后必自春其粢器實日粢封羊擊豕封刺也擊殺也徹官民之徹官
百徹達也自以名達於上者有百官也徹品姓有徹品于王謂之千品謂一官之
職其僚屬徹于王者有十品百官故有千品也楚語

灾祥類

薦降篇

薦降饑饉薦降薦重也降下也民羸民羸幾卒羸病也幾近也卒盡也周語
薦飢仍飢曰薦失人失天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失人里克也失天
薦飢也賀喪國人賀喪晉語薦飢薦進也晉語不夫而育育生
也鄭語大凨海鳥爰居於魯國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今日有災乎是歲也海多

大風魯語嘉生嘉生善物也楚語天事必象必先有象天占天占
既兆占見也吳語稻蟹稻蟹不遺種其可乎稻蟹食稻也蒲蠃蒲蠃越大夫種
曰今吳人荒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蒲蠃蚌蛤之屬越語

建儲類

順德篇

順德學子學教也身鈞以年身鈞德同也以年立長也年同
以愛立所愛也晉語隩愛隩旨隱也鄭語聳善抑惡教之春秋而爲
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聳獎也抑貶也昭明德

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先王之世繫也昭顯也幽闇也休懼其
動休嘉也動行也使之嘉顯而懼廢也道廣顯德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
以耀明其志道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召僖公之屬詩所美者知則教之禮使
知上下之則法也疏穢鎮浮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疏滌也樂者所以
移風易俗也盪滌人之邪穢也鎮重也浮輕也訪物官教之令使訪物官之令先王
之官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業用明德教之語使明其德而
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語治國之善語知廢興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
戒懼焉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知族類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訓典

五常之書也族類謂若惇敘九族比義義之與比也明施舍明施舍以道之忠施己所欲不心舍過謂之忠恕明久長明久長以道之信有信然後行長久明度量明度量以道之義義宜也言度量所宜也明恭儉明恭儉以道之孝恭儉所以事親明敬戒明敬戒以道之事敬戒於事則無敗功明等級明等級以道之禮等級貴賤之品明慈愛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明昭利以道之反昭明也明利言利人及物明除害明除害以道之武除害去暴亂也明精意明精意以道之罰盡精意斷之以情明正德明正德以道之賞正德謂不私所愛者也齊肅耀臨明齊肅以耀臨之齊肅也肅敬也耀明也臨臨之事也明行宣翼明行以宣翼之宣倫也楚語

治道類

守府篇

守府余一人僅亦守府僅猶劣也府先王之府藏大物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物謂隊也大章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章以忝天下章表也奕世載德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奕奕前人也載成也忝辱也保世滋大故能保世以滋大保守也滋益也纂修其緒時緒其德纂纘也緒事也導利導利而布、上下導開也布賦也上謂天神下謂人物制義庶孚制義庶孚以行之義宜也庶衆也孚信也當制立事宜為衆所信而行之祓除祓除其心以和惠民祓備撫也考中度衷考中度衷以流之流臨也考中考省己之中心如心以度人之忠心如心以臨之光有天下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故能光有天下班事國有班事國域邑也班次也執事之有次序民縣有序民縣鄙之民從事有序神無閒行閒行如神滛厲之屬民無淫心陰陽調財用足故無淫濫之心承命敬所以承命守業恪所以守業明文昭定武烈成王能明文昭而定武烈言能明其文使之昭定其武使之成故實咨於故實咨謀也故實故事之是者時無逆數逆數四時寒暑反過周語長

監於世監觀也觀世成敗以為戒也攝固攝持也順則君作而順則合民事於內朝合神事於外朝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內朝合神事於外朝言與百官考合民事於外朝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門內受業士朝而受業受事於朝講貫晝為講貫貫習也計過夜而計過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蒸蒸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男女效績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績功也朝修晝考夕省夜儆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朝考晝講夕序夜庀卿大夫朝考其職晝

謂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庀治也魯語業用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創也齊語興王逸王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覆露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宣也露潤也不敢不成狐欲長處其顛出令將不敢不成不敢為稅斂也承業敢不承業承奉也業事也彊志而用命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壯謂未二十時志識也命父命也無流心有質直而無流心流放也勇不疚將惡以始於刑疚病也勇能斷決也啓士啓士辟竟也晚葢彼將惡而美終以晚葢葢者也美善也晚後也葢掩也以後善掩前惡也天聚伊守天聚者必武族也聚財衆也貳無成命貳疑也疑則不成天命守天之聚守天之聚也

將施於宜昭先君之榮君若昭先君之榮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集德歸載載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集成也載祀也好惡不易好惡不易是謂君啓土安疆繼文之業定武功啓土安疆王章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美惡不踰信下君心則美惡不踰不相踰越也上下不干信于名則上下不干名百官尊卑之號干犯也時無廢功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不奪其時則有成功從事有業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事謂使民各得其時業次也內睦而後圖外吾聞人臣者內睦而後圖外睦親也順於典刑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典常刑法也咨於耆老家國

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咨於耆老而後行之風聽臚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辨妖祥於謠辨別也妖惡祥善也行歌曰謠諸丙之辰檿弧箕服之類是也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術道也置服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繫而不勝遂成也畫選男德以象穀明選擇也擇有德若而親近之以象人食穀而有聰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靜安也伏去也言夜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以伏去已蠱害之病言蠱害穀術女言男也祉識地德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祖習也識知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其陽

政而脩羣家合羣家比校民之行道者合會地之德羣家老也比比方也校考合也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舉賢者設象設象以為紀設象魏也教象之法於象魏也式權式用也權平也治政權以相應式用民使均平相應也比綴比綴以度比比也綴連也其衆家綴連也其大家也度法也竱肇竱等也本肇末竱等其本也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肇其末正其違其達苟違其違能懼之苟違其違去也其違違道也利器明德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器用也明德教也厚民性厚其利器用厚其性情官方定物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正名育類正名正上下服位之名育長也類善也篋國厚戒篋國以待之篋猶敕也待備也汪土汪凡土也

汪大貌
亂不長世 不長世亂當有平時也
順無不行 順者人從之故無不行
果無不徹 果者志不疑故無不徹徹達也
爾縁保障 爾縁賦税障蔽扞也
保為歸 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所為保障晉語
蓋其先王 言季剡又聰明能和協其民臣之心功德蓋其先王也
必光啓土 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偏也光大也
淳燿惇大 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淳大也燿明也惇厚也言黎為大正能治其職以淳明厚大
子孫未嘗不章 章顯也
大啓 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國既險固若增之以德可以大開土宇也
正八索 正八索以成人平正也八索謂八體

以應八卦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
建九紀 建九紀以立純德建立也純純一不龍駁也五正藏有胃膀胱腸膽也紀所以經紀性命立紀德也鄭語
默以思道 默諒闇也思道思君人之道也
崇替 崇終也替廢也詩云曾不崇朝
上比先王下訓後世 法刑在民心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
違而道 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荐君子固違而道違命合道
昭孝恤民 祀所以昭孝恤民孝養使民蕃息也
臨政思義 君子臨政思義義思公義也
服寵以為美 服寵謂服賢受寵服是為美也
安民以為樂 以能安樂為樂
聽德以為聰 聽用有德也
致遠以為明 能致遠人也
同宴思樂在樂思善飲食思禮 同宴思樂在樂思善飲食思禮無有歎焉
勤民自封 勤勞也封厚也
赫赫君臨 赫赫顯盛也楚語
猶世 覺悟王心吳國猶世世繼世也
持盈以沒 用能援持盈以沒盈滿也沒終也
救傾以時 驟救傾以時以時不失時也
日長炎炎 年穀時熟日長炎炎炎炎進貌吳語
輕關易道 輕關輕其稅也易道除盜賊也
通商寬農 通商利商旅也寬農寬其政不奪其時也
浚膏 浚民之膏澤
協職 牧協職周禮牧人掌牧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
協革 工協革工百工之官早定也更制度者合其數也
單均 言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單盡也均平也
撫民保教 事無同將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保守也越語

臣道類

獻詩篇

獻詩 天子聽政公卿列士獻詩獻詩以諷也列上上士也
獻典 瞽獻典無目曰瞽瞽樂師典樂典也
獻書 史獻書史外史也周官外史掌三王五帝之書
師箴 師小師也箴箴刺王闕以正得失
瞍賦 無目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
矇誦 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弦歌風誦誦明箴諫之語也
百工諫

百工執技以事上者諫者執藝事以諫傳語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
達傳以語士也盡規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也盡規盡其規以告王也補
察親戚補察補補過察察政也教誨瞽史教誨瞽樂太師史太史也掌陰陽天
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修理瞽史之教以聞于王
防川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流者日川言川不可防而口防甚也道路以目
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盼而已周語誦諫使工誦諫于朝工矇
瞍也誦諫讀前世箴諫之語勿兠在列者獻詩使勿兠位也謂公卿至于列士
獻詩以諷之也兠惑也晉語翳諫翳障也箴諫其臣箴諫不入楚語

保任篇

保任疊壘補陽保任戒懼保守也任職也居非其位雖守職戒懼猶未足也險
而不懟事君者險而不懟在危險之中不當懟周語當事不避難
居官者當事不避難魯語畔質君有烈名臣無畔質畔背也奮筆以必奮筆
言所以觸死奮筆而更公命者不欲傷君德耳走患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
避難走之也甘受逞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胡何也逞快也壅防也甘言
入耳心以為快而不知其惡何可防止也阿惑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阿
隨也行彊於君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以國故恐敗國之故而以彊劫君也

除闇除闇以應外謂之忠除去也已闇昧之心以應外謂之忠去委質於
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質而退委
質策死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言委質于君書名于策示必死也
從君貳君貳二心也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
封己引取也封厚也利己而忘君利己而忘君別也別別為明黨也
事君不援而進進進賢也不阿而退阿隨也退退不肖也言不
隨君必欲進賢退不肖也直不輔曲明不規闇言文了仁能以明直
規輔平王之闇曲便王淫惑也怨若怨吾為宇圖非為予也怨若怨焉若如之怨

自如故也荐可替不荐進也替去也隋其前言隋壞也至無二君若
受君賜是有二心也贊君若能以忠信贊君贊佐也事君不貳事君不貳
是謂臣唯力所及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疾號鄭詹據鼎疾號曰自
今以往知忠以君者與詹同以軍事承子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我則非吾
所知也所爭者大言臣之所爭者大心競力爭其臣不心競而
力爭大績無大績于民績功也勤營其君二子之良將營其君晉語勤
道訓典以敘百官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官敘次也物事也
暱權正國者不可以暱于權暱近也言當遠權為久長計也隱私行權不可

以隱于私以私恩隱蔽其罪無以正國也外內行爲外之事君也不爲外內行不爲

外內易行豐約舉臣之事君也不爲外內行豐盛也約窠也舉動也

獻善敗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楚語無阿孤皆以情告無阿孤阿由從也

辟易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禽也員請先死訴易

在吳農夫作耦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農夫二耜爲耦言子胥佐先王

其猶農者之有耦以成其事也鴟夷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鴟夷

華囊吳語君行制臣行意臣聞命矣君行制子行意制法也意志也越語

人倫類

主子篇

主子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主子爲子內主也紹續昆裔紹繼續也嗣也昆后也裔末也民生於三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如一服勤至死也以相心目上下左右以相心目助相也敬賢於請賢愈於請也言

執恭敬愈也于請求也敬相待如賓夫婦相敬如賓也國倫倫理也

黷敬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畏褻黷其類也亂災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

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合姓合二姓爲婚姻也合義以德義相親壹

事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故壹事之不穀不穀願聞之大國於寡內

自稱不穀晉語之罰欲以少長求免也越語禮先一飯夫差曰寡人禮先一飯言已年長于越王夫差一飯

福德類

逢福篇

逢福逢迎福也胙以天下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胙祿也嘉祉謂其祚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祉福也殷盛也周語壽寵壽老壽而保寵也魯語長利長有福利也利也同上天將啓之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啓開也福祿竝至德不純而福祿竝至謂之幸晉語天之所啓天之所啓

十世不替皇神相之能媚于神故皇神相之皇大也相助也楚語天舍其衷天舍其衷善也言天舍善于吳徼天之衷也徼要也唯天所授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吳語

鑑戒類

追鑑篇

追鑑是以及此而不獲追鑑鑑鏡也言不得復追鑑前世善敗以爲戒也書而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休憂休憂於君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監觀也之爲爲諸侯所爲故無不成也爲諸侯戮爲權動也視諸侯所爲故無不成也

諸侯載載見于書爲後戒也修天罰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修行也可以
鑑鑑鏡也勝敗若化化言轉化無常也永監監視也天奪
之鑒見天奪之鑒而益其疾鑒鏡也此晉語佐制物於前代佐助也物
事也前代夏殷也鄭語在輿有旅賁之規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
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
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
所誦之諫書之于几也居寢有䙝御之箴䙝近也臨事有
瞽史之道事戎祀也瞽樂太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掌禮事宴居有

師工之誦師樂師工瞽矇也誦謂箴諫也訓御御進也箴戒箴戒
書也自誥誥告也憖寘寘置也憖循願也規瑱規規諫也瑱所以塞耳
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爲之乎口實使無以寡君爲口實
口實毀弃也楚語鑑於人無鑑於水鑑鏡也以人爲鏡見成敗於水
爲鏡見形而已矣式靈先王之鐘鼓寔式靈之式用也靈神也不鑒於
楚齊侯任不鑒於楚任齊景公之孫也不鑒不以楚敗爲鑒戒吳語

左國腴詞卷之六

左國腴詞卷之七　國集二

吳興　凌廸知　穉哲　輯

同郡　閔一寉　聲甫　校

德行類

文恭篇

文恭敬文之恭文者德之總名恭者其別行也文實忠文之實忠自中出故謂
文實誠也文孚信文之孚孚覆也文愛仁文之愛仁者文之慈愛文制
義文之制義所以制斷事宜文輿知文之輿知所以載行文德文帥勇文

之帥謂以勇帥行其心義文施敎文之施所以施布德化也文本孝文之本
言人始于事親故孝爲文本文慈惠文之慈慈愛也文材讓文之材材用
也象天象天能敬言能是天則能敬也帥意帥意能忠帥循也循巳心意恕
而行之爲忠思身思身能信思誠其身乃爲信也愛人愛人能仁言愛人乃
爲仁利制利制能義以利爲制故能義也事建事建能知能處立百事爲知
帥義帥義爲勇循義而行故能勇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施辯施辯能敎施其
道化能辯明之故能敎也昭神昭神能孝昭顯也尊而顯之若周公然慈和
慈和能惠慈愛和睦故能惠也推敵推敵能讓與巳讓敎猶推先之故能謙也谷

好（以示容合好示容儀合和好也）樹惇（犬戎樹惇樹立也犬戎立性惇樸）動

莫若敬居莫若儉（敬可久也儉易容也周語）聰慧質仁（慧解）

（睿也質性也）甚精必愚（精銳近愚）發聞（發聞於鄉甲齊語）志重

（大志重大年長也重惇重也）惠以有謀（狐偃其男也而惠以有謀）文以

忠貞（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氏之弟也而文以忠貞）多識以恭敬（賈佗）

（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守學彌惇（彌益也惇厚也）恪以臨事（恪於）

（德以臨事其何不濟）能勤小物（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物事也）猶潔

（亾人無猶潔）敏而有文（凡晉公子敏而有文敏達也文文章也）約而

不諂（晉公子約而不諂在約國之中而辭不諂屈也）孝德（有孝德以出左公族）

（為公族大夫也）恭德（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位也）武德（有武德以蓋為正卿）

溫德（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典常也刑法也）多聞以待能

者（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使能者行之不猶愈可不學乎）非學不入（人生）

（而學非學不入不入非於道晉語）知人不詐（為詐則不為知）仁人不

黨（不羣黨也）武人不亂（勇而不義則不為武）情譿（陽子之情譿矣譿辨）

（察也晉語）齊肅衷正（齊一也肅敬也衷中也）比義（上下比義義宜也）

宣朗（能光遠宣朗朗明也）光照聽微（其明能光照之比聰能聽微之微達）

（也）光烈（先聖之後之有光烈烈明也）齊敬（齊敬之齊莊也楚語）華

國（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華榮華也）國華（以德榮為國華以德榮顯者可）

（以為光華）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于文采乃善吳語）

自修類

月會篇

月會（會計也計一月之經用）旬修（修一日之中所成為首）日完（日完）

（不忘日完一日之所為不忘不忘其禮也）執秩（修執秩以為晉法秩常也可法）

（雜以為常法也）膺保（膺保明德膺抱也保持也）弭謗（弭止也周語）為善

於家（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終歲之計（士莫敢言一朝之便）

（皆有終歲之計）終身之功（士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君子能

勞（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勞能自卑勞貴而不驕魯語）怒不及色（無色過也）

惕惕（惕惕以從君命）宗人（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堅樹在始（樹木）

（也始根本也）日考而習（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日自考省習而行之戒備之道）

（畢干足矣）成人在始與善（獻子曰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

（由至矣晉語）聲一無聽（五聲雜然後可聽矣）物一無文（五色雜然）

（後成文也）味一無果（五味合然後可食果美也）物一不講（講論校也）

卿語心類德音心類德音以得有國類善也自壽壽保也猶絜

猶皆亦已之志不從人也不絜非絜行也日惕是之為日惕惕懼也關籥蕃

籬為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蕃籬壁落也閑闌也隕懼無隕懼隕

隕越也楚語

謀慮類

老謀篇

老謀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殺也言已無謀又無功也不

能為膏不能為膏而祇離皆也膏肥也非謀不卒時卒盡也三月一

時非有善謀不能盡一時齊無知是也非人不免難非得人衆不能自免

于難衛州吁是也非禮不終年非有禮法不能終十年齊懿公商人是也

非義不盡齒齒年壽也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年壽非德不及世

世嗣也非有德惠不能及世嗣晉惠公夷吾是也非天不離數離歷也非

有天命佑助不能歷數長久竄謀竄微也謀而無正東而思

始無正無正從也東中也中道思其初時也厭邇逐遠不為郵厭邇

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失邇近也逐求也郵過也心度度尺十也單善若外

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失單盡也外盡善意

侍大子而內以不義加辱之而其心無不移

也儆無辱以儆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為鎮于外以儆備于戎翟無恥辱于國

佞之見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偽善為佞佞謂里丕受惠分賂田而納之見佞

為惠公入而不尋也果猶意也喪亾也詐之見詐許之見許米喪其賂詐謂

秦以許立惠公不置德而置服也見詐謂惠公入而背之喪賂秦不得其賂也度辭

有秦客度辭于朝度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聞於朝也肆侈不違肆極也極

其汝侈無所違避也戒莫如豫戒莫如豫豫而後治況固其謀今予

日中立況固其謀況益也盈願盈滿也聚闕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闕

缺也晉語素見成事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素猶豫也預行也近其

小喜而遠其大憂小喜勝敵之喜大憂在後故遠也廣侈以廣

侈吳王之心侈大也安受其燼天奪其食安受其燼奪之食稻蟹之屬也燼餘

也玩於股掌之上將還玩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轉也玩美也脛本

日股婉約從逸王志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婉順也約卑也從隨也

司吾閒閒巢也吳語守時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物生各有時究

窮也窮則變生必有以知天地之可因而成也恒制成利恒制乃可以有天

下之成利恒常也制度也天因人聖人因天因人善惡以禍福之天墜

象則之聖人從時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之人也得時無怠得時無怠時不再來贏縮爲常贏縮以爲常以爲常隨其贏縮四時爲紀四時以爲紀四時有轉也用兵有利鈍也安步以安步王志步行也銓度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銓稱也持盈持守也盈滿也定傾定安也傾危也上帝不考考成也言天時不成越當守天時知辱可辱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言知辱者重難必移始願孤始願不及此及若至也越語

言語類

語犯篇

語犯晉卿錡見單子其語犯犯陵犯人語迂郤犨見其語迂迂迂回反加誣于人語伐郤至見其語伐伐好自伐其功語盡齊國佐見其語盡盡者盡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諱也善敗於是乎興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文告之辭有文告之辭陵人語犯則陵人誣人語迂則誣人揜人語伐則揜人能受盡言好盡言以招人過唯善人能受盡言思耳故以自改言爽言爽曰反其信爽貳也反違也言敬必及天象天之敬乾言不息言忠必及意出自心意爲忠言信必及身先信於身而後及人言仁必及人博愛於人爲仁言義必及利能利人物然後爲義言知必及事能處事物爲知言勇必及制以義爲制言教必及辯辯別也分別是非乃可以教周語言龐龐亂貌晉語言之大甘言之大甘其中必苦吾言既往往行也食言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盡辭詹曰臣願盡辭而死固所愿也言匱其言匱非其實也言不副貌爲匱匱空也三掩人於朝童子何知三掩人於朝掩蓋也其言立於後世其身沒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死而不朽三五之門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宣五行也故謂之門且懼有口齒牙銜骨皆在口也如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機如樞機之相應端辯端正

也辯別也食言食僞也甘言申生將去父又以美言撫慰之辭告臧文仲欲以辭告欲以文辭告謝齊也以典言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懷安也典法也法言謂陽穀之會以四教令諸侯之屬婉以從令婉順也晉語貳言貳二也貳言陰謀淫佚也諓諓諓諓巧辯之言也越語

風俗類

曹好篇

曹好曹羣也曹惡民所曹惡狎政未狎君政狎習也和協輯睦和協輯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也睦親也敦龐純固敦龐純固於是

乎成敦厚也寵大也周語

畏威如疾畏威如疾民之上也畏威如畏疾此民之上行也

從懷如流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從心所思如水流行此民之下也

見懷思威見懷思威民之中也見可懷則思可畏此民之中也國語

人叛弗蠲蠲絜也不潔公所爲晉語

接餘明日臣軍接餘上下皆餘也吳

㤅民類

惠本篇

惠本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惠本謂樹德施利也歸之志志歸于上

不㤅衣

食于民有惠賜也

勤恤民隱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周語

民勞則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勞於事則思儉約故善心生魯語

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也齊語

救乏振滯救乏救絕也振極也極淹滯之士

弃責薄斂施舍分寡弃責除宿責也施施德也舍舍禁也分寡以分少財也

匡困資無匡正也正窮困之人資無予無財者

救飢救飢何以日信

考訊其阜訊問也阜衆也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

民心可畜可畜養而教導之

民能欣之戴欣欣戴也

授情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立其子晉語

恤民之羸羸病也楚語

不稔於歲稔孰也謂後年不至於孰而北征也

市無赤米赤米米之好者今尚無有

困鹿困鹿空虛圓曰困方曰鹿

蒲蠃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蒲洙蒲也蠃蚌蛤之屬濱涯也吳語

求賢類

國子篇

國子國子諸侯之嗣子

耇老[illegible]耇老耇凍黎也

新不間舊夫禮新不間舊間代也周語

寄政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寄托也

秀民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

秀出於衆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

衆齊語

居則下之此三人者公子居則下之

左右之此三人者實左右之

獻能進賢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

國人之屬耳目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屬猶匡也

昭舊族昭明也舊族舊臣有功者之族

近官胥籍狐箕欒郤伯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

諸姬之良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也中官內官也

異姓之能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鄙也

臨長臨監也長帥也

國良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滅除也

餽飧寘璧飧寘也寘璧于飧下

成幼而不倦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成幼自幼至成人也

官師所材師長也材古之裁字

薦積德薦進也積德之士進用之掄賢掄擇也晉語班序顛毛
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班次也序列也顛頂也毛髮也統猶經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
長幼有等以爲治民之經紀也晉語不穀雖然不穀願聞之四夷之大國于境內自
稱不穀杞梓皮革杞梓良材也皮革犀兕也論比協材論擇也比
比其善惡也協和也和其剛柔也委室委室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使退者將與幾
人徙空也與辭也幾人言必多也儁才成而儁才言成人而儁才也楚語

兵戎類

耀德篇

耀德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惡然後致
誅不以小小而示威武武震師君之武震震威也勤民於遠增修于德
無勤民於遠勤勞也周語暴露敝邑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敝邑之野敢犒輿師
輿聚也魯語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守則同
固戰則同君有此士也三萬人彊可以方行于天下軍門執抱鼓立
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軍門立旌爲門若今牙門也膏沐犒師以膏沐爲禮欲
以又服齎明不以賂免輿師敢犒輿師輿衆也大攘諸夏攘卻也
悉帥弊賦賦兵也解纍諸侯不甲解纍纍所以盛甲也解騎兵不

騎騎所以旅兵也選具于馬選具選數也齊語交捽戎頁交捽交對也
被羽被羽先外遂克之羽鳥繫于背若軍將負旄矢羽苛我邊鄙苛擾
也果於衆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果果于用師也輯和也闘
士衆欲闘者衆歸必狃我不擊歸必狃狃伏也不擊而歸察公狃伏而輕我
也衡雕戈衡橫也雕鏤也戈戟也州兵二千五百家爲州使州長各帥
其屬繕甲兵也面夷將止不面夷戎將也止獲也夷傷也聞辟君三舍
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辟君三舍治兵謂征伐也古者師行三十里三舍爲九十里進退
不過三舍禮也干行干犯也行軍列也塹事塹事其無猶車無退

表表旗旗也鼓無退聲鼓音進退罷陳不可違忌夫陳不可
違忌一間也違避也忌謂晦也間隙也晦陰陽盡兵亦陰故忌之間蒙甲胄
蒙被也被介在甲胄之間夷竈堙井夷竈堙井非退而何夷平也堙塞也使晉
軍平塞井竈示必死不復飲食非退而何言楚必退也戎御知欒紏之能御以和
于政也使爲戎御欒紏晉大夫卞紏也攻軍敗戎御御公戎車也戎右知荀賓之
有力而不累也使爲戎右荀賓晉大夫戎右公戎車之右有力而不累故可親近之徵
徵召也訊訊問也暴骨不集三軍之士暴骨必復戰鬭也以蕃爲軍
蕃籬落也不設壘壁攀輦卽利而舍攀引也輦輓車也卽就也言人引輦

就承草便利之地而合之侯遴扞衛不行候候望遴遴內也晝則遴夜則扞衛

沈竈產鼃沈竈產鼃民無肘意沈竈縣釜而炊也產鼃生于竈也鼃蝦蟆也

錞于戰以錞于錞于形如碓頭與鼓相和產將害大其產將害大益

始無戰乎產生也言其生憂將害大亞復合皆韓之役惠公不復合韓之役秦獲

惠公亂兵不轂晉亂自相叔佐始轂正之也離民且速寇速召也

整列君其整列身見寡人將身見若云朝見身欲戰也左執鞭弭

右屬橐鞬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疏軍公令疏軍

而去之疏微也主怨不若使齊秦王楚怨主楚怨怨主也屬怨齊秦不得其請

必屬怨焉屬結也生氣我曲楚直其衆莫不生氣聲罪伐備鼓鐘聲其罪也

以聲章其罪也三軍之心在此車在此車謂車進則進車退則退也

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伏弢衉血趙簡子曰鄭人

擊我吾伏弢衉血鼓音不衰晉語合而函吾中合合戰也函人也中中軍

也三萃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卒集也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

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莫之豐敗豐大也楚語決拾一人善射百夫決拾

決鉤弦也拾捍也入郢以襲吳入其郢郢郭也邊遽邊遽乃至以越亂告

邊傳也寢我將夾溝而褫我夯擊曰寢厲士朋勢請王厲朋以奮其明

勢朋羣也勉厲士卒以奮激其羣黨之勢使有鬬心也厲其不厲備刑戮以

厲其不厲者備具也徹行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徹通也以百人通為一行百行為

萬人謂之方陳㩁鐸拱稽㩁抱也拱執也抱鐸者亦恐有聲也文犀之

渠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幡也文犀之渠謂楯也文犀犀之有文理者挾經

秉枹在掖曰挾經兵書也秉執也望之如荼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

望之如荼交能為旂素甲白甲也矰矢名以白羽為衛荼茅秀也望之如火

赤常赤旂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烏隼為旂尚赤左陽丹也丹彤也朱羽染為朱羽也

望之如墨玄常玄旂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墨漆甲也尚黑右陰也錞

于振鐸錞于振鐸與鐲各異物軍行鳴之與鼓相應也譁釦以振旅

譁釦諠呼也飭壘周軍飭壘周繞也飭治也越錄錄第也徒遽徒遽

來告徒步也遽傳車也自剄酬客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剄到也酬報

也將報客使死士自到以示威行軍士用命也將毒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毒猶暴

也言若猛戰被毒悖暴也挺鈹搢鐸挺拔也搢振也毒逐毒逐於中原柏

舉毒暴也中原原中也簦笠相望於艾陵簦夫須也昭謂笠笠備兩

器也相望言不避暑雨艾陵之戰在上傳曰五月克傳至于嬴是也坛列坛在野所

以講列士衆誓告之處環瑱通相問環金玉之環瑱塞耳問遺也通行賂

以半亂鳴鼓中水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夜中夜半也中
水水中央潛涉潛嘿也涉度也大北吳師大北軍敗奔走曰北簡服申胥
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簡習也審賞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
曰聖審賞賞不失勞聖通也審罰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
討則威猛也審物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別物善惡爲物旌旂
物色徽幟之屬辨別也審備大夫參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禦之
備巧審密不可攻入也審聲大夫皋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聲謂
鐘鼓進退之聲聲不審則衆惑也任戎句任戎者進造於國門之外國門城門也

躍吾軍士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躍吾軍士吳語執讎與大國執讎執
猶結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無
之道因敵爲制不豫設也設右爲牝蓋左爲牡凡陳之道設右以爲
牝蓋左以爲牡陳有牝牡使其受也在陰爲牝在陽爲牡超乘超乘者三白乘超乘
跳躍上車也誰云待之帥大譬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待猶禦也敢私
布之於吏布陳也軍吏也吏闞臣孟獻子有闞臣五人闞臣扞難之士
交捽此言欲勇則勇士任殃之不可殃猶病也元侯知張老之智而
不計也使爲元侯偏將也越語

交隣類

郊勞篇

郊勞晉侯郊勞郊迎用辭勞也逆於境逆迎也艾人必豐樹於
有禮艾人必豐樹種也艾根也豐厚也列樹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寄
寓國無寄寓寓亦寄也施舍縣無施舍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部
食部食以守路部四部十里有廬廬有飲食郊牧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
地寓望疆有寓望疆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節逆行理以節
之逆迎也執端節爲信而迎之也行理小行也爲導候人爲導賓至于朝出送之境

除門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門掃除門庭也授館司里授館司里授客所當
館次于卿也聘禮卿致館具徒司徒具徒具徒役修路之委積視塗司空視塗
視險具也入材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祀賓客各供具材積新甸人
積新甸人掌薪蒸之官也監燎大師監燎大師司火燎庭燎也監濯水師監濯
水師掌水監滌濯之事者致餐膳宰致餐熟食曰餐修意先王之訓也有不祭
則修意意志意也謂邦畿之內有莛闕不供日祭者先修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
修言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修文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修名有不
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修德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修刑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

獻餼廪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陳芻司馬陳芻司馬掌師周人養馬故陳芻周

人職屬司馬展車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懷愛小大莫不懷愛小大

謂賓介也過賓假道謂過賓饗贈餞賓饗贈餞饗饗食之禮贈致贈賄之

禮餞謂郊送飲酒之禮以辱從者不黷先君之禮以辱從者懷和懷和

為每懷和當為私拜況君之所以況使臣敢不拜況拜嘉君之所以嘉先

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嘉善也拜章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章著也所

以著其勤勞也拜教諏謀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訪問以善為咨忠信為周言諏

謀度詢必當咨之於忠信之人咨才咨才為諏才當為事傳曰咨事為諏咨事

咨事為謀事當為難傳曰咨難為謀咨義咨義為度度亦謀也咨親咨親為詢

詢親戚之謀忠信忠信為周言當咨之於忠信之人也況以大禮況使

臣況以大禮況乃賜也周語戾於敝邑戾至也班相恤班相恤也

故能有親班次也恤憂也言位次同者當卹憂也罷馬以為幣諸侯罷馬

以為幣罷不任用也幣牲以馬也纕纂以為奉奉藉也所以藉王之藻也

纕纂以纕織纂不用絲取易共也纂織文也垂櫜諸侯之使垂櫜而入言空而來

也橐役也稛載稛載而歸言重而歸也稛絭也驟聘之覜於諸侯覜親

語也齊望大望大望諸侯朝貢不恤亾公子也如出責將施惠如出責

如出責望其報也逋遷裔冑君若惠顧不忘先君之好厚收其逋遷裔冑而

建立之逋亾也遷徙也冑後也勤我勤助我也嬰壤亾人之所懷挾嬰壤以望

君之塵垢者挾持也嬰馬纓壤馬帶言塵垢不敢當盛也納之左右不敢當公

子請納之左右公子公子縶言左右謙也構諸侯逐之恐構諸侯構交構也愛

糞土以毀三常王貪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三常政之幹禮之

宗國之常也世相起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扶持

也舍於逆旅旅客也逆客而舍之也將穀穀處其館食其穀也賈

好謀于衆不以賈好賈求也言心樂咨不以求為好違於德以賄成

事政以賄成有欲於楚欲欲得楚國也少懦于諸侯懦弱也以

諸侯為弱贊授贊導也繫援欲自繫綴以為援助辟傳辟使下道避辟

車捷行不如捷而行傷出為恚出次出次次于郊也以賄滅親

以賄滅親身不定矣賄明也謂虞受晉璧馬為號也隱悼播越隱悼播越託在

草莽未有所依隱憂也悼懼也播散也越遠也依倚也受君重貺受君之重

貺而羣臣受其大德君謂秦也雨施不遂若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安志

重耳敢有安志黍苗之仰陰雨重耳之仰君若黍苗之仰陰雨膏澤

之君寶庇陰膏澤之使能成嘉穀傳召以傳召伯宗停驛也旅人旅客也言
客寄之人不敢違命靖端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于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言晉
告從子之命何但餘大夫乎以惠誅怨誅除也以忍去過忍以
義斷也波及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報波流也晉語還軫春秋相事
以還軫於諸侯軫車後橫木也言四時相聘問之事回車于諸侯也鳴玉以相
趨簡子鳴玉以相鳴玉鳴其佩玉以相禮譁囂之美譁囂猶讙譊謂若鳴玉以譊
相也緬然引領南望緬猶邈也領頸也楚語設戎約辭行
成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戎兵也約甲也成平也言不如設兵以守甲約其

辭以求平于吳吳民必喜布幣行禮布陳也幣玉帛也下執事敢私
告于下執事心孤心孤句踐孤弃也肉白骨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
而白骨也緊是也使白骨生肉德至厚也申禍無良句踐申禍無良中重良善
也草鄙草鄙之人頓顙於邊親委重罪頓顙於邊委猶歸也邊邊境也
鞭箠寇令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之號令辱裁
大王豈辱裁之豈能辱意裁制之征諸侯征稅也此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
明聞於天下明聞於天下言天下備聞也白血未乾前盟口血
未乾未乾喻近也荒成荒成不盟荒空也釋言乃使行人釋言奚斯吳大
夫釋解也以言辭白解歸非于齊帥不腆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役
兵也汶齊水名犯獵犯獵吳國之師徒犯陵也獵震也危事不齒齒年
也不以年次對長弟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弟言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
節而征伐同共兄弟之國聽命於藩籬之外藩籬壁落也訊讓
日至訊告也禮世不續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言夫差有蠻荊之
備騁朝聘之禮不得繼世續前人之職也過賓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
之郭郭也託為過賓而焚其郭云其守備使不敢出吳語賂君之辱夫差行成
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辭卑禮尊辭俞卑禮俞尊俞益也何欲於

先今雖先歃諸侯將弃之何欲於先之無所欲寡君句踐之無所欲不
敢徹聲聞使其下臣不敢徹聲聞于天王徹達也乃必有偶偶對
也越語

官制類

舟虞篇

舟虞舟虞掌舟虎賁天子有虎賁掌先後三而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宮門
所以習武教也旅賁諸侯有旅賁亦賁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
禁灾宮也貳車大夫有貳車貳副也陪乘士有陪乘陪重也百吏百

庶民百吏百官也 農正膳夫農正陳籍禮農正曰大夫 音官瞽帥音官以省風土音官樂官也 農大夫田畯也 司里火之初見期下司里期會也致其槩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周語 元尉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中軍尉也 元司馬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元司馬中軍司馬也 元侯知老張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侯張老晉大夫張孟也元侯中軍侯奄也 輿尉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渴寇晉大夫輿尉上軍尉也 輿司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供給也使爲輿司藉偃晉大夫輿司馬上軍之司馬也 贊僕知程鄭端而不淫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程鄭晉大夫淫邪也贊僕乘馬御也六騶屬焉 合十數合十數以訓百體此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十數自王以下位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百體百官各有體屬也合此十數之名以訓導百官之體也 出千品百官官有徽品十于王謂之千數 且萬方五物之官陪屬萬位謂之萬方方道也鄭語

左國腴詞卷之七終

左國腴詞之八 國集三

吳興 凌迪知 稺哲 輯
同郡 閔一寉 聲甫 校

職守類

御事篇

御事百官御事御治也 疆場之司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場之司司主也主疆場吏也周語 業命命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業事也命令也 承君之命以是承君之命承奉也魯語 食力庶人食力各由其力 食貢食邑 食田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田也 食官工商食官工百工商官賈也周禮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賈食官官稟之 食職皂隸食職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食職各以其職之大小而食祿也 食加官宰食加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家田也 非德不當雖當猶福也雖和也言雅有德者任以福祿爲和樂也 位著大夫七日恪位著以儆其官中庭之左右日位門屏之間日著 選事選事自選擇其職事也 僮子備官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僮僮蒙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 宣序牧相宣序民事宣徧也序次也 越爵朝不越爵賢不肖之爵不相越也 薮兆之紀薮兆之紀失臣之官紀經也失官失守官之節 不損晉恥

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恥任當也武子時爲上卿侵官卄其官與之爲侵官進
秉筆贊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于前世賦職任功公屬百官
賦職任功屬會也賦授也授職事任有功也社稷之守居者爲社稷之守晉
語民神不襍襍會也謂司民司神之官各異令尹秩之秩常也楚
語

財用類

農祥篇

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晨事之候故曰晨祥

順時覛土古者太史順時覛上覛視也陽癉憤盈癉厚也憤積也
盈滿也滿眚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眚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
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爲災病穀乃不殖一墢王耕一墢一墢一耜之墢也王
無耦以一耜耕班三之班次也三于下各三終食庶人終食終畢也紀
農協功徧戒百姓紀農協功紀猶綜理也協同也出滯陰陽分布震雷出滯
陰陽分日夜同也滯蟄虫也大狥大狥師公卿夫親行農也大協入場協
入場人掌囿委積之珍物斂而藏之協出稟協出稟人掌九穀出入之數畚挶
侍而畚挶侍具也畚器縣呂民無縣耜言常名土籠也挶舁土之器縣耜用也入土曰耜

奥草野無奥草背懇楙也奥深也庾積野有庾積露積穀也庾滯積
以紓執事滯久也紓緩也執事齊有師也穀久積則將朽敗執事所憂也請之
所以緩執事財用蕃殖財用蕃茲於是乎始殖長也疆畔修其疆畔
日服其鏄疆境也畔界也料民料民於太原料數也太原地名協孤終司民
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
以登干王鍾而藏之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爲廩以
藏王所籍田以奉齊盛名姓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
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協旅司徒協旅司徒掌合師旅之衆周語助時土發

而社助時也土發春分也土乃脉發社者助時求福爲農始也藉田以力先王
制土藉田以力制土制其肥磽以爲產也藉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
受田五十畝六十還田也賦里以入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以入計其
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爲差也任力以夫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勿力
謂傜役以夫以夫家爲數也魯語露體塗足露濡也齊語夷斤欘
惡金以鑄鉏夷斤欘惡麤也夷平也所以削草平地斤形似鉏而小欘斫也轅田
田易也爲易田之法賞衆以田易疆界也茂穡勸分茂勉穡稼穡也勸分勸有
分無也耨饁冀缺耨其妻饁之冀缺郤之子也饁饋也野饋曰饁詩云饁彼田畝

年穀龢孰言國無道而年穀龢孰天不讓覺必恃而驕也穀興蠱伏穀與蠱災而章明者也穀氣起則蠱伏蕃穀不殖嗇而人食之章明之道也矣縣磬室如縣磬言象府藏空虛但有椽梁如縣磬也省用足財省減者財國用也足財備凶年也害金害民之金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求不窮也母權子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貨物輕物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子權母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甚任也不任之者將重物輕幼其用也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去藏騖人去其藏而騖其人也善政藏于民騖猶屏也人民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也

國語詞　卷八　四

義以道利有義則利隨之如穀之滋嗣續其祖如穀之滋言晉子孫將繼續其先祖如穀之滋滋故必有晉國晉語計億事材計筭也材裁也賈唐說皆以萬萬爲億鄭司農云十萬曰億兆物收經十億曰兆從古數也經常也入行垓極垓備也數極于垓萬萬曰垓自十等至千數萬方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收其常入舉九垓之數也省貪其民皆貪而忍不可困也省數也忍忍行不義因就也求財於有方使各以其方賄來方之所無則不貢也鄭語聚民利以自封聚民利以自封而育民也胡美之爲封厚也胡何也何以爲美君安得肥肥民實狹矣君安得肥安得獨肥言將有患稽地所其

不奪稽地稽稽之地國馬國馬足以行軍也十六井爲兵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也公馬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公貨公貨足以賓獻賓饗贈也獻貢也家貨家貨足以其用家大夫也曜之以大利曜示也楚語

禮儀類

火朝篇

火朝火朝覿矣火心星也覿見也庭燎設大燭于庭謂之庭燎王御不參一族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三族之女

國語詞　卷八　五

不腆不腆先君之敝器腆厚也周旋序順周旋容止也序次也各以次比順於禮也周語告虔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虔敬也魯語大采朝日天子大采朝日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大采袞織也天威不違顏違遠也顏眉之間咫尺八寸曰咫晉語命圭命圭受賜圭之策命吳語等禮從尊卑之等謂之禮越語

功賞類

庸勳篇

庸勳鄭世有功故曰庸勳烝而獻功祀而賦事烝而獻功獻功獻五穀布

帛之功也周語復事正月之朝卿長復事也長卿大夫也復白也期而書
伐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也期期年也伐功也齊語社稷之衛蔿賈三讓皆社稷之衛也
社稷之鎮稷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社有勤其有勤物也無懼焉
有勤勞也有出滯賞滯賞謂有功于先君未賞者旅伐伐且旅君旅伐
也伐功也景鍾景鍾景公之鍾歸祿穀所得賞也宜伐有賞善
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代其功也以其當官能領治其類
官職使不誤君得以尊民得以寧當有賞也晉語告勞使王孫苟告勞于周王孫苟吳大夫勞功也吳語

宴樂類

湛樂篇

湛樂虞于湛樂虞安也湛淫也殽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殽烝升體解節折之
組析組謂之房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房大組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
百籩酒醴品其百籩籩竹器容四升其實棗栗糗餌之屬簠簋其修
簠簋簠簋修備也簠簋黍稷之器也犧象奉其犧象犧尊以象骨為飾以
之尊彝出其尊彝尊彝皆受酒之器鼎俎陳其鼎俎設俎于左牛豕為
飾一列魚腊餲為一列膚時于東巾幂拂其巾幂拂潔也巾幂所以覆尊彝歲飫

歲飫不倦歲行飫禮不至於解倦淳濯饗醴淳沃也濯洗也饗飲也謂于沐浴飲酒
薦鬯薦鬯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裸器薦醴司尊彝掌其酒醴者周語
優笑優笑在前優俳也曰引月長國家不曰引不月長引長也益也
賓爵實爵與史蘇賓爵盛也卒爵史蘇卒爵卒盡也
庭實旅百九獻庭實旅百九獻之享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晉語
牛饗國君以牛饗太牢也羊饋大夫有羊饋少牢也諸
犬之奠士有豚犬之奠士有特牲魚炙之薦庶人有魚炙之薦庶人祀
以籩豆脯醢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共之以多少為恭也不羞珍
異不陳庶侈羞進也庶眾也侈猶多也壁侑饗食之以壁侑饗食也壁侑
以壁侑食楚語

肢體類

視遠篇

視遠日絕其義視遠日絕其義言日絕其宜也足高足高日棄其德人君容上佩玉
有節今步高失儀棄其德也聽淫聽淫日離其名聽淫濫也失也名聲也失所名
容貌有崇崇飾也容止可觀也目不在體足不步目者在
言存也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
目以處義足以踐德

踐履也動履德行周語 情心重耳敦有情心 忸怩顏君忸怩乃赧敢之怍 怩赧貌 信心信於君心不以憂怩恧人以善惡是爲信於心 瘠色請無瘠色曰瘠之色 洵涕無洵涕無聲涕出爲洵涕也 搯膺無搯膺叩也猶胸也 閒燕閒燕猶清淨也 蹶趨蹶而趨之唯恐弗及蹶走也 骭脊聞其育 欲觀其壯骭弁幹也 德宇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宇覆也 情之華夫貌情之華也容貌者情之華采 貌之機言貌之機也言語者容貌之機 虎目豕喙虎視眈眈目豕喙長而銳也矣 鳶肩牛腹鳶肩有井升出牛腹 脅張也晉語 剛四支剛四支以衛體剛彊也 正七體正七體以役心役營也七體七竅也 角犀豐盈角犀謂顏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貴明之相也鄭語 長鬣之士長鬣美鬚髯也 手拇毛脉拇大指毛鬢脉鬢也 大能掉小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掉作也變動也勤勞也楚語 靦然人面余雖靦然人面猶禽獸也越語

宮室類

寧宇篇

寧宇各有寧宇寧安也宇居也 宗祊大泯其宗祊泯滅也宗祊宗廟也周語 弛宅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弛毀也 厚棟不厚其棟不能任重厚大也任勝也

闖門闖門與之言闖闚也魯語 非吾宅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宅居也非吾所安居也 壘培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壘壁壘也 鎮蕢蕢挾也 斷其椽而礱之椽榱也礱磨也 密石天子之室斷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密理石謂砥也先祖礱之加以密砥 土木勝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 言不兩與 彤鏤器無彤鏤彤丹也鏤刻金飾也晉語 厚墉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隆盛也墉牆也 望國氛高不過望國氛氛祲氣也 容晏豆大不過容晏豆言晏有折俎籩豆之陳 榭度于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足以臨見之 臺度于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 使屋榭不蔽目明而已 瘠磽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不害穀土也磽瘠也 目觀則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楚語 向檐大夫向檐屋外邊牆也 短垣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垣皆喻禮防雖短不可踰也王室雖卑不可僭也吳語 囿草藪有囿草澤無水曰藪囿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備財用 林池囿有林池囿苑也林積木池積水也 宸宇宸屋霤宇邊也言越君著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也越語

法度類

步武篇

步武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為步賈君以半步為武墨丈墨丈尋常之間五尺為墨倍墨為丈憲令令法也周語德義之府先王之法制德義之府
生民之本德義生民之本禦執以德禦教以刑禦止也以德綏之以刑誅之法志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志記也允令導君之令允信也順其憲則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聞也晉語朝常官不易朝常
易物之由易物易其尊卑服物之宜也楚語釐改制量釐理也量度也革典革更也典法也厲王無變道更周法作令作令不孝作令謂擅發舉以有為也

刑獄類

協姦篇

協姦司寇協姦司寇刑官也掌合姦民以知殺刑之數刀墨有斧鉞刀墨之民斧鉞大刑也刀墨謂以刀刻其額而墨窒之人犧人犧實難人犧謂難也為人作犧實然言將見殺也周語糾虔天刑糾共也刑法也虔敬也避辟有況怠情其何以避辟罪也魯語宥而反之鮑叔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宥赦也齊語囚命公子偃降服囚命自囚以聽命也刑史刑史刑官司寇也大戮施施陳也其尸也行刑不疚疚病也赦獄獄決也斷獄斷責也有閒罪閒罪刑罰之疑者宥赦也詰姦司寇詰姦禁詰姦盜輕過輕過而移諸甲兵移諸甲兵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罪晉語有獄而以為入獄罪也進之于王鄭語

服飾類

采章篇

采章采章采色文章也偏裻衣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拂衣拂衣從之拂褰也端委鞸帶及臣之長也端委鞸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端委委貌也鞸韋蔽膝帶大帶心之文夫服心之文也言心所好身必服之文錯其服文文織錯錯鏤也言富商之時文錯其服以其無位爵故不得為耳晉語

珍寶類

改玉篇

改玉先王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器行其禮以言晉侯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周語金玦佩之金玦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載璧子犯授公子載璧載祀也授還也晉語憲藏憲法也取善惡之法白珩楚之白珩猶在珩佩上之横者龜珠齒角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

火灾角所以爲弓弩觜象齒所以爲弭先王之玩玩玩弄之也楚語名
寶鄭人以名寶行成名寶重寶

飲食類

唶我篇

唶我主孟唶我唶唉也孟或作盃辟奠不餐辟去也奠置也熟食曰餐
不足狃嘸嗛之食不足狃也食祿也狃貪也柔嘉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
無亦不亦也柔脆也嘉美也和五味是以和五味以詡口嗜其疾味
嗜貪也疾味味爲已生疾害論好不善也觥飯壺餐觥飯不及壺餐觥大也大
飯謂盛餐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壺餐之救飢疾也一食三歎吾于一食
之間而三歎何也晉語良食子尚良食尚猶強也良善也楚語

音樂類

中德篇

中德中音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中德中庸之德舞也中音者中和之音也
第以及羽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大故爲主第次也鑄之金鑄之
金以爲鐘也磨之石磨之石以爲磬也繫之絲木繫絲木以爲琴
瑟越之匏竹越匏竹以爲笙管越謂爲之節之鼓節其長短大小

八風行之以遂八風遂猶順也傳曰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六氣九德
宣養六氣九德宣徧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
厚生也五聲昭德昭德謂此平者其樂和也贊陽出滯所以金奏
贊陽出滯也贊佐也大簇正聲爲商故爲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也周語金奏
先樂金奏金奏以鐘奏樂也伶簫伶伶人樂官也簫樂器寶鎛鎛小鐘也
寶鄭所寶風德以廣之風德宣其德廣之于四方作樂各象其德韶夏濩武
是也風山川以遠之遠遠其德也風物以聽之風化之動
物莫不傾耳而聽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修詩以詠之修

禮以節之大德廣遠而有時節作之有時動有體節晉語成樂物生虞幕能聽
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者也和六
律和六律以聽耳聽和則聽也鄭語囂庶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金鐘
也石磬也匏笙也竹簫也昌盛也囂華也庶衆也楚語

役使類

隷農篇

隷農隷今之徒也奔刑之臣奔㑹也敢煩當日當日直日
也遽人遽人來告遽傳也紀綱之僕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所以設國紀綱也爲之備衛僕使

奉匜沃盥公子使奉匜沃盥飲而揮之婚禮嬪入于室媵御奉匜盥揮灑也

羣隸臣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隸役也

羈紲之僕從者爲羈紲之僕馬曰羈〻紲言二者臣僕之役也晉語日

奔走承序承受事業序次也楚語

槃匜隨御槃承盥器也奉匜沃盥御也

近臣官豎之屬吳語

前馬身親爲夫差前馬〻馬前驅在馬前也

納宦疾疹貧病者欲宦其子宦仕也仕子而教之禀以食之也

身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

篇屬國家以身隨之

入宦于吳宦謂之臣隸也

一介晐姓勾踐請盟

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一人晐備也姓始姓也越語

澤物類

夏槁篇

夏槁禁罝羅矠魚鱉以爲夏槁禁不得施也矠擉也槁乾也夏不得取故于此時擉刺魚鱉以爲夏儲

槎蘖山不槎蘖槎斫也以株生曰蘖

伐夭澤不伐夭草木未成曰夭

鯤鮞魚禁鯤鮞鯢魚子也鮞未成魚也

麛麇獸長麛麇鹿子曰麛麋子曰麇

鷇卵鳥翼鷇卵翼成也生哺曰鷇未孚曰卵

蚳蝝虫舍蚳蝝蚳螘子也可以爲醢蝝復陶也可食舍不取也

良呂良善也周語

器用類

金櫝篇

金櫝櫝櫃也金以金帶其外也

游車游車游戲之車晉語

萃藩木楗言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富萃藩韋蔽前後木楗木檐也

金玉其車商之時足以金玉其車

乘縵乘縵不舉策于上帝縵車無文也不舉不舉樂也

乘材駕而乘材兩轂皆絕乘櫟也材橫木也晉語

寵嬖類

女粲篇

女三爲粲粲美貌周語

好內好外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妻曰吾

聞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魯語

好內好內適子殆社稷危好內多嬖妾也

昭私昭私難必作寵考必去舊昭私必作難

大其私暱暱近也私近其嬖臣也大謂增其祿也婦人嬖妾也

狃中軍日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日前日也狃正也

惑以生蠱惑于女生蠱疾

以紡於庭之槐紡縣也晉語

御側御侍也

妖試幸措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以爲卿士而妖嬖之臣用之于位佞幸之人置之于側也鄭語

富都那豎富都于容貌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也楚語

孩童比謀孩幼也比合也吳語

背叛類

藏惡篇

藏惡使百姓莫不有藏惡于其中心人懷悖逆民無成君成定也爲奚齊卓子殺及惠公無親内外惡之焚穀若稟而弃之是焚穀也穀所仰以生也反

易民常反易民常下不事上也鮮不五稔鮮少也稔年也少不至五年而亾誰能俟五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言朝恐不至夕女戎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民不我導民不我導不從我訓也長君之也省其君其民怠沓其君而不及周德怠慢也忠恕宣爲周言民慢瀆

其君而未及于忠信也酉腊毒之酉腊其殺也玆速精孰爲酉腊極也玆益也鄭語騷離距遠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遠騷愁也離叛也邇境内遠隣國也蒿

焉怠其安樂使民蒿焉怠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心叛離也盈壘四境盈壘盈滿也壘壁也爾所言盈壘滿于四境之内司目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放依也遷迹靈王不君三軍叛之如行人之遷弃其迹也楚語鈍獘憔

悴甲兵鈍獘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離叛也落殞也憔悴瘦病也殃三軍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于乾谿殃害也民罷國亂中外叛潰吳語亂梯無曠其不以爲亂梯梯皆也禍新今其禍新民恐稻蟹新也解骨解骨謂忠良之臣見其如此皆骨體解從不復念忠也逆節萌生害殺忠正故謂逆節萌生也

天極究數無過天極究數而止極至也究窮也民有遠志欲叛也

依懷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懷歸也跨國不跨其國可謂俠乎跨猶據也言驪姬不據有晉國可謂内外俠乎越語

患難類

疾僨篇

疾僨高位寔疾僨高者近危疾速僨隕也腊毒厚味寔腊毒厚味喻重祿也腊亟也味厚也其毒亟也不廷不虞以待不廷不虞之患廷直也虞度也不度不億度而至之患周語

艱急國之艱急是爲艱難也艱難也急危也閒晉之禍閒侯也魯語還軫若資窮困亾在長幼還軫軫後橫木也還軫猶回車

大亂之剡剡崩也離違而得所違去也離禍去國衆動得所

日載其怨晉侯日載其怨外弃之載成也釁於難先于文子少釁於難文子簡子之祖趙武也釁猶釁也難謂莊姬之譖趙氏見討休以擇利休息也

榣木不生危榣木大木危高險也松栢不生埤埤不溼也以喻文子不久存也驕心殺君以爲廉長廉以驕心自大其廉而有驕人之心廉利也聚居異情惡聚共也重耳爽吾情好不同相惡相近脫會

公懼乘驛自下脫會脫會逌行潛逃之言也鉤近於袪去中夜之夭集于桓鉤
鉤近於袪而無怨言近害近也鉤在腹袪在手晉語寄拏與賄寄拏與賄不敢
不許賄財也王室方騷騷者擾也鄭語屏營王親獨行屏營傍偟於山
林之中一個負矢百羣皆奔體有所傾譬如禽獸然一個負矢百
羣皆奔傾傷也言衆獸羣聚其中一個被矢則百羣皆走以言吳民臨陳就戰或小有傾
傷亦復然也方收方道也收還也以沒王年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
王年夫婦各三百人以奉之所安謂可以居者蝎譖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善也蝎
木虫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可間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

也故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志少疏乃可間間亦離也撓志抑撓志以從君爲廢
人以自利也撓屈也人爲申生也利方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方道也得道以求
成太子吾力不能爲也地墳公祭之地地墳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去
情君子不去情不出忠變之情反讒君子不反讒反謂覆校自申理也誰
鄉而入誰鄉入誰國也雉經申生雉經雉經頭搶而縣死也竄惡可以
竄惡竄隱也環釋言釋還也釋言以言自解釋也多讒在側管仲
沒矣多讒在側沒終也讒謂易牙豎刁之屬處以念惡處居也居則念爲惡
于吳國出則罪吾衆罪吾衆謂吳民離矣體有所傾之屬妖孽吳

國安爲妖言越當襲吳也飲食不致味致[illegible]也不極五[illegible]之[illegible]聽
樂不盡聲不盡五聲之變側席而坐不歸去笄側席而坐不歸
笄簪也去笄去飾也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背檐而立檐屋外溜坫也
吳語不與皆數皆俱也數蹈也越語

傲戾類

苛慝篇

苛慝苛煩也慝惡也逞違動擾百姓以逞其違逞快也違邪也逸罰逸過
也罰猶辜也散遷解慢言爲之法制備悉如此尚有放散轉移解慢于事不

奉職業者佻天佻天以爲己力佻偷也利淫其利淫矣流之若何言其所利
驕淫之事耳流放也放之若何非度伯夷禹念前之非度度法也魁陵幽王
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蕩壞也小阜曰魁陵止也言幽王敗亂周之法度廢壞
毀高山以爲魁陵糞土小醜備物小醜備物終必亾言德小而物備終取之
必以之隕越猶恐隕越隕越落墜周語私利廢人之道臣取以君
何以訓矣懷與安實夾大事順身從容懷安將何及矣西方之書有之
日懷與安實夾大事效鄭鄭而效之鄭又甚焉鄭過也無德於人而
求用於人言不先施德於人而求人爲己用中不勝貌勝[illegible]

不揄貌情貌相違也弃禮違親天降鄭騁使淫觀狀弃禮違親華而不

實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言而無謀而陽子言而無慕脆

弱臣蜿弗能弱寵其政又不自退而罷其攻難榮也貪欲無厭

相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藝極也絕親買直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可豬而增

殺其罪一也德不純吾謂之德不純一也飲欲大地也求飲者欲言

此地求飲食我以情欲無忠諫也遂篠遂篠不可使俛篠傴人不可使俛戚

施施戚施不可使仰戚施僂人不可使仰僬僥僬僥長三尺不可使舉

舉侏儒侏儒不可使援矇瞍矇瞍不可

重短者不可使其伉援使觀有眸

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嚚瘖嚚瘖不可使言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瘖不能

言者聾聵聾聵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聾生而聾者曰聵僮昏僮昏

不可使謀僮無知昏闇亂也違質違邪也爲狂疾今臣一日爲狂疾而

日必賞女言戰鬬爲凶事猶人有狂易之疾相殺傷也病喙喙短氣貌幾頓

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替摯執王甲替其摯也替廢也廢其執摯

之淵大滿滿驕也滿滿也求直雖予納其女下叔魚以求直不亡故納其文以

回鬻國之中回邪也中平也盈祿盈滿也不本而犯不本

而犯怨之所聚也不本不本仁義也犯犯人也寵驕得寵而驕伐知君將伐知

而多力力功也將自伐其知自多其功也怠教怠教重斂而回富且泰楚匹

也若之何其回于富也回殆也假貸居賄居蓄賄也富半公室家

半三軍以泰於國奢泰於國蹇其忠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塞

絕也信反必斃斃踣也夭昏君亡夭以辭不天年夭折也昏狂惑之疾

婾居謂斯無刑婾居幸生刑不出言惠公婾竊居位徼倖而生得國而狃

得國而狃終逢其咎謂惠公也狃忕也咎謂敗于韓崇以怒大國崇高也謂

自高大不事大國膏粱之性難正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食肥美

者率多驕放其性難正也忨日歇歲忨偷也歇遲也晉語冢君侈驕

冢大也同裨同若以同裨同盡乃弃也裨益也同者謂若以水益水盡乃弃之

無所成也淫德佚淫德而加之遺也遺以褒姒也頑童窮固而童頑昏

固陋也謂皆暗昧窮酒不識德義者鄭語詐而不知以詐行譎而非知道也

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毅果也衷中也周密也淑

善也蒙耳子聞而弃之猶蒙耳也蒙覆也疾眚眚猶災也楚語不違乃

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亾之階也豈敢自多夫差豈敢自多蓋威

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奚隆於越六夫奚隆於越奚何也隆盛也

大虞越會足以爲大虞乎虞度也狠天將狠天而伐齊狠違也淫名

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淹猶蓋也淫猶滛也名號也吳語彊索彊索者子祈索求也易冀其事將易冀已冀望也易望已不勤難助天爲虐天助爲虐者不祥靡王躬身王若行之將防于國家靡王躬身防害也靡損也怨府皆怨府也怨之所聚故曰府罷士無伍罷病也無行伍曰罷無伍無與爲伍也縣立集亾多而縣立于其集以縣數也集亾也產害勤君身復產害矣且勤若身復反也相勤勞也反害于國而勞若身憎輔遠弼道爲輔矯過爲弼越語

褋類

何德篇

何德以堪之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堪任也周語相疇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匹也方行方行於天下方猶橫也齊語左之左猶外也由甚施之由從也蕃廡不能蕃廡蕃滋也廡豐也何爭於先軼轢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晉語舉而從之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舉起也幸而集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晉語以是殃之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殃害也

左國腴詞卷之八終

左國腴詞八卷內府藏本

明凌廸知撰廸知字穉哲烏程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兵部員外郎是編採左傳國語字句分類編輯凡左傳五卷爲類四十國語三卷爲類四十有三所摘皆僅存一二語既不具其始末又不標爲何人之言且注與正文混淆不辨非惟不足以資考證併不可以供撏撦與所撰太史華句兩漢雋言文選錦字諸書體例皆仿林越漢雋而冗雜破碎又出漢雋之下如以從欲鮮濟一語列之澗溪類中益謬以爲濟川之濟也是尙足與論乎

太史華句八卷

〔明〕凌迪知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至五年吴興凌氏桂芝館刻文林綺繡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史華句八卷》提要

太史華句序

昔人問揚雄作賦之法迺語曰須讀古賦千篇此長袖善舞多財善賈之說也若夫三代時寡妻怨女醉老田夫點畫聲音出情如也而言出成文聖人刪詩而采之以風世又何說邪夫文貫道之器有因文見道之士而不可廢諸性靈者因文以見道讀愈多書愈多而發法性靈何屑章句爲也至於善援古者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則片

言隻句又可以奇零而忽諸太史公史記囊括千古淹貫百家搜奇擷菁藻之章於天余讀其全編矣尤嗜其句之華者摘而彙之名曰古史華句授之梓人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余私以全華大篇裂之哉爲黎為東壁序僅得摘華經一鳴字而壹壹千餘言乃知善文者不在闊靡而詳多也余之輯是書遍爲陶冶合而點鐵成金良工自得之而已矣

萬曆丁丑初夏之吉若東蘭雪居士凌迪知書于雲華閣

太史華句目錄

卷一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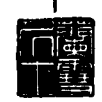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太史華句目錄終

太史華句卷之一

吳興　凌迪知　稺哲　輯

弟稚隆　以棟　校

天文門

天極篇

天極天官書中宮天極星注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限極也天一注正義曰天一一星疆閶闔外天帝之神主戰鬭知人吉凶明而有光則陰陽和萬物成人主吉不然反是賁人之牢在斗魁之中賁人之牢注孟康曰賁人牢名曰天理三能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注蘇林曰能音台賤人之牢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注索隱曰詩紀歷樞云賤人牢一曰天獄卿雲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太一注索隱曰按春秋合誠圖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權衡注孟康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太微注索隱曰太微天帝南宮也日中星鳥五帝紀日中星烏以殷中春注日中謂春分之日也烏南方朱烏宿也三光之廷注三光日月星也天高聽卑微子世家景公曰歲飢民困吾請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

萬物回薄賈誼曰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瑤光司馬相如傳部乘衆神於瑤光注漢書音義曰瑤光北斗極頭第一星含靁左玄冥而右含靁兮注漢書音義曰含靁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也砰磷鬱律崛礨嵬磈徑入靁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崛礨嵬磈注漢書音義曰雷室靁淵也鬼谷在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砰磷鬱律深峻貌正義曰張云崛礨嵬磈不平也獲燿日月之末光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駭飈注爾雅曰暴風從下升上曰飈

時令門

五氣篇

五氣五帝紀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注王肅曰五行之氣迎日推策獲寶鼎迎日推策注晉灼曰策數也迎數之也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敬道日出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注孔安國曰敬道日出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書年始皇紀初令男子書年終始五德之傳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注索隱曰謂五行之德始終相次也漢書郊祀志曰齊人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用犂明呂太后紀注徐廣曰犂猶比也諸言犂明者將明之時歷日縣長孝文紀事上帝祖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雖三號

歷書注索隱曰三號三鳴也**曣𥇖**封禪書至中山曣𥇖有黃雲蓋馬注曣𥇖武紀
作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晏而溫也**旦暮之人**晉世家且君老
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瓜代**齊太公世家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注服虔曰瓜時七
月及瓜謂後年瓜時**曠日彌久**荊軻傳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視日**
陳涉傳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注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旦**
日司馬穰苴傳旦日日中會於軍門注索隱曰旦日謂明日日中時**日暮塗**
遠伍子胥傳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注索隱曰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
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宿夕**吳王濞傳吳王不肯有宿夕之憂

好朝惡暮孟嘗君傳非好朝而惡暮所欲物忘其中注索隱曰欲物謂入市心
中所欲之物利亾者無也**移日**夏侯嬰傳嬰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
合凍裂地涉兵揭河司馬相如傳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
注言水漫凍不解地拆裂也揭褰也**踐更**游俠傳解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
至踐更時脫之**遲暮**衛青傳注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

災祥門

蜚鴻篇

蜚鴻滿野五帝紀注索隱曰按高誘曰蜚鴻蠛蠓也言飛蟲蔽田故爲災也

河魚大上始皇紀注索隱曰謂河水溢魚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也**竟天**
彗星見或竟天**龍虎成五采**項羽紀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
子氣也**六鷁退蜚**微子世家注六鷁退蜚過宋都是當宋襄公之時**熒**
惑守心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禨祥**荀卿傳營於巫祝信
禨祥**期應紹至**司馬相如傳符瑞衆變期應紹至注符瑞衆多應期相繼而至

山川門

披山篇

披山通道五帝紀注索隱曰披音如字謂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滌**

原九州滌原**德水**始皇紀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水波惡**臨浙
江水波惡**灌輸**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陵水經地**匡飾異俗
陵水經地注陵作夌猶歷也經界也**隄繇不息**封禪書注隄繇築隄役也**皐**
陸河溢皐陸注師古曰皐水旁地也**厮二渠**河渠書厮二渠以引其河注漢
書音義曰厮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河壖**注韋昭曰
壖音而緣反謂緣河邊也**水湍石**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岸善崩**
岸善崩乃鑿井**嶺阸**商君傳魏居嶺阸之西都安邑**在德不在險**孫子
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

在險**絕清河涉勃海**蘇秦傳小有軍役木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虛正
義曰絕涉皆度也勃海滄洲也**注溉渠**李斯傳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
間秦以作注溉渠注正義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
也**一抔土**張釋之傳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介丘**以登介丘不亦惡乎介丘
山也**膏腴之地**劉敬傳因秦之固資甚美膏腴之地**茀鬱****律崒**
蔽虧司馬相如傳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茀鬱隆崇律崒
岑巖參差日月蔽虧注張揖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丹青赭堊**其上則丹
青赭堊注張揖云赭赤土出少室山堊白堊**丹水**丹水更其南注漢書音義曰丹

水出上洛冢領山**紫淵**紫淵徑其北注紫淵水出根耆之山而流注河**灞滻**
終始灞滻注索隱曰張揖云灞出藍田西北而入渭滻亦出藍田爲北至霸陵入灞灞滻
二水會于苑中不出故云終始也**潦潏**注皆水流貌**決莽**過乎決莽之野
注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穹石****堆埼**觸穹石激堆埼注郭璞曰穹隆伏石
貌堆河堆埼曲岸頭音折**洶涌滂潰**注洶湧跳起貌彭濞波相戾也**滭浡**
滵汩注滭浡盛貌滵汩去疾也**湢測泌瀄**注湢測相迫也泌瀄相揳也
轉騰潎洌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瀣**注索隱曰瀣亦作溉司馬
彪曰彭濞水聲流瀣徐流也郭璞曰鼓怒鬱㵳之貌也**穹隆雲橈**注服虔曰
水急旋回如雲屈曲也**蜿灗膠戾**注索隱曰司馬彪云蜿灗屈轉也膠戾邪
曲也**踰波趨浥**注踰波後陵前也趨浥揄于溪泉也**莅莅下瀨**注司
馬彪云莅莅聲也音利師古曰瀨疾流也**批巖衝壅**注司馬彪云批反擊也壅
曲戾也**犇揚滯沛**注郭璞云滯沛灑散貌**臨坻注壑**注爾雅云
水沚曰坻壑墟也**瀺灂霣墜**注說文云水之小聲也**湛湛隱隱**
砰磅訇磕注正義曰砰拔萌反磅蒲黃反訇呼宏反磕苦蓋反皆水流鼓
怒之聲也**潏潏淈淈****湁潗鼎沸**注郭璞曰皆水流微細湧貌
馳波跳沫注徐廣曰一云吸呷**汩急漂疾**注索隱曰晉灼云急音華

給反郭璞云汩急急轉貌也**灦湁潢漾**注皆水無涯際也**蜀石黃**
碝注郭璞曰石黃色也蜀**水玉磊砢**注郭璞曰水玉水精也**龍從**
嵳峩崇山龍從崔巍嵳峩注皆峻貌**巀嶭**注巀嶭山在池陽縣北**巖**
陁甗錡**摧崣崛崎**注索隱曰陁音豸皆隆屈窊折貌**振谿**
通谷注振拔也郭璞云振猶灑之也**谽呀豁閜**注皆澗谷之形容也**阜**
陵別島注正義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水中山曰島**崴磈嵔**
廆注皆高峻貌**崫礨**丘墟崫礨注皆推壟不平貌**隱轔鬱𡾰**注郭
璞曰皆其形勢也**陵三嵕之危**注漢書曰三嵕三成之山**下積歷**

之坻注郭璞曰磧歷阪名也**谽谺****汨淢噏習**通谷谽兮谽谺
汨淢噏習以永逝兮注索隱曰汨淢疾貌也噏音許及漢書作歙歙然輕舉意也**蓊**
薆注平皋之廣衍靚衆樹之蓊薆兮注師古曰蓊鳥孔反薆音愛蔭薆反**九垓**
八埏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注漢書曰暢達也垓重也泝流也埏若八埏之際也
避隱爲光明大宛傳太史公曰趙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
餘里日月欲相避隱爲光明也**綦置**貨殖傳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注正義曰
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

邑里門

宇縣篇

宇縣始皇紀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醜地**　**善地**項羽紀盡王故
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湯沐邑**高帝紀以沛爲朕湯沐邑**一成**
吳太伯傳有田一成注賈逵曰方十里爲成**負郭**陳丞相世家負隨平至其家家
乃負郭窮巷注索隱曰高誘云負背郭居**接境壤界**蘇秦傳且夫韓魏之所以
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午道**張儀傳注鄭玄曰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也
康莊之衢騶奭傳注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股肱**
郡季布傳河東吾股肱郡**枝郡**鼂錯傳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削其地收其
枝郡**世縣**淮南王傳眞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注索隱曰謂父祖代居眞定
也**地重**貨殖傳殖五穀地重注索隱曰重於耕稼也**雍隙**秦文孝繆居雍
隙注徐廣曰隙者間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介居**張耳傳獨介居河北注介
特也

形勝門

金城篇

金城千里始皇紀自以關中之故金城千里**趙之南蔽**蘇秦傳然
則韓魏趙之南蔽也**方軌**車不得方軌注正義曰言不得兩車並行**比行**騎不

得比行**天下之朝市也**張儀傳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
焉**相錯如繡**范睢傳睢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天下之**
樞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用險制塞**　**延袤**蒙恬傳因地形
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逶蛇而出**逶蛇而出暴師於外十餘
年威振匈奴**壍山堙谷**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壍山堙谷千八百里
城塹萬餘里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峭塹**李斯傳注索隱曰峭
峻也高也塹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平塹則易涉也**被邊**韓王信傳上書曰國被邊
注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師古曰帶也**形束壤制**主父偃傳列城數十形束

㮚制注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揃剽**西南夷傳西夷從揃剽分二方注索隱曰揃謂被分割也言被揃剽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饒卮**貨殖傳巴蜀亦沃野地饒卮注徐廣曰卮烟支也紫赤色也**綰轂**唯褒斜綰轂其口注索隱曰褒斜道狹綰其道口有若車轂之輳故云綰轂也**要道**唯京師要其道注言要束其路也**踔遠**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注索隱曰踔音卓亦遠騰貌也**四戰之國**趙世家樂毅曰趙四戰之國也**閉道**大宛傳爲句奴所閉道**潟鹵**貨殖傳太公望封于營立地潟鹵注潟鹵鹹地也

祭祀門

明水篇

明水五帝紀毛叔鄭奉明水注周禮曰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玄曰鑑鏡屬也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絜氣陳明水以爲玄酒**布茲**衛康叔封布茲注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疾病曰負茲**贊采**召公奭贊采注正義曰贊佐也采幣也**祓齋**周公乃祓齋注祓謂除不祥求福也**爲質**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注正義曰音至周公祓齋曰以贊祭告三王**肅恭明神**魯周公旦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叢祠**陳涉世家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注張晏曰叢鬼所憑也**奪糈**日者傳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注王逸曰糈精米所以饗神**況榮**司馬相如傳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況榮注大顏云蓋欲也況錫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況賜也**儲祉**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挈三神之驩**陛下謙讓而未發也挈三神之驩注索隱曰三神謂天神地祇山嶽也**修德錫符**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注越踰也**謁款**謁款天神注款誠也謁告之報誠也**亨鬺**封禪書皆嘗亨鬺注徐廣曰鬺亨煮也音傷皆嘗以亨牲牢而祭祀

君德門

常畏篇

常畏過行文帝紀朕雖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約則修德**

滿則弃禮佚則思初安能惟始樂書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弃禮佚則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明習國家事**陳丞相世家孝文皇帝既明習國家事**高世之行**袁盎傳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湛恩汪濊**司馬相如傳威武紛紜湛恩汪濊注韋昭云湛音沈**澍濡**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兼容并包參天貳地**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注索隱曰案天子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己并天爲三是參天也**逢涌原泉**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注韋昭曰漢德逢涌如泉原**財察**酷吏傳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君能**

制命爲義趙世家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與世推移屈原傳夫聖人者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至人遺物賈誼傳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德洋恩普司馬相如傳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休德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德侔往初德侔往初功無與二遷思回慮朕其試哉遷思回慮

治道門

三正篇

三正五帝紀自絕于天毀其三正注正義曰按三正三統也開業秦紀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比率從事孝文紀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法正則民愨朕聞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沐浴膏澤歌咏勤苦樂書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修功行賞齊世家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循禮無邪商君傳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理無邪自治穰侯傳昭王少宣太后自治獨化於陶鈞之上鄒陽傳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注索隱曰陶冶鈞範也提福司馬相如傳中外提福注提安也霑濡浸潤懷生之類霑濡浸潤遍陜游原、迥闊泳沫注漢

書音義曰邇近也原本也迥遠也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烝烝不至於姦酷吏傳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乂安建設長利始皇紀夙興夜寐建設長利端平法度端平法度萬物之紀存定四極皇帝之德存定四極大治濯俗成化廉淸大治濯俗內志文帝紀邊臣兵民又不能論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躬化禮書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民不齊出於南畝平準書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趙世家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觀鄉而

順宜因事而制理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理陰定下民宋微子世家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注孔定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化馳如神淮南王傳令雖未出化馳如神斷雕爲朴酷吏傳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朴注應劭曰削雕爲璞雕謂刻鏤也敎之化民也深于命老莊傳敎之化民也深于命而民之動上也捷于令流水之源管仲傳下令如流水之源轉敗爲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寬天下之繇衞霍去病傳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危法酷吏傳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文罔大宛傳時拊當世之文罔注文罔謂

法禁也 **民人爲天** 酈商傳王者以民人爲天 **振百姓之急** 蒙恬傳不于時强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

先功篇

先功 五帝紀臣小子受先功注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 **固實** 魯周公世家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注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曰故實故事之實也 **典喪** 宋微子世家殷其典喪注駰曰典國典也 **遂陳於上** 我祖遂陳於上注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陳力於上世也 **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 趙世家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 **繼體守文** 外戚傳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注索隱曰繼體謂非創業之主而嫡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守文者猶法也 **變古者失其國** 蒙恬傳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顔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去其故世忠臣而用後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 **踵武** 司馬相如傳率邇踵武注徐廣曰循省近世之遺跡 **遺德垂法** 秦紀先王崩尚循遵德垂法 **令德之後** 吳太伯世家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符制門

合符篇

合符 五帝紀合符釜山注索隱曰合諸侯符契圭端而朝之於釜山 **班瑞** 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注馬融曰輯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 **五禮** 修五禮注正義曰周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也 **五玉** 注鄭玄曰即五瑞也執之曰瑞陳別曰玉 **三白** 注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也 **二生** 注正義曰羔鴈也卿執羔大夫執鴈 **引籍** 外戚傳行詔門著引籍注正義曰武帝道上詔令通名狀於門使引入至太后所 **未中旨** 商君傳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 **先驅** 周勃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 **縣官** 范雎傳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 **晏駕** 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注韋昭云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晚出 **馳傳** 陳丞相世家陳平亟馳傳載勃 **羽檄** 陳豨傳上曰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注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 **乘傳** 田儋傳田橫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注如淳曰四馬下足爲乘傳 **行徼** 匈奴傳鴈門尉史行徼 **綿蕞** 叔孫通傳注如淳曰置設綿索爲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 **習肄** 廼令羣臣習肄注索隱曰肄亦習也音異 **傳言趨** 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注索隱曰聲敎入者皆令趨趨疾行致敬也

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注蘇林云上傳語
告下爲臚下傳語告上爲句韋昭云大
行掌賓客之禮**傳警**皇帝輦上房百官執職
今謂之鴻臚也傳警注漢儀云帝輦動
則左右侍帷幄**數蹕煩人**孝惠帝爲東朝長
者稱警是也樂宮及間往來數
蹕煩人迺作複道注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
行也長樂未央宮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
犯蹕張釋之傳一人犯蹕當犯**尺籍伍符**馮
金注如淳曰蹕止行人唐
傳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
伍符注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
書下縣移郡令人故**屬車**司馬相如傳犯屬
行不行奪勞二歲車之清塵注蔡邕
曰古者諸侯**方中**酷吏傳注蘇林曰天子即
二車九乘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

陛楯滑稽傳秦始皇置酒而**倍依**齊世家南
天雨陛楯者皆沾寒面倍依以
朝諸侯注禮記曰天子負**皂游**秦紀注索隱
斧依南向而立以朝諸侯曰游音旒謂
賜以皂色**秋請**吳王濞傳吳王恐爲謀滋甚
旌旆之游及後使人爲秋請注孟康曰
律春曰朝秋曰請**橈旃**司馬相如傳乘雕玉
如古諸侯朝聘也之輿靡魚鬚之橈旃
注郭璞曰以海魚鬚爲旃**行在**衛青傳因蘇
旃言橈弱也通帛爲旃也建至行在所
注蔡邕曰天子自**珠旗**司馬相如傳曳明月
謂所居曰行在之珠旗注漢書音義
曰以明月**雄戟**建于將之雄戟注漢書音義
珠綴飾旗曰雄戟吳中有劍干將所造
也**格澤長竿**　**光耀采旄**建格澤之長竿兮
總光耀之采旄注
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
地上至天以此氣爲竿旄旒也總繫也繫光
耀之氣于長**扶輿猗靡**注郭璞曰淮南所謂
竿以爲旒者曾折摩地扶輿倚靡
委**攙搶**攙搶以爲旌兮靡屈虹而
也**屈虹**爲綢注正義曰天官書云天
搶長四尺末銳天搶長數丈兩頭銳其形類
彗也漢書曰綢韜也以斷虹爲旌虹之韜
翠帷　**羽蓋**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釣紫貝
注正義曰毛詩虫魚疏云貝水
之介虫其白質紫**鏤象**　**玉虯**天子校獵乘
點如文皆成行列鏤象六玉虯
注徐廣曰以玉爲飾郭璞曰鏤象山所出輿
言多雕鏤虯龍屬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
龍是**蜺旌**拖蜺旌注正義曰張云採毛羽染
也以五綵綴以鏤爲旌有以虹蜺氣

雲旗靡雲旗注正義曰張云**靁起**車騎靁起
畫熊虎於旌似雲旗也驚天動地

臣道門

翼蔽篇

翼蔽項羽紀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驟諫**衛世
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
家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以暴易暴**伯
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夷
傳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順命**
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晏子傳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注正
命注按謂直行也**衡命**義曰衡秤也謂國
無道則制秤量**逆鱗**夫龍之爲蟲也可擾押
之可以取行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

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
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注索隱
曰謂庶幾於善諫 **專復彊諫** 伍子胥傳吳太宰嚭旣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
胥專復彊諫沮毀用事 **奉敎陳忠於前** 蘇秦傳蘇秦說趙肅侯曰天下
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敎陳忠於前日久矣 **出身狥**
主 春申君傳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狥其主 **先國家之急而後**
私讎 藺相如傳相如曰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
鬬其勢不倶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 **不**
自重其死 欒布傳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古烈士

何以加哉 **畢議願知** 鄒陽傳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 **日月爭光**
屈原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睠顧** 睠顧楚國繫心懷王 **敢布腹**
心 豫讓傳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
三躍而擊之 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
可以下報智伯矣 **終無離上心** 蒯成侯緤傳徐廣曰楚漢約分鴻溝以溝
爲信武侯戰不刑不敢離上 **無將** 叔孫通傳人臣無將注憤曰將謂逆亂也 **趣**
湯 欒布傳趣亨之方提趣湯注索隱曰趣音娶 **賢者重其死** 受辱而不
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 **引大體** **慷慨**

袁盎傳盎名重朝廷常引大體慷慨 **擥轡** 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
車擥轡 **騎衡** 百金之子不騎衡注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 **引郤**
袁盎引郤愼夫人坐 **死節官下** 酷吏傳郅都嘗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
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愚忠** 秋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 **同**
命 項羽紀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 **社稷有奉** 吳太伯世家苟君無
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 **爲法受惡** 楚世家宣子良大夫也爲
法受惡 **臣能承命爲信** 趙世家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
難至而節見累至而行明 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

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 **死賢於生** 范雎傳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
冀幸君之一悟 屈原傳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 **二心**
豫讓傳讓曰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國士**
遇我 智伯以國士遇我 **不敢辱先人之教** 蒙恬傳自知必死而
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 **世無二心** 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
卒如此 **幸爲謝信項王** 淮陰侯傳辭不易幸爲謝信項王 **載人**
之患懷人之憂死人之事 吾聞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
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不以親爲解** 袁盎傳夫一旦有急

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注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有以父母爲解 **枝輔** 始皇紀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 **輔拂** 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

官制門

雲師篇

雲師 五帝紀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注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 **諸節** 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注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 **大良造** 秦紀十年衛鞅爲大良造 **衛尉** 始皇紀注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 **內史** **佐弋** 內史肆佐弋竭注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

爲佽飛掌弋射者 **斗食** 軍歸斗食以下注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謁者** 謁者使東方未注漢書百官表曰謁者秦官掌賓贊受事 **祕祝** 文帝紀令祕祝之官移過于下注應劭曰國家諱之故曰祕 **廷尉** **將作少府** **主爵中尉** 景帝紀更命廷尉爲大理將作少府爲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爲都尉 **長信詹事** 長信詹事爲長信少府 **將行** 將行爲大長秋 **大行** 大行爲行人 **奉常** 奉常爲太常 **典客** 典客爲大行 **治粟內史** 治粟內史爲大農 **武功爵** 平準書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 **國冠之上** 楚世家陳軫曰令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士

注索隱曰令尹國中最尊故以國爲言猶如卿子冠軍然 **執帛** 曹相國世家封參爲執帛注張晏曰孤卿也或曰楚官名 **執圭** 注如淳曰執圭古爵名 **於人臣無兩** 周勃世家許負相之曰君三歲而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 **著籍** 梁孝王傳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注正義曰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 **異姓大夫** **同姓大夫** 三王世家古者天子內有同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異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注索隱曰內今言同姓宗正是也外今言異姓大中大夫是也 **彊君連城** 乃以本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注索隱曰皇子未習教義殆使爲諸侯王授以連城之任大臣何

所勸 **典職數十年** 伯夷傳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嶽牧咸薦乃試之于位典職數十年 **守藏室之史** 老子傳注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 **右更** 樗里子傳秦惠王爵樗里子右更 **夷門監者** 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 **有秩以上** **諸大吏** 范雎傳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 **田部吏** 趙奢傳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 **左徒** 屈原傳注正義曰蓋今在左右拾遺之類 **上間爵** 樊噲傳賜上間爵注孟康曰不在十二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 **戶者** 詔戶者毋得入羣臣 **里監門** 張耳傳張耳陳餘乃變姓名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 **連**

敖 淮陰侯傳信亡楚歸漢未得知爲連敖注徐廣曰典客也 **儋石** 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注晉灼曰楊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爲儋石斗石也 **常奉車** 夏侯嬰傳因復常奉車 **主柱下方書** 張蒼傳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注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 **左遷** 周昌傳高祖曰吾極知左遷注貴右賤左故謂貶秩爲左遷 **職志** 沛公以周呂爲職志注索隱曰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 **中候** 任敖傳蒼任入爲中候注瓚曰中候官名也 **材官蹶張** 申屠嘉傳注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 **待詔博士** 叔孫通傳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 **稷嗣君** 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注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 **夾乘** 袁盎傳盎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注索隱曰持節夾乘輿騎從者則云常侍騎也 **書獄典文學** 蒙恬傳恬嘗書獄典文學注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 **太常掌故** 鼂錯傳鼂錯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注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 **門大夫家令** 注服虔曰太子稱家貴門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嗇夫** 張釋之傳虎圈嗇夫注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 **中涓** 石奮傳以奮爲中涓注如淳曰主通書謁出入命也 **萬石君** 號奮爲萬石君 **戲車** 衛綰傳綰以戲車爲郎注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 **人舍長** 萬石鶴傳少時爲人舍長注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云舍長也 **驍騎** 韓安國傳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 **輕車** 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 **將屯** 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 **材官** 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 **護軍** 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 **武騎常侍** 李廣傳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注索隱曰謂爲郎而補武騎常侍也 **黃頭郎** 佞幸傳鄧通爲黃頭郎 **彊弩都尉** 匈奴傳漢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塗山 **剽姚** 衛青傳大將軍青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 **狗監** 司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注郭璞曰主獵犬也 **待詔公車** 日者傳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 **官屬丞史** 鄭當時傳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

文學卒史 滑稽傳武帝時徵北海大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

職守門

持祿篇

持祿取容 始皇紀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 **敦事** 蒙恬傳帝以高之敦於事也注徐廣曰敦一作敏 **備員** 申屠嘉傳娖娖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 **職耳** 季布傳朱家曰臣各爲其主季布爲項籍用職耳 **受成事** 始皇紀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 **如職所奏** 直不疑傳朝奏事如職所奏注言但守職

分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 **屐采錯事** 司馬相如傳願陛下全之而後因禖薦播紳先生之畧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注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覩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汲錯其事業也 **克位** 酷吏傳丞相取克位

功勳門

循功篇

循功 文帝紀乃循從代來功臣注按循謂次及之也 **撓功臣** 蕭相國世家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 **饒人以爵邑** 陳丞相世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者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 **隨先王而舉之濟上** 樂毅傳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 **齊器設於寧臺** 注索隱曰燕臺也 **大呂陳于元英** 注索隱曰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也 **故鼎反乎磨室** 注索隱曰燕鼎前輸于齊今反入于磨室磨室亦宮名 **汶篁** 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注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 **慊於志** 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 **上首功** 魯仲連傳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注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爲上功 **重封** 樊噲傳賜重封注索隱曰重封者兼二號 **適會其成功** 袁盎傳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上功莫府** 馮唐傳斬首捕虜上功莫府 **封狼居胥山** **禪姑衍** **臨翰海** 匈奴傳漢兵與左賢王接戰與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西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 **奮行者官過其望** 大宛傳注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 **適過行者皆絀其勞** 注師古曰言以讁過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功勞 **以力事我** 晉世家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闕者此受次賞 **論德約功** 趙世家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 **功無二於天下** 淮陰侯傳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 **戴震主之威** 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 **休烈顯乎無窮** 司馬相如傳故體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 **積勞** 酷吏傳禹以刀筆吏積勞

吏治門

主吏篇

主吏 漢高帝紀蕭何爲主吏注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主進** 注索隱曰鄭氏云主賦歛禮錢也 **報政遲** 魯世家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 **不治常給事於中** 陳丞相世家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注孟康曰不在治處即止宮中也 **執勇** 仲由恭以敬可以執勇注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可執也 **比衆** 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執上 **吏跡** 直不疑傳

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爲吏跡也 **政緩禁止** 孫叔敖傳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 **尺籍** 上無尺籍注正義曰言上民無一尺方版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 **責大指** 汲黯傳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 **不拘文法** 治務任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臥治** 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 **救火揚沸** 酷吏傳吏治若救火揚沸注索隱曰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 **溺職** 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注師古曰溺謂沈溺不舉也 **破觚爲圜** 漢兵破觚而爲圜注索隱曰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破觚爲圜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 **文吏** 漢高帝紀蕭曹等皆文吏自愛 **山採** 循吏傳秋冬則勸民山採 **豫賈** 不豫賈注韋隱曰賈音價謂平時評其貴賤不豫定價 **拔葵** 公儀休爲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 **燔機** 公儀休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 **讓位分利** 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

太史華句卷之一　終

太史華句卷之二

吳興　凌廸知　稺哲　輯
弟稚隆　以棟　校

性行門

狗齊篇

狗齊 五帝紀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狗齊注按狗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 **馴行** 管叔鮮傳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注索隱曰馴善也 **木彊** 周勃世家勃爲人木彊敦實 **椎少文** 其椎少文如此注師古曰謂朴鈍如椎也 **積仁絜行** 伯夷傳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 **節廉喜名** 吳起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 **志伉直** 仲由傳好勇力志伉直 **修身絜行** 信陵君傳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陗直** 鼂錯傳錯爲人陗直刻深注韋昭曰術岸高曰陗壙曰陗峻 **身自浣滌** 石奮傳竊聞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 **無他腸** 衛綰傳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注索隱曰按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忌也 **四不足一** 石建傳誤書馬字以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注師古云馬字下四者尾并一四點爲四足凡五 **陰重不泄** 周仁傳景帝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注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

也布被平津侯傳弘在三公俸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溉中隱厚

韓安國傳太史公曰壺遂之溉中隱厚注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寬緩不苛

李廣傳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少言不泄霍去病傳驃騎將軍爲人少言

不泄注索隱曰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蔕芥司馬相如傳其於胷中曾不蔕芥注

張揖云蔕芥刺鯁也以莊見憚汲黯傳孝景時黯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注索

隱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非公正不發憤伯夷傳時然後言非公正不發

憤家行石建傳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資彊相周昌傳趙堯曰陛下

獨宜爲趙王置資彊相門不受私謁申屠嘉傳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不以百金傷先人名田叔傳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

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斬頭陷胷竇嬰傳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注索隱曰

韋昭云言不避死亾也面折汲黯傳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不

能忍見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數犯顏色好直諫數犯主

之顏色守成輔少主守成深堅伉厲守高不能屈褊

心不能無少望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

志量門

喜施篇

喜施高帝紀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折券弃責兩家常折券弃責注

索隱曰周禮云司寇云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傳別券書也素易諸吏高祖

爲亭長素易諸吏無所詘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自負高祖

乃心獨喜自負注應劭曰負愽也鄉往孔子世家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不

視家生產陳丞相世家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注徐廣曰覈

音核晉灼曰覈音紇齎用益饒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不問出入

漢王出黃金四萬觔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隱忍就

功名伍子胥傳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屈首受書蘇秦傳出

其書遍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亦奚以爲不詘於諸

侯鄒陽傳太史公曰魯仲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

詘於諸侯沾沾自喜多易竇嬰傳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多愛不

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注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五

鼎食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文罔游俠傳注索隱曰違扞當代之

法罔謂犯法禁也度量相越司馬相如傳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修身門附謙

微眇篇

微眇文帝紀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惆然**故惆然念於人之有非注索隱曰惆寢視不安之貌**負擔**陳杞世家齊桓公欲使陳完爲卿完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持滿**越世家蠡曰持滿者與天注天道盈而不溢**待罪行間**三王紀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狗名**伯夷傳烈士狗名夸者死權注索隱曰言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砥行立名**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常有以自下者**晏子傳晏子長不滿六尺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自言皋過以負於魏**信陵君傳注索隱曰負音佩**閔然不敏**

范雎傳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注索隱曰閔猶昏闇也**濯淖汙泥之中**屈原傳注索隱曰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憂愁憂思**憂愁憂思而作離騷**蟬蛻於濁穢**注正義曰蛻音稅去皮也**皭然泥而不滓**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懷瑾握瑜**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重仁襲義**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注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自紿**任放傳張丞相由此自紿**無汙我**叔孫通傳魯兩生曰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待罪**季布傳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狗馬病力**汲黯傳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召

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注漢書曰有狗馬之心病力**恩施甚美淺聞不能究宣**儒林傳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自鏡**功臣表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久受尊名不祥**越世家范蠡曰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自勝**商君傳自勝之謂強注索隱曰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爲自勝若是者乃爲強**不自得**孟嘗君傳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注索隱曰得一作德**羞伐其德**游俠傳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文學門

薦紳篇

薦紳先生帝堯紀薦紳先生難言之**善其所私學**始皇紀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注徐廣曰私一作知**竟學**項羽紀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閎覽博物**吳世家其閎覽博物君子也**折中**孔子世家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注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其學無所不窺**老莊傳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寓言**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注索隱曰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寓言**記府**蒙恬傳乃書而藏之記府**揣摩**蘇秦傳於是得周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注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

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索隱曰王劭云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

嫺於辭令 屈原傳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 **異采** 文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注徐廣曰異一作奧王逸曰采文采也 **皆好辭** **而以賦見稱** 屈原既歿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以書稱說 鼂錯傳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 **槃盂諸書** 田蚡傳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注孟康曰孔甲槃盂二十六篇襍家書兼儒墨名法 **恢奇多聞** 公孫弘傳弘爲人恢奇多聞 **緣飾儒術** 弘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

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悅之注索隱曰謂以儒術飾文法如衣服之有領緣以爲飾也

六藝之囿 仁義之塗 司馬相如傳游乎六藝之囿騖乎仁義之塗注按此獵道德者 **修容乎禮園 翺翔乎書圃**

具官待問 儒林傳竇太后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靡然鄉風** 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斌斌多文學之士 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師悖 太史公自序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注正義曰悖惑也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

紬史記 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注紬音抽 **隱約** 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注按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

訓經宣達 始皇紀專隆敎誨訓經宣達

儒者一師而俗異 趙世家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

曲學多辨 窮鄉多異曲學多辨 **累世不殫其學當年不究其禮** 孔子世家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矣 **文約辭微** 其文約其辭微

稱文小而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結髮游學 主父偃傳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

崇論閎議 司馬相如傳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 **清流**

微波 英聲 茂實 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注索隱曰胡廣云飛揚英偉之聲騰馳茂盛之實也

襲六爲七 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注六經增一爲七也

辭微指博 儒林傳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

論次詩書 論次詩書修起禮樂 **友教** 小者友教士大夫

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興禮以爲天下先 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

無傳疑 申公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

乘軺傳從 申公乘軺傳從至見天子 **家人言** 竇太后好

老子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語耳注師古曰家人言僮僕之屬**壁藏**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閉陽從陰**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載之空言**太史公自序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長於變**易言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長於行**禮經記人倫故長於行**長於政**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長於風**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長於和**樂所以立故長於和**長於治人**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文成數萬**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禮義之大宗**春秋者禮義之大宗**明堂石室金匱玉版**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

玉版注如淳曰刻玉版以爲文字**補蓺**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蓺**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弦次初詩**游俠傳延年王承上意弦次初詩注初詩即新造樂文

言語門

食言篇

食言五帝紀朕不食言注索隱曰左傳云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是謂妄言爲食言**端言**始皇紀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遮說**高帝紀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重一言**陳杞世家孔子讀史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注索隱曰謂申叔時之語**間行言之**越世家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伯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注索隱曰間行猶微行**送人以言**孔子世家仁人者送人以言**辨數**陳涉世家自辨數乃置注索隱曰數音疎上反謂自辨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開說**曹相國世家終莫得開說以爲常**所言不可以過今日**陳平世家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于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兒婦人口不可用**鄒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關說**梁孝王世家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于景帝注索隱曰關隔也引事而關格其說不得行也**詳哉言之**晏子傳及晏子春秋詳哉言之也**論其軼事**

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語以泄敗**韓非傳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注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泄漏**黜其辨**端木賜傳子貢利口巧辨孔子常黜其辨**貌言華**　**至言實**　**苦言藥**　**甘言疾**商君傳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舌在**張儀傳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可發口言**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嚄唶**信陵君傳公子曰晉鄙嚄唶注索隱曰嚄唶謂多詞句也**語未及卒**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

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 **語未究** 范雎傳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矣 **宣言** 蔡澤傳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 **渫語** 呂不韋傳乃引與坐渫語 **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 樂毅傳令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 **豈移於浮辭** 鄒陽傳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阿偏之辭** 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 **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 賈生傳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 **請對以臆** 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嘔嘔** 淮陰侯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注索隱曰嘔音姁鄧展曰嘔嘔和好貌 **長短說** 田儋傳蒯通者善爲長短說 **爲人吃** **期期** 周昌傳周昌廷諍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注又師古曰吃口難也以口吃故重言期期 **第言之** 酈食其傳騎士曰沛公不好儒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 **有口者** 陸賈傳呂太后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 **毋甚高論** 張釋之傳釋之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 **且以質言** [illegible]問釋之秦之亡且以[illegible]言也如淳曰質誠也 **恣言極切** 萬石君傳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

口報 吳王濞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 **聲疾雷霆** 淮南王傳口雖未言而聲疾雷霆 **相提而論** 竇嬰傳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注索隱曰相提猶相抵也 **呫囁耳語** 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兒女呫囁耳語注韋昭曰呫囁附耳小語聲 **浮說** 韓安國傳安國謂孝王曰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注索隱曰說漢書作林說文云林誘也 **誠語** 匈奴傳匈奴曰非得漢貲人使吾不與誠語 **惡聞若說** 司馬相如傳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 **關說** 佞幸傳注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辭說 **解紛** 滑稽傳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喜隱** 齊威王之時喜隱注索隱曰喜隱謂好隱語 **眇論** 貨殖傳太史公曰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注按眇如字言微妙也 **飾虛亂實** 始皇紀語皆道古以亂今飾虛言以亂實 **受書其言** 封禪書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 **言不足以采正計** 張儀傳言不足以采正計令上客幸教之 **深言** 范雎傳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 **辨於心而詘於口** 李斯傳胡亥輕財好士辨於心而詘於口 **喧言** 淮陰侯傳使喧言告東齊 **一諾** 季布傳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噤口** 鼂錯傳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 **開陳其端** 平津侯傳每朝會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 **耳語** 灌夫傳與

稽不識耳語

言不可極 滑稽傳言不可極極之而衰 **抵掌談語** 優孟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一言泣數行下** 韓安國傳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

倫理門

王父篇

王父母弟 周紀注鄭玄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文帝紀注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也 **義嗣** 吳太伯世家君義嗣誰敢干君注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 **一繼一及** 魯世家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注何休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 **强葆** 成王少在强葆之中注索隱曰强葆卽襁褓 **家督** 越世家朱公長男因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 **丈夫子** 有若傳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注五男也 **奉祀之日新** 張儀傳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 **裁如嬰兒** 雖大男子裁如嬰兒 **王家** 孟嘗君傳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 **屬籍** 商君傳宗室非有軍功者不得爲屬籍注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不及爵秩也 **家次** 注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得僭侈踰等 **處人骨肉之間** 范雎傳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 **大期時** 呂不韋傳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注索隱曰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 **一尊** 李斯傳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一尊 **父客** 張耳傳注如淳曰父時故賓客 **以王易親** 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 **孽孫** 韓王信傳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 **嬃屬** 樊噲傳呂須嬃屬注嬃音眷 **戚里** 萬石君傳徙其家長安中戚里注索隱曰小顏云于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 **先後** 封禪書長陵女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注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今妯娌也 **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 齊太公世家周公作無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 **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 司馬相如傳然此非獨行者之難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 **振女** 淮南王傳以令名男子若振女注振女童男女 **大父行** 鄭當時傳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 **宗家** 酷吏傳周陽由以宗家注索隱曰按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號曰宗家 **冠帶之室** 匈奴傳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至之 **肺腑** 田蚡傳蚡以肺腑爲京師相注顏野王云肺腑腹心也言田蚡爲帝之腹心親戚也

謀慮門

搏牛篇

搏牛之蝱不可破蟣蝨 項羽紀注索隱曰顏師古言以手擊牛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其內蝨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

文諭 高帝紀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

誑楚 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爲漢王誑楚

猶豫未決 呂太后傳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

觀變 文帝紀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

計宜者 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

長終是圖 晉世家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

持滿之術 楚世家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

定傾 越世家定傾者與人注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

故智 韓世家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

響之應聲 齊世家淳于髡說騶忌子曰吾語之微言其應吾若響之應聲

智者備禍於未形 仁者愛萬物智者備禍於未形

聖人甚禍無故之利 王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

死國 陳涉世家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畫干 荆燕世家以畫干營陵侯澤注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

文無害 蕭相國世家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注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

與客狙 留侯世家秦始皇東游良與客狙注索隱曰應劭云狙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

縞素爲資 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注晉灼曰資藉也欲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爲藉

固要 **結賓婚** 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

畫策臣 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

謀橈楚權 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

籍前箸 張良曰臣請籍前箸爲大王籌之注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

復橈而從之 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

彊要 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

杖劒亾 陳丞相世家平身間行杖劒亾

僞聽 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

以梁委之 周勃世家亞夫請上曰楚兵剽輕難以爭鋒願以梁委之注索隱曰以梁委之於吳使吳兵不得過也

事以密成 申韓傳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閎廓深遠 司馬穰苴傳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褎矣注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曰少褎

富厚累世 伯夷傳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

應卒 端木賜傳子貢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注索隱曰卒謂急卒也

舟中敵國 吳起傳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

內志 伍子胥傳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

見敎於民 商君傳注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訾於人

利不百不變法　功不十不易器

法古無過循禮無邪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孰慮之無行危**穰侯傳願君孰慮之而無行危**其於計疎矣**范睢傳令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寧許以負秦曲**藺相如傳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奇偉俶儻之畫策**魯仲連傳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詳計**顧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亾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亾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

奇貨呂不韋傳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釣奇**注索隱曰釣者以取魚喻也**衆終莫能就**聶政傳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不能無生得失**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注索隱曰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也**傷長者之意**荊軻傳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瑕釁**李斯傳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注索隱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斷而後行**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後行鬼神避之**竈上騷除**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注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爲難也**間不及**

謀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觀指覩歸**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反用門者以令里中**張耳傳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注索隱曰按門者即餘門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求也**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益敵**遷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傳檄而千里定**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時間不容息**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要之置**貫高乃壁人柏人要之置置人於複壁中也**疾丞漢并力**黥布傳隨何因說布曰事以搆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丞漢并力注索隱曰搆成也

百全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籌筴之計**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權大事**淮陰侯傳令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刀筆吏**周昌傳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注正義曰古用簡牘書有差謬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定畫**高后聞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口畫天下便事**酈生傳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坐見短**劉敬傳劉敬使匈奴還報曰臣徒見羸瘠老弱此必坐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事久慮易**主父偃傳兵久則變生事久則慮易**坐觀成敗**田叔傳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

觀成敗　**多佗利害**吳王濞傳多佗利害未可知也注師古曰多佗利害謂事不測非重言畏反也　**讇納**　**偏指**　**不參彼已**匈奴傳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讇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注按偏指言武帝方銳意匈奴而言者務進諂以便之曾不參彼已之勢也兵法曰知彼知已　**計不旋踵**司馬相如傳義不反顧計不旋踵　**巧發奇中**封禪書注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　**空質**楚世家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信**趙世家肥義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信　**通**

人大觀屈原傳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　**親中國以爲天下樞**范睢傳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　**信必然之畫**蔡澤傳司馬喜范睢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　**人所狥者貲**李斯傳故狥人者而人所狥者貲　**成敗在於決斷**淮陰侯傳蒯通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　**計不失本末**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　**遺天下之大數**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　**無不善畫者**田橫傳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注五百人皆賢無不善於籌畫者乃莫能闔謀以弁其國何哉　**不知所出**周昌傳帝曰吾私憂之不知所出　**知天之天**鄒商傳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　**其計畫無復之耳**季布傳其計畫無復之耳注復一作冀　**知者不再計**魯仲連傳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宮室門

寫放篇

寫放始皇紀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　**極廟**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注索隱曰爲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　**甬道**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注應劭曰謂於馳道外築牆天子于中行外人不見　**馳道**賜爵一級治馳道注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　**淸宮**文帝紀注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宮令先按行淸靜殿中以虞非常

高臺榭美宗室蘇秦傳秦成則高臺榭美宗室　**高其戶耳**孟嘗君傳必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　**尚衣軒中**外戚世家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注正義曰尚主衣車中得幸也　**復道**留侯世家注如淳曰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　**司馬門**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注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　**建章**衛青傳注索隱曰按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　**甘泉居室**衛青常從入至甘泉居室注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　**休舍**高帝紀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　**窟室**吳世家公子光伏甲士于窟室　**壖垣**任敖傳太上皇廟壖垣注宮外垣也　**華**

榱璧璫司馬相如傳注韋昭云裁玉爲璧以當榱頭輦道纚屬注師古曰纚迤相連屬也築堂，累臺夷嵏築堂累臺增成注郭璞曰嵏山名平成之以室造其上成亦重也索隱曰張揖云重累而成之故曰增成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注顏云宛虹屈曲之虹拖謂中加於上也楯軒之闌板也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青虯青虯蚴蟉於東廂振崖般石振崖注振整也整頓池外之崖磼碟嵯峩磼碟磼碟高貌注崢嶸刻削崢嶸注言自然若雕刻也旁唐瑉玉旁唐注旁唐言盤薄璸斒文鱗注徐廣曰璸音彬斒音斑赤瑕駁犖注索隱曰說文云瑕玉之小赤色張揖云赤玉也

南榮偓佺之倫暴於南榮注南榮屋檐兩頭如翼也西清象輿蜿蟬於西清注西清西廂清淨地也鳷鵲露寒棠黎宜春過鳷鵲望露寒下棠黎息宜春金馬門滑稽傳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高捆循吏傳注捆門限也邑屋游俠傳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注師古曰邑屋猶言村舍巷舍也

音樂門

鐘鐻篇

鐘鐻始皇紀銷以爲鐘鐻注徐廣曰音巨案署不移徙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遷徙朱絃洞越禮書注鄭玄曰朱絃練朱絲絃曰越瑟底孔青陽 朱明 西皥 玄冥禮書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皥冬歌玄冥溺音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與注鄭玄曰其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舞象 箾南籥吳太伯世家見舞象箾南籥者注賈逵云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箾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大武見舞大武注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韶護見舞韶護者注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慙德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注按難言時虞其難不得已而放伐故有慙德也大夏見舞大夏注賈逵曰夏禹之樂招箾見舞招箾注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箕子操宋微子世家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謳者外戚世家子夫爲平陽主謳者吹竽鼓瑟蘇秦傳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靈鼉之鼓李斯傳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注鄭玄曰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摐金鼓吹鳴籟司馬相如傳注漢書音義曰摐撞也籟簫也榜人歌注郭璞曰唱櫂歌也榜船也顛歌文成顛歌注文穎云文成遼西縣名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顛即滇字族舉遞奏注舉一作居鐺鼞注郭璞曰鐺鼞鼓音正教者始於音樂書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宮動

脾商動肺角動肝徵動心羽動腎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決決乎大風**吳太伯世家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注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太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能夏則大**歌齊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注夏聲諸夏之聲也

宴飲門

爲壽篇

爲壽始皇紀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高會**項羽紀乃飲酒高會

貰酒高帝紀嘗從王媼貰酒**庶羞酸鹹**禮書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注周禮曰羞用百有二十品鄭玄曰羞出於牲乃禽獸以備其滋味謂之庶羞鄭衆曰羞者進也**大羹玄酒**注鄭玄曰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也玄酒水也**謁飲**吳太伯世家謁王僚飲注索隱曰謁請也**染指**鄭世家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注左傳曰染指於鼎**彊飲**外戚世家子夫入宮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飲資無拒総**加餐**梁孝王世家太后爲帝加一餐**梁肉**孟嘗君傳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揣糠**食飲甚設**范雎傳食飲甚設而使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持粱刺齒肥**蔡澤傳謂其御考曰吾持粱刺齒肥注索隱曰持粱謂作粱米飯而肉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爲齧肥謂食肥肉也**法酒**叔孫通傳禮畢復置法酒注索隱曰師古云法酒者猶言禮約**糒醪**李廣傳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二參**滑稽傳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注二參十有二參醉也**爲具**司馬相如傳令有賓客爲具召之**十日之飲**范雎傳願與君爲十日之飲**數見不鮮**陸賈傳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注索隱曰數見謂時時來見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饌令見鮮之物也**脫粟之飯**公孫弘傳注脫粟纔脫殼而已言不精鑿也

太史華句卷之三

吳興 凌迪知 稺哲 輯

弟稚隆 以棟 校

交鄰門

業已篇

業已講解 項羽傳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注蘇林曰講和也 **弔水** 宋微子世家魯使臧文仲弔水湣公自辠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 **刑雞** 晉唐叔虞世家厲王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

足以為與 魏世家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注索隱曰與謂許與為親而結和也 **鴈行頓刃** 楚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 **冠蓋相望** 魏使求救於秦冠蓋相望 **警行** 韓世家乃警公仲之行注索隱曰警戒也 **西購於秦** 將西購於秦注索隱曰戰國策作講亦謀議 **鴈行以來** 必不為鴈行以來注索隱曰言韓以楚必救已也雖隨秦來戰猶德於王故不為鴈行以來言不同心旅進也 **肆志於秦** **以楚徇韓** 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注索隱曰徇從救也言以救助韓 **辟宮舍之** 齊太公世家湣王出亾之衛衛君辟宮舍之 **要盟** 孔子世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恐喝諸侯** 蘇秦傳衛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 **要約** 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 **交臂而服** 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 **市怨結禍** 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 **虛喝** 注索隱曰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恐喝之辭以脅韓魏也 **寄質** 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人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注正義曰燕前往一子質於齊 **形親之國** 張儀傳令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 **百相背** **百相欺** 穰侯傳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 **計不**

獨生而令趙亾 信陵君傳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亾 **守事於韓** 春申君傳 **重世** 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注索隱曰重世猶再世 **夸楚** 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 **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 樂毅傳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 **東君歸趙** 廉頗傳令君乃亾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 **雄天下** 魯仲連傳方今唯秦雄天下 **光燭鄰** 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 **卻賓客以業諸侯** 李斯傳今乃弃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 **籍於諸侯** 蒙恬傳此四君者皆爲大大而

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矦注劉氏曰諸矦皆記其惡於史籍　**厚自託**黔布傳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　**北首燕路**淮陰矦傳北首燕路而后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注正義曰首音狩向也　**暴其所長**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　**從風而服**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　**數之**楚世家晉師入曹數之　**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孔了世家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　**謝過**齊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親與國而儲萬乘**信陵君傳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

交際門

客之篇

客之吳太伯世家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　**權利盡而交疎**鄭世家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甫瑕是也　**辱幸**魏世家叟不遠千里辱辛至弊邑之廷　**交臂**齊太公世家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　**弗與**荆軻傳劉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注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爲與也　**請臨親修具**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　**雅故**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注索隱曰謂呂氏素心奉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徒然也　雅**奉**

錢三蕭相國世家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注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　**終善遇之**管仲傳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　**以身下之**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　**儼然辱而臨之**端木賜傳越王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　**挑蔾藿入窮閭**原憲傳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挑蔾藿入窮閭過謝原憲　**石交**蘇秦傳所謂弃仇讐而得石交者也　**長賓**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也　**數讓之**秦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　**稍稍近就之**秦使人發金帛車馬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　**振暴其短**太史公曰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　**側行襒**

席騶衍傳平原君側行襒席注蒼訓詁云襒拂也謂側行而衣襒席爲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　**擁彗先驅**如燕昭王擁彗先驅注索隱曰彗帚也謂爲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卻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爲敬也　**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就已**孟嘗君傳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就已　**最下坐**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　**以身爲盟**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　**富貴多士貧賤寡友**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　**爭相傾以待士**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　**危苦之時易德**家之所有盡散

於饗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操右券以責**且虞卿操其刃揃事成操右券
以責注索隱曰言責其報德**豪舉**信陵君傳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注索隱曰謂
豪者舉之**已報使**范雎傳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習於相君**
者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注孺子謂雎爲小子**詳爲好書**秦昭王聞
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讎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
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急士之窮**虞卿不敢
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假節於魏**樂毅
傳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論行結**

交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藺相
如傳注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以市道交**趙奢傳廉頗曰
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
有何怨哉**紹介**魯仲連傳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注索隱曰禮賓主必因介以傳辭
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紹介而傳命**白頭如新**　**傾蓋如故**
鄒陽傳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注索隱曰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輧車對語兩蓋
相切小欹之義**剖心拆肝相信**兩主二臣剖心拆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按劍相眄聖王之資予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左右**

先爲之容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注索
隱曰左右先加雕刻爲之容飾**固謝**　**固進**聶政傳嚴仲子奉黃金百鎰爲
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盡與其賢豪長者**
相結荊軻傳荊軻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傷偟**
不能去高漸離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傷偟不能去**以故致千里客**
張耳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刎頸交**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
雅游陳餘傳張耳雅游注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爲人所稱譽**舊故**張耳與陳
餘戰敗念諸侯無可歸者漢王與季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如生平驩**勞苦

如生平驩**相然信以死**太史公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
哉**深相結**陸賈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於諸呂至**朱建傳辟
陽侯於諸呂至注索隱曰小顏云謂與諸呂相知情義深重也**上謁**酈生傳沛公引
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注謁刺也古之門狀今曰拜帖**失謁**　**跪拾**
謁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幸有親**袁盎傳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注文
穎曰言汝有親老**刀決張道**注如淳曰張音帳索隱曰按帳軍幕也決之以
出也**望精光**扁鵲傳未當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幸而臨之**吳王世家
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輕重不得**灌嬰傳灌夫入

爲太僕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注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 **引繩批根** 竇嬰傳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注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 **引重** 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注張晏曰相薦達爲聲勢 **臨況** 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 **游知交** 鄭當時傳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 **爭交驩** 游俠傳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 **奉觴上壽** 滑稽傳淳于髡曰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䠊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起數飲不過二斗徑醉矣 **歡然道故** 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 **分廷抗禮** 貨殖傳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廷與之抗禮 **貧而爲交者爲賤也** 范睢傳平原君曰貧而爲交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信陵君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 鄒陽傳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心哉 **得以交足下之歡** 聶政傳固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歡 **哀憐之交** 丹終不以追於彊秦而弃所哀憐之交 **仰衣食** 平津侯傳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 **一坐盡傾** 司馬相如

太史華句　卷三十　七

傳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 **儼然造焉** 者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 **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 灌夫傳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 **獨生** 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 **賓客益落** 鄭當時傳中廢家貧賓客益落注落散落也 **以死倍吾心哉** 吳世家始吾已心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風俗門

辠息篇

辠息不和 殷紀注馬融曰衆民相辠息偝不和同 **慱心揖志** 始皇紀普天之下慱心揖志注索隱曰慱古專字左傳云如琴瑟之慱一揖音集 **嗛志**

太史華句　卷三十　八

文帝紀天下人民未有嗛志注嗛字如大學自慊音解 **異趣以爲高** 李斯傳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辠羣下以造謗 **矜慎忮** 貨殖傳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忮注晉灼曰慎音慨 **懁急** 民俗懁急注懁亦急也 **椎剽** 相隨椎剽注索隱曰即椎殺人而剽掠之 **雕悍少慮** 人民雕悍少慮注言如雕性之捷悍也 **異取以爲高** 始皇紀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 **宣省習俗** 宣省習俗黔首齋莊 **大治濯俗** 威化廉清大治濯俗 **俗不長厚** 司馬相如傳寡廉鮮恥俗不長厚 **纖儉** 貨殖傳俗纖儉習事 **跕屣** 女子則鼓鳴瑟

跕屣注瓚曰躡跟爲跕也

賢豪門

材士篇

材士 始皇紀盡徵其材士注正義曰謂材官蹶張之士 **節俠** 荊軻傳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 **立名義不侵爲然諾** 陳餘傳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 **立然諾** 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 **生平爲氣** 張耳傳趙相貫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 **獨患無身** 彭越傳彼智畧絕人獨患無身耳 **孰視之** **俛出** **蒲伏**

淮陰侯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注正義曰俛音俯 **國士無雙** 蕭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 **英俊烏集** 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材武** 韓王信傳上以韓信材武 **高陽酒徒** 酈生傳酈生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 **賢豪不敢役** **狂生** 爲里監門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 **任俠** 季布傳爲氣任俠注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俠也以權力輔人也 **大俠** 汝陰侯滕公知朱家大俠 **摧剛爲柔** 當是時諸侯皆知季布能摧剛爲柔 **氣蓋關中** 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 **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 荊軻傳田光曰吾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 **趨人之志** 游俠傳專趨人之志甚己之私 **軀借交報仇** 郭解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 **睚眦殺人** 解布衣爲人行權以睚眦殺人 **國重** 齊太公世家夷吾所居國國重 **妄從博徒賣漿者游** 信陵君傳令吾聞之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 **有賢操** 酷吏傳田申雖賈人有賢操

用人門

不隱篇

不隱仇 **不隱子** 晉唐叔虞世家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 **卑不謀尊** **疏不謀戚** 魏世家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 **尊官** 陳丞相世家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令日大王尊官之 **選臣** 孔子世家哀公問政孔子曰政在選臣 **附驥** 伯夷傳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注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 **詘於不知己信於知己者** 晏子傳石父曰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擢之閭伍之中** 司馬穰苴傳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

中**欵關請見**商君傳由余觀之欵關請見**不可索**平原君傳士不可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穎脫而出**注按字書穎一曰錐柄一曰刀環此謂錐柄脫而出耳**借宦於朝　假譽於左右**鄒陽傳此二人者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公聽竝觀**公聽竝觀垂名當世注索隱曰小顏云公聽言不私竝觀謂所見同也**胡越爲昆弟**意合則吳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骨肉出逐不收**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越攣拘之語　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牛驥**

同阜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注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比喻逸才之人應劭云阜歷也又郭璞云阜養馬之器也**誹俊疑桀**屈原傳注索隱曰尹文子曰千人才曰俊萬人才曰桀**褭足不入秦**李斯傳褭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以目皮相**酈生傳大足下欲與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天下之能士爲足下失之**計偕**儒林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注索隱曰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居官相事**五帝紀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賢其所以賢者賢**甘茂傳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賢其所以賢者賢**無因至前**鄒陽傳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闒茸尊顯**賈誼傳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一軍皆驚**淮陰侯傳拜將者乃信也一軍皆驚**忌壯士以資敵國**李布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墓也**國器**韓長孺傳天子以爲國器**用臣如積薪**汲黯傳黯見上言曰陛下用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功令**儒林傳太史公曰余讀功令注功令令之選舉名**鄉之**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籍奏**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禮賢門

執鞭篇

執鞭伯夷傳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而忻慕焉**前席**商君傳鞅復見孝公與語不自知其膝前於席也**虛上舍而自館之**張儀傳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舍業厚遇之**孟嘗君傳孟嘗君舍業厚遇之注索隱曰舍業者捨棄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不敢復相士**平原君傳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從車騎虛左**信陵君傳公子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徧贊賓客**公子引侯生坐徧贊賓客注索隱曰徧音遍贊告也**故過之**公子親往車騎自迫贏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公子親數存之**臣乃市井鼓刀屠者公子親數

存之**小禮無所用**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乃間步往**公子問所在乃間步往**恐其不我欲**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過也**乃裝爲去**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跽而請**范雎傳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以寡人恩先生**是天以寡人恩先生注索隱曰恩音胡困反汨亂之意**警動**樂毅傳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寥廓之士**鄒陽傳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資**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荊軻傳太子日夜供太牢具異物間進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祖韝蔽**陳餘傳高祖平城過趙趙王朝夕祖韝蔽自上食注徐廣曰韝者臂捍也**大喜過望**黥布傳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委心歸計**淮陰侯傳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時時問**酈食其傳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傑**莫爲我先**酈生謂騎士曰沛公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倨見長者**

起攝衣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日聞無不聞**陸賈傳留陸生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無不聞賜陸生橐中裝注師古曰無底曰橐言其寶物**橐中裝**資[illegible]價重可**往請**入[illegible]行注當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

方深念起居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飲食費**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金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奉百金往稅**朱建傳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注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爲襚**雪足**酈生傳沛公遽雪足杖矛自延客入**推轂**田蚡傳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注索隱曰按推轂謂自卑下之如爲之推車轂也**折節**非痛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注索隱曰按痛其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無留門者**鄭當時傳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幸舍**孟嘗君傳孟嘗君遷之幸舍**解衣推食**淮陰侯傳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意未嘗不在鉅鹿也**馮唐傳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令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朝奏暮召**主父偃傳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不冠不見**汲黯傳黯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不冠不使人可其奏**帳上不冠不見也**過於平生**大將軍遇黯過於平生

稱謂門

鯫生篇

鯫生項羽傳注服虔曰鯫小人貌也**武負**漢高帝紀嘗從王媼武負貰酒注如淳曰武姓也俗謂老太母曰阿負賢[illegible]云貰除也**終長者**平準書天子以卜式

終長者故尊題以風白姓**下執事**越世家使陪臣文種敢告下執事**主臣**陳丞相世家注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魁然耻小丈夫**孟嘗君傳薛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不佞**樂毅傳臣雖不佞注索隱曰不佞猶不才也**御者**黥布傳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平原君傳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仕宦門

白頭篇

白頭游敖齊世家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志欲離齊秦之交**青雲之士**伯夷傳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巖穴之士堙滅不稱**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久宦**張釋之傳釋之曰久宦滅仲之産**避賢者路**萬石君傳丞相慶得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倦游**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游注郭璞曰厭游宦也**宦游**長卿久宦游不遂**賜告**汲黯傳上常賜告者數注賜告與告居官不視事**避世於朝廷**滑稽傳東方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魯仲連傳仲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脫身游**張耳傳張耳是時脫身游**故隱居耳**信陵君傳臣所過居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居耳**資逢世**鼂錯傳孝文初立資逢世注張晏曰資才也適值世得聘其才**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日者傳朔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可以避世全何必深山之中

財賄門

業劇篇

業劇而財匱平準書作業劇而財匱**藏蓋**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

重難用更令民鑄錢**蓄積餘業** **物踊騰糶**逐利之民也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注晉灼曰踊甚也物賚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富埒天子**即山鑄錢富埒天子注徐廣曰埒者際畔言隣接相次也或曰埒等也**修賣爵令**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輸粟除罪**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廩庾皆滿**都鄙廩庾皆滿**貫朽不可校** **陳陳相因** **克溢露積**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克溢露積於外至腐敗而不可食**僨而不得聚會**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僨而不得聚會注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

間則相踶齧故斥不得出會同役財役則驕溢蕭然煩費江淮之間蕭然
煩費矣藏錢經耗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留蹛
無所食注索隱曰蹛音滯謂積也謂富人貯滯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虛郡
國倉廥以振貧民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
廥以振貧民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
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注徐廣曰廢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
言其乘時射利也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異時算軺車賈
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注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也索隱曰說

文云軺小車也傳子言漢代錢乘軺今則賨之言算軺車者有軺車使出稅一算二算也
訾給毋之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之而已筦天下鹽鐵盡代僅筦
天下鹽鐵僦費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注索隱曰僦言所輸物不足償其雇載之
費也牟利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注如淳曰牟取也世世無所與高帝
紀以沛為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所與節事趣世家節事者以地注索隱曰國語
以作與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候時轉物候時轉物逐什一之
利時絀舉贏今年旱昭庚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贏
重弃財是少與我俱兒苦為生難故重弃財無訾省五宗世家膠西王端

心惱遂為無訾省注蘇林曰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訾財也榷會趙王擅權
使使即縣為賈人榷會注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
廢舉端木賜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注廢舉謂買賤賣貴也粟如丘
山蘇秦傳帶甲數百萬粟如丘山邑入孟嘗君傳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
頭會箕斂張耳傳頭會箕斂以供軍費注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
箕斂之天下轉輸酈食其傳大放倉天下轉輸久矣方船而下
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曰方船謂竝船也私養注謂私原錢是也即山
鑄錢吳王世家吳王乃益驕溢即山鑄錢注索隱曰即者就也亂天下幣

注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財裁取為用竇嬰傳上拜嬰為大將軍
賜金千斤嬰以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裁取為用注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為用
也饒財大宛傳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先本絀末平準書先本絀
末以禮義防于利虛積聚以救民齊太公世家齊景公振孤問疾虛積
聚以救民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傳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
不致一入三十種主父偃傳轉輸北河率三十種而致一石白選平準書重
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注索隱曰顧氏按錢譜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圜
文又作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赤側注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買

貲鐵器苦惡買貲注索隱曰苦音古言器苦窳不好又如字賤之徵貴

貴之徵賤貨殖傳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注按賤之徵貴

賤極則人必弃故其徵必貲繦至輻湊太公望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民歸之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病末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注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苦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

完物　息幣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注索隱曰久停息貨物則無利時

逐治業積居與時逐注隨時逐利也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周人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用

谷量牛馬畜至用谷量牛馬滿谷則具不復數走死地如騖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為財用耳目挑心招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奔富貴也

重糈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素封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注索隱曰謂無爵邑之入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

既饒爭時是以無財作少有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駔會注徐廣曰駔音祖郎反馬儈也漢書曰儈亦是儈也歸富賤買歸富注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

貪賈三之　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贏得過當愈於纖

嗇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齎貸

子錢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注齎所給與也洒削張氏千金洒削薄技也注索隱曰洒音先禮反削刀者名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又方言云劒削關東謂之削

心誇矜勢能之榮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

君子富好行其德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

人富而仁義附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天下熙熙　天下壤壤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

農末俱利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

反賤反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

糞土珠玉流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埒富邯鄲郭從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斥賣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注索隱曰畜牧及至衆多之時而賣之以求奇物也

僮手指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注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僮手須手指故曰

窖倉粟任氏獨窖倉粟注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

服飾門

黃收篇

黃收純衣五帝紀注徐廣曰純一作紋

止張高帝紀高祖復留止張注

張晏曰張帷帳也 **縞素** 寡人親爲發喪諸將皆縞素 **綈衣** 文帝紀上常衣綈衣注如淳曰衣早綈 **繐布** 文帝紀正義曰繐細工反繐八十縷也 **藻繢** 平準書注徐廣曰藻一作紫 **重采** 吳太伯世家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 **袴中** 趙世家夫人置兒於袴中 **文葆** 衣以文葆注徐廣曰小兒被曰葆 **墮履** 留侯世家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注索隱曰直言正也 **冒絮提** 周勃傳異物志曰頭上巾爲冒絮曰提者幗也 **錦繡千純** 蘇秦傳注禮鄉射云其賢於其若千純純數也音旋 **委蛇蒲服** 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面掩地而謝注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匍匐

綺縠 孟嘗君傳令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 **彈冠** **振衣** 屈原傳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阿縞之衣** 李斯傳注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 **側注** 酈生傳冠側注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 **犢鼻褌** 司馬相如傳相如身自着犢鼻褌注韋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稱 **阿錫** 被阿錫注漢書音義曰阿細繒也錫布也 **紵縞** 揄紵縞注正義曰揄曳也顏云紵織紵也縞鮮支也 **纖羅** **霧縠** 襍纖羅垂霧縠注郭璞曰言細如霧垂以覆頭 **襞積褰縐** **鬱橈谿谷** 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注漢書音義曰襞積簡齰也褰縮也縐戢也其縐中文理邪鬱迴曲有似

於谿曲也 **衯衯裶** 注索隱曰郭璞云衣長貌 **揚袘卹削** 揚袘卹削注徐廣曰袘衣袖也師古曰袘戌也張揖云揚舉也卹削刻除貌也 **蜚纖垂髾** 注徐廣曰纖音芟郭璞曰纖袿衣飾髾髻髾也 **喻呷萃蔡** 注漢書音義曰喻呷衣裳張起也萃蔡衣聲也 **騶蘇** 蒙鶡蘇注徐廣曰蘇尾也郭璞云蒙貝尾爲貌 **幽文** 被幽文注索隱曰輿服志云虎賁騎鶡冠武文單衣即此班文也 **抴獨繭之褕袘** 注索隱曰張揖云袘袖也郭璞云獨繭繭絲也埤蒼曰袘衣長貌也 **眇閻易以戌削** 注徐廣曰閻易衣長貌戌削言如刻畫作之 **媥姺繳縃** 注郭璞曰衣服婆娑姿貌 **鵔鸃貝帶** 佞幸傳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鸃貝帶注

漢書曰鵔鸃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 **衣裻** 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注索隱曰裻音篤裻衫襦之橫者 **青緺** 滑稽傳東郭先生及拜爲二千石佩青緺注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

珍寶門

瑤琨篇

瑤琨 夏禹紀瑤琨竹箭注孔安國曰瑤琨皆美玉也 **織貝** 其篚織貝注鄭玄曰貝錦名也 **璣組** 其篚玄纁璣組注璣珠類生於水中組綬類也 **璆琳琅玕** 注孔安國曰璆琳皆玉名琅玕石名而似珠者 **鹵器** 齊世家注正義曰鹵掠齊寶器

也

砥砨 結綠 縣藜 和璞 范雎傳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 **宛珠之簪 傳璣之珥** 李斯傳注索隱曰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傳璣者謂以璣附著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不圓者 **赤玉玫瑰** 司馬相如傳其石則赤玉玫瑰注郭璞曰赤瑾也見楚辭玫瑰石珠也 **琳瑉琨珸** 注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珉石次玉者 **瑊玏玄厲** 注徐廣曰瑊音[illegible]反玏音勒皆次[illegible] **瑌石武夫** 注徐廣曰石似玉 **琬琰** 垂綏琬琰注按郭璞曰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女斵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也 **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貨殖傳注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

器皿門

宗彝篇

宗彝 五帝紀班賜宗彝注鄭玄云宗彝宗廟樽也 **瓴水** 高帝紀注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 **象箸** 宋微子世家紂始爲象箸注索隱曰周禮六樽有儀象箸 **裼器** 越世家乃裝黃金千鎰置裼器中 **罍樽** 梁孝王世家有罍樽直千金注鄭德曰上蓋刻爲雲雷象 **九鼎大呂** 平原君傳使趙重封於九鼎大呂注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 **飲器** 大宛傳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注飲器椑榼也 **筭器食** 鄭當時傳餽遺人不過筭器食注徐廣曰竹器

太史華句卷之四

吳興 凌迪知 穉哲甫 輯
弟稚隆 以棟甫 校

戰陣門

致師篇

致師 五帝紀武王使尚父與百夫致師注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曰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也 **遲還** 秦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注遲待也 **墨衰經** 遂墨衰經發兵遮秦兵於殽 **樹赭其山** 始皇紀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 **望屋而食** 陳涉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挺望屋而食注索隱曰言不裹糧 **要市** 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誅其上 **鉏櫌棘矜** 注服虔曰以櫌柄及棘作矛槿也如淳曰櫌椎塊椎也 **軍無見糧** 項羽傳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 **沈船破釜甑** **無一還心** 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 **一以當十** 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 **部勒賓客** 梁嘗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所能 **交戟之衛士** 樊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 **三匝** 圍漢王於三匝 **扶義而西** 高帝紀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注正義曰遣長者扶持仁義而西 **却縱** 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注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縱兵擊項羽也 **標風** 禮書卒如標風注正義曰卒忖忽反標必遙反標風疾也 **望敵知吉凶** 律書注正義曰凡兩軍相敵上皆有雲氣及日暈天官書云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故望雲氣知勝負彊弱 **聞聲效勝負** 注正義曰周禮云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 **駘藉** 天官書注蘇林曰駘音臺登躡也 **軍却** 吳太伯世家軍却七里 **傷牿** 晉世家無敵傷牿注正義曰牿牛羊牢也今臣無傷其牢恐牛羊逸 **飲馬於河** 晉唐叔虞世家楚已服鄭欲飲馬於河為名而去 **試身於所末** 越世家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兵器試身於所末 **觸戰** 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注索隱曰言悉五千人觸戰或有能當吳兵者 **莫敢格** 齊世家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 **壁不肯戰** 荊燕世家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 **啜汁** 魏世家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注與勸義者衆也 **給軍食** 蕭相國世家鎮撫諭告使給軍食 **暴衣露蓋** 鮑生謂丞相曰上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 **窘辱** 留侯世家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 **車騎殿** 周勃世家擊章邯車騎殿注贊曰在軍後曰殿 **為多** 攻開

主先至城下爲多注文穎曰勅士卒至者多**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剽輕**亞夫請上曰楚兵剽輕難以爭鋒**行徼**五宗世家行徼邯鄲道中注索隱曰徼工弔反是邪外路謂巡徼而伺察境界**抱鼓之急**司馬穰苴傳援抱鼓之急則忘其身**立表下漏**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注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爲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三令五申**孫子傳約束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收弊於魏**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過半**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亾者過半矣**倍日幷行**

弃其步軍與其輕鋭倍日幷行逐之**苦兵**伍子胥傳奢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先受矢石**端木賜傳孤請自被堅執鋭以先受矢石**駢脅**商君傳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闟戰**持矛而操闟戰者旁車而趨**錐如鋒矢**蘇秦傳注高誘曰鏃小矢喻徑疾也**解如風雨**戰如雷霆解如風雨**練士厲兵**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輕走易北**張儀傳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跿跔科頭**虎賁之士跿跔科頭注跿跔音徒俱跳躍也偏舉一足口跿跔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貫頤奮戟**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注索隱曰兩手捧頤而直入敵言其勇也**捐甲徒裼**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注索隱曰徒跣也裼袒也**按據**白起傳以按據上黨民注索隱曰謂屯兵長平以據援上黨**斥兵**趙軍士卒犯秦斥兵注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不頓舍**王翦傳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舉烽**信陵君傳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注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雲翔**春申君傳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注鮑彪曰散也**士辱兵頓**范睢傳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借賊兵齎盜糧**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遠交近攻**　**政適伐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

注徐廣曰政適音征敵**批患折難**蔡澤傳治亂彊兵批患折難注索隱曰批患謂擊而却之**鹵獲**樂毅傳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百金之士**李牧傳百金之士五萬人注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注索隱曰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　**佯北不勝**　**以數千人委之**悉勒習戰大縱之田牧人民滿野匈奴小人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注索隱曰委謂弃之恣其殺掠也**爭塗**田單傳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暴師**蒙恬傳逐蛇而出暴師於外十餘年威振匈奴**闘士**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闘士之意離也**先嘗**張耳傳令張黡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壁**

餘旁張放亦北收伐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兩龍方鬬**彭越傳彭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數以少敗衆**黥布傳布數以少敗衆**軍鋒**布當為軍鋒注漢書作前鋒**木罌缻渡軍**淮陰侯傳伏兵從夏陽注徐廣曰缻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其鋒不可當**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萆山**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注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殊死戰**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銳精持鋒**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效首虜**諸將皆效首虜休注索隱曰如淳云効致也晉灼曰効數也鄭玄注禮効猶呈見也**醳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

以饗士大夫醳兵注劉遠曰醳酒也謂以酒食養兵士也**全兵**韓王信傳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注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襍仗也**卻敵**樊噲傳噲與司馬尼戰碭東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先登**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虎爭天下**南越王尉佗傳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縣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偏袒**奮棘襟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瓦合**儒林傳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前拒**酈商傳攻其前拒注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為攻其壁壘之垣也**蒙矢石**叔孫通傳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斬將搴旗**先言斬將搴旗之士注瓚曰拔取曰搴**推鋒**吳王濞傳吳王問諸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數十縱**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射雕**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注服虔云雕大鷙鳥也**縱馬臥**李廣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圍陳**李廣為圜陳外嚮**持滿毋發**漢矢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注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回遠**廣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不屯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注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候騎**匈奴傳注索隱曰崔浩云候邏騎**當路塞**匈奴與漢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注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徼極而取之**趙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注索隱曰徼要也

謂要其疲極而取之**負私從馬**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注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凡十四萬匹**過當**衛青傳青弃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注索隱曰按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獟駻**霍去病傳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注索隱曰說文獟作趬行疾貌**踵軍**步軍轉者踵軍數十萬注正義曰言轉運之士及步卒之數十萬人**力戰深入之士**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紛拏**漢匈奴相紛拏注正義曰紛拏相牽也**執鹵獲醜**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逴行殊遠**逴行殊遠而糧不絕**大凱**主父偃傳天下既平天子大凱

注應劭曰大凱用禮還師振旅之樂**踵糧以行**輕兵深入擔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重**蜚芻輓粟**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陲**馳車擊轂**合從連衡馳車擊轂**發軍興制**司馬相如傳注索隱曰發軍謂發三軍之衆興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聞烽舉燧**邊徼之士聞烽舉燧**彉弓而馳**皆彉弓而馳荷兵而足**鍛甲砥劍橋箭**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注漢書作矯箭正曲使曲也**樹兵**始皇紀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本謀**齊太公世家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束馬懸車**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投石超距**王翦傳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

傳發淮陰侯傳夜半傳發注令軍中使發**傳餐會食**令其裨將傳餐曰令日破趙會食**情見勢屈**情見勢屈曠日糧竭**以長擊短**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兵已業行**劉敬傳漢兵二十餘萬兵已業行**蹈瑕候間**淮南王安傳高帝始于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亾而動者也

兵法門

控捲篇

控捲孫子傳夫解襍亂紛糾者不控捲注索隱曰解襍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搏撠**救鬭者不搏撠注索隱曰音博戟謂救鬭者當善爲解之無以手助相搏撠則其怒益熾矣**擣虛**批亢擣虛注索隱曰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用兵如刺蜚**蘇秦傳此必令言如衛環用兵如刺蜚**始如處女**　**後如脫兎**用單傳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兎適不及距注索隱曰言始如處女軟弱敵不爲備後卷甲而趨有如兎之得脫而疾走忽遇敵忿其所距也**部伍行陣**李廣傳出擊匈奴李廣行無部伍行陣注索隱曰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伍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刁斗**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注孟

康曰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斥候**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留遲後期**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如書**今廣徙前將軍當單于廣固辭大將軍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興法**用興法注漢書曰用軍興法也**曲折**衛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注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

將帥門

蠭起篇

蠭起之將項羽紀注如淳曰蠭起猶言蠭午也**按轡徐行**　**介胄之士**周勃傳大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

軍禮見 **眞將軍** 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 **悉取**[illegible]**糧**

享士卒 司馬穰苴傳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

糧享士卒 **與士卒分功** 田單傳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

功 **易置之** 淮陰侯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

將將 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不從中擾** 馮唐傳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

也 **世世受射** 李廣傳李廣家世世受射注索隱曰小顏云世受射法 **立**

號而歸 衞青傳大將軍青立號而歸注索隱曰按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

常選 霍去病傳驃騎所將常選注索隱曰選音宣變反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

兵仗門

鉏耰篇

鉏耰白挺 始皇紀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

注孟康曰耰鉏柄 **信臣精卒** 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乎 **外繇** 平準書注

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 **夾持鈹** 吳太伯世家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

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注索隱曰鈹兩刃小刀 **匕首** 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

中注劉氏曰匕首短劒也 **習流** 越世家乃發習流二千注索隱曰流放之罪人使之

習戰任爲卒伍 **教士** **君子** 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注韋昭曰君子王所

親近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 **諸御** 諸御千人伐吳注索隱曰諸御謂諸理事

之官在軍有職掌者 **時力距來** 蘇秦傳少府時力距來者注按時力者謂作之

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 **㕭芮** 注索隱曰

㕭與瞂同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紛綬也 **陸斷牛馬水截鵠鴈**

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 **被堅甲蹠勁弩帶利**

劒 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鈇戈** 鈇戈在後注徐

廣曰鈇由冉反 **勝甲** 穰侯傳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 **傅鐵籠**

田單傳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而傅鐵籠注索隱曰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

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傅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鍱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 **長**

鈹 專諸傳夾立侍皆持長鈹 **傳刃** 張耳傳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注徐

廣曰傳音截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爲傳 **營衞** 樊噲傳營衞止噲噲直撞入立

帳下 **大黃** 李廣傳廣矢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以大黃射其裨將注徐廣曰

南都賦曰黃閒機張善弩之名 **武剛車** 霍去病傳注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

武剛車也 **樓船** 南越王尉佗傳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注船上施樓故號

曰樓船也 **雕弓** 司馬相如傳左烏號之雕弓注張揖云黃帝乘龍上仙小臣不能上

挽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羣臣抱弓而號故名烏號 **勁箭** 右夏服之勁箭注徐廣曰

夏夏羿也矢室名曰服呂靜曰步又謂之服也**繁弱**學繁弱注正義曰繁弱夏后氏良弓名**濡縷**荊軻傳濡縷以試人無不立死者注以匕首試人血出足以沾濡立死也

刑法門

三就篇

三就五帝紀五服三就注馬融曰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五度三居**注馬融曰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鬼新**始皇紀輕者爲鬼薪注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爲鬼薪**急法**於是急法久者不赦**籍其門**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注索隱曰謂籍沒其一門**逐問**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伏鈇質**項羽傳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注崔浩云質斬人椹也**屬吏**高帝紀乃以秦王屬吏**尋端治之**平準書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鈇左趾**注韋昭曰鈇以鐵爲之著左趾以代刖也**酧金**列侯坐酧金失侯者百餘人**桎梏**齊太公世家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肉袒面縛**宋微子世家注索隱曰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縛者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

太史華句　卷四　十二

輸織室外戚世家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獄市爲寄**曹相國世家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幷容**夫獄市者所以幷容也注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無所容竄久必爲亂**反接**陳丞相世家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不知置辭**周勃世家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兵之**伯夷傳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駮刑**商君傳殘傷民以駮刑是積怨畜禍也**掠笞**張儀傳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椹質**范雎傳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注索隱曰椹者莝椹也質剉刃也謂腰斬者爲椹質也**湯鑊之罪　唯君死生**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擢髮**須賈曰須賈擢髮以贖賈之罪**胥後令**趙奢傳注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用諸許歷之言更不據誅之故更待後令也**從吏訊**鄒陽傳卒從吏訊爲世所疑**城旦**李斯傳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棄灰**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注棄灰於道者黥也**搏必隨于刑**搏必隨于刑則盜蹠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膠致**張耳傳貫高曰誰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膠致注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泄至京師也**刺剟**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注索隱曰按剟亦刺也**以私問**

太史華句　卷四　十三

之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注瓚曰以私情相問**箯輿**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注陳涉傳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連引**上乃令人覆案孫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孫**獄覆**夏侯嬰傳注韋昭云獄辭翻覆也**清室**袁盎傳絳侯之田人告以爲畜徵繫清室注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鏦殺**吳王濞傳吳王出勞軍即使人鏦殺吳王注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居室**灌嬰傳丞相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注如淳曰居室爲保宮今守宮也**勿深誅**匈奴傳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即訊**淮南王安傳會有詔即訊太子注索隱曰即就淮南按之不逮詣河南也**胥靡**胥靡申公胥靡啞之注胥靡末隸微賤之人**司空城旦書**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注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漢書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亭疑法**酷吏傳李奇曰亭平也**潔令**廷尉絜令注師古曰絜獄訟之要也絜令以爲後式也**狗中**延年坐法腐俗事狗中注徐廣曰主獵犬也或犬監**對簿**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導官**注師古曰以主擇米故曰導官見百官表**有狀**五帝紀帝乃弗予有狀注有狀言其罪大而有形狀**廉問**始皇紀諸生在廉問者吾使人廉問**隱宮**蒙恬傳趙高兄弟數人皆隱宮注爲宦者**傳其罪下吏**循吏傳李離曰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

水利門

輿人篇

輿人 **傅土**五帝紀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注索隱曰傅即付也謂令人分布理九州之土地也**行山表木**注索隱曰表木謂刊木立爲表記**乘橇**泥行乘橇注孟康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乘檋**山行乘檋注如淳曰檋車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音紀錄反**栞旅**九山栞旅注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也

田獵門

揜兎篇

揜兎轔鹿 **射麋腳麟**司馬相如傳注徐廣曰轔音吝郭璞云腳掎足轔車轢韋昭云腳謂持一腳也**割鮮染輪**注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濡也**矜而自功**射中獲多矜而自功**徼𠜱**與猛獸之恐懼徼𠜱受詘注郭璞曰𠜱疲極也詘盡也言獸有倦游者則徼而取之**媻珊勃窣**注索隱曰媻珊匍匐上下也**微矰出** **纖繳施** **弋白鵠** **連駕鵝**注郭璞曰野鵝也駕音加**雙鶬下** **玄鶴加**注郭璞曰詩云弋言加之是也鶬似鴈而黑亦呼爲鶬鴰**脟割輪淬**脟割輪淬自以

爲娛注郭璞曰胕膊也淬染也胕音膊**解脰陷腦**前不苟害解脰陷腦注張揖云脰頁也**游梟**　**蜚虡**射游梟櫟蜚虡注郭璞曰梟梟羊也似人長脣反踵被髮食人蜚虡鹿頭龍身神獸擽梢也**轔轢**觀徒車之所轔轢注正義曰轔踐也轢轢也**蹂若**乘騎之所蹂若注徐廣曰蹂音人久反**蹈籍**　**倦𧼮**人民之所蹈籍與其窮極倦𧼮注徐廣曰音劇**佗佗籍籍**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轇轕**張樂乎轇轕之宇注索隱曰言曠野深貌也**軼材之獸**　**不存之地**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注索隱曰謂所不慮而猛獸發也

車馬門　舟附

主馬篇

主馬於汧渭之門秦紀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注正義曰言於二水之間在隴州以東**檥船**項羽紀烏江亭長檥船注孟康曰檥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結軼以道**文帝紀使者冠蓋相望結軼以道以諭朕意於單于**金輿錯衡**禮書人體安駕金輿錯衡以繁其飾注周禮王之五路行金路鄭玄曰以金飾諸末**大路越席**注服虔曰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括草以爲席也**溫車**齊太公世家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鉤駟**自天子不能共鉤駟注天子駕駟馬**伏式結軼**注索隱曰軼音好軼若車轍也言車轍往還如結**副車**留侯說中副車注索隱曰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奉車郎御而從後**佐刺船**陳丞相世家乃解衣裸而佐刺船**擁大蓋策駟馬**晏子傳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蹄間三尋**張儀傳探前趹後蹄間三尋注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趹于後七尺曰尋言馬疾之狀**纖離之馬**李斯傳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注纖離駿馬名**駿良駃騠**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注索隱曰駃音決騠音提開書曰正北以駃騠爲獻**朱輪華轂**張耳傳范陽令乘朱輪華

轂使驛馳燕趙郊**輻輳**叔孫通傳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軺車**季布傳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注索隱曰按謂輕車一馬車也**騁六騑**袁盎傳注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橐駞**匈奴傳其奇畜則橐駞注索隱曰韋昭云背肉似橐故云駞**驢驘**注索隱曰按古今注云驢特馬牝生驘**駃騠**注徐廣曰北狄駿馬**騊駼**注徐廣曰似馬而青**筰馬**西南夷傳巴蜀民或竊出商賈故其筰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馴駁之駟**司馬相如傳楚王乃駕馴駁之駟注漢書音義曰馴擾駁如馬白身尾一角鋸牙食虎擾而駕之以當駟馬也**轔邛邛**　**蹵距虛**注郭璞曰邛邛似馬色而青距虛即邛邛變文互言之**浮文鷁**注漢書音義曰

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揚桂枻**注韋昭云枻檝也**軼野馬而轗駒駼**注郭璞曰野馬似馬而小駒駼似馬轗車軸頭**乘遺風而射游騏**注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馬爾雅曰嶲如馬一角不角者騏也**象輿**象輿婉蟬於西清注漢書音義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庳車**孫叔敖傳楚民俗好庳車**駒車**游俠傳魯朱家乘不過駒車注校漢書曰小牛**乘堅驅良**趙世家少弟者生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銜橛**司馬相如傳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注銜馬勒銜也

太史華句卷之五

吳興　凌廸知　稺哲　輯
弟稚隆　以棟　校

身體門

傾耳篇

傾耳而聽始皇紀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心非**入則心非出則巷議**捫足**高帝紀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注索隱曰中胷而捫足權以安士卒之心也**心戰**禮書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息肩**律書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心計**平準書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心許**吳太伯世家季子曰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甘心**齊太公世家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憚發之口**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童心**魯世家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注服虔曰言無成人之志**蹵之以足**燕召公世家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目而視之**宋微子世家注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休足**晉唐叔虞世家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興以近易通故且休足**坼剖**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

馬注天地絪縕爲陰陽變化豈可守之一端 **玉趾** 越世家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唯命是聽 **免身** 趙世家居無何而朝婦免身生男 **人面鳥噣** 中衍人面鳥噣 **苦筋骨** 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 **傫然** 見其長子章傫然也 **脫躧** 魏世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 **圩頂** 孔子世家生而首上圩頂注索隱曰圩音烏圩頂言頂上窊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 **面質** 陳平世家太后面質呂頿於陳平 **冠玉** 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注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 **目送** 周勃世家條侯趨出景帝以目

送之 **措指** 梁孝王世家注李太后爭門措指謂爲門扇所笮 **口吃** 韓非傳非爲人口吃注吃音訖 **忘其口** 孺子食櫟而寸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 **齧臂** 吳起傳與其母訣齧臂而盟 **焦唇乾舌** 端木賜傳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常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 **攘臂瞋目** 蘇秦傳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 **心搖搖如懸旌** 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 **搤腕** 張儀傳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 **聖人不相** 蔡澤傳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掉臂不顧** 孟嘗君傳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注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

耳 **拊手而謝之** 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 **目笑之** 平原君傳十九人相與目笑之目笑者狀其笑態未發而笑之之意寓於目也 **矐目** 荊軻傳人有識者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殺之乃矐其目注索隱曰以馬屎燻失其明 **傾耳待命** 淮陰侯傳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 **齧指** 張耳傳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 **躡之** 里吏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 **獨身坐** 今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 **緩頰** 魏豹傳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 **何足置之齒牙間** 叔孫通傳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 **面諛** 魯有兩生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 **面欺**

季布傳季布曰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 **交睫** 袁盎傳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親嘗弗進 **脅肩累足** 吳王濞傳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 **搏髀** 馮唐傳上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注按搏拊擊也音博髀股骨也 **齚舌** 竇嬰傳魏其必內愧杜門齚舌自殺 **面優** 田蚡傳武安者面優注優短小也 **猨臂** 李廣傳李廣爲人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注如淳曰臂如猨通肩 **目眙** 滑稽傳目眙不禁注徐廣曰眙吐飴反直視貌 **繼踵** 天官書言從橫者繼踵 **搤捥** 封禪書莫不搤捥注服虔曰兩手曰搤 **目論** 趙世家今晉知笛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如**

失左右手淮陰侯傳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亾上大怒如失左右手**附耳**陳平張良躡漢王足曰附耳語**披心腹****墮肝膽**鄒陽傳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兩君掌握**陸賈傳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滿匡**淮南王傳淤滿匡而橫流**閒雅甚都**司馬相如傳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注韋昭曰閒讀曰閒甚都都邑之容也

舉動門

彊起篇

彊起之始皇紀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荊**微行**始皇為微行咸陽注

張晏曰若微賤之所為**縱觀**高帝紀高帝常繇咸陽縱觀秦皇帝**踞牀****攝衣**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攝衣謝之**擁篲****卻行**太公擁篲迎門卻行注李奇曰如令卒持帚者也**休止**文帝紀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驟顧**齊太公世家田成子憚之驟顧于朝**逌然**趙世家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注正義曰逌音由與攸同寬緩也**胥之入**太后盛氣而胥之入注胥猶須也**觀止**吳世家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耳目覩記**魏世家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魏成**丏沐沐我**外戚世家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丏沐沐我注索隱曰丏者乞也沐米潘也謂乞潘為弟沐也**跳驅**荊燕世家劉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踞鞍**留侯世家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損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立功者**過聽**三王世家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懼然**晏子傳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前席**商君傳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槃散行汲**平原君傳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躡蹻擔簦**虞卿傳注徐廣曰蹻草履也簦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簦**望見顏色**范雎傳望見顏色一語無効**灑然變色易容**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注徐廣曰灑然非但敬肅兼有恐懼意**間步之邸**魏使須賈

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過聽**樂毅傳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稅駕**李斯傳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注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騎項**周昌傳昌還奏高帝逐得騎周昌項**蹶然起坐**陸賈傳尉佗廼蹶然起坐注索隱曰蹶起也**左右視**張釋之傳上問上林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辟倪**田蚡傳辟倪兩宮間注埤蒼曰辟倪謂邪視也**逖聽**逖聽者風聲注徐廣曰逖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捧腹**日者傳司馬季主捧腹大笑**失對**魏世家翟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悵然噤口**滑稽傳宋忠賈誼聞司馬季主之言凶乎無色悵然噤口**反聽**商君傳反聽之謂聰**內視**內視之謂

明

趣駕信陵君傳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 治行鄭當時傳使視決河自請治行 曲席而坐秦紀與旧曲席而坐 嗛之酷吏傳上怒嗛之

[illegible]門

不敢篇

不敢倍德項羽紀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報所嘗困戹范雎傳范雎於是散家財盡以報所嘗困戹者 睚眦之怨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注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也 盛德不報重寄不歸龜策傳衛平對元王曰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 遠施不求其報文帝紀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 厚施薄望游俠傳郭解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

威勇門

棰拊篇

棰拊以鞭笞天下始皇紀執棰拊以鞭笞天下注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一作敲朴 慴伏項羽紀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注索隱曰慴失氣也 猛如虎宋義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 狠如羊貪如狼 枝梧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注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捍也 莫敢仰視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目眦盡裂頭髮上指目眦盡裂 瞋目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 斬將刈旗爲諸將潰圍斬將刈旗 披靡漢軍皆披靡 辟易高帝紀項羽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注正義曰辟易言開張易舊處 慓悍爲人慓悍猾賊注索隱曰說文云慓疾也悍勇也 勇氣聞於諸侯廉頗傳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怒髮上衝冠藺相如傳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持璧睨柱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 相視而嘻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注索隱曰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 左右皆靡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 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魯仲連傳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注索隱曰枝猶疑也

皮面決眼聶政傳聶政大呼所擊殺十人因自皮面決眼注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剌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精 絕從令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注正義曰政本爲仲子不令漏泄以絕其從跡非爲姊也 濡忍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 目攝荊軻傳吾曩者目攝之注索隱曰攝猶整也怒視以攝整之也 旁若無人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批其逆鱗奈何以見陵之怨批其逆鱗哉注索隱曰批謂觸擊之 偏袒搤捥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注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 髮上指

冠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 **操其室**注索隱曰室謂鞘也 **擿王**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其王注索隱曰擿與擲同 **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淮陰侯傳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注索隱曰喑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 **匹夫之勇**然項王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 **排闥**樊噲傳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注正義曰闥宮中小門 **鞭笞天下**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 **折關**李廣傳李蔡秩八百石嘗從文帝行有所衝陷折關 **取旗**李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 **天下無雙**李廣才氣天下無雙 **騰而上 墮兒**李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 **飛**

將軍李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 **闊狹以飲**李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注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 **意氣自如**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 **忤視**荊軻傳秦舞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忤視忤者逆也

傲戾門

負命篇

負命毀族夏紀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 **居處毋度**文帝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 **闇於大較**律書豈與世儒闇於大較注索隱曰大較大法也 **選蠕**擁兵阻阸選蠕觀望注索隱曰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也 **武斷於鄉曲**平準書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注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鄉曲故曰武斷也 **師師非度**宋微子世家卿士師師非度注馬融曰卿士已下轉相倣效為非法度 **無維獲**皆有罪辜乃無維獲注鄭玄曰獲得也 **毋畏畏 不用老長**注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菑下不畏賢人違戾耆老之長不用其教 **進隱**楚世家伍舉曰願有進隱注隱謂隱藏其意 **貴極富溢**穰侯傳太史公曰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禽獸行**

荊燕世家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 **分過**蕭相國世家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 **意忌信讒**陳平世家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 **恣睢**伯夷傳暴戾恣睢注索隱曰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也 **操行不軌**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 **狗財**貪夫狗財注瓚云以身從物曰狗 **死權**夸者死權注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 **意氣揚揚**晏子傳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 **志念深矣**妾觀其出志念深矣 **猜忍人**吳起傳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 **傾危之**

士張儀傳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弃周鼎而寶康瓠賈生傳斡
弃周鼎兮而寶康瓠注如淳曰斡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甈大瓠也拔興之纍
黥布傳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纍也注索隱曰拔音白曷反疾也好苛禮酈食
其傳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注賈逵曰苛煩也好聲矜賢鼂錯傳好
聲矜賢竟以名敗生貴甚田蚡傳武安者貌侵生貴甚注韋昭曰侵音寑短小
也拘文牽俗司馬相如傳且夫人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躪拘文牽俗循
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舞智御人酷吏傳張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乾
沒始爲小吏乾沒注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

坐法隕命功臣表皆坐法隕命以國耗矣貪位貪名商君傳非其位
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荒肆之樂輟李斯傳儉節仁義之
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流漫之志詘諫說倫理之臣聞於側則流漫之志
詘淫康之虞廢烈士死節之行顯于世則淫康之虞廢拂世摩
俗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靡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首虐黥布傳項氏坑殺人
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妒媢生患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
印刓淮陰侯傳項王於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不能爲人
樊噲傳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注正義曰言不能行夫婦道意忌平津侯傳弘爲

人意忌外寬內深和良儒林傳寬在位以和良承意好氣酷吏傳寧成以
郎謁者事景帝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高奢司馬相如傳盛推雲夢以爲高奢
善眩大宛傳安息國善眩注眩詐惑也陰賊游俠傳解少時陰賊以軀
借交報仇解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傲而無足數
者爲使者衆傲而無足數者注傲踞也誇嚴日者傳多之者誇嚴以得人情注謂
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遻俗之累趙世家有高世之功者負遻俗之累
注鮑彪曰不與俗同俗所遻也謁王之過蘇秦傳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
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計過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昭姦范雎傳終

身迷惑無與昭姦得過須賈笑曰范叔有說于秦邪曰否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
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救過不給李斯傳羣臣百姓救過不給腐儒
黥布傳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婦人之仁淮陰侯傳項王見人有疾病分
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豎儒爲將數歲
反不如二豎儒之功乎握齱酈食其傳酈生問其將皆握齱注應劭曰握齱急促
貌使酒季布傳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注索隱曰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酗酒也
苛小欒布傳彭王反形未見以苛小按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無賴
張釋之傳注張晏曰才無可稱不過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下中李廣

傳李蔡爲人在下中注索隱曰按以九品而論任下之中當第八 **中情怯** 淮陰侯傳若雖長大好帶刀劔中情怯 **易與** 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 **除前却** 淮南王傳衡山王當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却 **材譾** 李斯傳能薄而材譾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 **委瑣握齪** 司馬相如傳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

酷暴門

股栗篇

股栗 酷吏傳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注徐廣曰髀脚戰搖也 **蒼鷹** 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文深** 趙禹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注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 **傳爰書訊鞫論報** 注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逐赴對也爰易也以文書易其口辭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覈之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 **磔堂下** 張湯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孤立行一意** 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 **舞文巧詆** 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 **治敢行少蘊藉** 注師古曰治敢行者敢行嚴政也少蘊藉者無所含容也 **縣無逋事** 縣無逋事舉爲第一 **重足一迹** 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 **鷹擊毛摯治** 縱以鷹擊毛摯爲治注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椎埋爲姦** 王溫舒少時椎埋爲姦注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 **豪敢任吏** 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 **惽惽不辯** 王溫舒爲人少文居廷爲中尉惽惽不辯 **投缿** 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注索隱曰缿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 **伯格長** 購告言姦置伯格長注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索隱曰伯音陌格音落 **焄大豪** 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注焄音熏索隱曰按熏猶熏炙之 **沈命法** 作沈命法注漢書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沈匿不廢覺之法 **朴擊賣請** 注謂以朴擊致人買免求請也 **用術輔其資** 鼂錯以刻深用術輔其資 **深竟黨與** 張湯治陳

皇后蠱獄深竟黨與 **文深意忌** 張湯文深意忌不專平 **舞文巧詆以輔** 張湯鉏豪彊兼并之家舞文巧詆以輔 **致其文** 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注張晏曰見知故從以其罪罪之 **乳虎** 寧見乳虎無値寧成之怒 **嚴削** 自序一切嚴削 **刻轢** 侯封刻轢宗室 **刻深** 錯以刻深 **請寄** 請寄無所聽 **文惡** 司馬安之文惡注謂以文法傷害人也 **凌折之** 湯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 **對簿** 何多以對簿爲 **攻剽** 義縱少年時嘗與張次公攻剽爲羣盜 **行論無出者** 大抵皆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 **摯行** 楊僕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 **滿品** 盜賊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皆死 **內深次骨** 杜周

外寬內深次骨注其用罪深刻至骨**持論吏短長**寧成爲任俠持論吏短長**決平**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慘礉**老莊傳注用法慘急而鞫礉深刻

黎庶門

萌隸篇

萌隸五帝紀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黔首**始皇紀更名民曰黔首注應劭曰黔亦黎黑也**齊民**平準書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浮食奇民**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注張晏曰若人軌倉庫之管篇**元元**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刈

馮生伯夷傳衆庶馮生注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衆庶之情蓋馮恃矜其生也**無名數**萬石君傳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注索隱曰按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匹夫編戶之民**貨殖傳夫千乘之王萬家之王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一旅**吳太伯世家有民一旅注五百人爲旅

農田門

火耕篇

火耕水耨平準書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竝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佃作**蘇秦傳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善田者**王翦傳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汜專濩之**司馬相如傳注索隱曰汜普也言雨澤普遍無所不濩也**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滋液滲漉**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注滲漉水下流之貌**逢年**佞幸傳力田不如逢年

良賤門

臣虜篇

臣虜始皇紀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注正義曰烈酷也**甕牖繩樞**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注服虔曰以繩繫戶樞也孟康曰瓦甕爲牖也**倔起什伯**倔起什伯之中注漢書曰首出什長伯長之中**蒼頭特起**項羽紀注應劭曰蒼頭謂上卒皂巾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云特起猶言新起也**多奴虜使之**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田僮**平準書沒入田僮注索隱曰沒其田及僮僕皆入之於官**門闌之廝**楚世家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闌之廝也**身與之市**越世家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注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收孥**商君傳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

注索隱曰周禮謂之罷民以言解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挐而收錄其妻子沒爲官奴 **名家之子孫** 甘羅傳文信侯乃入言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 **胥人** 李斯傳注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 **格虜** 敬家無格虜注索隱曰格彊悍也虜奴隸也 **廝養卒** 陳餘傳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注如淳曰廝賤者也韋昭曰析薪爲廝炊烹爲養 **邑子** 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 **俳笑** 黥布傳人有聞者共俳笑之注索隱曰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 **曹偶** 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迺率其曹偶亾之江中注曹輩偶類也 **良家子** 李廣傳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 **奴畜** 衛青傳青乃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 **揖客** 汲黯傳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 **家庸** 田齊世家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 **先細民** 孔子世家君欲用之以侈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鄙人牧長** 貨殖傳倮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 **賈人子** 平準書弘羊洛陽賈人子

役使門

常繇篇

常繇 高帝紀高祖常繇咸陽注應劭曰繇役也 **使者十輩來** 劉敬傳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 **十餘曹** 袁盎傳然後刺君者十餘曹注如淳曰曹輩也 **卒踐更** 吳王濞傳吳王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注服虔曰以當爲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爲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爲卒者雇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 **濯船** 佞幸傳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注徐廣曰著黃帽也漢書曰善濯船池中也

美婦門

妖冶篇

妖冶嫺都 司馬相如傳注索隱曰郭璞云都雅也 **靚莊刻飭** **便嬛綽約** 注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 **柔橈嬛嬛** 注徐廣曰音捐索隱曰柔橈嬛嬛皆骨體軟弱者長艷貌也 **娬媚姌嫋** 注姌音乃冉反嫋音弱索隱曰娬媚悅也郭璞云姌嫋細弱也 **芬香漚鬱** **酷烈淑郁** **皓齒粲爛** **宜笑的皪** 注索隱曰鮮明貌也楚詞云美人皓齒以姱又曰娥眉笑以的皪音礫也 **長眉連娟** **微睇緜藐** 注索隱曰連娟眉曲細也緜藐覛遠貌也 **色授魂與** **心愉于側** 注索隱曰彼色未授我我魂往與接也愉音踰接也 **曼姬** 於是鄭女曼姬注文穎云鄭周出好女曼者其色理曼澤也

太史華句卷之五終

太史華句卷之六

吳興　凌迪知　稺哲　輯

弟稚隆　以棟　校

寵嬖門

媵臣篇

媵臣五帝紀爲有莘氏媵臣注媵將送也**猾臣**始皇紀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幸許**請立諸子唯上幸許**變負之臣**趙世家變負之臣不容於刑**娃嬴**注方言曰娃美也吳有館娃之宮有之也**有所辟不願進**五宗世家注索隱曰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爲識令女史見之**諛臣**伍子胥傳令聽諛臣言以殺長者**牽於帷裳之制**鄒陽傳注漢書音義曰言爲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近幸子**豫讓傳襄子必近幸子**下陳**李斯傳所以飾後宮充下陳注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獨與一宦者絕乎**樊噲傳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弄臣**佞幸傳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大猾**叔孫通傳弟子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懷女德**晉世家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文德竊爲子羞之**信幸臣**淮陰侯傳公階下之信幸臣也**色愛**自序非獨色愛能亦有所長**人主與俱上下**酷吏傳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

權倖門

獨擅篇

獨擅綰事張儀傳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決制於諸侯**范雎傳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獘御於諸侯**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獘御於諸侯注索隱曰獘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主斷於諸侯也**謬其說絀其辭**李斯傳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賊心**蒙恬傳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羣臣莫敢望**韓王信傳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希世**叔孫通傳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數招權顧金錢**季布傳楚人曹丘生辨士數招權顧金錢注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燿也**堅對**灌嬰傳主爵都尉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局趣效轅下駒**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注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汝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蹙小之貌也**首鼠兩端**

田蚡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注服虔曰禿老翁言與無官位扳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

弘推其後 公孫弘傳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辨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悅所言皆聽

從諛承意 汲黯傳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

卑疵孅趨 日者傳季主曰今公所謂賢者皆可謂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注索隱曰孅音纖孅趨猶足恭也

比周賓正 注徐廣曰客旅謂之賓長官謂之正

獵農民 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

飾虛功執空文 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

盜不操矛弧

攻不用弦刃 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

列勢次主 李斯傳趙高列勢次主求欲無窮

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 汲黯傳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

非肯正爲天下言 張湯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

懷詐御王 張湯內懷詐以御主心

善宦 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入至九卿

曲學 儒林傳公孫弘曲學以阿世

外市 主父偃傳將吏相疑而外市注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已若章邯之比

趨和承意 汲黯傳鄭莊在朝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

有姦如水弗犯 酷吏傳有勢家雖有姦如水弗犯

游聲譽 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

進熟 大宛傳率多進熟於天子注進熟善語如成熟者也

叛亂門

陸梁篇

陸梁 始皇紀畧取陸梁地注正義曰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强梁故曰陸梁

懾伏謾欺 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

初發難 項羽紀天下初發難注服虔曰兵初起時

爭權天下 高帝紀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

訟言誅之 呂后紀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注韋昭曰訟猶公也

除宮 請得除宮

掊兵 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

者掊兵罷去注徐廣曰掊作什

啑血 文帝紀今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注索隱曰漢中啑作喋

相約結相謾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注索隱曰說文云謾欺也謂初相約共行祝後相欺誑中道而止之也

救急解紛 歷書在於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

恫恐 燕世家國大亂百姓恫恐注索隱曰恫猶痛也

草竊姦宄 宋微子世家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注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又爲姦宄于外內

末大於本 晉世家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變負之臣 變負之臣不容於刑

吳其墟乎 越世家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

識亾 魏世家秦撓之以講識亾不聽注索隱曰識猶知也戰國策云策知亾猶不聽

也虚莽端木賜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虚莽孼臣逆亂內陵蒙恬傳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孼臣逆亂內陵之道也訟共禁弗予吳王濞傳注正義曰訟音容言共相容禁止不與也白頭舉事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弃之而與更始唯上弃之而與更始不憓司馬相如傳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注憓音惠順也中詷長安淮南王傳淮南王有女陵彗有口辨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詷長安注徐廣曰詷伺候采察之名也偷欲休王亦偷欲休注徐廣曰偷苟且也攘人冢衡山王賜傳王又數侵奪人田

攘人冢以爲田上下相爲匿酷吏傳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綱絕維弛淮陰侯傳秦之綱絕而維弛土崩瓦解主父偃傳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淮南王傳萌起酷吏傳姦僞萌起

變法門

割政篇

割政五帝紀舍我穡事而割政注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兼方始皇紀秦法不得兼方注正義曰言秦施法不得兼方者令民之有方伎不得兼兩齊試

不令輒賜效多用越等平準書軍功多用越等稍騖於功利注功利二字該盡武帝所爲事析秋毫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買復兵革數動民多買復治多邪鄭世家王室治多邪權使其士虜使其民田單傳注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過而爲政於天下注謂以過惡而爲政也偏聽生奸獨任成亂鄒陽傳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聽子罕之計而囚墨翟以吏爲師李斯傳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督責之術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注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稅民深者爲

明吏二世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滐惡民匈奴傳今開滐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注師古曰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滐惡猶薄惡放析就功汲黯傳注放析就功殆枉以爲直破析苛碎須惡如巳意自爲功耳重足而立側目而視黯忿發駡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以天下爲桎梏李斯傳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天下之民紛更之爲汲黯傳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巧弄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

多吏民巧弄**意廣心狹**匈奴傳意廣心狹欲肆威海外

游說門

東游篇

東游以厭之高帝紀東南有天子氣因東游以厭之注廣雅云厭鎮也**閒巳**韓非傳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巳注正義曰說彼大人短乃爲刺譏閒之**鬻權**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注索隱曰韓子鬻權作賣重謂荐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借資**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注謂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疑以爲借我而貣彼**嘗巳**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巳注正義曰論說人主所憎惡人主則以爲嘗試於巳也**氾濫博文**氾濫博文則多而久之注正義曰氾濫浮辭也博文廣言句也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倨侮**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滅其所醜**注索隱曰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避其事端而不言也**以其失窮之**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也注按知去聲彼自以爲得計也**以其敵怒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注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巳意而攻閒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譴怒也**以其難概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注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巳之

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僇**大忠無所拂**辭注索隱曰大忠之人志在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悟於君也**擊排**悟言無所擊排注索隱曰按韓子作擊摩**馳說從橫**吳起傳彼馳說之言從橫者**別白黑**蘇秦傳願君愼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巳矣注索隱曰此言論趙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揣摩**秦得周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注索隱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也**賓秦**六國從親以賓秦注索隱曰謂六國之君共爲合從相親獨以秦爲賓而共伐之**破公家而成私門**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幷力壹心**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幷力壹心則必無彊秦之患**餘教**未嘗得聞餘教**俯而慶仰而弔**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養仇讎**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而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效愚計**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轉禍爲福因敗爲功**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釋鉏耨而干大王**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所見紲於所聞**至於邯鄲所見者紲於所聞**狼顧而不能支**燕猶狼顧而不能支**正告**秦之行暴正告天下注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折節下秦**張儀傳齊

王大怒折節而下秦上願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爲秦所
魚肉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矣席捲席捲常山之險必折天下
之脊陰謀有合天下之心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
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大關天下之胷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
天下之胷注索隱曰以常山爲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胷匿意隱情
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懼然顧化騶衍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
然顧化注索隱曰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方枘圜
鑿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注索隱曰方枘是筍也圜鑿是孔也爲媾虞卿

傳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注古后反求和曰媾負親之攻今臣爲足
下解負親之攻注索隱曰負擔而親之自攻之也飾說眘勿予虞卿聞之
丿見王曰此飾說也王眘勿予注徐廣曰眘音慎王之威亦單矣春申
君傳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注索隱曰罪不盡也絀攻取之
心肥仁義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豈
敢以疑事嘗試於王范雎傳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
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上哉不概於王心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
邪注徐廣曰曰一作概杜口裹足臣之所恐者獨恐臣之死之後天下見臣之

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先言外事雖恐未敢言內先言
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嚮秦樂毅傳趙楚魏合從嚮秦以伐齊之利注索隱曰嚮
音由眷反字與啗同游者主事李斯傳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注索隱曰言
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馳騖今秦王欲吞天下稱
帝而治此布衣馳騖而游說者之秋也左提右挈陳餘傳況以兩賢王左提
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騷淮南之兵黥布傳大王宜騷淮南之兵
垂拱而觀其孰勝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
兩利俱存淮陰侯傳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其勢莫敢先動爲百姓請命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注正義曰止楚漢
之戰鬭故云請命割大弱彊割大弱彊以立諸侯患生於多欲
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令下足下酈食其傳請得使之令下足下抗
衡陸賈傳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注按崔浩云抗對也衡車軛上橫木也
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屈彊於此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
此安肆吳王濞傳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同好相留同情
相成同欲相趨弃軀以除患害於天下
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弃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同利相死今吳王

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術理
弃軀以除忠害於天下億亦可乎
彷徉天下
吳王欲內以晁錯爲討外
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
長短縱橫之術主父
偃傳主父偃學
長短縱橫之術
見下節而遇卑賤韓非傳所
說出於爲
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
賤必弃遠矣注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
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者以厚利是其見
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弃遠矣
無心而遠事情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
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
收矣注索隱曰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
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遠於我之事
情必不
收用也
挾持浮說商君傳跡其欲干孝公以
帝王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釋本而事口舌蘇秦傳今子釋本而
事口舌困不亦宜乎
談天荀卿
傳談天衍注騶衍之所言五德終
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
雕龍雕龍奭注
騶奭修衍之文飾若
雕鏤龍文故曰雕龍
炙轂炙轂過髡注過字
作輠輠者車之盛
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
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轂也
伏軾酈商傳
酈生伏
軾下齊七
十餘城
學長短酷吏傳王朝以術至右內
史邊通學長短注蘇張之
說趨彼爲短
歸此爲長

異端門

態色篇

態色淫志老莊傳夫子之驕氣與多慾態
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
猶龍老子其
猶老耶
絀儒學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
注索隱曰絀音黜黜退而
後之
也
詆訿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
徒注索隱曰詆音邸訿音紫謂詆
訐毀訾
孔子也
剽剝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
注正義曰剽猶攻擊也
解免
洸洋自恣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
洸洋自恣以適已注索隱曰洸洋
音汪洋
又作瀁
游戲汙瀆之中我寧游戲汙瀆之中
自快注索隱曰汙瀆
澮汙之
小渠也
浮淫之蠹反舉浮淫之蠹而
加之於功實之上
用文亂
法
以武犯禁以爲儒者用文亂法
而俠者以武犯禁
虛無因

應老子所貴道
虛無因應
養空而游賈生傳不以生故
自寶兮養空而游
注索隱曰自寶自貴也養空而游言
道體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
鄙儒小
拘荀卿傳不遂大道而營於
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
滑稽亂俗如莊
周等
又滑稽
亂俗
拘而多所畏自序陰陽之術大詳而
衆忌諱之使人拘而多
所
畏
彊本節用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
偏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
嚴而少恩法家嚴
而少恩
精神專一道家使人
精神專一
形神
騷動神大勞則竭形大
勞則敝形神騷動
所生者神
所托者
形
神太用則竭
形太勞則敝
生之本

生之具桝者生之木形者生之具緻繞名家苛察緻繞注如淳曰緻繞謂纓繞不通大體也

夷狄門

豇暴篇

豇暴邊境文帝紀間者累年匈奴豇纍邊境弃細過俱弃細過偕之大道錯臂趙世家剪髮文身錯臂左衽注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左衽謂右袒其臂也黑齒雕題注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曰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却冠秫絀注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縫絀亦縫鉄之別名也絀者綦鍼也

送厚劉敬傳彼知漢嫡女送厚蠻夷必以爲閼氏淳維匈奴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注索隱曰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鳴鏑注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甌脫服虔曰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舉事候星月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善爲誘兵其戰人人自爲趨利善爲誘兵以冒敵引弓之民烏孫呼揭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旃裘匈奴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便美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疏記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穹廬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引弓之國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捐往細故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烽火通于甘泉長安奸蘭注奸音干奸蘭犯禁私出物也要遮霍去病傳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邏使向邊境要遮漢人注索隱曰按謂先於邊要候漢人言其欲降輕留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注師古曰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遷徙鳥舉主父偃傳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不屬爲人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獘所恃以事無用司馬相如傳割齊民以附夷狄獘所恃以事無用

關沫若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遠撫長駕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殊俗大宛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畫革旁行以爲書記注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皆旁行奇羨羯羠貨殖傳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注索隱曰謂時有餘衍也羯羠言其方人姓若羊捷捍而不均也獸聚鳥散主父偃傳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搏影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

歸化門

砥屬篇

砥屬五帝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注王肅曰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屬服**辟匿**秦紀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雲集響應**始皇紀天下雲集響應**景從**嬴轉而景從**輟耕釋耒**　**褕衣**

甘食淮陰侯傳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注索隱曰褕鄉氏音喻美也漢書作美衣褕食**雲合霧集**　**魚鱗襍遝**蒯通曰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遝**跂而望歸**韓王信傳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注索隱曰跂音企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

韋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附離而爭事天子**劉敬傳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懷德附離而爭事天子注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戰而耘**閩越王傳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注徐廣曰漢書作殞**詘膝**司馬相如傳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喁喁然**注正義曰喁五恭反口向上也**鱗集仰流**二方之君鱗集仰流**受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

太史華句卷之六終

太史華句卷之七

吳興　凌廸知　穉哲　輯

弟稚隆　以棟　校

防患門

人爲篇

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項羽紀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顧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莫自堅其命**呂后紀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解難**禮書天子誅鼂錯以解難**莫必其命**時臣

下慄然莫必其命**絓禍于越**律書結怨匈奴絓禍于越勢非寡也**遮界上**衛康叔世家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顛躋**宋微子世家予顛躋如之何其注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躋於非義當如之何也**蓽露藍蔞**楚世家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蓽露藍蔞注徐廣曰服虔云蓽露柴車素大輅也藍蔞言衣敝壞其蔞藍藍然也**坐臥仰膽**越世家越王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座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能辛苦**伍子胥傳越王爲人能辛苦**愁居懾處**張儀傳守四方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禽困覆車**甘茂傳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注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

封傳孟嘗君傳孟嘗君即馳去更封傳變姓名以出關注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
毋望之福春申君傳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注正義曰毋望猶不望而忽至也
折脅摺齒范雎傳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注索隱曰摺拉折其齒
故僇辱以懲後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
舍食草具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注索隱曰謂亦舍之而食以草菜之饌具也
席藁請罪應侯席藁請罪
乘至盛而不返道理蔡澤傳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
以幸爲利樂毅傳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注按幸爲利即所謂乘燕之敝者
隨流揚波屈原傳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
餔糟啜醨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
俛詘以自仰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仰
亾命張耳傳張耳嘗亾命游外黃注索隱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
患生於多欲淮陰侯傳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
左遷韓王信傳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
兒子女所詐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子女所詐豈非天哉
幾殆樊噲傳沛公事幾殆
攻苦食啖叔孫通傳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注徐廣曰攻擊也啖一作淡
廣

柳車季布傳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注鄧展曰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
今又暴摧折之
遇霧露袁盎傳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柰何
八輩簿責湯酷吏傳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注師古曰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
賤貰貸以自汙蕭相國世家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
佐軍悉以家私財佐軍

讒抑門

多內篇

多內郤項羽紀將軍居外久多內郤
抑業不揚三王世家昭帝緣恩寬忍抑業不揚
觖望荆燕世家田生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爲大將軍獨此尚觖望注索隱曰觖音決
輕重之短齊悼惠王世家上書言主父偃受金及輕重之短注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女之恨因言齊之短爲輕重之辭
紬其功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紬其功
過端韓非傳贊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注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緖而引美善之議以正推人主之惡則身危
鞅鞅怨望伍子胥傳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
有郤張儀傳諸侯聞張儀有郤
呼天　呼父母屈原傳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

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長鞠**宛結軫志兮離愍之長鞠注王逸曰鞠窮紆屈也軫痛也愍病也**心害其能**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堙鬱**賈生傳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逆曳**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注索隱曰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其自為計**豫讓傳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順幸沒世**蒙恬傳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病痱**灌嬰傳魏其聞灌夫當弃市聞即恚病痱注索隱曰痱音肥風病也**蜚病**注張晏曰蚡偽作飛揚誹謗之語乃有蜚病為惡言聞上**柸酒責望**太史公曰武安負貴而好權柸酒責望陷彼兩賢**請莫能解**灌夫傳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注為出資費使人為言

夫醉飽得過灌夫醉飽得過**仰視天俯畫地**灌夫不仰視天而俯畫地注念欲作反事**呼服謝罪**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注言號呼謝服罪也**相翼**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數奇**李廣傳大將軍衛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注索隱曰按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彊㯥服之**衡山王賜傳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㯥服之**刺譏**儒林傳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心望**酷吏傳買臣固心望**被汚惡言**湯為天子大臣被汚惡言而死**佯邪**任安傳武帝以安為佯邪注佯邪謂詐受節不佯附會太子也

毀譽門

世所篇

世所指名項羽紀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獨蒙惡聲**蘇秦傳太史公曰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積羽沈舟**

羣輕折軸　鍊金　銷骨張儀傳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鍊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游揚**季布傳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竊籍其名**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名聲籍甚**陸賈傳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揚名發譽**司馬相如傳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

貧困門

獘席篇

獘席為門陳丞相世家以獘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注索隱曰一作軌**躶身來**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織薄**周勃世家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材官引彊**注漢書音義曰能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馬也**蒯緱**孟嘗君傳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注駰曰緱音侯謂把劍之處**進用不饒**呂不韋傳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鼓**

刀以屠聶政傳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
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矦之卿相
也不遠千里枉**羈旅**陳餘傳客有說張耳者
車騎而交臣　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
故賤彭越傳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
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
聞**從人寄飲食**淮陰矦傳韓信始爲布衣時
矣　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
能治生商賈**晨炊蓐食**亭長妻患之乃晨炊
從人寄飲食　蓐食注張晏曰未起
而牀蓐**屠狗爲事**樊噲傳樊噲者沛**販繒**灌
中食　人也以屠狗爲事　嬰
傳穎陰矦灌嬰者**落魄**酈食其傳家貧落魄
睢陽販繒者也　無以爲衣食業注應
劭曰落魄志行**輓輅**劉敬傳婁敬脫輓輅注
衰惡之貌也　索隱L輓者牽也輅者

鹿車前橫木二人**酒人保**欒布傳始梁王彭
前輓一人後推之　越爲家人時嘗與
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留落不遇**霍去
注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
病傳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注索
隱曰按謂遲留零落不遇合也**徒四壁立**
司馬相如傳相如家居徒四壁立注按孔文
祥云徒空也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
犢鼻褌相如身自著犢鼻褌注韋昭**都養**儒
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稱　林
傳倪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注**無立錐**
索隱曰謂倪寬貧爲弟子造食也
之地孫叔敖爲楚相楚王得以**不中訾**游俠
伯令必其子無立錐之地　傳解
家貧不中訾注索隱曰訾**窮愁**平原君傳虞
不滿三百萬已上爲不中　卿非窮愁不

能著書**內門**主父偃傳始吾貧時昆弟
以自見　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當鑪**
司馬相如傳文君**負薪**滑稽傳窮**畏約**荊軻
當鑪注鑪酒肆也　困負薪　傳高
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注約謂
貧隱既爲傭保常畏人故云畏約

占筮門

繆卜篇

繆卜魯周公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觀采**日
注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　者
傳試之卜數**賤簡**夫卜筮者世俗**多言誇嚴**
中以觀采　之所賤簡也
虛高人祿命世背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
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

志**分策定封**　**旋式正棊**今夫卜者必法天
地象四時順於仁
義分策定封**務華絕根**宋忠使匈奴不至而
旋式正棊　還抵罪賈誼爲梁懷
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撻策定數**龜策傳
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注索隱
曰撻謂兩手執蓍分**龜支牀足**南方老人用
而扐之故云撻策　龜支牀足
辱於三足烏・**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孔子
曰神
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
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
蝟辱於鵲注鵲令蝟反腹**騰蛇之神而殆於**
者蝟憎其意而心惡之也
即且注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蝍**卦之**李斯傳
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　乃召太

之

技藝門

逐射篇

逐射千金 臨質孫子傳田忌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注正義曰隨逐而射賭千金質猶對也 超足而射蘇秦傳韓卒超足而射注索隱曰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蹋之而射也 革抉注索隱曰謂以革爲射抉抉射鞲也 禁方書扁鵲傳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 癥結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注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

上小者在下 湯液醴灑鑱石撟引 按杬毒熨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按杬毒熨注索隱曰鑱音仕咸反謂石鍼也撟音九兆反謂爲按摩之法夭撟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杬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毒熨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帖也 練精易形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 視見垣一方人扁鵲傳飲藥三十視見垣一方人注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 奇咳淳于意傳注奇音羈咳音該奇咳蓋奇秘之數非常術也 決眥司馬相如傳注韋昭曰在目所指中必決于眼眥也 洞胷達腋洞胷達腋詭予心繫 支左詘右五帝紀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注索隱曰左手如距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 百發 盡息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注息猶弃言并弃前射 王方天官書注如淳曰上方藥 中石沒鏃李廣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 守數 精明自序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 不能爲順孔子世家良工能巧不能爲順

仙異門

上池篇

上池之水扁鵲傳長桑君遇扁鵲獨奇之乃間語曰我有禁方欲傳與公乃出

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注索隱曰按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二十日當見鬼物也 餐朝霞司馬相如傳會食幽都呼吸沆瀣餐朝霞兮 磯瓊華唯咀芝英兮磯瓊華注徐廣曰磯音祈小食也按韋昭云瓊華玉英 玄闕 寒門遵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注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北門 飄飄有凌雲之志相如既奏大人之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志似遊天地之間意

疾病門

病創篇

病創高帝紀漢王病創臥疥瘙越世家吳有越腹心之患齊與吳疥瘙也無恙外戚世家唯獨無寵疎遠者得無恙注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先狗馬填溝壑公孫弘傳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霜露之病天子曰君若謹行常在朕行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巳注索隱曰恙憂也以言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眩然不瞋撟然不下扁鵲傳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撟然而不下噓唏服臆蒐精泄横流涕長潸忽忽承䀹言未卒因噓唏服臆蒐精泄横流涕長潸忽忽承䀹注索隱曰上音皮力反下音億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索隱曰承䀹言淚恒垂以承於睫也何恙不已平津侯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巳

凶惡門

窮奇篇

窮奇五帝紀少皡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注服虔曰其行窮而好奇渾沌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惡天下謂之渾沌注杜預云渾沌不開通之貌讙兜性似故號之檮杌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注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貌鯀性似故號之饕餮縉雲氏有不才子貪

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三苗性似故號之良死秦紀不得良死新弃羣臣曹相國世家高帝新弃羣臣輼輬車中李斯傳置始皇輼輬車中圽身王翦傳偷合取容以至圽身捐館舍范雎傳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蟲出田叔傳趙王翦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注索隱曰按謂死而蟲出也弃捐填溝壑扁鵲傳無先生則弃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醫之所病病道少人之所病病疾多注所病猶療病也服臨者皆無踐高帝紀注踐跣也徒跣也

太史華句卷七終

太史華句卷之八

吳興　凌迪知　穉哲　輯
弟稚隆　以棟　校

鳥獸門

字徵篇

字徵五帝紀鳥獸字微注孔安國曰乳化曰字尚書微作尾字說文云尾交接也**希革**其民因鳥獸希革注孔安國曰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也**寄貑**始皇紀男女絜誠夫為寄貑注索隱曰言夫淫地至若寄貑之猪也**含血戴角**律書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敗羣**平準書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輿猳**衛世家太子與五人介輿猳而從之注輿猳豚欲以盟也**狼顧**蘇秦傳注正義曰狼性怯走常還顧**髦牛**西南夷傳髦牛以此巴蜀殷富**跂行喙息蠕動**匈奴傳跂行喙息蠕動之類注索隱曰按跂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赤猨蠷蝚**司馬相如傳其上則有赤猨蠷蝚注正義曰皆猿猴類**鵷鶵孔鸞****騰遠射干**注郭璞曰鵷雛鳳屬也孔孔雀鸞鸞鳥也騰遠獸名射干似狐去緣木**蟃蜒貙犴**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注郭璞曰蟃蜒大獸長百尋貙似貍而大**兕象野犀**注正義曰兕狀如水牛象大獸長鼻牙長一丈俗呼為汀猨犀頭似猨一角在額**鵕鸃**射鵕鸃注司馬彪云鵕鸃山雞也**鷫鴇****鴐䳘鸀鳿**注郭璞曰鷫鷞霜鴇似鴈而無後指鸀鳿似鴨而大長鵛赤目紫紺色也**鵁鶄䴉目**注徐廣曰䴉音環索隱曰鵁鶄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煩鶩鷛渠**注漢書音義曰煩鶩鳧也鷛渠似鶩灰色而雞足**[鳥箴]嶋鵁鸕**注徐廣曰[鳥箴]音斟水鳥也嶋音斯漢書音義曰[鳥箴]嶋蒼黑色郭璞曰鵁魚鵁也脚近尾鸕鸕嶋也**㺎旄貘犛**注徐廣曰㺎音容獸類也犛音貍旄旄牛貘似熊庳脚銳頭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也**沈牛麈麋****赤首圜蹄**注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也正義曰麈似鹿而大按麋似水牛

窮奇象犀注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嘷狗食人**角䚙**獸則麒麟角䚙注郭璞曰角䚙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騊駼橐駞****蛩蛩驒騱****駃騠驢騾****玄猿素雌****蜼玃****罪鸓**注漢書音義曰蜼似獼猴仰鼻而長尾玃似獼猴而大飛鸓飛鼠也其狀如兎而鼠首以其髯飛也**蛭蜩蠷蝚**注漢書曰山海經云不咸之山有罪蛭四翼郭璞云蠷蝚似獼猴而黃蜩不聞**螹胡穀蛫**注索隱曰螹胡似獼猴頭上有髮腰以後黑郭璞曰穀似馳而大腰以後黃**夭蟜枝格****偃蹇杪顛**注郭璞云皆猿猴在樹共戲恣態也夭蟜頻申也**絕梁**注張揖云絕梁斷橋也

殊榛注爾雅云木叢生爲榛也殊異也捷垂條注正義曰捷持懸垂之條
踔稀閒注郭璞曰踔縣蹢也牢落陸離爛曼遠遷注正
義曰奔走崩騰狀也顏云言其聚散不常襟遝移徙蜚廉椎蜚廉注郭璞曰飛廉龍
雀也鳥身鹿頭者瑕蛤猛氏格瑕蛤鋋猛氏注漢書音義曰瑕蛤猛氏
皆獸名騕褭封豕羂騕褭射封豕注郭璞曰騕褭音窈嫋神馬日行萬
里封豕大豬玄鶴昆雞轔玄鶴亂昆雞孔鸞鵔鸃
鷖鳥鳳皇鵷雛焦明遒孔鸞促鵔鸃拂鷖鳥捎鳳皇
捷鵷雛掩焦明注漢書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鷖鳥也郭璞云遒促皆迫逋之也
張揖云焦明西方之鳥也雙觡共抵犧雙觡共抵之獸注漢書音義曰犧牲也
觡角也底本也武王獲白麟兩角共一本以爲牲也一梟破鏡封禪書祠黃帝
用一梟破鏡注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燕巢于幕吳太伯世家夫
子之在此猶燕出巢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雀羅鄭當時傳門外可設雀羅

花木門

草繇篇

草繇木條五帝紀注孔安國曰繇茂也條長也五種五帝紀藝五種注藝
樹也詩云蓺之荏菽大拱殷契紀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注鄭玄曰兩手
搤之曰拱芋菽項羽紀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注索隱曰芋蹲鴟也菽豆也芰
牧河渠書注索隱曰芰乾草也謂收芰及牧畜於中異母同穎魯周公世
家唐叔得禾異母同穎注索隱曰尚書作畝竝通收藁蕭相國世家願令民得入
田毋收藁爲禽獸食注索隱曰苗子還種田人留藁入官蕙圃衡蘭芷
若射干穹窮昌蒲司馬相如傳注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其狀若
葵其臭如蘪蕪芷白芷若杜若蕙香草也烏蓬射干本草名烏扇也江離蘪蕪
諸蔗猼且注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蘪蕪蘄芷也似蛇牀而香諸蔗甘柘
也猼且蘘荷也葴斯苞荔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注徐廣曰葴音鍼馬藍也菥
或曰草生水中華可食荔音力詣反草似蒲薛莎青薠注徐廣曰薛音先結
反薛賴蒿也莎鎬侯也青薠似莎而大藏莨蒹葭東薔雕胡
其卑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薔雕胡注漢書音義曰藏似亂而葉大莨莨尾草也蒹蒹也葭
蘆也菴閭軒芋注漢書音義曰菴閭蒿也軒芋猶草也桂椒注正義曰
桂樹葉若枇把而小光靜木蘭注廣雅曰似桂皮辛可食其實甘辛南人以爲梅也
蘗離朱楊注漢書音義曰蘗黃蘗離山梨也櫨梸楟栗橘
柚芬芳注徐廣曰楟音郢櫨即今櫨子楟楟棗也正義曰小曰橘大曰柚樹有刺
冬不凋唼喋菁藻注郭璞曰菁水草藻聚藻也結縷專結縷注正義

曰結縷似白茅蔓聯而生布種之者也 **戾莎**攢戾莎注徐廣曰草可染紫 **茈**

薑蘘荷注索隱曰茈薑子薑也按四民月令生薑謂之茈薑 **葴橙若蓀**注郭璞云若蓀香草也 **黃礫**也 鮮枝黃礫注鮮枝亦香草黃礫黃屑木恐非也

青蘋蔣芧青蘋注漢書音義曰蔣菰也芧三稜 **撚柿**注徐廣曰撚音而善反果也

稃棅稃棅厚朴注徐廣曰稃音亭山梨 **椁棗**椁棗楊梅注徐廣曰椁音弋井反椁棗似柿 **鬱棣** **榙㯓**隱夫鬱棣榙㯓荔枝注鬱車下李也棣實似櫻桃榙㯓似李棣音逮㯓音沓

沙棠櫟櫧注漢書音義曰沙棠似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 **華氾檘櫨**注漢書音義曰華木皮可以爲索也 **留落胥**

餘 **仁頻并閭**注徐廣曰頻一作賓按郭璞曰落欆也胥餘似并閭并閭欆也皮可作索 **欆檀** **女貞**欆檀木蘭豫章女貞注漢書曰欆檀檀別名也

女貞木葉冬不落 **垂條扶於** **落英幡纚**注郭璞曰扶於猶扶踈也幡纚偏幡也音灑皆飛揚貌也 **紛容蕭蔘** **旖旎從風**注郭璞曰紛容蕭蔘支踈擢也 **瀏莅㳚吸**注索隱曰郭璞云皆林木鼓動之聲 **柴**

池茈虒注索隱曰柴池參差也茈虒不齊也 **龍茸**鑽羅列聚叢以蘢茸兮注師古曰蘢茸聚貌流爛布散也 **鄰澤**羅襹襟解徽闘鄰澤當此之時髣髴心甚歡能飲一石

布濩閎澤延曼太原 **吐芳揚烈**應風披靡吐芳揚烈注香酷烈也

魚龍門

人魚篇

人魚膏始皇紀以人魚膏爲燭注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 **赤螭**司馬相如傳注文穎云龍子爲螭 **魱鰽螹離**注郭璞曰魱鰽鮪也蜀曰魱鰽出鞏山宂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爲龍矣 **鰅鰫鰬魠**注徐廣曰鰅音娛皮有文出樂浪鰬音虔魠音託多口魚漢書音義曰鰬似鯉而大也 **禺禺鱋魶**注徐廣曰禺禺魚牛也 **揵鰭擢尾**注揵鰭魚背上鬣也 **明月珠子**

玓瓅江靡注應劭云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耀乃照於江邊也 **赤螭** **青虯蚴蟉蜿蜒** **据以驕驁**驂赤螭青虯之蚴蟉蜿蜒低昂天蟜据以驕驁詘折隆窮注索隱曰張揖云据直項也驕驁縱恣也 **蠼以連卷**注索隱曰蠼龍之形貌也 **赳螑孱顏**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注漢書曰赳螑申頸低卬也儗不前也服虔云馬仰頭其口開正孱顏也 **蠶食**

懷戾傳秦貪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代又盡晉國

引諭門

狶膏篇

豨膏棘軸齊世家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奉教會請謹事左右注索隱曰豨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爲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

弓膠昔幹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注索隱曰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諸檠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傅音附以言謬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傅合于疏罅隙縫以言人臣自宜彌縫得所

奉滿甕沃焦釜且救甕之務自若奉滿甕沃焦釜也

鴻鵠之志陳涉世家注索隱曰尸子云鴻鵠之志鷇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

毛羽未成不可

以高蜚蘇秦傳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

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

食鳥喙之類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鳥喙之類也

如射隼寡人如射隼矣注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令伐楚必當捷獲也

鐵劒利而偶優拙蘇秦傳吾聞楚之鐵劒利而偶優拙夫鐵劒利則士勇偶優拙則思慮遠恐楚之圖秦也吾

馳韓盧而搏蹇兔范睢傳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注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

高遺賈生傳鳳縹縹其高遺兮注索隱曰遺音逝

沕渼潛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渼潛以自珍注徐廣曰沕潛藏也

融爚彌融爚以隱處兮注正義曰顧野王云彌遠也融明也爚光也遠光明以隱處也

澹乎若渼淵之靜

汜兮若不繫之舟

委肉餓虎之蹊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注索隱曰振救也

雕鷙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

禽鹿視肉人面彊行李斯傳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注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言不假游說取榮卽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

賁跋牂牧其上泰山之高百仞而跋牂牧其上

騁六驥過決隙二世紀居乃召

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

肉委餓虎張耳傳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

搤肮拊背劉敬傳夫與人鬭不搤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注張晏曰肮喉嚨也

幾不脫於虎口叔孫通傳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

不絕如帶袁盎傳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

馳不測之淵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注贊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

舐糠及米吳王濞傳里語有之舐糠及米注索隱曰按言舐糠盡則及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

死灰復然韓安國傳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

吳越起於轂下司馬

相如傳是吳越起於轂下而尨茸接軫也豈不殆哉**葳蕤**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
不可勝數也注索隱曰胡廣云紛亂也綸沒也葳蕤委頓也**如束溼薪**酷吏
傳寧成以郎謁者事景帝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注韋昭曰言急
也**穰田**滑稽傳見道傍有禳田者注索隱曰按謂爲田求福禳**甌窶滿**
篝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注甌窶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汚邪滿車**
注司馬彪曰汙邪下地田也**其末立見**平原君傳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
見**今日請處囊中**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心腹之病**
范雎傳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披其肢者傷**

其心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必危其國**鈆刀爲銛**
賈誼傳莫邪爲損兮鈆刀爲銛注銛謂利**覽德輝而下之**鳳凰翔于千仞
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吞舟之魚**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矢**
激則遠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蜂蠆致螫**淮陰侯傳猛虎之猶豫不
如蜂蠆之致螫**騏驥跼躅**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瘖聾之指**
麾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鶡鳴翔乎寥廓**司馬
相如傳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鶡鳴已翔乎寥廓

發語門

督過篇

督過之項羽紀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吾爲**
若德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未能詹**厤書廣言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
注徐廣曰詹一作售**庶幾遇之**封禪書方士更言蓬萊諸仙若將可得於是上
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不足以更之**平準書租稅不
足以更之注韋昭曰更續也或曰更償也**誰敢干君**吳太伯世家君若義嗣誰敢
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毋幾爲君**晉唐叔虞世家人自以疏遠毋幾爲君注索
隱曰幾望也**屬政於執事**越世家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注

虞翻曰執事蠡自謂也**低回留之不能去**孔子世家諸生以時習禮
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業已**齊世家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常左**
右之蕭相國世家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豈少朕與**曹相國世家惠帝怪
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注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辭**若毋聲**陳平世家高帝
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七反接之**不足君所**周勃世家注孟康曰設蘛
無筋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我安得弟在者**三王世家燕王旦果作怨
望誹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此何以稱**伯夷
傳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不少概見**余所以聞由光義至高其

文辭不少槪見何哉注索隱曰以由光義至
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槪槪載見何以如
此哉是太史公疑說者之言或非實也**豈其微哉**商君傳秦國之所以收君
者豈其微哉注索隱曰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
其微故**非其質矣**挾持浮說非其質矣**高拱而兩有之**蘇秦
傳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莫不盡繇**注索隱曰音搖搖動
也**稍稍近就之**蘇秦使人發金帛車馬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
寧渠能乎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不爲賴**樗里子傳爲秦則不爲賴
矣注賴利也**以餘光振之**甘茂傳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臣**

竊必之穰侯傳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欲以**
遺所不知何人孟嘗君傳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
公家之事日損**稍稍引去過半**平原君傳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過半
自非然者范睢傳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責而歸之**魯仲
連傳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既已泄之**平原君曰勝既已泄
之矣**豈足福哉**屈原傳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注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毋能**
出其右者田叔傳上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淺鮮**聶政傳臣
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何見之晚**李斯傳故秋霜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

作此必然之効也君何見之晚**君之望臣者深**張耳傳張黶陳澤先嘗秦
軍皆沒不出張耳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者深也**何至是**彭越傳誅
最後期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鬱鬱久居此**淮陰
侯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容容無所倚**夫銳氣挫於險
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固且圖之**衛青傳天子曰
我非忘諸校尉功也固且圖之**大較**貨殖傳此其大較也**未嘗不健其**
決憐其志始皇紀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
之義備矣**所就孰與仲多**高帝紀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君知**

其解乎呂后紀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泣不哀君知其解乎注解說也**毋絕**
殊者武帝紀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毋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人**
者求之欒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相屬於道**封禪書使者存
問供給相屬於道**心知之**吳太伯世家季札心知之**君何以興**晉世
家里克曰不有所發君何以興**安用文之**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顧**
有所不能忍趙世家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也**非然孰敢**
作難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天下莫**
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留侯世家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

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是遵何德哉伯夷傳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尤大彰明較著者也願公子意之也信陵君傳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意之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矯魏王■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於魏則未為功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宮中乃無人范雎傳秦中屏左右宮中虛無人具道所以然之狀賈誼傳文帝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爽然自失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固煩公周昌傳高祖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得無誕之扁鵲傳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乃故也李廣傳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居無何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無幾矣匈奴傳匈奴曰今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于漢以和親無幾矣少假借之荊軻傳願大王少假借之斯其猶人哉李斯傳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注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為逆謀故曰安足為謀也安託命哉斯垂涕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能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此可為急乎胡亥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為急乎不觳於此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則能罰之加焉必也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

具道本指所以為者陳餘傳頓為王实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欲持是安得歸乎淮陰侯傳足下欲持是安得歸乎忍而就於此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公亦隨手亡矣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庶幾哉於漢家勳使信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君何不自喜灌夫傳韓御史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公等足以治乎韓長孺傳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以治乎注謂不足以繩治之自度無何淮南王傳王自度無何不發注索隱曰無何罪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伍被曰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注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乃自古記之矣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誠有味其言之也鄭當時傳每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宮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蓋亦有足多者游俠傳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涉亂世之末流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不得一平津侯傳天子使朱買臣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往往間出太史公自序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

襍錄門

不烈篇

不烈於此 始皇紀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注正義曰烈酷也 飢穰更事 秦紀公孫支曰飢穰更事耳不可不與注一飢一穰彼此更有 主辨 紀項羽梁嘗爲主辨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何操 良問曰大王來何操 易與 范增曰漢易與耳 愈一小快 齊太公世家愈一小快耳而弃信於諸侯 戚我先生 魯世家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生注鄭玄曰未可憂怖我先生也 效之 燕世家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注索隱曰效呈也 殊無短長 越世家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 兒子所賣 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 攖溪 齊世家攖之溪注徐廣曰以爪持也 醳愉 醳之愉者注索隱曰醳音釋 望之 外戚世家景帝以故望之注望謂怨恨也 招搖 孔子世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注徐廣曰招搖翱翔也 篝火 陳涉世家夜篝火注徐廣曰篝者籠也 趣治行 曹相國世家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 等夷 留侯世家諸將皆陛下故等夷注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輩 不相中 周勃世家尚公主不相中注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 義格 梁孝王世家竇太后義格注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 位高金多 蘇秦傳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欲襲故事

及蘇秦死其弟蘇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 車轂擊 人肩摩 連衽成帷 舉袂成幕 揮汗成雨 家殷人足 志高氣揚 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恥之 饜事 張儀傳注索隱曰饜飽也欲令多事 竊舉生之 孟嘗君傳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 公等錄錄 平原君傳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注索隱曰錄錄隨從之貌 糾纆 賈生傳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注應劭曰禍福相爲表裏如糾纆索相附會也 少我 固我 李斯傳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注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陋也 十一二相全 陳餘傳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 事以搆 黥布傳隨何因說布曰事以搆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注索隱曰搆成也 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 淮陰侯傳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 爲德不卒 召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 建號一呼 風聲響應 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風聲響應 面雍樹 夏侯嬰傳面雍樹乃馳注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爲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 迹且至臣家 季布傳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猶

有郄張釋之傳上欲以北山石爲槨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
不譙呵衛綰傳注索隱曰不譙呵者言不嗔責衛綰也
非其好也司馬相如傳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
負弩矢先驅縣令負弩矢先驅
襍遝膠葛襍遝膠葛以方馳注師古曰差錯交互也襍遝重累也膠葛猶交加也
不省其父淮南王安傳不害有子建才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注服虔曰不省錄
所欲者奢滑稽傳髡曰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
天新雨道少人
瞿然而悟日者傳司馬季主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注索隱曰獵攬也危一作俛
與王不相中得武帝紀康后與王不相中得
凌襍米鹽天官書其占驗凌襍米鹽注凌襍交也米鹽細碎也
要之爲文武師齊世家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
以國禮禮於重耳晉世家宋襄公聞重耳賢以國禮禮於重耳注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
有如病不宿趙世家莊生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
汙吾世齊世家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
終身不覩君王后太史敫曰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
母以有已孔子世家爲人子者母以有已注王肅曰身父母之有

橫絕四海蕭相國世家羽翮已就橫絕四海
且喜且憐之淮陰侯傳高祖聞信死且喜且憐之
中道而弃之於諸侯周呂傳陛下獨奈何中道而弃之於諸侯乎
諭意指彭越傳劫乃刺一司馬論意指
殊尤絕迹司馬相如傳木有殊尤絕迹而考于今日者也
創見期應紹至不特創見
依類託寓依類託寓諭以封禪注言依事類託寄以諭封禪也
無種及黥傳公以此無種
千里誦義游俠傳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
順風而呼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
非其任解姊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以灌之
厭其意爲人請求而可出出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敢嘗酒食
人貌榮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注貌猶頂戴頂好名人貌榮名之意也
半更滑稽傳優旃呼陛楯郎得以半更
翲忽貨殖傳律曆更相治不容翲忽注翲當作杪比細微之物
埒如游俠傳注埒等也
相編酷吏傳與臧宣相編注編卽埒也

單字門

僿篇

僿高帝紀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
螫竇嬰傳有如兩宮螫將軍注張晏曰螫怒也毒蟲怒必螫人
鄂灌夫入見丞相曰將軍昨日幸喜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

至今未敢嘗食武矦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言乃驚往伋汲黯傳與汲黯俱爲伋讇温舒爲人讇更大宛傳道必更匈奴中注更經也閼穰矦傳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于秦注閼烏曷反怛王翦傳秦王怛而不信人眘平原君傳王眘弗予注眘音愼嫱信陵君傳昌言嫱者以爲不嫱注嫱求和也資資之如姬資之三年注資貪也操范睢傳乃遂操范睢亡嚪樂毅傳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注嚪與啗同技技桓公之心於坫坫之上注技猶疑也介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注介猶問也側短短樂毅於燕惠王數刺客傳襄子乃數豫讓最周勃世家攻槐里好畤最注如淳曰於將卒之中功爲最誂吳王濞傳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藉

竇嬰傳太后怒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注索隱曰按晉灼曰藉蹈也言蹂藉也蹇韓長孺傳奉引墮車蹇注謂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足獠司馬相如傳相夷獠於蕙圃注獠音遼獵也傾田蚡傳欲以傾注傾謂踰越而勝之也

雙字門

郁郁篇

郁郁嶷嶷五帝紀其色郁郁其德嶷嶷注索隱曰郁郁猶穆穆也嶷嶷德高也鞅鞅始皇紀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廩廩文帝紀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塋塋齊世家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歎曰塋塋誰有此乎斷斷魯世家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注徐廣曰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斷斷如也唯唯鄂鄂趙世家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注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爲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沈沈陳涉世家陳王出遊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注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快快周勃世家景帝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邑邑商君傳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

以成帝王乎諤諤墨墨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冥冥蘇秦傳豈揜於衆人之口而以冥冥決事哉輷輷殷殷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注正義曰輷麾宏反殷音濦察察汶汶鄒陽傳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王逸曰察察靜潔也索隱曰汶音門猶昏暗也皓皓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注索隱曰溫蠖猶惽憒遲遲荊軻傳太子遲遲疑其改悔娖娖申屠嘉傳娖娖廉謹備員而已注小顏曰特整之貌喋喋張釋之傳數此喋喋利口捷給哉注索隱曰漢書作喋喋多言也訢訢石奮傳僮僕訢訢如也注韋昭曰聲和貌也錄錄竇嬰傳此特帝在即錄錄悛悛李廣傳太

史公曰余睹李將
軍悛悛如鄙人
淫淫裔裔司馬相如傳纚
乎淫淫班乎裔
裔注皆羣
行貌也
旼旼睦睦旼旼睦睦君子之能注
漢書音義曰旼和也睦
敬也言和且
敬有似君子
洋洋日者傳宋忠賈誼聞司馬
季主之言忽而自失芒乎
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
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
曠曠大地
曠曠

太史華句八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凌廸知編是編成於萬歴丁丑明史藝文志著
錄卷數與此本相同皆摘史記字句以類編次司
馬遷史家巨擘其文豈可以句摘句又豈可以華
目益王李剽剝秦漢之風至明季而未殄故書肆
尙鐫此等書以投時好耳